續傳燈錄卷第一　大鑑下第十世

汝州首山念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汾陽善昭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
神鼎洪諲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鐵佛智嵩禪師　首山懷志禪師

合一

仁王處評禪師　智門迥竿禪師
鹿門慧昭山主　丞相王隨居士已上一十二人見錄
黃檗重誼禪師　福聖善涓禪師
南臺契曠禪師　契聰上座已上四人不錄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器識沉

二起

遂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俗塵勞因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隨機扣發歷參諸方知識七十一員最後到首山一日首山陞座師出問曰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踪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攄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剎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荅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

合二

三

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不受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然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道俗同曰汾陽而不敢名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麽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遣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擧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珎重又上堂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点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奥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耳如今還有商量者麽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

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蘆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錢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藍取不是等閒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揚九日菊花新師為井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柰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搥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巷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

雲橫海上拔劒覩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撲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與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荅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秖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珎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攆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曰徧天徧地問真正脩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珎饌一味良羹飽即休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

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捻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倫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倫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来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珎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咲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且倂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

六

會

又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云七十里師曰汝也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逝侍者即立化閣維收舍利起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

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師擘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窠中天子塞外將軍曰如海一滴衆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焚嗆怒須知萬里絕烟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為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有問如何是趙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舟曰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扎萬仞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雖擡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座僧問繞上法堂来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来還相為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饅湯

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来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珎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僧徘戛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撲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閭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閙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瀉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騐南神僧請益栢

掷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

（二十八）

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閣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卧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庚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拽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策其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荅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悟須實悟悶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錐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

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咲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床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

師曰看天看地曰嗚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麽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栗擇菜曰莫秖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麽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麽如此師曰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麽問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

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刼来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刼来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廣州張氏子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知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觸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来新到

抵對住持不易和尚為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来抵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印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荅佛話會却問来時

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着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緑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麽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横眠竪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麽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

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柱天下柱地曰刼火洞然又作麽生師曰横出竪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

十二

曰晝見參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横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為其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

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僧曰正當十五日鉤錐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早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秖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契了飯無典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為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春景温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曰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刹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荅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與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音心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徃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

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撲拶拶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絶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作麽生是許外甥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麽時還有師也無師曰合一十二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竪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麽師曰這箇是甚麽盤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麽生與我說来看師曰秖是地上水硍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麽處師曰敲磚打塊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恁麽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

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麽生出得山僧圍禮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合一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范陽人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頻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山聞乃請益茶問這三頌是汝作来邪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其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乱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鈎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談為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劒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

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勅倍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蟇脚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剛手板闊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佛拍手咲晉祠娘子解謳詞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啣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着脚廣南廝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

十四

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上堂寒温冷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秖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珎

重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
敍部署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麽則金明今
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麽生僧便喝師便打
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
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
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
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見出
涅槃堂三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
自用珎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
還記得相識麽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
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垜師

問僧甚處来曰臺山来師曰還見龍王麽曰
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即瓦解冰消僧擬
議師曰不信道問已僧遷化向甚麽處去也
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
意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
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
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
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
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瞞師曰草
賊大敗

隨州智門迥罕禪師為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争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来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什麽第二盌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横眠竪卧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續傳燈録卷第一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録

第一九六册

續傳燈錄卷第二　　合二

大鑑下第十世
智門祚禪師法嗣三十人
雪竇重顯禪師　延慶子榮禪師
百丈智映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

護國壽禪師
雲蓋縱鵬禪師
彰法澄泗禪師
青山好禪師
芙蓉文喜禪師
德山僧可禪師
九峯勤禪師
黃龍海禪師
雲臺省因禪師
慈雲紹詵禪師已上十二人見錄
清溪省肇禪師
翠峯覺顯禪師

百丈月禪師
歸宗省一禪師
天童寶堅禪師
廣教義嵩禪師
靈泉曉禪師
藥山宣禪師
翠巖泰鴻禪師
廣慧清順禪師
百丈智贇禪師
蘄陽口詮禪師
長松誾禪師
廣福允恭禪師

太平清禪師
文殊真禪師法嗣一人
洞山曉聰禪師見錄
南臺勤禪師法嗣二人
高陽法廣禪師
黑水璟禪師法嗣一人
大龍德宣禪師已上十人見錄
石霜節誠禪師二人見錄

黑水義欽禪師見録
五祖戒禪師法嗣四十人
洞山自寶禪師
北塔思廣禪師
翠峯慧顒禪師
五祖秀禪師
白馬辯禪師
海會通禪師
十王懷楚禪師
鴈蕩文吉禪師
寶巖叔芝禪師
西禪文岫禪師
已上一十七人見録
泐潭懷澄禪師
雲蓋智顒禪師
四祖端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義堂子祥禪師
定慧道海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舜峯蒙正禪師

海會顯同禪師
瑞巖珪禪師
大明明禪師
大愚達禪師
景德簡禪師
雲居慶禪師
合二
十王清禪師
六合修已禪師
龍牙迁禪師
隨州報恩和尚
瑞巖圓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舞録
福昌善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智慈感圓禪師
三角幽禪師
五祖昉禪師
中宮登禪師
舍利該禪師
永安圓禪師
二
雍熙德興禪師
德山文燦禪師
梁山了奇禪師
舒州龍門和尚

上方齊嶽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金山瑞新禪師　福昌詢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夾山惟俊禪師　德山文捷禪師
靈峯顯英禪師　公安智珠禪師
四明贊禪師　元封政禪師
開聖道如和尚（已上七人無錄）

乾明信禪師法嗣三人
樂山尋肅禪師　西禪垂白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保唐無約禪師（無錄）
福嚴雅禪師法嗣四人
北禪智賢禪師　衡嶽振禪師（已上一人有句）
衡山了實禪師　國寶李琛殿撰（已上二人無錄）

開福賢禪師法嗣三人
日芳上座（見錄）　大陽文昱禪師
雙溪生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報慈嵩禪師法嗣一人
興陽遜禪師（見錄）
德山遠禪師法嗣八人（合二）
開先善暹禪師　禾山楚材禪師（三）
資聖盛勤禪師　鹿苑圭禪師
大中仁讚禪師　菩提桂芳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欽山悟勤禪師　王氏山普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西峯豁禪師法嗣一人
南安岩自嚴尊者（見錄）

廣教志禪師法嗣二人

四面山懷清禪師見錄　興化友清禪師無錄

雲頂敷禪師法嗣一人

樂營將蜀人無錄

石門絡遠禪師法嗣七人

清居浩昇禪師　廣濟方禪師

雲頂鑑禪師　道吾契詮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澧州善來禪師　襄州惠遠禪師

隨州崇寶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梁山觀禪師法嗣五人

羅紋德珎山主　藥山利昱禪師

梁山巖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雲巖清昳禪師

大哥和尚已上二人無錄

德山晏禪師法嗣一人

德山智先禪師見錄

北禪威禪師法嗣一人

南禪聰禪師見錄

谷隱儼禪師法嗣五人

谷隱契崇禪師見錄　谷隱法璘禪師

開解重慜禪師　歙嶺懷堅禪師

蘄州懷令和尚已上四人無錄

普淨覺禪師法嗣二人

張生居士　給事陶穀居士二人無錄

靈澄上座法嗣一人

夾山真首座 無録
廣濟通禪師法嗣二人
南華智慶禪師　九華勤禪師 已上二人無録
乾明穆禪師法嗣一人
因勝燈禪師 無録
小天昭禪師法嗣十一人
合二
靈泉皓昇禪師　藥山用和禪師
夾山省宗禪師　靈泉用淳禪師
夾山仁秀禪師　黃龍思卿禪師
嘉魚法珍禪師　開福寶賢禪師
興教居祐禪師　崇聖志珪禪師
彰法悟顯禪師 已上俱無録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訥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參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覩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来正

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飛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謗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秖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遊如何即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荅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秖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絶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辟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援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

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荅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荅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荅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閙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胤街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秖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秖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鍰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閙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荅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珠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捶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遠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閒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拔箒帶雨歸曰二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毘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

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来如何迴避師曰定花枝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唱酬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刀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着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劒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横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来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乱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来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虚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稳密底佛祖不敢近為甚麼攞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為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横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来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

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為祥為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舡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窓善法堂前請師舉揚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鄽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暉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窄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頓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曰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盖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柱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柱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白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柱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着曰忽然摸着又作麼

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
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
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
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贍部洲北欝單
越
復州青山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昔日靈山親授記今朝汶水令方
行僧云恁麼則雷布雲門洞雨洒景陵城去
也師曰九宮八卦
福州慈雲山紹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額上汗出問如何是慈雲山師曰徒勞仰面
看問如何是慈雲水師曰急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杜氏子遊方時在
雲居作燈頭見僧說西洲大聖近在揚州出
現有設問曰既是西洲大聖為甚麼却向揚
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
蓮華峯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
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
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

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叨叨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贍部洲北欝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棲巖經道松直棘曲鵲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鵲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鵲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著天僧合二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饀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纂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

疑五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祖難珎重上堂晨雞報曉靈驥後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珎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調

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為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檐水潑菠薐初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遵華峯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既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松鏡分高躅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苔月樓鍾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師一日不安上堂聳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低

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饅頭知我意哉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逝又七日閻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墮坑落塹

潭州石霜郢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階道便好回去更莫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黑水璟禪師法嗣

嶽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寶禪師壽州人生娼室無姓氏為人廳謹性慕佛乘於硤石寺受業修頭陀行糲食垢衣參戒和尚發明心地大著名聲常在五祖會主寺事一日戒病令行者於庫司取生薑煎藥師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師方取薑付與戒心重之後遊藪林至洞山時聰公居焉特加敬重聰歿遺言令繼其席適郡守亦以書囑戒舉所知者主之戒云賣生薑漢住得也遂開法於洞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戒曰腰脚短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言猶在耳僧云恁麼則五祖嫡子雲門兒孫也師曰日馳五百示衆曰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莫箇水手也難得衆中

莫有把柁者也無衆無對師曰賺却一舡人
移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
吏云縣尉令避道師立道左避尉馬跪不行
師曰這畜生却識人尉知是師作禮馬乃行
復還雲居一夜山神與師宵興送寺師呵曰
檯上方丈去神直檯上方丈師為人精嚴護
持戒法初行脚時宿旅店一夕為娼女所迫
與同寢揭師坐樽至曉娼女索宿錢師與之
出門自燒被而去娼女以實告其姨遂請歸
置廨禮謝謂真佛子也然性好名事邊幅初
得法於戒和尚戒暮年棄衆造焉師以真行
戒落人疑似弗為禮上堂說偈譏之曰嗟見
世諸訛言清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柰汝
何戒遂造大愚一日於僧堂前倚柱杖談笑
而化師雖有盛名叢林亦以是少之師嘗作
達磨祖師真讚大為叢林所稱誦序曰師真
圖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
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廓落讚曰師相
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
鼻兮膺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
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
更住少林兮懷懼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
頓推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文

不加點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麽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目文殊解脫自解脫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爭師曰東涌西沒僧云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僧云如何是佛師曰左手書右手

十三

字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拗頭折脚

潭州雲盖山志顒禪師僧問豹巖霧卷鳥道雲開海衆咸臻潮音頻振師曰月映千江白僧云恁麽則五雲嶺秀三井風清師曰雲開萬里新問如何是雲盖境師曰山角金屏掩松羅玉帳垂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紫袍公子少雪頂野僧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遶天盖地僧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趙州道底師顧視大衆喝一喝曰諸禪德莫是賓主歷然麽莫是先照後用麽莫是照用同時麽若恁麽會臨濟宗風平沉苦海既不恁麽會作麽生商量良久喝一喝拍繩床一下又上堂曰昨日三今日四把斷要津放開捏聚無限禪徒特地問措喝一喝

蘇州翠峯慧顒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僧云恁麽則五祖

婦子也師曰猿嘯老松枝
蘄州四祖山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着石
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
月日頭乾晒却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
法有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僧云
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来師曰日
出氷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無語師曰
車不横推理不曲斷
明州天童山景德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来意師曰眼裏不著沙僧云如何領會
師曰耳裏不著水僧云恁麼則禮拜也師曰
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上堂曰西湖隱出山峯
秀樓櫓參差若畫成禪流共在祇園住莫教
虛度一平生便下座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来
河漲僧云如何是法師曰風来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曰欲識解脫道今
日參較早唯念路行難水深魚不少參又曰
欲識解脫道雞鳴巳天曉趙州庭前栢打落
青州衆喝一喝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
句師曰清光滿目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搽灰
抹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盖楖笠

僧云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戴頂坐則挂高閣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曾問幾人來僧云即今問和尚師曰且莫虛頭

蘄州十王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巍巍巍堂堂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有人問了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蘇州定慧道海禪師僧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辭作麼生是的旨師曰達人不得錯舉僧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恁之不及

温州鴈蕩山靈峯文吉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僧云恁麼則韶陽兒孫祖峯嫡子師曰鴈蕩天台僧云祖意已蒙師指示為人一句又如何師曰兩重公案問昔日靈山分半座飲光對面被搭糊今朝此席又如是還有完全句也無師曰一步兩步

台二

僧云金風吹落葉玉露滴青松師曰聚峭草鞋僧云一回舉着一回新師便打

下五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越州實嚴杖杓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

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榔栗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甎頭禿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樁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冢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采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江陵福昌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花開金谷煖荊拂玉墀香僧云恁麼則春令既行

萬方道泰師曰開口迷全體無言露半身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彝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裹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攞不起

合二　十六

益州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纔起大衆雲臻祖意西来請師垂示師曰心光自照僧云恁麼則一句於師親領得永鎮郫城萬古傳師曰是人有分

福嚴雅禪師法嗣
衡州常寧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擲盞筆巒秀名高海外傳僧云昔日福嚴親得旨今朝此地化迷途師曰終是飽叢林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起僧云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除夕示衆曰年窮歲盡無可與大衆分歲老僧亲一頭露地白牛炊土田米飯煮菜羹燒榾柮火與大衆圍爐唱歸田樂何以如此免得倚他門户傍他墻致使時人喚作郎下座時有僧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師反頂問其所以僧云和尚殺牛未納皮角師咲擲煖帽于地與之僧就地拾得跪進云天寒還和尚帽子師顧問侍者倚遇曰如何遇云近日城中紙貴一狀

領過又上堂良久曰寃苦寃苦作什麼百丈不在老僧今日困下座又上堂呵呵大笑曰爭怪得老僧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示衆曰阿呵呵瘦松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罷陀上無人共唱太平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合二十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盖乾坤句師竪起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賛開福真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馬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諸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来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藩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操行清苦智識明達遠禪師在德山師往依之一日遠陞堂顧視大衆云師子頻呻象王回顧師忽有

省入室陳解遠云子作麽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目曰海上橫行邏道者又參雪竇顯愛其俊逸留坐下數年欲舉住明州金鵝師聞之書二偈於壁而去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窟具眷眷無言戀碧層三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令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迷出　山後住開先嗣德山遠和禪師却通雪竇書曰前婆子見專使來問云邏首座出世為誰燒香專使云德山遠和尚婆子遂罵云雪竇抖擻屎膠說禪為汝得恁麽辜負恩德開堂曰上首白槌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秖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　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具道承什麽人恩力老胡也秖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執為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箇半箇先達出來遍相開發也秖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風在荊山懷袖有珠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麽却請為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麽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謗進途誰信螳蜋能拒轍問靈山一會何

異今日師曰莫妄想僧云作家宗師師曰三十年後自有人知問說佛說祖雪上加霜如何是默默之機師曰口邊喫棒僧擬議師便喝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僧云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僧云學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清算長樂僧云來後如何師曰濁富多憂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僧云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兩所潤為什麼萬木不同睎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僧云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瞥嗔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乂頭師乃曰選佛選祖今正是時莫秖恁麼懷疑終日如

斯見解已過平生幸逢勝集對衆決擇然則此事亦非在爭鋒唇舌所以道併却咽喉唇物道將来如此則便可以忘懷自得取定方寸自然常光現前各各孤運其間山河大地不碍見聞萬象森羅尋常顯發還有於此承當得底麼既然各自孤運更教阿誰承當草

衣輸野客木食屬山人珎重又上堂曰一若是二即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詰指天畫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為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師住開先凡十八年後示滅于本山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已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緑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鍾持鉢日上闌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碑雲卓

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凭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辨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興元府大中仁辯禪師僧問如何是焦崖境師曰庭前寒栢老祖意不西來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胡僧深碧眼跣足躡階行

益州菩提桂芳禪師僧問諸佛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三春物象妍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紅似錦岸柳綠如藍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未曾騎竹馬切忌踏金龍

西峯豁禪師法嗣

南安巖自嚴尊者生鄭氏泉州同安人年十一棄家依建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為童子年十七為大僧遊方至廬陵謁西峯者宿豁禪師豁清涼明禪師高弟雲門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乞還

山師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毒為行人害師為說偈戒之而蛟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師以杖撥之而水流出父老来聚觀合爪以為神師遂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師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
含二
欲應念而獲家畫其像飲食必祭鄰寺僧死師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荅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為狂且慢已去僧伽梨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巾幪首而衣白服師
廿二

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各半因不語者六年巖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師不忍置書布東中求免吏得之愈怒追問亦不荅以為妖焚其布帽火盡而帽益明鮮乃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若拘束佛法不流行自後稍發語後遊南康禀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来興此山師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為行舟碍師舟過焉摩挲之曰去去莫與人為害槎一夕蕩除有僧自惠州来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于南海為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

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雫灑水生陰府舡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麽菩提僧即舟唱偈而舟為動萬衆謹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纜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開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聡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一覽誦念無所遺忘偈語章句援筆立就師示人多以偈然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異迹甚著所屬牧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參趙安仁以下皆贈詩師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廣教志禪師法嗣

舒州四面山懷清禪師初住靳口興化僧問臨濟三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棙閃鑠如鷄子過新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師曰道什麽僧云恁麽則和尚與古人出氣師曰再犯不容僧應喏師以柱杖打禪床曰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瞌睡

石門遠禪師法嗣

果州清居山浩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户得意逐波清曰

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放就門罵詈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
趁春草背却少年郎問實劍未磨時如何師
曰烏龜咽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
籠曰如何是脩行師曰庭柱傷寒
懷安軍雲頂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
的師曰王婆煮饅曰爭柰即今何師曰猶嫌
少在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
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墓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擔爐披古衲曝日枕
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
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氷
梁山觀禪師法嗣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
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
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
信得及陜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
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
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
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

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焰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為之談師曰石牛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

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瘂人歌

續傳燈錄卷第二

續傳燈録卷第三　合三

大鑑下第十一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十六人
石霜楚圓禪師　琅邪慧覺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天聖晧泰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太子道一禪師已上十一員録　乳明了同禪師
疎山曉珠禪師　荆南竹園禪師
湖州羅漢興禪師　汾陽侍者立化已上五人無録

葉縣省禪師法嗣八人
浮山法遠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已上三人録　石門守進禪師
廣慧懷慶禪師　承天遐猛禪師
什邡方水禪師　香嚴海仙禪師已上五人録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静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嘿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毆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

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悪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仲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内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胶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来元来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麽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内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麽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咲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麽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抵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掛燈毬年曰與麽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内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蹉跎年乃大咲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柰何年嘿

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頓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来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判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麽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麽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辞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麽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為深遊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嗟嗟自是往来楊李之門以法為友久之辞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麽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麽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麽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来年曰適来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麽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来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擲示雙跋天人渾莫

瀕珍重赤嶺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為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特謁守頴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頴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捲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梳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伏鎮鄒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

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咲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来鼎杖而出頋見頋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絶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頋相顧鑾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具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虚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為法者集焉上堂先賓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麽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麽有即出来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破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横也拋拈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

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星道手鉢黃河乳脚踢湏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兩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衆學人但閉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

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寐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珎重問遶磨未来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来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来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来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遶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劒客湏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絶慮忘緣巧說不得秖

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嚥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珠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南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珠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忌網細魚擲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倏廢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恨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與化祇見與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

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椰栗柱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擊問既是護法善神為甚麽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着者麽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麽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麽有即尼剌歡喜無即瞿曇悉達久立珎重問磨鏡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珎重問有理難伸時

如何師曰苦曰恁麽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麽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揮劒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劒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榜僧堂

作此字竺二三几翊曲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咲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内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恐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櫂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没臨終盡一圓相又作偈敲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来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麽生師曰本來無窒碍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荅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荅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敢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已卯趙偉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庚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未的）

潭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為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潭水興雪寶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合三）觜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已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珎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咲事如何師曰剋時剋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八）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携書劒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冥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推聖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床下座上

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咄上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珎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底急東涌西（合三）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魂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来到這裏作麼生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来正（九）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搖搶猶是功勛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田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鶻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摝鯤鯨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蟆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冊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

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峰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鐙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著通方名道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躶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慈不知時上堂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咲你且道咲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嶔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繞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盤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麽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逐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麽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竪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麽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麽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掛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珎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

合三十

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繞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麽會恰認得驊騮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墜箭宰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

兩度春帳裏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竪窮三際橫遍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鬚毛斑為甚麼不道第一鬚毛斑要會麼金蓝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衆集乃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巇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淄淄在頻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擊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四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脥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群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

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覰蓋天邊月漆倒揸拽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舡來陸來師曰舡來曰舡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恠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後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絶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譬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淵盛油難

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亂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絶消息脩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咲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欠日撾来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為閻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乖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咲迹宜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猱捧重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

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甬聲明以坐具便搥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甬聲師大咲曰我見七十餘負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參（遇後住持）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聾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趂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趂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胷扭住曰我這裏甬狼籍橫尿床鬼子三四兩度來計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來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祗待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喜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葱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對共譚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臣徒我自眠明覽咲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謋頭也不照領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馱皓泰禪師河東人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墻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

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
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来日送出三門乃問
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
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
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如来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
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劒師曰觸不得曰用者
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朝衆禪
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
曰去後不留踪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然
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
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
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
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
觱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咲呵呵
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

嵩和尚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柏因緣嵩詰其僧師傷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暗吏事故歸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八十翁翁輒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合二十六）開祖胄三玄戈甲振裴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聳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嘆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徃師曰目前無異恠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莫更論古話今只擾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基師坐其傍文忠遽收局請因基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基相似

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級五銖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兩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遯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徙失枯心麁而時時頭撞休許國手謾說神僊處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頓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俚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俚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簫幔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幕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無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擬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

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来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兩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為甚麽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絶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没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為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攢取好喝一喝曰衆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麽生是出身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十八末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来傳底意師曰金盤托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即乖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續傳燈錄卷第三

合三

續傳燈録卷第四

大鑑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禪師法嗣三十五人

金山曇頴禪師
伏錫修己禪師
竹園法顯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龍華齊岳禪師
谷隱可宗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仁壽嗣珠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英公夏竦居士 已上十二人見録
石門守進禪師
棲隱自然禪師
承天智元禪師
翠峯普禪師
壽寧慧靈禪師
安樂通照嚴禪師
廣教了同禪師
雙林己禪師
普明澄禪師
廣德遠禪師
杭州覺圓上座
谷隱薛大頭和尚 已上二十三人見録
神鼎諲禪師法嗣十四人
開聖寶情山主
湖州上方新禪師
鳳凰了同禪師
雲門靈教禪師
襲親園慧禪師
蘇州洞洲秘禪師
踈山古樟禪師
福勝集禪師
普照和尚
文康公王曙居士
妙智光雲樟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夾山子英禪師
隨州善光蘭禪師
鰲口政禪師
德山懷宥禪師
濛陽希譽禪師
高田法明禪師

潭州龍興禹禪師
枕峯清契禪師
永康延超禪師
靈芝子政禪師
龍興慧牧禪師
靈巖文智和尚 已上十三人無録

廣慧璉禪師七人
華嚴道隆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華嚴明禪師
雲臺已親禪師 已上三人無録
梁山巖禪師法嗣一人

慧力慧南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 已上四人見録
佛迹雲皎禪師

梁山善冀禪師見録
道吾詮禪師法嗣一人
天平契愚禪師見録
歸宗柔禪師法嗣九人
羅漢行林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合四
護國法端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崇聖道弥禪師 已上五人無録
百丈恒禪師法嗣三人
西賢澄湜禪師
雲門知永禪師 已上三人見録

天童新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 已上四人見録
二
雪竇清禪師
古田道成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撫州崇壽稠禪師法嗣四人

雲臺令岑禪師

淨土惟素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四人

般若從進禪師

淨衆先禪師

慈雲證禪師法嗣一人

谷隱法全禪師無録

石霜誠禪師法嗣一人

岳麓珪禪師無録

羅漢仁禪師法嗣一人

龍潭從曉禪師無録

資國閑進禪師已上二人見對

天童子凝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清化志超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法濟海蛤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禪師送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蒲口合四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箕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次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

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画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秖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入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為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着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為文殊扳出眼裏楔教普賢休

嚼口中鋏勸人放開骸切拈駕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揑揑衆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秖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合四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鎚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哭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白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田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泰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

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喝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信裏鈎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捻葫蘆舉拄杖作鈎魚勢曰添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拽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鬼哭雪壓猿啼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伏錫山修已禪師杭州人與浮山遠公遊嘗卓菴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為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冥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船過海赤脚四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

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来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横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為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師曰光填凹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皷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會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逢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汝旬拊掌呵呵哭迦葉搥頭不識人

夔州仁壽嗣珠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為誰宣師曰土雞乖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蒲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罷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鎮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汴州人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荅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

含四

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届中都方接塵譚還田虎錫指雲屏之翠嶂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聽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為甚麼著草鞋騎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

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嗎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却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来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荅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湛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東籬黄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

此語起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閑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揆其洞上旨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覩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

合四

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来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秖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寤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悦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悦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談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瞎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威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

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哮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垂指師曰眉長三尺二合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跨跳九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墮

曩坐地不打閘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建寧人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憮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秖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夫蟲相齕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秖管

看未審悤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翺皆病夫風以頌憃獲受挺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況痾神慮迷恍殆及少間再辦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頃蓬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蘗黃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合四

請和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窮矣重念先德率多叅尋如雪峯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為藥

山之子冊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
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
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懿峯也欣幸
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
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
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
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
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冊山
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慙愧公置一百
問請廣慧荅慧一一荅四公問李都尉曰撰
迎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撰折知柴重
公因徵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
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
執力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
賊環下藥於公前又手側立公瞠目視之曰
少藏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
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胷三下公
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
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嗢噁聲公書偈遺李都
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
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
即至公已逝矣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莫眠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為賤曰為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軍省力纔見僧来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来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瞎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隣可隔為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湧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酬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仔細上堂纔坐忽有貓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賞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拋下貓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問心經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

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什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合四

明州天童清蘭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為事孤潔時謂之蘭漸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十二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揀賢澄湜禪師建寧人僧問趙州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蟆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着問仙洞昨朝師唱罷揀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

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曰猫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衆聚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盌飯不

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唼啜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
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
汝且自為乃曰問荅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
求遠成特地老僧欠處深山比為藏拙何期
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
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
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
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
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
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
也未問心王出勅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
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着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本州蔡氏子僧問如
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瞎瞎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本州人僧問卅霞燒木
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
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咲點頭問古人道
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
天下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杭州董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

續傳燈録

第一九六册

續傳燈錄卷第五　　合五

大鑑下第十一世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六人

雲居曉舜禪師　大潙懷宥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已上四人見錄

百丈暹禪師 合五

建山堅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渤潭懷澄禪師法嗣三十三人

育王懷璉禪師　靈隱雲知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九峯鑑韶禪師

西塔顯珠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慧力有文禪師　雪峯象敦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洞山永孚禪師

令滔首座 已上十一人見錄　壽聖普訥禪師

金鷲靜旻禪師　廣慧遇新禪師

會初慶誠禪師　清陽忠禪師

南泉靖禪師　智者岳禪師

靈泉子象禪師　壽聖志明禪師

永安智禪師　南蕩利勤禪師

衡嶽永恩和尚　蘇州洪澤和尚

洪州元亨和尚　明州啓霞和尚

天聖道禪師　大潙智明禪師

臨安慧和禪師　永安道昇禪師

藥山紹新禪師　雙嶺處賢禪師

歸宗守輪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録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七人
洞山清辯禪師一人見録　洞山鑒遷禪師
月華海林禪師　月華慶雍禪師
南臺文禪師　華光誨禪師
長慶慧恩禪師 已上六人無録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三人
玉泉承皓禪師一人見録　永樂德忠禪師
北塔從穆禪師一人無録
雲蓋志顯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文慶禪師一人見録　栖賢堅禪師一人無録
翠峯慧顯禪師法嗣二人

廣果擇能禪師　德山讓禪師 已上二人無録
四祖端禪師法嗣一人
廣明常委禪師見録
海會通禪師法嗣二人
水南文秀禪師　承天和禪師二人無録
鴈蕩文吉禪師法嗣一人 舍五
淨光爲覺禪師見録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四人
天聖守道禪師一人見録　天聖楚祥禪師
極樂用基禪師　上方守能禪師 已上三人無録一
上方齊嶽禪師法嗣一人
東山順宗禪師見録

育王常坦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澄逸禪師　湖山擇賢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夾山惟俊禪師法嗣一人
夾山遵禪師無錄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七人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興化暉禪師
北禪順禪師　白毫垂柔禪師
南嶽子佯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十三人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天童元楚禪師　萬杉善爽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鵝湖恭禪師　九仙元舜禪師
廣慧文深禪師　開先海淵禪師
安國思皎禪師　上方善全禪師
法濟善禪師　長慶紹新首座
洞山慧圓禪師已上九人無錄
禾山楚才禪師法嗣五人
曹山雄禪師合五　北禪昇禪師三
報恩紹端禪師一人見錄　薦福守機禪師
新豐全湛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資聖感勤禪師法嗣二人
本覺省文禪師　資聖子瑫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應圓禪師　見錄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麄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脩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憮然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蟆趂鷂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槨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秖麼說僧豁會寫真鎮府出鎮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開市

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萬取老僧雲居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喝喝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庸尾跳大海卿刃棄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辟筏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饒侗孤子曲彎

合王　四

彎。

潭州大潙懷宿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祂僧將甚麽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為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覽之加嘆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閒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閣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

出舍利紅白晶瑩道俗合諸不壞塋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鏞津盛行于世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舂栽帶雨松當時荅洞山甚麽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荅泗州大聖在楊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柰舡何打破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洲既有異兆魚知祥應齠齔出家丱角圓頂蔫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澡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接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　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竪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勑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　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顯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荅詩頌

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殺奉天威青山隱去欲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任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園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昔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弊鐵食此鉢非法逐然之中使回奏　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賜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州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裹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寂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録示全文欲添入

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鳶師曰脫却衣裳臥荊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跨蹤問聖君御頒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觸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逈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毘盧頂不禀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祚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事是加增之辭庸織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

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為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它不得名遣他不得何也為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安與安排但知十二時

中平常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它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麽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聲香臺下座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絶後去也錯師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麽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咄咄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麽標會麽拈起則有丈有彩放下則糯糯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麽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枘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盡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覩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兎市通塞虛空普天匝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峯南山鼈鼻玄沙見乖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後日過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

二師曰花開消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閉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華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參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海夢輦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踰五參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

明州九峰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蜢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秖為不曾看讀古今曰緣及頌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

唇拌惰拌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它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慈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墮座參

合五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来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八兩移来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為甚麼

九

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峯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峯便卷席春風一陣来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

夜嘶鳴拈杖曰雲門大師来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作粥衆令淌首座久參洞潭潭因問祖師西来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麽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麽師曰牧牛潭曰作麽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騎驢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架裟有人問我西来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麽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

荆州軍王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冊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磨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號林目為皓布褌元豐問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舉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閒法于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

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来大陽為汝說破撐拄杖下座徹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薄後坐床窄先卧耳聵憂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来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舁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雲蓋志顒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闍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緑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

合五十二

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四祖端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咯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閒垂一釣容易上鉤來

鴈蕩山文吉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爲覺禪師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未審西來意若何師曰道什麽云恁麽則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淨光紺宇古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觀者宛若昇天面臨郛郭背靠林泉處處盡歌皇化何須演妙談玄向上一竅又且如何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統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栁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上方齊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參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泉州人上堂拈拄杖曰

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誘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垂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賢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賢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賢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云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師曰健云向汝道什麼師曰今北禪莫亂統賢云念汝新到不欲打汝師曰倚遇亦放過和尚茶羅賢又問鄉里甚麼師曰漳州賢云三平在彼作什麼師曰說禪說道賢云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賢云有露柱即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賢云半夜放烏雞師因倒心師事之後游西山聘雙嶺深邃栖息三年與英邵武勝上座游應法昌請決別曰三年衆首無事不知檢點浮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止宗風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師曰臨崖看游眼特地一塲愁英云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

鐵蛇鎖不入師曰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云宗風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與一掌英約住云這漳州子克無去就師曰你作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與一掌英云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師至安樂之大種（十三）（台五）刀耕柮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拈淡坐此成單丁開爐日以一力撾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圓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鉈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枉用脩因證果喝一喝曰但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鎖又曰毗耶杜口倣傚宗乘驚嶺拈花翻成毒藥九年面壁鈍置先宗半夜傳衣欺它後學馬祖即心是佛大似待兔守株盤山非心非佛可謂和泥合水如斯之見盡是敗壞祖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罔聖欺賢後學無辜遭它指注若論此事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不得髓直得皇風蕩蕩野老謳謌心無所恃行無所依聞禪與道似見寇家說色與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你批野菜春黍米作和羅飯煮骨董羹飢即食困即眠不由諸位自崇高莫學三乘立食課大寧寬禪師至師盡地作此述

相便曳鑊出翌日未陞坐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盡此牛相即颺撒之師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坐曰忽地晴天霹靂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為龍去鰕蟹依然勞眼睛南禪師至師方植松南云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云栽得多少師曰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云這裏何不栽師曰切不浪施云也知無下手處師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大笑云蒼天蒼天乃作偈云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驚峯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捻一般又盡此〇示之師曰葫蘆棚上摘冬瓜麥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盡樓沽酒處招邀来喫趙州茶又盡此（廿）答之南云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為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溪又盡（廿一）示之師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啣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游又盡此〇答之師又與南舉（廿二）程大卿看生緣話師曰和尚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云也曾為蛇盡足来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為它南云咬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作麼生師拈拂子便打南云這老漢也是無人情時南道被天下錢林宗之而師與之酬唱如

交友一時豪傑多歸之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誥報道今朝吉徐覽偈肇然遊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誡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菲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辟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麽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户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秖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捻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合五　十五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燭室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弱冠成童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

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
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為宗匠九坐道場四衆
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
師德上堂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澁林踈
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
紫陌山千朶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茶黃空
中竹掀倒却迦葉門前剎竿直下更云不會
算来也太無端衆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
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来
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師曰
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
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
来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秖如山僧四大
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荅
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
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
圖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
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
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福州彭氏子上堂
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
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
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

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剎竿因甚麼頭拈天力士何故揎起拳良久曰叅又一日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舍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為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遥指遠山青擊禪床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絶妙絶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召新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藴香象不回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廬山萬杉善奘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曰萬株杉下千尋竹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义手對闍梨問佛法大意請師指示

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乃曰古即今今即古家家門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山川自是時人不能悟大衆且道悟箇什麼喝一喝晚參侍者度拂子與師師曰百丈昔因拈起悟始覺蒸糊是麵做禪人到此莫商量向道僧堂對厨庫復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教老僧說箇甚麼良久曰 春困歸堂打瞌睡 含玉 十七末

盧陵禾山楚才禪師法嗣

撫州曺山寶積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寒猫不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人如何下足師曰大地草漫漫僧云謝師荅話師曰明眼人難瞞僧云大衆一時記取師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象四來如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儂家意吹散白雲撩亂飛僧云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脚踏實地乃曰善應羣方萬機葳湊相逢相見即不問你拈起把筋爲甚麼道不得良久曰曹山今日失利又曰山不青水不綠南北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來却入蘆花宿又曰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月騰輝光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卧經行何人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圓蓋相應底衲僧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次師曰大衆分明記取話頭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續傳燈錄卷第五

合五

續傳燈錄卷第六　　嘉　　合六

大鑑下第十一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清剖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合六　乙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已上九人有語見錄
四祖海禪師　資福乘禪師
覺城道齊禪師　羅浮遠禪師
洞山存禪師　雲門寶印禪師

太平慧空禪師　安州延福禪師
福嚴賢禪師　承天宗禪師
方廣隆禪師　崇勝智聰禪師
四祖處仁禪師　大陽祈禪師
白馬歸春禪師　晦叔王曙居士已上十人不錄
雪竇顯禪師法嗣八十四人
天衣義懷禪師　稱心省倧禪師
承天傳宗禪師　南明日慎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寶相蘊觀禪師
君山顯昇禪師　洞庭慧金典座
脩撰曾會居士　報本有關禪師
長蘆智福禪師　洞山慧圓禪師

香積孜禪師　寶慶子環禪師　承天洞源禪師　鹿苑顯冲禪師
天衣在和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薦福知一禪師　嶽林宗善禪師
鳳棲仲卿禪師　靈巖德初禪師　萬壽慧照禪師　海會擇芝禪師
龍興智傳禪師　乳明則禪師　妙果自政禪師　踈山淳禪師
乳明知應禪師　雲峯元益首座 已上二十二人見額　德山應禪師　君山筠禪師
安國琮禪師　永安元楚禪師　南嶽文政禪師　啓霞志宣禪師

稱心清演禪師　證聖守環禪師　羅山蒙禪師　地藏賞禪師 二
湯院守恩禪師　廣教景先禪師　真如雅禪師　鳳臺崇禪師
東禪賢禪師　上山德隆禪師　葉山恭禪師　西禪罕禪師
化城德遷禪師　廣慧用舒禪師　報恩政禪師　玉池希白禪師
因勝惟政禪師　資福肇禪師　寶相歡禪師　雲門毅禪師
白雲德宣禪師　興元道滿禪師　檟金顯禪師　雲巖元度禪師

萬壽德禪師　護國宜謙禪師
白雲重郎禪師　淨土義親禪師
大覺利真禪師　護國惟德禪師
天聖仲華禪師　薦福可禪師
翠峯普禪師　天童利童禪師
妙果垂則禪師　龍華覺禪師

護國宜謙禪師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二人
淨土義親禪師　惠因懷祥禪師　惠因義密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護國惟德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薦福可禪師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天童利童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佛陀崇欽禪師
龍華覺禪師　延祥法迎禪師　舜峯惠寶禪師已上六人見録
合六

報恩宗祕禪師　甘露自緣禪師　永泰宗寶禪師
西方岫禪師　雙峯法崇禪師　寶林海月禪師
大乘曉禪師　羅漢清顯禪師　清銼智靜禪師
仗錫懷秀禪師　翁山文白禪師　延壽法年禪師已上八人無録
白衣宗朴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法嗣四人
水陸瑞雲禪師已上六十二人無録　報恩譚禪師一人見録　法輪真禪師

三

白霞安禪師　臨卬復首　座（已上三人無録）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二人

圓通居訥禪師（一人見録）　延慶法珠禪師（一人無録）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數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嚴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屆旦師来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我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發曹溪洞簫捲金鳳宿龍巢衰苔豈車碾今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

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瞌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為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冥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来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

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四）次遷投子（合六）上堂台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荅言陳仍玄路旁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若更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絶蹤樓閣門開別户相見設使拳篦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為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麼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秖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来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

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哥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師示疳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珎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閻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峯菴

合六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来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来大道理絶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鷂提鴿君不信觸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乂手當胷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静孤燈海底明鄭全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慮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辨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辨若要大事辦識

耿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趙州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卧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啟鄽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為擬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来我要見伊師曰適来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舉前話隆曰冷如毛粟細如氷雪李相公[illegible]山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間滿大虛元来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来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麼来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

含六

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

人頂師曰白雲散足下黑烟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時如何師曰布袋裹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關窊之門師曰莫開莫開

鄧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覇冢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兎瑞雲深師曰滴歷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麻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来如何祇待　含六　七
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来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為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

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皷莫来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皷擬思即隔莫来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乳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争敢入波来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室乃孕及産衣多吉祥兒時坐舡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棄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来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

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鍾畢鉢嶽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

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是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夾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条僧問天不能盖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吐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倧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

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拼汝腰且道衲僧擾箇甚麽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　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竪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縕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含六

嶽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劒以揮空空空絶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

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麽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聾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僧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麽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麽公曰又與麽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檻不得麽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

十一

合六

也公大笑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僧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曰日耀祥光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風搖瑞色濃僧禮拜師曰猶欠一著問撥塵見佛即不問寶鋤揮空事若何師曰脚下看僧云脚下且置向上事又且如何師

曰天晴日出雨下雲興問法無說當說何明師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僧云便恁麼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師乃曰衣中至寶何假披沙各自持來復將何用交光下入不隱不彰達磨九年不敢動著恐屈兒孫報本不惜眉毛普示大衆拈起拄杖大衆擬議一時打散又上堂曰大無方小無所半合半開未可相許嶺梅初折衆花榮徼雨微晴春力普春力普到頭莫問曹溪祖又曰法無有爾理見非常至道無方剎塵應物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齊見卓牌鬧市要得不傷和氣鬧興露柱商量苟能自契點頭莫謂山僧多口

真州長蘆祖印智福禪師江州人夏文莊之系族也出家圓具遊參雪竇頻明祖意道行才智灑然超邁出世長蘆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問不著僧云為什麼問不著師曰白雲千萬里僧云學人退身三步師曰更待何時問竇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澁僧云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不為鼈兒而發僧云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婆訶師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宗一任諸人點頭忽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宗又且作麼生摸索乃展手曰無遺絲髮一時分付請

諸人各各子細觀瞻儻一念回光千聖共轍不歷僧祇豈勞脩證截生死海踞祖佛位便乃高超三界永出四流萬德圓明十方獨步可不同酬佛恩共顯王化

筠州洞山慧圓禪師叅雪竇得旨年甚少聲名籍甚後依開先暹禪師法席會洞山闕人暹舉之以應筠人之請遂出世說法僧問遠離廬阜將屆新豐不涉程途請師便道師曰山僧今日倦僧云善知識方便在什麽處師曰瞎僧便喝師曰猶未省在乃曰學非稽古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秖如老僧與諸人從廬阜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箇箇高挂鉢囊閣却拄杖更有什麽事可會然雖如是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時黃龍南禪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對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師起曰夜深恐妨和尚偃息即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偶問永首座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云不識止聞其名久之問云和尚此回見之如何南云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云疑殺天下人

真州六合香積玫禪師僧問四山相逼則不

問六合門開事若何師曰七通八達僧云恁麼則妙用縱橫師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問如何是坐禪僧師曰萬事捴無能僧云如何是入定僧師曰四海本澄澄僧云如何是行道僧師曰六合勢騰騰僧云如何是應供僧師曰三輪等性空師上堂曰菩提之道不可圖度萬法本空寧有真假無為為宗無相為本量包沙界德洽乾坤或演一乘或垂三句或令悟本悉使返源究竟之中必無是事了得本心心了了山河大地亦閑閑又曰本有之心絲毫不隔因茲錯念遂致邪非垢盡遇人便明已見作麼生是已見良久曰四海洪波靜一輪天地秋

温州平陽寶慶子環禪師僧問大施門開請師一決師曰風行草偃僧云一句截流又作麼生師曰水到渠成僧云華蓋山上雲慎江江東水師曰郎中在此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清風来不盡僧云磨後如何師曰明月照重城僧云太守臨莅請師一照師曰是何面目僧云三十年後師曰賺殺人拈拄杖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即且致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不出門知天下事若道不得拄杖子笑你擊禪牀一下

越州天衣在和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

師令得法嗣何人師曰人將語試水將杖探
僧云廓周沙界師曰一夜梅開盡百花猶未
知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道
什麽云如何是法師曰道什麽云如何是僧
師曰道什麽云謝師重重相為師曰道什麽
漢陽軍鳳棲仲卿禪師僧問古佛出世為一
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師張口吐舌
僧云秖這箇別更有在師曰朝三千暮八百
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是一物師
曰苦哉佛陁耶僧云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
師曰弄精魂漢僧云何必如此師曰諦人道
著乃曰道無前後達者由人雖然根性利鈍
差殊究實元無有異所以三乘教法接引迷
徒執相滯名卒難造欠是故過去諸佛於此
涅槃現在諸佛於此成道未來諸佛於此脩
行不見達磨大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
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杖曰會麽
合六十四
彼一時此一時嵩山果熟也一任諸人採摘
卓拄杖一下又曰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
落落十方寒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
錯萬錯喝一喝下坐
温州鴈蕩靈巖寺德初禪師僧問大衆臨筵
如何舉唱師曰謝塘青草年年長歐浦潮來

日日新僧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且莫錯認問棒喝齊收請師相見師曰老僧不如汝僧云專為流通師曰堪作什麽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曰我與汝葛藤僧云今日已見於師矣師曰且喜勿交涉僧禮拜師曰孤負殺人師乃曰問得須彌芥納海水騰波祖道門中未有少分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融何須特地人人踞妙高峯頂箇箇徹諸法根源不假慈氏樓閣今日一時明耶還明得也無若也明得故號丈夫不孤千聖深恩亦荅國王至化珍重

潭州龍興智倫禪師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喝師曰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師於治平中示寂平生行住坐卧之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自生有於真前至誠求者隨念示應

信陽軍乾明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合六嗣阿誰師曰片雲生海嶠一鴈過寒空僧云與麽則雪竇嫡子也師曰一嶺莫六花皎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清風生碧落僧云意旨如何師曰明月映長江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己求僧云學人不會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日用道師曰一箭到西

天僧云到後如何師曰周遍法界
鼎州乾明知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出水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乃曰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火動烟生雲擎雨色覿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百

南嶽雲峯元叅首座李林宗居士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麽生是出塵　居士惘然師曰還會麽居士忽然省悟有頌云心鏡從来塗洪河本自深秖因師問後沙石化爲金師曰正趣地獄居士曰人我無相胡爲地獄師曰汝今何在居士云見今對叅師曰秖此是黃金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

杭州惠因祥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天圓地方僧云端的請師一言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乃曰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什麽

臨安府惠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舶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陀山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直截為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麽僧云不會師曰逢人莫錯舉

韶州延祥法迎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拄杖子見後如何師便打云今日親見和尚師曰再犯不容

韶州舜峯慧寶禪師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嶮云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云如何即是師曰蘇嚕蘇嚕

雲蓋山繼鵬禪師法嗣

越州諸暨鍾山報恩譚禪師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昨日初三今日初四僧云此猶是揀擇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問一問一荅猶落建化門庭未審第一義中如何舉唱師曰簷前雨滴雪消長空僧云若然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曰

作家禪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你瞞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隻履已歸葱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師曰鼻孔大頭向下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合六則是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十七乃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拈拄杖示衆曰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來擊香臺一下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祖印居訥禪師梓州中江蹇氏之子初生有神光滿室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僧元昉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公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公栖疏鈔稱滴水

莫敢巨海師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師於是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榮座下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為即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至諸佛智頂師即豁然有省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云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遊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以目疾堅辭不赴舉本院書記懷璉自代於是詔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賜璉號大覺禪師賜師號祖印禪師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先兩剎師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常入定初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鷄鳴其精進如此既老退居簀積巖時江州牧劉公述每造師問道一日忽辭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劉公率緇俗送往茶毘火燄中白氣上貫太陽大衆驚仰歐陽文忠公貶異教者獨尊故師每問南來士人

十八末

曾見訥禪師否又與老蘇明允遊相好云

續傳燈録卷第六 終

續傳燈錄卷第七　　合七

大鑑下第十二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五十人
黃龍慧南禪師　楊岐方會禪師　蔣山賛元禪師
翠岩可真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大寧道寬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大溈德乾禪師
廣法源禪師
雙峰省回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南峰惟廣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已上十六人

太平戴休禪師
天童清遂禪師
藥山義銑禪師
永樂悅禪師
藏院行原禪師
淨慈志堅禪師
洛浦景韶禪師
淨慈簡程禪師
羅漢居奉禪師
壽寧真禪師
烏龍應光禪師
報本澄悅禪師

薦福岑禪師
石室應禪師
大羅永寧禪師
雲際信安禪師
慕昇慶餘禪師
承天了文禪師
普照修戒禪師
資福海善禪師
金剛德禪師
興化得一禪師
羅山仁徹禪師
普門洪澤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羅山惟慎禪師
法石德雅禪師　翠峰澤禪師
泗洲善集禪師　泗洲源禄禪師
古田善侍者　鹿菀素侍者
永上座禪師　提刑楊畋居士已上三十四人錄
琅琊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
定慧超信禪師　泐潭曉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涼峰洞淵禪師
真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禪師已上二十一人錄
琅邪繼詮禪師　西余忠禪師

公安子和禪師　黃龍有新禪師
玉泉悟空禪師　天竺智月禪師
圓通智珂禪師　崇勝文捷禪師
証聖良禪師　九嵕仁益禪師
甘露亮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
黃鸝可慧禪師　褒禪忠禪師
褒禪用孫禪師　法海亮禪師
開聖曉嚴禪師　待制查公居士已上十八人錄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南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齠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鑒嘗隨鑒出道

上見祠廟輒杖擊火毀之而去十九落髮受具足戒遠遊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而公却倚寶時時眴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栖賢依諶禪師諶衆進止有律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卧嘆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游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即流去公怒以杌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挽之曰即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貶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嘿計之曰此行脚大事也悅師翠岩而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即日辦裝中途聞慈明

不事事慢侮少禁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黑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寓止福嚴老宿端賢又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来訊俄賢卒郡以檄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

疑剎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泝潭密付旨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碍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閩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叅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惟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咲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畧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衰憔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殺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鴉鳴鵲噪鍾魚鼓板之殽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我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荅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罵公慙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咲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殽曰泝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處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雖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

而機辯逸羣拊公背曰汝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年游荆州乃與悦會於金鑾相視一咲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北還獨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

(會)

之請不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回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虚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為不懌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多棄去住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為吏者百端求其隙公

(四)

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吏之横逆公没齒未嘗言住黄檗結菴於溪上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聞粤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武竭蹙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爲有餘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辟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煦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孰也吾欲

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緑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禪林目爲三關脫有酬者公無可否欵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住黄龍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馬祖百丈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起加趺寂室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閣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大觀四年春勅謚普覺楊岐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寘名商務秘掌課寂坐不職當罰宵遁去遊筠州九峯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衆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称善挾楮衾入典金穀時時憃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闚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禁林暮而墜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衆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禁林三八念誦罷僧衆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

因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峰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眷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麽試出相見楊岐令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為什麽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麽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麽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麽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無語會拓開曰將謂同參元来不是自是名聞諸方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麽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来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麽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柏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来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来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麽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来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對曰適来相見

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麽生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其驗勘鋒機又嶺南院慶曆六年移住潭州雲盖山以臨濟正脉付守端立洪州翠岩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杨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骰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嘆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脱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哦理前語問之明震骇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奕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岩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所業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饍不能飡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提上籃即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舡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殺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来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烟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火悟在於此後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蔗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忽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

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擘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舡一句實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麽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来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合七）（八）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炷起遂示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頓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藴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踴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妄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是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

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祖師西來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麽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麽良久曰餧驢餧馬珎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合七）慟笑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冣知言而能嘿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衆

南嶽雙峯省曲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舡塞北人搖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麽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囪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毘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麽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冊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

家問既是一真法界為甚麽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插火爐中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為甚麽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火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嘿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珎重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麽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它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諱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踶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

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餑子三箇胡孫夜撥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炬火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秖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麽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寤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底裏跨跳僧退師曰寤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水中常漉問如何是佛師曰洞連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合七十一拋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歘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麽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麽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

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竪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糲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家好精麁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岩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秖解撈蝦撬鮎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馬公妻麽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逢鬚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麽百鳥啣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為甚麽不啣花師曰無錢隔壁聞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来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敷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台七十二嶽遊山又作麽生會則燈籠咲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咲曰笑箇甚麽笑它鴟鵂冲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衆籲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荅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為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擾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麽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来咄

潭州大潙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麽

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赸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合七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磚頭瓦片問開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寃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垂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

十三

湖孫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僧曰會麼時如何師曰老僧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蚯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氷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鼓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擡不起曰為甚麼擡不起師曰大道

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其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鬚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後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合七）後再宣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十四）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迹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

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發發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超信海印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斲石驚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呵笑衆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衆堂去上堂鷓鴣啼巖閉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驚鷺飛入蘆花蓑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本州章氏子僧問惟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合七　十五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

越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蚊衔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齧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盆夜明鐙簷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舡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鬚丈夫問奔流度刃疾飯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為客且望閣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酌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咲罵豐干這老賊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本州周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粤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

異類師曰鵂巢生鳳上堂麼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燃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柱杖擊禪床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合七十六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寐時如何師曰不是閒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意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因有限籟踈老花為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鬚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杉長褲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床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

長一丈鬼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參琅邪唯看栢樹子話
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
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
生會師曰夜來林鴈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
之

合七　十七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
淬礪粗器有省即出家參琅邪機語頗契後
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為第一座衣受
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乃景純學士守宛
陵衣恐乃泄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
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乃學士乃
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淩晨舉州乃舉所
夢衣大笑乃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
牛乃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
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
世後為甚麼香無消息師曰鷄足峯前風悄
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
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
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
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
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
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
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

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即出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着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柰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咲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甚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来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敲雲問門外是甚麽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苍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頓侍巾柅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頓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嵩跋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續傳燈録卷第七　合十

續傳燈錄卷第八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八十三人
慧林圓照本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慧林覺海冲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佛日智才禪師　天盈重元禪師
瑞嚴子淵禪師　棲賢智遷禪師
淨衆梵言首座　三祖冲會禪師
資壽捷禪師　觀音啓禪師
天章元善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孜禪師　澄照慧慈禪師

合八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澄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定慧雲禪師
大同旺禪師　鐵佛因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孜禪師
啟慶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峰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贇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開元智譚禪師
永泰智覺禪師　龍華文昌禪師
永泰自仁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已上四十一人見録
慈雲慶瑫禪師
桐城詮禪師
寶林光寿禪師
泗州宗尚禪師
報恩和禪師
道吾元泰禪師
報恩應潭禪師
顯親順宗禪師
薦福惠洪禪師
景德普俊禪師
開化惠圓禪師
靈岩洞偕禪師
淨慧可證禪師
感慈道賓禪師
白塔晦禪師
僊峰簡諸禪師
無為楚仙禪師
龍門宗貴禪師
長耳相禪師
延福恩禪師
薦福明因禪師
萬壽和禪師

定法本和尚
墨山有琦禪師
法海来山禪師
上方真禪師
寶林种禪師
芙容貴禪師
法雨慧深禪師
靈泉和尚
永泰和尚
崇化珣禪師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
長蘆鑑禪師
上藍文逵禪師
同慶智珣禪師
無錫應譚禪師
報恩如寶禪師
白雲有禪師
淨眼擇言禪師
茶亭能和尚
泗洲惠洪禪師
全詠和尚已上四十二人重録

體貌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髮受具又三年禮辭游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曰威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聲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

下楊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瞌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幹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頃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麽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麽則謝師荅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麽時佛法在甚麽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来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麽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累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麽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

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繡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乳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塲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為一咲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肄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麽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地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牛妳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麽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逍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麽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麽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

合八

五

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麽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麽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咲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衆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嗚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恠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秖得麻纏紙裹還會麽咲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為分外秖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麽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遠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

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珎重珎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来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

諸仁者適来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麽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聞来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頓證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内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麽却不知良久曰莫惟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珎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来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来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拈東盡西覓在甚麽處曰爭柰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咲你上堂召衆曰江山統攬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麽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忽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為甚麽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

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麽衆中莫有釘
觜鉸舌底衲僧試為山僧定當看還有麽良
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嗚指一下問東
西密相付為甚麽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
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
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
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
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来風不涼而
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
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麽龍女現十
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珎重上堂風
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
葼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
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
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嚴風刮
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黲蒼鷹
得勢俊鶻横飛頰稗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
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麽
良久曰匣中寶劒柚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
壁上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麽山僧生身父母
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趯胷曰蒼天

磐天頃復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攞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為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十妊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迴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宴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工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咨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即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胷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為是世法為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雜足峯前足甚麼開事良久曰今朝十月

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緇白仰重示寧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焰到處獲舍利五色大師文公彦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奉于塔居士何震所獲頷骨齒牙舍利別粉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咲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巍舡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閻却拄杖千古萬古獨鞭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杭州高氏子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獰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晏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為狼藉力珎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蠢蠢瞎瞎覷覷拊掌呵呵大咲曰今朝巳鼻直是黃面瞿曇

通身是口也分踈不下又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
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
吼師曰國師德歷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
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麽出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
含六
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
碎曰恁麽則衆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
箕掃帚来問師登寶座辟立千仞正令當行
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為人師曰千鈞之弩曰
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
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
中有響曰便恁麽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
如何師曰辟如鬧曰為甚麽如此師曰因行
不妨掉辟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
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
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綰廢樓閣門開
善財為甚麽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
審落在甚麽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
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

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召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柏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未後問將來曰為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毫頭何曾知起倒刼火纔洞然愚夫覓軋草寧知明眼人為君長慎惱嘽呻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頻申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幾一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掠起布

裾緊峭草鞋叅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麽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叅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麽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麽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家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為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麽即得良久曰深秋（十八）蕭慢千家雨落日樸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脩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

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為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為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豪指示為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麽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麽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奬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捷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踞叅禪客出来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来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秖令作麽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来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麽不接師曰

為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嚧嚧嚧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為甚麽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捧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救伊出氣不得

合八　卜二

卓一下

福州衙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鎮鄽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麽良久曰盬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憋懶又西歸曰為甚麽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麽人得聞師曰墻壁有耳

明州啓霞惠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盖為群生和尚出世當為何人師曰不為開黎曰恁麽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捧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乘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

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絶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没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麽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麽出来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下座

十三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静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舡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麽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麽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着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麽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麽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麽去時如何

師曰且綫縷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床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破羹餗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隨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分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乳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攝得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恁麼休去又乃喝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手猿藉去也臨濟一搭西臺一堆一搭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咦殺當年老古

鏈
汀州開元智譚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私句師曰片月流輝光含萬象云謝師指示師曰指示箇什麽云爭奈言猶在耳師曰是什麽言云片月流輝光含萬象師曰學語之流問如何是道師曰亘古亘今云目前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曰汝作麽生會云踏著秤鎚硬似鐵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寒秋熱云學人不會師曰秋熱春寒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贊嘆不及云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風吹不入云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大頭向下乃曰物我冥契顯露直機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隱顯無拘有時閒爾無踪有時廓周沙界般若光中悉皆應現塵塵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麽目連猶子具大神通到這裏作麽生摸索

處州緇雲縣永泰智覺禪師僧問少林一去無消息今日殷勤為舉揚師曰月華自照三合八千界雲水空隨十萬程云九年面壁當為何事師曰還提得傻自西歸乃曰金風淅瀝玉露淒清菊解香苞稻懸嘉穗時清道泰野老謳謌處處登高人人歡樂諸禪德秖如林間狗子豈不知時若也燕默忘形昧他光景舉徹深處不逐四時一炷旃檀無思不報相禪

床下座
杭州龍華文喜禪師初住陸蓮菴僧問如何是陸蓮境師曰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擘開凡聖路踏破盡門來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一條柳揀杖萬里作風威乃曰諸仁者且道荅伊境不荅伊境若道荅伊境山僧眼在什麽處若道不荅伊境又道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還相委悉麽良久曰時時明祖意日日起清風珎重
廣州永泰自仁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大難看守云看守即易未審作何用師曰用得即用云學人借用得也無師曰直饒用得也秖是別人底乃曰松風凜凜敗葉紛紛岸柳衰殘猿啼遠岫若也善觀時節方與諸聖相隣未出得祇僧活計諸仁者當此之際正好横擔拄杖高挂鉢囊到處撞開方丈門且與老胡相見若也一言不契坐具拂開使行豈不快哉山僧自行脚已來未嘗逢着一箇半箇何故如此良久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珎重又曰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明衲僧罔措還會麽若有人會得出來通箇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出頭者是好手下座
洪州延恩法安禪師姓許氏臨川人少事承

天沙門慕開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謁雪竇顯禪師顯歿依天衣懷禪師衆推其知見又遍歷諸家耆宿指目為飽叅歸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師求居之十年殿閣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航二淛上天台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倦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翩然無侶倚杖於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初以父子傳貧不能守易以為十方草屋數楹敗床破簀師安樂之縣令糾豪右謀為一新師咲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師與法雲秀為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裝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力量可以為弟兄接羽翼而天飛也嘗以書招師師讀之一咲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以語道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浚人乞飯以養數百閒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衆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旦示疾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為歷叅諸名宿

既從天衣游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睹日如盤涌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白八）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咲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十七下）

續傳燈錄卷第八　（合八）

續傳燈録卷第九　　合九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雲峯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已上三人見録　開福守義禪師

興陽啓舟禪師　興陽啓珊禪師

大禹簡南禪師　法輪聰禪師

雲頂繼蘭禪師　承天應禪師

龍王師進禪師　承天守勤禪師

圭峯光應禪師已上六人無録

石霜永禪師法嗣八人

福嚴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勝業智增禪師　保寧承泰禪師

大光玉圓禪師　石霜皓詮禪師

興國慧秀禪師　圓通文溥禪師已上六人無録

浮山遠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興化仁岳禪師

淨因道臻禪師　定林慧琛禪師

玉泉謂芳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本覺若珠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已上八人見録

清隱惟湜禪師　白馬景雲禪師

歸宗普安禪師　歸宗鳴式禪師

甘露慶餘禪師　甘露法眼禪師

浮山洪璉禪師

西禪繼圖禪師　東禪仁照禪師
太平賢禪師　萬杉浩脩禪師
溪山曉雲禪師已上十八人無録
寶應昭禪師法嗣二人
琅邪方鋭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石門進禪師法嗣一人
瑞巖智才禪師見録
金山頼禪師法嗣二十人
廣教繼真禪師　普慈崇珏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愍居士已上九人見録
承天了素禪師　南禪白聰禪師
上方希元禪師　隱靜慧觀禪師
法性紹明禪師　烏崖了遲禪師
五峯伸熙禪師　雪竇詮禪師
瑞竹惟悟禪師　法性用彰禪師
合九　二
因勝如道禪師已上十一人無録
洞庭月禪師法嗣三人
萬福亮禪師見録　瑞光尚禪師
承天世珏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仗錫已禪師法嗣二人
黃巖保軒禪師一人見録　靈岩志禪師一人見録

龍華岳禪師法嗣二人
西余淨端禪師一人見録　翠岩顯倫禪師無録
法華舉禪師法嗣六人
永慶文禪師　海會文禪師
興化規禪師　龍潭顯禪師
覺華康禪師　海會海禪師已上六人無録

天聖泰禪師法嗣六人
常熟稟珠禪師　西余寶寶禪師
常熟今然禪師　福嚴慶成禪師
中禪顯玉禪師　太州知文和尚已上六人無録
太子院一禪師法嗣一人
太子同廣禪師無録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衆相聚喫堊齏若喚作一堊齏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迹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試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跋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閑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

黎上寢堂巖迎咲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聲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簟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盖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嶽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羣生永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速乎我輩事而真聖速乎我

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柱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合九）總法身而為體秖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四）辦僧出禮拜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碍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瞌忽然須彌山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

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蚊著一粒米未曾掛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昔賢行文殊智補陁巖上清風起瞎驢趂隊過新羅吉猁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為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為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梵下鍾離眛著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似鏡茭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何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床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迴身三步又手當

胃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圖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遥人心滄洎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秖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旺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黄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執肯知非及乎拶拂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蓝粥不撈一束十拍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黄金攬長河為酥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虚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箕之功銕圍隔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珎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

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
師曰一鈎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
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
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求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
足全垂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
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播悟性未離色
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
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
辭慎初德嚼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設拈
踪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
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
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
象外且非捉兎之鷹混迹塵中未是齩猪之
狗何異跳坑墮塹正是避溺投井如斯之解
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
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
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
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
啓也師曰師子齩人迴曰聞聲悟道失却觀
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入半開

辛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淨照道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也父夢偉然黃冠裳者導從至舍母遂娠又夢天樂黃幡梵唄引尨眉碧眼一僧至即誕師幼不茹葷十四歲投上生院出家持頭陀行十九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盂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而得旨於浮山江州承天虛席欲致師非師所欲乃遊丹陽寓止因聖寺一日行江上顧舟嘿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舡尾可乎舟師咲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舡也師因曰吾偶欲遊京師遂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於坐下及璉歸吳衆請以師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覺照師號京師都會好惡萬端貴人逕官盈門而師一目之萬口一辭咸以為本色道人莫不加敬積數年元豐三年春慈聖光獻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僊游史歸何所師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大悅詔設高廣坐恣人問荅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懽聲動宮殿賜與甚厚又語執政道臻素有德行可擇一美刹以進呈乃賜賜淨照禪師京城創諸禪刹開相國寺為慧林智

海二禪寺其命主僧必使師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護使三僧來就學師隨根開導皆契宗旨師為人祗祗靜退似不能言性慈祥純謹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無所嗜好嘗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遊人見之心自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頹然不出户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忽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一夏黃魯直嘗題其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

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可想見其高致也師初出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錢使錢無錢守貧僧云月華嫡子臨濟兒孫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淨因境師曰法廣殿脾仁宗親駕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六代祖師天下聞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萬家烟火外一枕水雲間問如何是佛師曰朝粧香暮換火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大吠河北驢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拄杖橫擔不到肩僧云謝師答話師曰錯認定盤星乃曰一問一答無有盡時古人喚作無盡藏海

亦呼為方便門於衲僧面前遠矣何故權柄在手縱奪自由坐斷毘盧壁立千仞善財搜閣執肯閑游華藏琅函豈能看取丈夫猛利本合如然過後思量成第二月除茲投機徇器止宿草菴就下平高曲成萬物周流無滯觸處皆通苟不盡毫毛自取其咎如斯談說

咲殺衲僧（合九）且道誰是解咲者良久曰看取便下座又示衆拈拄杖曰栴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讖人既得聞啞人亦解語指白石為玉點黃金為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卓一下（九）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录禪牀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詮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鏌鋣指處焉空嘶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罰人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曰為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君珠禪師福州卓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聳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紙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建州建陽謝氏子也幼習儒業舉進士有聲後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啓發遂投太平興國西律院僧可崇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參道詣龍舒浮山圓鑑禪師法席入室扣請心融神會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刹道譽大播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佚門似海深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師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

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溪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冀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却歸去師後退居淨因德望頗重元豐五年都人請居華嚴益振宗風京城內外翕然歸向八年四月十日詔入禁中說法既歸無疾進止如常十四日忽鳴

敲陞坐辭衆而逝師為人清秀傑出唱臨濟下三玄九帶造曹洞五位十玄皆妙得其家風要旨學既該博故湊泊者望其津涯而已師初得法時年尚少久為浮山侍者時青華嚴已有省發矣而浮山知其未徹令師激之師奉教方便啓發青遂契證後續洞下宗語在青傳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繞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舂糠荅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舍粟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為為甚如此諦觀

合九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十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

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

鄧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絶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訝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搭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抄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叅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拈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咲曰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宣州廣教文鑑繼真禪師初參達觀遂問曰甚甲自講說外究尋諸佛所說廣大如何得

見遵際去觀云尋常憑何講說師曰依教解義觀云依教解義三世佛冤師曰離教一字如同魔說觀云不問子教義解說者何人師曰但見動靜語言不可觀其形相觀云祇此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遵際師自此有省住廣教上堂曰夫欲為宗師須了明暗句半夜裏貼眼渾成空路布多事釋迦文生時強四顧點胃獨称尊又周行七步明復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數一盲引衆盲盲相扶舉他日見閻老努目空相覷是時休叫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高心但高盤轉筋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悞

潤州普慈院崇珏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珏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座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氷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氷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淛中来

潤州金山慧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鍾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熱盌上湖溈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敎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劒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劒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兎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跳入燈籠裏即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蟮穿靴然雖如此咲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頴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来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

中著翳玄沙感指體上遭迍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報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鬬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萬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叅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杰無簡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擾水月堪咲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揖其宵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

歷生會公曰秖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本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水隱隱陂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穗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秖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徹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裴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絲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踊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遽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雖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秖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

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續傳燈錄卷第九　合九

續傳燈錄卷第十　　合十

大鑑下第十二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九人

芙蓉道楷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洞山雲禪師　福應文禪師

龍蟠曇廣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光化祥禪師

普賢標禪師　延洪善禪師

果侍者已上四人無錄

玉泉皓禪師法嗣二人

林溪文慶禪師見錄　北禪希肇禪師無錄

夾山遵禪師法嗣一人

福昌知信禪師見錄

佛印元禪師法嗣二十人

慶善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翠巖惠空禪師

密巖德淳禪師　雲居仲和禪師

同安幼宗禪師　龍興居嶽禪師

萬杉子章禪師　鴛湖德延禪師已上十二人見錄

文殊道用禪師　龜峰祖應禪師

安國以愉禪師　東禪圓同禪師

北塔惠珂禪師　香嚴開禪師

大別宗禪師　雲居思文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廣因要禪師法嗣二人
妙峰如瑩禪師見錄　鹽山合知禪師無錄
智海逸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黃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上四人見錄
薦福重言禪師　白雲放禪師
興福智正禪師　薦福嚴禪師
鳳山世如禪師　雙峯晒禪師
幽岩覺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支提隆禪師法嗣三人
靈隱玄本禪師見錄　支提文翰禪師
靈隱玄順菴主已上三人無錄

淨土惟素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惟政禪師見錄
寶林殊禪師法嗣一人
寶林用明禪師見錄
東山宗禪師法嗣一人
定峰曉宣禪師見錄
合十
法昌遇禪師法嗣三人
五峯密禪師　大和山主
慧日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興化銑禪師法嗣三人
南塔以謂禪師　花藥常選禪師
崇壽玠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圓通訥禪師法嗣三人
興國智昱禪師　四祖逸禪師
三祖文銑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淨衆先禪師法嗣一人　隆福紹珍禪師無録
瑞鹿安禪師法嗣二人　姚慶通判已上二人無録
瑞鹿蘊仁禪師
般若擔禪師法嗣一人　般若隆一禪師無録
瑞鹿先禪師法嗣一人　瑞鹿如晝禪師無録
智者肯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紹忠禪師無録
雙林已禪師法嗣一人　楓橋来禪師無録
竹園顯禪師法嗣二人
廣安牛心道軫禪師　香水守真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大乘遵禪師法嗣四人
龍山景靜禪師　雙池寵禪師
竹林用淳禪師　智門智常禪師已上一人無録
益首座法嗣一人
李林宗中書無録
投子青禪師法嗣　三
合十
芙蓉道楷禪師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為人剛勁孤硬自其少時即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遊京師藉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青曰汝道寨中天子敕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開

之青以拂子擊之曰汝鼓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什麽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從青遊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麽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耄他不可曰與麽殷勤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沂開居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為之勸請洞上之風大振西北崇寧三年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祗候譚賴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時焚香陞

座仰祝聖壽記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昕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飾詞

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關六（今十）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指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指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指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謹指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謹乎（四）

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指氣色閑暇至緇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勅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卧指慮禍乃日各食粥一盂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勅賜所居菴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爲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指在大陽青華嚴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指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還淵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鹿門山建閣藏之曰敝衣指

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叅空生也解通消息花兩品前為不嘆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閣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絶人来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合十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水五河紅燄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埜偈曰不是宫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来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原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火抹消息斷桃花依舊咲春風楷舊隱與虎為隣庸嘗乳四子月餘楷關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携其一還虎得暴曳至夫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羣鳥皆鳴翔其上楷即放還之其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叟依山人事稀虎馴巷畔怪来遲寒窓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黄始覺秋邑間一覺睡忘却百年憂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畧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来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叅印可丞相韓公鎮

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筆律為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衆山雷主山兩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為祥為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麽乃舉手作揑勢曰達磨眞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揑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麽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氷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奪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床一下僧問一箭一群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合十

曰恁麽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麽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枸卜聽虛聲熱睡說譫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則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攜

按拄杖曰便與麽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

卓一下問祖師西来九年面壁意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畧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麽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刼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来特地寒

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出無踪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拿

七

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回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回曰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回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呑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為曰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寂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曰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

至苦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為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為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唯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令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風秋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

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
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為矢惺惺底築著
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兎
角杖撐天柱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
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巷
畔栢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
師曰未跨鐵牛捧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
師曰一任敲磚打瓦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
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閬來陝府鐵牛入
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
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
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兩
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摵一摵僧拍掌
師曰一恁跨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即
西家纖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
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佛印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鵝子過新羅上堂説則撞唇行則動脚直饒不説不行時錯錯拍禪床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攝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麽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譚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焰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麽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合十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黄山色秖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麽句莫是函盖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麽咄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
洪州資福宗誧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洪州翠嵓廣化惠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荒田不揀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麽師曰量才補職示衆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
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王老師夜來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下座
饒州密嵓淨土德溥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嵓境師曰芙蓉頭上清風起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兩露增前野老歌云向上宗乘如何指示師曰新歛調古曲那箇是知音
南康軍雲居山仲和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處分明僧云夜來松竹起清風吹散白雲三兩片師曰且莫磕著露柱僧禮拜歸衆師噓噓
廬山同安崇勝幼宗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曰拄杖子是體擊禪床一下曰這箇是用直得高低普見遠近皆聞正當恁麽時且道是分不分良久曰椰標橫挑華藏界維摩掌上未為多下座
袁州龍興居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自從達磨分流後萬汊都歸是

一家云學人未曉請師直指師曰集雲峰下四藤條

廬山萬杉子章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共唱太平歌如何是太平歌師曰雲盡日月正雲消天地春云恁麼則雨灑千峯秀風動萬年枝師曰星江水闊連天碧五老山橫宇宙寬問師資未相見時如何師曰定光金地遥招手云見後如何師曰尊卑定位

信州鵝湖山仁壽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鵝湖境師曰一泖湖水春來綠數隻仙鵝天外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殿來客坐山翠上人衣乃曰衆和敲問端當空一點欲酧難而今大義重宣也剔起眉毛覷面看久立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峯如瑩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目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經未警悟人天這

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咬破不齩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蘇嚧嚩喇娑

合十　十二

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為甚麼揑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墻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擘手錦鱗噴叅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柈子一邊青

福州白鹿山仲豫禪師開堂日問答罷師乃曰設使言中辯的句裏藏機意思交馳並同流浪何故吾祖之道豈其然乎若是上根作者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抬滴不漏放行乃浪涌千江踞地全威辟立千仞得不英靈自己荷負宗門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且道衲僧有甚麼奇特良久深秋簫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下座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與朝少有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

佛本源咨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趣智海依正覺逆禪師請問

十三

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趣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麽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入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

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嘿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源也此儒者之語道冣通者柰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乂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嘿一言一吁一咲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秖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忽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合十）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嘿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論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撰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十四）

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自知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肄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

合十

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躬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我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頒輪奉歲時用度俾繼加之院

十五

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為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為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庚丙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為我少留一日欵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秖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蹤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掛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與師為方外交每謁至郡庭下犢談咲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瓶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歸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遊珎藏之冬不擁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牖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為常九峯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勢生擾擾對之者能

幾人峯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峯方飢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盂峯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十六未

合十

寶林殊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用明禪師僧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和尚三昧什麽人知師曰泥牛穿海去木馬透雲歸云恁麽則學人請益師曰未敢相許僧無語師曰真箇

東山宗禪師法嗣

遂州定峯曉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雲收千嶽翠云如何領會師曰雨洗百花鮮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曰江澄秋夜月風掃曉天霞云一句纔聞流通萬古師曰汝作麽生會僧喝師便打

續傳燈錄卷第十

合十

續傳燈録卷第十一　合十一

大鑑下第十二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十五人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崇梵餘禪師　慈雲修慧禪師（乙）

長耳子良禪師（合十二）

衡山澄信禪師　開元瑩禪師（已上六人見録）

褒親暉禪師　祥符曉儒禪師

觀音元隱禪師　善果懷演菴主

西禪懷義禪師　祥符法周禪師

慈雲居慧禪師（已上九人録）　開平慶良禪師

大溈宥禪師法嗣五人

歸宗慧通禪師　興教慧寔禪師

崇福清雅禪師（已上三人見録）

崇福貴安禪師　大溈和尚（已上二人録）

育王連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慎徹禪師

徑山維琳禪師　臨平勝因資禪師

彌陀正孝菴主（已上五人見録）

金山寶覺禪師　安嚴崇海禪師

廣慧利和禪師　明仙道信禪師

鳳凰文喜禪師　佛日道榮禪師

萬壽洪德禪師　精嚴同定禪師

寶雲有馨禪師
東禪智華禪師
東禪智賢禪師
極樂興嗣禪師
普先覆忠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解空清瑞禪師
五磊智環禪師
顯聖宗利禪師
孫覺華老居士 已上十八人無錄
靈隱知禪師法嗣二人

靈隱正童禪師 覲 雪峰守超禪師 無錄
承天簡禪師法嗣二人
智者利元禪師
瑞安僧印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九峰鑑韶禪師法嗣一人
大梅法英禪師 覲
稱心倧禪師法嗣一人

慧日堯禪師 覲
報本蘭禪師法嗣二人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 已上二人見錄
稱心明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光寀禪師 覲
承天宗禪師法嗣九人 合十一
崇福了禪師
承天守明禪師 二
鳳凰有從禪師
大龍德全禪師
海印法安禪師 已上五人見錄
崑山墨玉禪師
因勝師俊禪師
法雨重俊禪師
護國從利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長蘆福禪師法嗣六人

廣慧和禪師 觀
長蘆法海禪師
資福文雅禪師

天衣和禪師法嗣二人
菩提志專禪師 觀
雲居齊禪師法嗣五十六人

雲居契瓊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保福居煦禪師
清溪清禪師
金鵝虛白禪師
上藍普禪師 已上十一人有錄

保寧真戒禪師
壽寧楚韶禪師
三祖慧雲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菩提光用禪師 無錄

靈隱文勝禪師
廣慧智全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萬杉廣智禪師
翠峯洪禪師
龍華悟乘禪師

報恩行思禪師
興國洪禪師
九峯子玄禪師
雲龍子才禪師
雪竇通新禪師
建山智杲禪師

合上

上方子澄禪師
清化智聰禪師
育王居素禪師
羅漢懷瑞禪師
薦福臻禪師
龍華有忠禪師

漳江昭遠禪師
楊岐居益禪師
鵝湖令新禪師
三祖岳禪師
報本義圓禪師
楊岐德海禪師

三

化城會平禪師
象田德圓禪師
圓通利柔禪師
化城自顏禪師
清化子昌禪師
顯聖居耀禪師

雲居慧震禪師
北禪覺寧禪師
甘露真禪師
岳楚永柔和尚
明州智遠和尚
南岳彦詮和尚
興化善能禪師
慧日達禪師
東禪清顯禪師
郴州文靖和尚
越州承雅和尚
西蜀義詮和尚
安德玄遂和尚
饒州仁鑑和尚
南山省堂主
鹿門慧昭山主
功臣軻禪師法嗣四人
兗峰顯退禪師
玄寂義勲和尚
撫州保麟和尚
正慶惠洪和尚
蘇州慶思和尚已上四十五人無錄
聖壽志昇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寶華懷古禪師無錄
棲賢澄湜禪師法嗣十一人
興教惟一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福嚴省賢禪師
仰山智齊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棲賢智通禪師
石佛宗禪師
東禪覺禪師
雪竇惟則禪師
西余榮禪師
南岳福嚴和尚已上六人無錄
羅漢林禪師法嗣十五人
長蘆賛禪師
支提昭愛禪師
靈峰道誠禪師
仰山擇和禪師
崇勝道珠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慧力紹珠禪師
何山曉禪師
萬杉懿宣禪師
羅漢齊因禪師
報恩傳進禪師 已上七人無錄
鳳棲卿禪師法嗣一人

大寧慶璁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興國慧禪師
滻江昭達禪師
崇勝楚齊禪師

鳳棲通禪師 合十一 無錄
萬杉奕禪師法嗣一人
法華德嵩禪師 無錄
永安楚禪師法嗣一人
疎山重秀禪師 無錄
雪峰敦禪師法嗣一人

雪峰善譽禪師 無錄
景清素禪師法嗣四人
何山日儉禪師
承天自能禪師
乳明同禪師法嗣四人
雙池智常禪師

承天智岑禪師
翠峰子淵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含珠洞禪師
南臺善圓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普寧常瑩禪師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拂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為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

合十二

何師曰閉戸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為甚麼却在蔣山僻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来不来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拄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

五

還見麼團團雖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嬾生棒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栢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基烟鐘

鍾鳴慶師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麽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裹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澄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脊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鏟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兆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唱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麽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麽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麽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

釭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匆匆去久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鼻孔珠重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僧問六月伕歇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爛嚼清風飽飡明月云學人有分也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驚啼綠柳鶯嚬花枝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州開元瑩禪師上堂曰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来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毎三撈摝始應知又曰倏倏忽忽東涌西沒無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拶破

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鶻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咄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大潙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盖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曰舡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衆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為何事師曰為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叅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毬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白顋頎舉来看寒山拾得禮拜而去

安州大安興教慧寔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採来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拄杖曰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毬下座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僧問如何是崇福境師曰磬破寒月夜香炷白雲朝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僧俗是俗云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毘盧頂上金冠子云重重業指示千

古為流芳師曰笑殺旁觀者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曰草鞋踏穿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大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徹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湖州人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岳峰高尾閭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鰲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首行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珎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楷栝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著狄山西斗明月久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像師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師曰觀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麗天八

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擾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鏁玄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温州彌陀正彥菴主一日禮拜雪竇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曰有無且致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葫蘆倒纏藤（今十一）主曰道什麽良擬對（九）主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主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何人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窩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簸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麽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廝門前打犬兒

温州瑞安僧印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

曰頭大耳小云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棒下識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師於熙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趺坐而逝茶毗斂骨獲舍利五色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祖鏡法英禪師姓張氏本州鄞縣人初住襄陽白馬開堂問答飛乃曰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歲教不為多言一默毗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惡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半途這箇事須遇明眼證據參道今日功不浪施將此舉揚上祝皇風情與無情得無生忍次居大梅判宗留後仲爰一見道邦委賜師名上堂曰祖師不會禪諸佛不會道學道與學禪諸方開浩浩或以玉為塵或認石為寶參得一肚皮特地生煩惱不煩惱解會何如入荒草寄語參禪學道人頭邊白髮年年新何如来與大梅老相共開田博飯喫

一生參學事畢珎重又曰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秖如當頭一句又作麽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大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麽提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又曰春山笋蕨正蒙茸好把黄梁徹曉春莫謂西来無此意祖師渾在鉢盂中叅

稱心宗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尧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氷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蚯蚓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秖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来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鍾撞作兩橛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破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凉四蛇同筏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庾嶺寒金殿白銀床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秖為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竪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

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振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口平生醉裏顛倒醒時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栖栖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

鑒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非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賊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鑒

承天宗禪師法嗣
饒州榮福了禪師上堂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青蓮不惜親分付竿過知音會破頭云一句無私辭心有賴師曰箇中端的旨沙衆共流通云若不臨溪海焉知波浪寬師曰一滴曹溪水非人被陸沉乃曰遲日和風柳絮飛桃綬當萬物發生之際是般若流運之時草木芬芳園林秀媚且道無影樹子抽條

也未遂拈柱杖云看看築著磕著鼻孔撩破
帝釋眼睛盡大地全是山僧諸人無分若也
薦得盡大地全是諸人山僧無分如或未然
打破普請看又曰雲擁奇峰水盈白壑橫扁
舟於古岸釣皓月於波心紅尾錦鱗佛家未
嘗曬珠荊璞未足為珍直饒攝土為金何似
轉凡成聖大衆賢愚凡聖古今條例且道作
麼生轉良久曰琉璃盞子人皆有無皆常時
秖為龍下座

杭州承天守明禪師上堂曰劍輪飛處好定
綱宗石火電光眼中著屑所以曹溪拈拂已
涉疎瑕雪嶺輒挂鼻急須著眼若是行脚上士
本分禪流絕教喝散白雲衝開碧落如斯受
用又爲建化門中若也正令提綱任是三頭
六臂底出來也須倒退三千里矣

湖州鳳凰山護國仁王有從禪師僧問曇花
已現人天仰願開金口剖群機師曰白雲垂
碧落無處不爲霖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
梨轉鼻孔云不因伸請問爭辨我師機師曰
用不著問箭鋒相拄笑殺衲僧啐啄同時千
山萬水不涉程途請師速退師曰一二三四
五云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墮崖落壑
云作家宗師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宗乘一
舉海辨難詮祖令當行聖凡不立真如凡聖

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擾此誠實還可舉揚也無既昇此座不可徒然方便門中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十二時中如何趣向若向這裏薦得行住坐卧任運施為見聞覺知隨緣應用塵塵彌勒剎剎善財山河大地自己家風妙明真心非增非減若能如是方稱大丈夫久立

合十二　十三

鼎州大龍山德全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聲前拍不散云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句後覓無蹤

蘇州崑山慧嚴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什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枝空師曰放汝三十棒

樂

長蘆福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廣慧和禪師上堂曰達磨祖師無端將一杓惡水潑在天下老宿頭上直得天下老和尚說禪說道南北紛紜續燄傳芳亘今亘古山僧今日親遭一杓擺脫無門揚千古之玄風振一時之軌範良久曰看看山僧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還覺也無如或不知更看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消息若何為殷勤為報未歸客月滿秋天霜

冷時衆又曰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且圍爐困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賢家內不曾尋柱棒緣門討任使討過半辛苦生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却門前草復曰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麽生去歸堂舉拳云又曰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普三時打鍾二時打鼓處處分明頭頭薦取復拈拄杖曰諸禪德還會麽三世諸佛盡在柬許拍禪牀一下

嘉禾

天衣和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善提志專禪師僧問遠離嘉禾勝境已屆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嘉禾不遠云恁麽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衲僧便喝師曰棒上不成龍乃曰說即天地懸殊不說即眼睫柬藏身眉毛上跨跳說與不說拈放一邊舉拄杖云且道這箇是什麽良久曰晝月冷光現卓地計初成卓一下下座

雲居齊

禪師法嗣　合十一

南康雲居契環準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麽處得來曰恁麽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然這箇便是麽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婺州劉氏子僧問

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踈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突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雲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着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没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荅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杭州衛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梨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温州周氏子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着

亳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

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
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荆州軍清溪清樟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
踐曰你是行脚僧
廬州萬杉廣智樟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山家秖如此問如何是西来的的意師
曰大衆捻聞問寂默為宗時如何師曰設語
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迂迴多少問如何是
最先一句師曰此問在後問世尊拈花意旨
如何師曰你還薦得麼僧云學人不會師曰
多少分明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世
尊三昧師曰何處得這消息問瑞雪滿庭從
何而降師曰莫泄真機問如何是無價寶師
曰甚處得来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盡
言俊屢瞞去問古人揆席意旨如何師曰何
不禮拜歸堂問如何是文殊門師曰千聖皆
從此入僧云入後如何師曰想你不識僧禮
拜師曰灼然師乃曰世尊良久迦葉起来白
槌馬師繞陞坐百丈出来捲席可謂摩竭陀
令已行不可更教山僧重下注脚然雖如是
久叅高士莫訝周遮後學上坐也須着些精
彩更若繁詞恐不及珎重
明州金鵝虛白樟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
師曰鳥道羊腸問如何是一體師曰駝驢豬

狗僧云恁麼則四生六道去也師曰啞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
曰秖聞鷓鴣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堪嗟立雪僧
洪州上筦普禪師相國夏竦問百骸潰散那
箇是長老主人師曰前月二十日離蘄陽口

含十一　十六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蘄州堯峰顯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
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
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
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
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
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曰這裏用不着問已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秖如末後僧問已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
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惜
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
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接
閻閻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
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
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

狂走更不忉忉久立珠重

雍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吳作平等法門絶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珠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合十一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爲敢稽留久立珠重

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剌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填胷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冀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逕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

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亘臨機不落籍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殷勤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喫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毫苟或於此不明徒自吟嘲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

合十一

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

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南岳福嚴省賢禪師僧問如何是福嚴境師曰盡也盡不及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子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因汝問我也不說僧云恁麼則實覺分枝去也師曰莫亂道

袁州仰山智齊禪師初參諶禪師諶問汝是甚處人對曰安州人諶云汝為甚麼却不安對曰今日轉見病源諶云且道強惺惺師遂禮拜有頌曰有口不能言無舌能解語惺惺猶是夢何處有佛祖

羅漢祖印行林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賛禪師僧問拈起拂子學人問如何是喝散白雲底意氣師曰喫棒僧云學人天大衆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老僧奉聖旨開堂僧云恁麼則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知恩方解報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費力僧云恁麼則百雜碎師曰紙為終日區區師乃曰起動大衆若於佛法中也無可得伸剖諸人盡是久參先德達佛知見不可更教這裏談禪說道實為舉足動步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經行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福州支提名愛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

兒不識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脚長袖短僧云忽遇客來如何師曰雖中虛坎中滿福州靈峰道誠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那箇古人恁麼道僧云秖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生師曰不妨具眼僧云千聖不傳方是的一言合道未為真師曰早是下合也

袁州仰山擇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子不廢游問如来藏中以何為佛事師曰香風吹萎花僧云皆因今日也師曰更兩新好者問如何是佛師曰真書梵字示衆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無生眼中金屑亡佛家風青天明月

袁州崇勝道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向什麼處覓僧云莫秖這是師曰勿交涉

綿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六耳不聞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臨江軍慧力院紹珠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舡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聰禪師僧問道悉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

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兩下却天晴更問箇中意鵝鴨生鵝鷹

二十末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法雲秀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法雲惟白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慧嚴景純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慈濟聰禪師　白兆珪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廣慧冲雲禪師
霍丘歸才禪師　安國日方禪師
香積用昇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乳明寶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　甘露德顒禪師
蔣山良策禪師　吉祥訥禪師
廣慧冲雲禪師　承天月禪師
安福子勝禪師　正覺道清禪師
證慧義端禪師　北天三益禪師
棲賢智柔卷主　天禧軒忌啟來禪師

明水法遜禪師　德山妙湛禪師
大愚如照禪師　石霜居晦禪師
興化當禪師　興化淨甄禪師
欽山繼明禪師　三角清禪師
時雍親禪師　大別道常禪師
巴焦宗諒禪師　安豐法信禪師

雲峰又月禪師　永慶惟簡禪師　寶嚴靈禪師
覺林遂禪師　寶池慧月禪師　千頃省玫禪師
天王義安禪師　景德仙禪師　善權珊禪師
興教濟禪師　萬楊永堅禪師
羅浮齊德禪師　護國淨禪師
普照有朋禪師　靈鷲慧明禪師

開和法顒禪師　天竺佛印禪師　廣教有全禪師
元豐宗燈禪師　神光道芳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禪慧法欽禪師　覺寧景常禪師　龍峰重仁禪師
穎叔蔣之奇居士（已上三十人無錄）　龍興如遂禪師（已上無錄）
佛日才禪師法嗣九人　長蘆應夫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洪濟宗賾禪師
夾山自齡禪師（已上無錄）　千頃先良禪師　（缺一）　琅琊宗初禪師
龍蟠道成禪師　（二）
寮禪普禪師　普滿明禪師
雲巖志原禪師　寶林道禪禪師
壽春法岸禪師　等覺法思禪師
護國紹通禪師　定山文普禪師
乳明齊慧禪師　法寶德一禪師
開聖覺禪師

雲賁道榮禪師　慧日智覺禪師（已上十六人見錄）
建隆智圓禪師　普光敏珀禪師
寶林智皐禪師　雍熙叔則禪師
壽聖重洪禪師　普滿法海禪師
五峰普良禪師　大易心喜禪師
滁州寶林和尚（已上二九人無錄）

棲賢遷禪師法嗣五人
王屋燈禪師　法雨惟鎮禪師
東明慧遠禪師（已上三見錄）　漳江寶泉禪師
彰法文素和尚（已上四人無錄）
開元智譚禪師法嗣二人
開元宗祐禪師（見錄）　南禪道誠禪師（無錄）

喜果濱菴主法嗣一人
玉池冲儼禪師（見錄）

天寧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香山法成禪師　大智齊建禪師
丹霞淳禪師　淨因覺禪師
資聖南禪師　白水修已禪師（三）
清一
石門元易禪師　洞山道微禪師
韶州浦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寶峰惟照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已上十二人見錄）　龍門南禪師
招提寶禪師　大洪恭禪師
大智皎禪師　雪巖應禪師

合州鑑禪師　少林江禪師
景山居禪師　慧日南禪師
朝請崔公居士　齊州善應禪師
西京尼道深　提刑楊居士 已上十三人無傳
大洪山報恩禪師法嗣五人　大洪山智禪師
大洪山守遂禪師 見傳　大洪山智禪師

善光琏禪師　大陽旦禪師
西禪遠禪師 已上四人無傳
歸宗通禪師法嗣五人
資福素月禪師　同安慶通禪師 已上二人無傳
子陵辨禪師　羅溪法醫禪師
開聖道彰和尚 已上三人無傳

福昌信禪師法嗣三人　善慶楚昇禪師
法興期禪師 見錄
均慶清晖禪師 已上二人無傳
慈雲慶瑫禪師法嗣二人　廣州慈雲和尚 已上無傳
廣慈道傳禪師
慧日堯禪師法嗣一人

大隨道開禪師 無傳　幽谷柘禪師
佛慧泉禪師法嗣五人　九峰珠甫禪師
清獻趙抃居士 已上二人無傳
興國法雲禪師　薦福忠實禪師 已上四人無傳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靖江人上堂擊拂子
有意白浪徒以滔天囲象無心明珠忽然在
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
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
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少神
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
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
月正圓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竟
喫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
續燈錄三十卷入藏後住明州天童云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
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
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囲聖凡智慧不及且道
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
直氷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黙破永伊力舉拂
床下座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
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
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横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

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綠綠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洒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玅玅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柱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頓來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肩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着卧時卧着坐時坐着欵對語言時蒲口道着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

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盡夏明珠不發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蹋着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卻難算隱顯不拂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浮槎山福巖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起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濟一六

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時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剎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眸眼不瞬地也師曰

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甚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潭州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蔡州人少習經論妙通精義叩圓通禪師發明祖意丞相王荊公深加器重出世廣德興教次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杉潭州道林學者歸仰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這聾漢僧無語師曰非但患聾亦乃患啞問淺聞深悟深聞不悟雲門道了和尚作麼生師曰頭戴天睚踢地云學人未曉師曰有口不可閑却云若然者餓來喫飯困來眠師曰不妨會得

好乃曰拂眉瞬目未當宗乘舉古提今殘羹餿飯一棒一喝未稱衲僧踞坐思量傍觀者醜且道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曰雲收雪霽面日上扶桑颯颯寒風紛紛敗葉瀟湘江內白浪滔天廣慧門前地平如掌若也知有底衲僧猶涉一

坐太平其或未然不免撈天摸地又上堂曰近日稍寒寒家家宇宙寬山河無隔礙世界掌中觀無口盧行者說舌見豈干一日不相見莫問藉時言拈拄杖曰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又曰今朝五月五百草雲苗誰不知善財採藥與文殊教活臨機

互為主禪家流莫莽鹵於上眉毛好看取信手拈来知不知甜者甜苦者苦

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密密意師曰佛眼覷不見云為什麽覷不見師曰密密意又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曰丹霄顯露僧云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帶水拖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示衆曰若於這裏悟去迥脫根塵不拘文字便乃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毘盧頂上頓超三界物類無拘妙用也變化金毛師子向須彌山頂哮吼一聲羣魔膽裂驀拈拄杖曰休向清涼山裏墻根且在霍丘城下拈出還見麽若也以見見之為常見無見見之為斷見前来葛藤一時劃斷見即不見還見麽良久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饒州安國自方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還會麽一切見成不用絲毫心力但盡尽心別無聖解所以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来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派出萬端萬象森羅一時驗取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銜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鉄牛即今在甚麽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来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為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荅救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祇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来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袁州鳳凰山乳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来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為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衆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饒州人試經得度志慕宗風衆圓通禪師發悟心要衆推上首遂住合淝之延昌次遷開先佛國潭師回奏紫方袍都尉張公奏以心印師踊僧問和尚出世將何為人師曰山形柱杖子僧云刀刀相似魚魯衆差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尚幾等接人師曰隨家豐

儉僧云向上之機雖已曉中下之根亭若何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和尚以何而顯道師曰山僧秖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雲萬象森羅全躰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終是翻成箇露布久立歸堂喫茶去又曰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又曰擊鼓上來大家覩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為什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為君通一線又曰動靜不禪去來常定萬汎同源海雲自異可謂心境一如有何不可然雖如是且道衲僧分上還得也無良久曰天台柳標木南嶽萬歲藤又曰握須彌於掌內鑑十方於目前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所以雲門大師云三藏聖教在汝舌頭上微塵諸佛在汝脚跟下不如悟去好忽若築著磕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又作麼生良久曰存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鉤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山河無隔礙靈光觸處明且道眼為什麼不見眉毛秖為住處太近未免衲僧取咲既不恁麼又作麼生鉢盂無底尋常事面無鼻孔咲殺人舒州甘露德顒禪師僧問知師已得圓通旨未審如何指示人師曰晝見日僧云與人不

會師曰夜見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欠須搖頭哭須皺眉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獨自悽悽示衆曰拆檀林中更非他木並是根生土長出現世間花葉枝條悉皆茂盛優鉢羅華時一現耳直得聖凡聚首遠近同觀則不無且道承誰覆蔭良久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上堂早朝擊鼓勞動諸人古佛垂林事不獲已直饒德山一棒似倚天長劒臨濟一句如早地爆雷盡是倚勢欺人無風起浪山僧今日過犯彌天留與諸方點檢

江寧府蔣山慧炬良策禪師福州人試經得度遊方衆叩首見六合孜禪師稍有發明詣圓通禪師席下頓釋凝滯出世華藏次遷鍾山僧問諸佛出世普為群生和尚出世又且如何師曰拄杖未曾拈着云與麽則人天獲利師曰好領前話云喏喏師曰這箇衲僧猶較些子乃曰秋風索寞秋景蕭條鴈過長空

卷二十

燕離大廈遊方禪客十處安居腰束輕囊手携短錫水邊松際去住無拘雖然如是忽有人問作麽生是行脚底事明眼人前如何抵對若是所得之者萬一無疑後學初心亦須仔細還會麽要知江上路須問渡頭人又曰雪將殘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和

衣打睡任他日上欄干祖師沒要斷臂吾徒莫作等閑光陰徃尋人事多端這邊緑水那邊青山難難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鬢毛斑山僧與麼說話拖泥帶水然雖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訥禪師僧問昔日鳳凰臺畔已得圓通之機今朝坐斷要津頓唱西來之曲師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云今日學人得聞於未聞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云可謂清音通碧漢古曲盡咸聞師曰逢人但恁麼流通乃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祖師不西來亦無所傳授若一句恁麼去釋迦老子倣氣吞聲放一線道通這邊来便見有佛有祖有師有承山僧到這裏進前不得退後無門不免露箇消息也要大家知委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霹靂一聲驚宇宙幾人猶在夢魂中師到隱靜上堂曰五峰影裏雙澗聲中草木青葱煙雲滃泞風光滛目觸處可觀然雖如是徑如擡看道倩一句作麼生道還知落處麼良久曰玲瓏八面自廻合峭峻一方誰敢窺復曰晴月吟風水石間忘機冣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狼籍羞對白雲歸舊山

廬州廣慧冲雲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

曰古栢含煙翠喬松帶雪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瓶淨水一籠燈童子念經僧坐禪乃曰法界性海非三界可觀解脫法門絶一塵可視蓋由性靈不等根器差殊故諸佛出興隨緣設教或茶坊酒肆徇器投機或柳巷花街優游自在種種施為盡入薩婆若海恁麼說話恥他先聖不見古人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良久曰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珎重

廬州承天資福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廬州境師曰千里風威肅重城角韻清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歌廉雖起袴橘詠借寇雞留柱石材乃曰信知此事西竺首傳迦葉域中祖令剛行東土後付盧公教外真風不墜分燈列派徇器投機自古及今聖賢間出豈可以小根小智而能紹續祖宗發顯真猷稱揚斯事然雖如是事無一向豈不見先德道最初說法者不知有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有最初句最初句即且置作麼生是末後句還有道得底良久曰珎重

南京寧陵安福子勝禪師僧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時如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遶坐僧便歸衆師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隨後便打乃曰問處風馳電卷答處海

納衆流何也且大道虛曠孰以言宣法無去來本非出沒自今及古何曾有異靈光不昧躰露真常心本空寂境自不生境既不生性本常住可謂一切諸法皆悉圓成是故先聖有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諸仁者他無恁麼告報諸人何

者一

不直下承當若也承當得去能於觸若光中透華藏世界縱橫自在妙用無邊擬議思量翻成露布毫釐情念事相不忘徃復輪迴何有休息殊不知凡之與聖皆是虛名異相劣形本来幻色若能自信瞥劫塵勞冰消瓦解如是則十方世界一口吞盡何處更有一絲

卜二

毫為隔為礙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秖如達磨西来九年冷坐箇什麼良久曰不要疑着上堂曰萬木蕭疎群峯錯落巖松古栢四季長青林下相逢更說什麼若也揚眉瞬目又是鬼弄精魂更或拈拂敲床大似隔靴抓痒箕著磕着頭脹面赤到這裏如何得恰好良久曰借君一片閒田地獨對高峰為舉揚

金陵正覺道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陳倉米飯淡黃薑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庫守半成方丈基是

廬州澄慧義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泥捏金裝云如何是法師曰海口難宣云如何

是僧師曰剃頭洗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不妨惺惺乃曰春山青春水碧隨波逐浪成塵擲若能返究本來源萬派分流聲麽麽問你諸人識不識忽若識免効當年空面壁

十三

廬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上堂曰靈源澄寂動靜一如萬法本空隨緣而照方圓任器應用無私亘古亘今了然自在所以在天旋之不動在江注之不流寂而不凝動而不亂運用千般隱無滯礙然雖如是爭奈祖宗門下總用不着取問諸人且道衲僧有什麽奇特處乃拈拄杖橫按膝上曰會麽七星光燦爛舉動耀乾坤卓一下又曰宗門祖令徒自緘言坐斷妙峰一口吞盡黃河倒瀉崑崙鎖牛橫行宇宙到這裏却須有出身一路良久曰玉馬嘶時金斗轉金鷄啼處日光生乘廬山棲賢智柔港主參圓通有省乃献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金陵天禧慧嚴宗永禪師僧問九年面壁圖箇什麽師曰天蓋地載云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磨日問正當恁麽時佛法在什麽處師曰你鼻孔裏云恁麽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

杭州佛日山智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姓周氏宜興人受業於本州福聖寺十八具戒游荊林造佛日才禪師法席悟明心要給侍左右多歷年紀才遷化復歷諸方與石霜琳同行因至黃龍南禪師會中琳不曉黃龍宗旨投誠入室師怒毆之絶交而去至大潙真如喆禪師會下為首座遂開法興化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拂拂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衆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讀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之下繩床立衆上堂便乃忘機中黙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罝罳之後雖此二途作麽生是納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咲南泉提起處刈茅鐮子曲躬躬衆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濟一

真定府洪濟宗賾禪師姓孫氏洺州人少習儒業超卓出羣元豈清滿禪師見之勉令奉佛遂投園通禪師出家落髮受具參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一日足方踰閾忽然省悟述投機頌曰舉足上氈堦分明這箇法黃楊木畔咲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陳其

所悟廣照可之侍制楊公畏請師出世說法僧問台星臨寶座祖意宗宣揚師曰萬里不挂片雲僧云恩深轉無語師曰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僧云千古淳風特地清師曰真師子兒善師子吼問四衆臨筵請師說法師曰須彌山大海水僧云我聞一喝三疑息青蓮啓目視頭陁師曰畢缽巖中如何話會僧云杲日當空清風消坐師曰程道得一半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刺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什麽路去還會麽南天台北五臺參又曰鎮州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鼓嘴不破先住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今劈折將來普通供養良久曰莫嫌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又曰金風澹蕩物景蕭條葉落庭皐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麽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覓活又曰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無孔鐵打

著連庭凍
滁州琅琊山宗初禪師僧問朝宰請師陞寶座如何方便示西來師曰多少分明云恁麼則法雨高霑了了堂師曰貧無達士拂全濟病有閑人說藥方云雲散始知江月白坐間方見老盧機師曰別處人事問如何是琅琊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烟染出碧琉璃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撞頭山萬朵伴手一枝笻乃曰若據祖師門下舉目則千山萬水低頭乃十萬八千更若展露言鋒尋言究妙譬若敲氷求火緣木取魚徒費精神遠之遠矣如斯語話猶涉化門且問諸人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無私應之萬里滁州龍蟠山道成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蟠境師曰雲散千山翠烟深隔雨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拗棵一條衲衣三件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嗑睡漢問聞師已得黃梅旨一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一朵秀風動一江寒云瘦竹有高節閑雲無定跡師曰一曲楚歌悲殺人問陽春已發覺木初榮寶座既登請師說法師曰岸柳迎風舞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向日開乃曰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靈知自性應刼常如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身百億曲徇羣生灑甘露沃蕉芽布慈雲談實

相咸歸至道伞古湛然更須打辦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曰秋水一泓長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歙州普湏明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師伞出世為什麼却隆此座師曰一片紅雲起千山地布金僧拈起坐具云且道這箇是什麼師曰不用皂絲麻線問覩面相逢即不問腦後神光略借看師曰不借云為什麼不借師曰賊是小人問遠涉江山即不問西來祖意事如何師曰慳懶西歸辭震旦至今猶自咲兒孫云恁麼則諸聖入鄽珠無利濟師曰面壁九年空費力得皮得髓太無端乃曰

吾祖家風豈涉途失宗隨照用心麁一言為報知音者近日南能不姓盧上堂顧視大衆曰牙齒一把骨耳朶兩片皮從始至于今禪人猶未知諸仁者程恁麼會得便是出塵羅漢英靈丈夫若也未然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又上堂顧視大衆曰一佛手二驢脚生緣各各自斟酌日出東方夜落西驢頭太歲兒子薄錯錯前三三與後三三莫道文殊對無着

和州褒禪溥禪師僧問幸遇今朝登祖位師將何法示迷情師曰獨燄無私對揚有準云曇華纔綻徧界馨香師曰你分上作麼生云

巨靈擘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牡丹須是三春折云學人未曉師曰黃菊還他九日開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為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洪機纔剖大施門開輝慧日於鋒前盛曜珠於句後全開寶藏特決疑徑截千途心隨萬化現自在力闡大威光使一燈分照於十方片月流光於萬水為凡聖之根本作迷悟之源由濟唱一音頓除疑網包含萬有密付聲機心眼既開圓明自顯智窟幽鑛應用千差舒卷現前無非妙用諸仁者向這裏薦得吼師子之音奮象王之勢拄差別之異見了縛脫之殊途為苦海之津梁掌法王之寶印摧衛在手明鏡當臺可以摧邪輔正可以去偽存真現一道而清虛闡群邪而體妙圓光匪外顯出一靈竅開萬化之源直示真空之理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皎然天地照一道光明處處通玅重

滁州寶林輝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大梅道庵云為什麼燈燈相續師曰遍相鈍置問水出高原如何解會師曰古今流不竭云學人未曉師曰果破青山云海底紅塵生山頭白浪起師曰淹殺你問渡閑深悟尋常事達磨迷逢意若何師曰頭戴天眸踢

地云忽遇三家村裏人如何舉對師曰憂則共感樂則同歡云若不上來爲知如是師曰不得草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湯鑊云見後如何師曰雪生古嶠云見後如何師曰水出高原云見與未見相去多少師曰水流終到海雲起必爲霖問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時如何師曰劈腹剜心云和尚何得如此師曰心不負人乃曰步步登高衲僧意氣心心放下達士忘懷意氣不居祖佛之位忘懷常遊悲智之門有念盡成功無知方大利良久曰

瑞草生嘉運林梅放早春衆又曰智水瑩精心珠獨耀萬象煥然十方朗照眼見無翳樹子耳聽沒絃琴調若是本分衲僧不覺低頭泠笑且道笑箇什麽無孔鐵槌

真州寶巖志逈禪師僧問山間林下頗稱道人家風淥水亭邊還他了事衲子此猶是無

風起浪不涉波瀾請師垂話師曰雲橫遠岫雨滴懸崖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師曰石人拊掌木女呵呵云高卧廬堂無一事任他今日與明朝師曰四海晏清王道泰何須更用苦切切問六六三十六春風動脩竹新聲淩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不落

宮商角徵羽云一聲嗡磨磨十指起清風師曰不是中郎鑒還同野合蘄云恁麼則不聞閭庭事大衆皆聞師曰知音者少乃曰看看雲山疊疊同萬卉以青舊畑渚依依共孤舟而閒寂樓臺聳峻殿塔交光法法無私古今冥貫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良久曰不在低頭思量難得又曰山家活計無多事直下分明不用猜敷坐豈容知與見任他鳥兔去還来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去心依罷跳性海無波白雲青嶂任運蕭然紫陌紅塵隨緣豁暢共或未曉根源切忌尋玄討妙直饒討得個僕分明敢保斯人未徹兎久曰任教滄海變應不對君通又曰霧卷雲收日上月落林間幽鳥語呢喃嶺上樵夫歌聞錯東南西北本來人喝一喝云莫向外遶生十度潭州等覺法思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為羣生安撫請師當為何事師曰月映千江白雲開萬谷明云恁麼則一句無私師曰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燈籠挂露柱云學人未會師曰佛殿對三門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師良久曰若也於斯薦得上無攀仰下絶己躬靈光現前燄騰今古過知音而隨緣佛事在山野而別搆清規亦可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顧大衆曰切忌當頭

壽州壽春廣慧法岸禪師僧問為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香煙靄靄瑞氣飄飄云恁麼則達磨舊時花葉而今信手拈来師曰寒山拊掌拾得呵呵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乞兒見小利乃曰若論法體本絶言詮應用無虧威光烜赫英靈上士相共證明後學初機徒勞佇思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良久曰人從陳州来不得許州信

真州定山真如文彦禪師上堂曰堤邊柳緑黙演真空藺上猿吟明談法要若向這裏薦得頭頭圓覺步步道場其或未然且待別時分明說破珠重

荆南府護國紹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一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則是師曰拄杖子云若不上来爭知如是師便打僧云錯師曰猶自口喃喃

南京法寶德一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姊聽諦聽僧云一四聞俾一四新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云諦聽諦聽師曰也是殘羹餿飯問如何是睢陽境師曰車馬門前有塵埃堂上無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時延三

昌客長接五湖僧珠重
池州乾明禪院寶慧禪師上堂拈起袈裟角示衆曰此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日更不覆藏普示諸人還會麽良久曰若也未然且待別時重新說破
和州開聖覺禪師久參長慶有所得徧遊叢林至五祖演禪師會下演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深喜之以語悟首座悟云恐未實更須投看演後復問師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云不是不是師曰昨日是今日因甚不是演云昨日是今日不是師始大悟後出世開聖開堂法嗣夫禪師於燒香之際忽如有物揭其胷因成寤未幾而化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瞬目問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褚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鈎喝一喝下座

楼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真饑任麽

曾去也是兒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杭州南山法雨惟鎮禪師僧問如何是法雨境師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芳草和花種脩篁帶雨移遂顧視大衆曰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舟舟西湖岸上綠柳依依一時瞼耶不用針錐喝一喝下座

潭州東明慧遷禪師初住南源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煙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乃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衆且道識箇什麼良久曰露柱是木頭作務開元智諄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扁舟衝雪浪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篙渡金陵乃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門中風行草偃於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量千山萬水

善果懷演菴主法嗣

潭州玉池光教寺冲徽禪師僧問以心傳心無說可說即不問如何是可說師曰石筍逢時長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葵花向日開

問何是祖師的的意師曰泥牛不喫欄邊草

僧云和尚何處安身立命師曰直向孤峯頂上眠

天寧道楷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法成禪師示衆曰知有佛祖向上人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麽良久曰對面不僧陀瞞多饒舌語又曰只這箇負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己分明頭上安頭更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清絶點猶有流注真常凝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喝一喝曰是甚熟盌鳴聲豈不見道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納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舉起拂子曰拂子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擊繩林曰分付德山臨濟又曰靈機獨耀智鑑洞濟一然瞬目揚眉已彰痕跡拈槌竪拂豈免階梯廿二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收都無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那邊未免這邊礙着所以道衲僧家說箇解粘去縛放撥抽釘已是犯鋒傷手更言體之與用正之與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郎未念

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賽過李白杜甫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展他書卷師問僧甚處人云西川師曰喪時離鄉云前年二月師曰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云通身是口難為措對師曰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師打一拂曰杜踏草鞋初師與照闍提同祠芙蓉而不相識因有鵬上人者來照讚芙蓉像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枯木清吟你是何人師曰今日方知他親見先師鵬遂請益師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話云我三十年只作境話會鵬遂有省師後被詔住東京淨因寺

成都大智齊璉禪師潼川中江人姓牟氏少有蟬蛻塵濁之志年十三落髮從讀聖癸具踰歲遊成都依法華百法講席又通唯識至此則無滿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幣若有省其師已不能屈居頃之慨然太息曰吾棄家為大事旅寄上語爾譬如

濟一　廿二

晝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南遊訪清禮斷臂道者斷臂深器之復謁五祖演真如喆百丈庸晦堂心日夕叅扣然未有省簽在晦堂日有自大陽來者舉芙蓉示衆語師心悅服遂往從之初見如舊相識一日凌晨聞板聲豁然大悟念以告芙蓉芙蓉可之命掌經藏分

座說法衆雖頓脫蒙林歸重名聲籍然未變歸省親閑芙蓉臨淨因復往依止遂首衆座下淨因既在鼇峰下而芙蓉以龍象居焉問法者萬指而師戶外之屨亦如之芙蓉每語人曰璉首坐牛行虎視機鋒橫出異日弘吾道決矣時天下大興叢寧寺精擅傳法者永興經略使王公序都轉運使薛公紹彭以師為宜禮致之師乃諾其請居五年名聲普聞遠邇傾慕遷襄陽普寧政和初西歸故里築菴妙峰將老焉既而天彭請菹能仁又改大隨廣漢之無為成都之超悟最後居大智師在大隨日其徒有妄訴于州者師怡然就逮有司考竟其事將加撻楚即時天大晦暝羣烏飛噪集杖端有自投於地者州將駭異遂得釋脫焉超悟在大慈寺之廡列肆如賈區常閉戶堅坐動遵式律人皆敬之然道價素重緇素求識面者項背相望時臘益高矣頗厭苦遂棄去衆力挽之度不可留則謂大智居西郊林樾水蔚可以佚老乃列言于府時制置使席公每加賓禮師欣然聽之凡庵八載禪侶影從遂成實社然自是應接簡矣俄示疾有問者輒稱吾無苦忽話主事僧為我置一蓆與吾將有所適遲明起趺坐涉筆書偈泊然而逝時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四日也

子也後六日火浴得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閱世七十三坐六十夏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鄧州賈氏子弱冠為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擊法師悟麼道程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指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指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程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仔細觀來秖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痴痴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賤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拔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黃花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疾塔全身於洪山之南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

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發踐精家契悟超絶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

唱醍醐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烏道場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鳳翔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程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塵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麽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瘉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毒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麽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傳聽靜鞭聲

潼川府梵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椿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夔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魏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只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麽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

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空耶錯悉麽也不得不悉麽不悉麽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麽生還會麽良久曰若實無為無不為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把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為休休休古往今来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雪雲外石筍横空緑水波中浥牛駕浪懷胎玉兎曉過西來抱子金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絶跡且道作麽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麽正值秋風来入戸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皴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為什麽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絡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次火後收舍利塔于學射山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毘耶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盡乎突苦瓜

西京天寧禧諸禪師泰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垂閉聲色實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麽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疑人猶身夜塘水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唯疑不睹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待尊賤隔皆信佳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生事令以楮裹分而為四衆僧童行當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到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麽頌左右曰會麽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設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濟一（廿七）範為僧俾聽華嚴得其要乘謁芙蓉楚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攸修容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實鋒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遥物外庭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洪州寶峰蘭提惟照禪師　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投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遂曰凡聖本一躰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趣成都師鹿苑清奉年十九剃染登具奉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卧奉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匿心遊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霽薄聞擊盌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趣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蘄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絡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館畔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掊提遷甘露三

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乘赤去復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涅槃了也沒等諸人不應延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衆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掉舉清波唱廬兒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履

出生隨處滅盡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脱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嶷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遷委惡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過君仔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祖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雪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疾閻維得設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痒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絲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絲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脱去月明前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
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
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
自坦平照耀不借月蒼頭別有一簾明
太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韋氏子上堂名大
衆曰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憤向
高樓驟玉馬尊於急水打金毬然卿恁麼爭
奈有五色絲條縈手脚三鑢金鎖鎖咽喉直
饒鉏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
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詰
不到目連驚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
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問訊乃問院主某甲
適來問長老何姓荅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
麼主曰祖是姓韓山開曰若六月對他便道
姓熱也又嚴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
曰不敢嚴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
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肘教也師曰
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劒一轉語似
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劒當時若無後
語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
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廬山歸宗通禪師法嗣　襄州資福廣照
素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着中

問去却兩頭僧云如何是和尚的的為人處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問如何是佛師曰頂後無圓相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和風發嫩葉問如何是真常道師曰春衣實飯僧云學人不會師曰真常道僧云莫謾學人師曰想君不見朝官體程識皮鞋不識靴

廬山同安慶通禪師僧問師嗚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燕子不離舊窠問世尊未成佛時如何師曰佛僧云成佛後如何師曰佛僧云畢竟如何師曰佛

江陵福昌知信禪師法嗣

安州法興期禪師僧問學人無問請師不答師曰鯨意吞舟騰巨浪人無消息過滄溟僧云恁麼則落二落三師曰饒君解致千般問空自言多道轉賺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衡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擅彩耳冨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冨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

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蒞里民過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稚是

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蔫遺誡慧書曰非師平昔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鐵鈇永虛徹底清春風凝水路孤月照雲明

傳燈錄卷第十二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沙門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揚岐方會禪師法嗣十二人

白雲守端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石霜守孫禪師

比部孫居士

東林郁山主（已上五人見錄）　君山守璉禪師　石鼓洞珠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淨因文禪師

長慶顯瓊禪師　欽山智因禪師　來安普善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法輪惟一禪師　崇福善燈禪師　大寧道寬禪師法嗣二人　楊岐修廣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法石行詮禪師　法石皓虓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无畢無證禪師

翠岩可真禪師法嗣五人　蔣山賛元禪師法嗣九人　丞熙應悅禪師

大潙慕喆禪師　西林崇與禪師　雪竇法雅禪師　石門雅禪師　龜峰子瓊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蔣山可政禪師　甘露宗貴禪師

甘露德嚴禪師　普門道彥禪師

黃安禮居士（已上二人無錄）

雙峰省叟禪師法嗣四人　靈山彥文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光國文賛禪師

勝業仲祥禪師
武泉政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宗寔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洛浦景訥禪師法嗣三人
夾山道遷禪師
仁王道圓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雲陽慧然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善提光用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善思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天童清遂禪師法嗣四人
大中立志禪師
乳元圓禪師
靈隱慧中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雲峰文悅禪師法嗣七人
壽寧齊曉禪師
精嚴繼式禪師
郭山霖禪師
龍牙如水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開福守義禪師法嗣一人
　澄慧惟曷禪師（無錄）
　齊二
澄慧咸訥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大龍守真禪師
雍熙有恳禪師
渤潭曉月禪師法嗣五人
上藍居晉禪師
禾安修玉禪師
萬福宗海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定惠超信禪師法嗣六人
　穹窿智圓禪師（一人見錄）
渤潭道律禪師
開先慈覺禪師
明因悟果禪師

啓寧處明禪師　慧日如鐵禪師
鹿苑契祥禪師　普明法澄禪師（已上五人見録）
與教坦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紹珵禪師（無録）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齊月禪師（見録）
常熟禀珠禪師法嗣一人
金山惠淵禪師（無録）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藥義然禪師　承天智昱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一人
龍門清照禪師（見録）

淨因道臻禪師法嗣六人
長慶慧暹禪師　棲賢繼超禪師
香嚴洞教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少林元訓禪師
北禪紹宣禪師　白鹿宗海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四人
興化紹清禪師　定林景芳禪師
首山處珪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上方希元禪師（一人無録）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四人
聖泉紹燈禪師　慧力荃周禪師
南華重辯禪師　延福智興禪師（已上四人見録）
金山懷賢禪師法嗣一人
圓通知誼禪師（無録）

烏巢道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用禪師 無錄

承天世珙禪師法嗣二人
白水中白禪師
徑山琳禪師法嗣一人
梵琮擇梧律師 無錄

雪峰懃禪師法嗣三人
鷲峰重道禪師
寶林奉琛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
大智文宥禪師
上方真禪師法嗣二人

三

九頂智海禪師 無錄

圓明重肯禪師

資壽思永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雲峰齊覺禪師
章江逵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法印禪師 無錄

靈隱文脉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靈隱延珊禪師
靈隱蘊聰禪師

寶寧宗禪師
清涼舉內禪師 二上七人無錄
興教保威禪師
廣果隆禪師
護國崇禪師
永安超禪師

南嶽超異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石佛有邦禪師
佛日子昇禪師
安樂照禪師
永安錫禪師
靈隱照禪師
妙嚴洪禪師

清涼慈化禪師　何山慧忠禪師
廣法歸稷禪師　圓寂修慶禪師
景清智榮禪師　護國祖禪師
報本批禪師　瑞岩普禪師
海會岳禪師 已上十六人見錄
保福居煦禪師法嗣一人 清二 四
智者嗣如禪師 見錄
龍華悟柔禪師法嗣三人
靈岩宣密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靈鳳慧端禪師
乳明閑禪師 已上二人集錄
瑞巖義海禪師法嗣二人
大梅文慧禪師
翠岩嗣元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彰江貽遠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守堅禪師 見錄
興陽舟禪師法嗣一人
智門慧泰禪師 無錄
白鹿端禪師法嗣一人
法海戒諸禪師 無錄
歸宗安禪師法嗣二人
慈雲有規禪師　同安宗一禪師 已上二人錄
涼峰淵禪師法嗣一人
隱山法燦禪師 無錄
言首座禪師法嗣一人
指提惟湜禪師 見錄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山主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遺擿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咦而起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破僊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等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咦汝怕人咦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遷居圓通訥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鏖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兎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臘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種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為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賢孃卒著手脚不辦幸望大衆不惟伏惟亟重上堂烏有無災異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起放箚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為甚麼却氣急

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為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醋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它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過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

（落二）

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睹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荅云我行荒草裏沒又入深村進云官不

（六）

客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過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它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細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珠重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着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已便是鐵壁如今作麽生透復曰銕壁銕壁上生苔喘汗尋一田汗出更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田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麽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堂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為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嗹嗹一嗹嗹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脊脊骨猶是隨群逐隊漠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懺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齠齔為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誡之曰夾摩座主師憤悱

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湖潭跨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沒從同參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奥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恁麼人為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臭

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鋸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鍍湯無冷處問靈山拈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嗄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等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

人上當推向十字街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塩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枝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桃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颺颺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麽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拄杖捧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甚麽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麽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麽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衡州茶陵縣郁山主本州人自少落髮惟以應供為事院居諸禪刹往來之衝每有化主

至師必供養之一日因杨岐化主至師問以禪宗之盲化主為舉和尚每問衲子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云嗯師從此參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驢過溪橋驢踏橋穿陷足師墜驢不覺口中曰嗯忽然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鞿鎖

有二

今朝塵盡光生照見青山萬朵走謁楊岐楊岐即印可師乃白雲守端落髮之師也端後出世住九江承天焚師像曰水月以喻乎古来已多我今不然乎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没山河頑不游方乎何將之有玄沙保壽乎師其與偶應峰之東乎洙川之口三十三秋乎大師子吼舒乎搖乎已而矣依前空瀉洙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徹煙旋逐松風起

翠岩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慕喆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来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絶人徑還曰如何是

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竪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恒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火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寂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滔汴水注滄溟萬法本閑淡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擬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

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捴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銕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發經風浪險扁舟魯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来即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劒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雨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来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林

濟二十一

下座師於咯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超衆閣維設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南嶽西林崇興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

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注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諦却

靳州石鼓洞珠禪師上堂曰問荅轉多去道轉遠何也道不属知而妄覓道不属見見是眼睛眼睛不明觸事崢嶸聰環不斷為生死根若能直向太虛之外自然情念頓忘直心直露如斯說話俯為下根道友相逢無可不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語則出口成言默則三灾不攪然雖如是須知有轉身一路衆中莫有轉得身者麼出来證據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洪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荅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州宝黄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覿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潮州石門雅禪師僧問雷音一震龍象咸臻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蓮目瞬時千界静金頰咲處一花新僧云人天盡入羅峯境今日親聞端的音師曰百萬茫茫人不知又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東宮玉殿無遺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毘藍園畔兩天花僧云恁麼則逾泰城於八夜棲雲嶺於六年師曰威音王以前作麼生僧云且待別時師便打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熊耳塔開空寒猊惟留隻履冒輕埃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竹杖三事衲浸衣僧云客來將何抵待師曰酌泉釀點祖師茶示衆曰菜葅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醉倒即我輩泛觴雖絶分東籬閑玩也無妨大衆閑玩即不無且道眼在什麼處知有底眉毛眼上横未語者紅黄裹亂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喝

一喝

信州龜峰瑞相子瓊禪師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澗流渌水路出松門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身著紅緋衣肚中黑如漆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刹竿頭指天又問青春已過夏景暄繁時節因緣請師為說師曰臘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僧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石人身上不生毛

南岳雙峰省如禪師法嗣

閬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禍不單行又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視座既登師如何說師曰因風吹火用力

不多僧云恁麼則佛佛道同師曰猫兒帶紙帽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僧云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僧云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金州靈山彥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缺齒胡僧哭不言僧云學人不會師曰笑履返西天又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得最親乃曰山青青水綠綠風吹南嶺雲露滴東籬菊更添松竹歲寒心盡是無絃琴上曲碧眼胡僧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曉拍一拍下座

菩提光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云咄咄咄臨濟德山蓋該抹摋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未奇絕山僧宗旨不恁麼覩面相呈辨賢哲聲前一句早遲疑語後持來底時節勸禪人休飢舌神龍尚自不知源豈說盲龜敢跋鼇不看神光傳祖位鏡見老胡心便歇真妙訣堂堂自己可憐生直下承當第二月大丈夫須勤絕現成公案早多端真學寮人被摩捋傷嗟末法有多途邪黨成群奚可遏初機入門無道眼佛子生緣徒施設禪流學得過朱遊問著元來打不迭古人開口便知音尚言弄巧翻成拙那堪看話得心通正是虛空釘

鐵撅自慚道薄整頓綱猷氣吞羣英誰說特將鄙句報同風本分禪人能辨別大地山河盡放光南無觀世音菩薩

天童山清遠禪師法嗣

福州太平立誌禪師僧問摩尼珠於掌上監十方於目前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曰草賊大敗僧云學人今日失利師曰自知較一半僧便喝師曰強惺惺又問遠趨丈室仰慕宗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高挂鉢囊僧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盲人摸地僧云莫壓良為賤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又問馬祖墜堂百丈卷席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官馬相踏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拄杖未曾拈著示衆曰虎嘯為山之畔衆獸潛藏雲生嶺渚之間群峰失色太阿寶劒耀日爭輝樵父搬柴醫王辨價還有不顧賓主者麼出來道看良久曰水凍魚難躍天寒草鼓遲以拄杖打香臺一下又曰法不見法法不行法法不知法大衆這箇是香爐子如何是不見不行不知百億恒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上放光動地說法度人諸人還見麼直饒見得也涉踟躕喝一喝師於紹聖元年三月十一日集衆沐浴淨髮說偈曰麒麟剪斷黃金鎖玉兎衝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

明月照鍾山偈畢趺坐而逝茶毘獲舍利塔于本山

福州乾元了覺圓禪師開堂上首白槌竟師良久曰直饒阿那律天眼未辭諦觀便是千手大悲焉能提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然雖如是未是作家且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僧問少林九年垂一語直至如今賺師舉欲得不賺便請師舉師曰俺僧云摩嗟哩伽摩嗟哩智又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又問尊者證果超越聖流不涉熏修請師速道師曰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捎僧云一雨周沙衆群心來夜蘇師曰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僧云應知松柏操不改歲寒心師曰且信一半又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審是什麼人師曰牛頭出馬頭回僧云未審是法身報身師曰牽犁拽耙乃頭大衆曰還相委悉麼若不相悉山僧今日指鹿為馬唱九作十瞞諸人去也摩竭正令

第二十五

水泄不通少室真規風吹不入聖凡情盡体露真常迥絶見知輝騰今古良由情存聖量墮在見知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雖欲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造種種業輪迴異趣徃而不返真可悲傷若能回光返照有何佛道可成有何衆生可度

便能向火燄裏藏身東灣西沒南湧北沒於微塵上走馬坐大道場若向這衆見得徹參得透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頭南嶽應天帝壽應城禪師初參遂禪師遂問上人從何而來師曰毗陵來遂云我聞毗陵出好草鞋有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曰大善知識又要這箇作麼遂云秖這箇此間亦要得師於言下大悟後住應天萬壽示衆曰山花狼籍猶負空生山草離披拈提室刹驀得嶽神稽首土地和南陝府鐵牛無故處嘉州石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人不涉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喝一喝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閙市僧云恁麼則草偃風行師曰萬里望鄉關又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僧云又爭當胸退身三步師曰醉後添盃示衆曰綱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覺有鼻味有舌因恁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喝一喝

廬州澄慧咸訓禪師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萬

古宗風臨濟入門便喝古今榜樣去此二途請師拈掇師曰捻不住麼僧云一言歧口別是家門師曰賴遇拄杖不在手又問有問有答善巧分張向上宗乘請師別道師曰閻黎問得宜說僧云學人會也師曰會箇什麼僧舉起坐具師曰畢竟作麼生僧便喝師曰作家僧禮拜師便喝師乃曰如來秘旨豈涉雙鋒祖師心印徒勞穿鑿若舉宗乘一字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若說佛說祖三界平沉四生何有若向下商量枯木生花寒灰發燄然雖如是向衲僧門下白雲千里萬里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良久曰更有一般堪羨處長連床上帶刀眠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壽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擡兩三拳大衆且道為什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瞌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

江陵護國齊月禪師僧問雙立千仞水泄下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汝待問什麼僧云向上事師曰維那不在僧云觸忤和尚師曰正令已行乃曰窮外無方究內非稟應用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道佛性精魂捻不是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

衡州花藥山崇勝義然禪師僧問臨濟血脉請師直道師曰虛空裏揚眉瞬地裏點頭僧云莫只這便是師曰是即是作麼生會僧却點頭師曰這賊好喫棒僧連聲道賊賊走來師曰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示衆曰心心心（第二十七）青山淥水深若人識得這山水相對事法揔平沉是你諸人揔識得為什麼七十二峰巖然依舊試為說看若說不出大似不曾行脚參

南岳承天智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疑長僧顢頇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腦門後合掌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廩峰高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遊人罕到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紙帳禪牀僧云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中石耳師於元豐八年四月内沐浴淨髮趺坐而逝荼毘齒舌眼睛不壞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

西京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僧問變凡作聖則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曰直下無私屢觸目盡光輝僧云清光生掌上喜氣發眉間師曰既能知自理何用苦切切又問天高地厚萬物皆從來審和尚從與不從師曰春來花爛熳僧云金鷄迎碧落玉兎長空師曰道同

方知僧云學人今日承恩師曰且莫錯認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慧稜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實
刹簽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
載明月曰忽遇擄掠俱停又作麽生師曰漁
人棹愛宿蘆花問長明迷道西天以鐵人為
驗未審此問以何為驗師曰　彈子曰意旨
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樓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
世諸佛盡在這裏跳出大衆還會麽過去諸
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
諸人作麽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鄧州香嚴慧照洞數禪師福州人生於范氏
幼而氣韻清敏長某空宗依東京景德寺圓
明大師出家試經得度受具遍參江淮叢席
未後見淨因臻一言頓契如箭鋒相拄加以
學問該博自然融會名動京師被旨出世於
鄧之香嚴歷十載返故里住龜山壽山神光
（清二十八）
三刹上堂曰西乳四七道絶語言東土二三
法無文字惟傳一印直指人心心了則天地
全該印定則絲毫不漏塵塵絶待法法融虚
方乃契聖根源始曰入佛知見如斯爲得落
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會還道得箇中消
息若爲傳風開龍樓峭倚天要會覺城東際

事寂寞千古尚依然住龜山時僧問速辭香嚴丈室近入龜山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千手大悲從不起僧云如何是動尊師曰玉殿曾游歷金門屢往還又問如何是龜山境師曰千峰來有路八極淨無塵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時開眼有時合又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寒露骨水淺見沙師乃曰窮經窮論正如入海算沙覓法覓心大似捫空求響故釋尊出世為一大事因緣諸祖傳衣亦乃廣開方便發揮教外之正法指示涅槃之妙心作筏渡人應病與藥故善說法者說無所說善傳心者傳無所傳縱饒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未免拖泥帶水豈能點鬼成金大衆只如今日為國開堂還有奇特事也無良久曰巖巒青山與流水禪時頻色習時聲又示衆曰春無三日晴風雨時時作岩下見蜷自開還自落翻憶靈雲得處親近今底事何蕭索非蕭索春山春水四寂廓

十九

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聲前這一著喝一喝又曰炎風匝地畏日流空奇雲當户任長舒白藕飄香來不斷林間逢士了無寒暑之變遐塵裏游人但見光陰之迅速直得燈籠合掌露柱擔眉一年又將半歲箇是知音知不知路上行人口似碑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僧問不觸波瀾如何超向師曰得宜須舉棹莫待打頭風僧云猶是港水之波忽遇掣雲奮霧又且如何師曰超泰不傳天子令師乃曰問來答去愁益繁詞於道則遠之遠矣祖令既行要津坐斷十方諸佛冤解氷消三藏教乘掃土而盡到這裏誰敢正眼覷著所以釋迦有竭世之樞機尚掩室於摩竭淨名騁窮天之詞辯猶杜口於毘耶豈況小根小智何也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潭州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紅爐金彈子僧云還許學人接也無師曰遮破閻黎錢面皮又問七十二峰即不問如何是法輪境師曰岣嶁峯神禹碑僧云還許學人識也無師曰石青字赤形模奇僧云今日得遇去也師曰吏部當時尚莫窺僧云端的在什麼處師曰何得汝不狐疑

汝州首山處珪禪師僧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白雲片片時來往汝水潺潺流向東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虛空藏爲跡風過樹頭鳴僧云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賣

豁水急
王泉謂芳禪師法嗣
福州聖泉寺紹燈禪師本郡古田縣臨水人
姓陳氏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
七歲自厭塵坌觀諸經論如聽舊書十歲辭
親出家禮潭州開福寺璡長老為師精通法
華試經得度受具之後掛錫遊方造玉泉芳
禪師法席一見針芥相投簽蹄頓忘遂還鄉
里深自韜晦郡守丁公謁師道延住陀嶺塔
院緇素敬忽一日索浴更衣鳴鼓昇坐四
方檀信湊集如市師乃說頌曰吾年五十三
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
示寂瞑目兩宵偶聞鍾磬忽然復醒四大輕
安自後身常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
守孫公縉師道風請令祈雨次日甘澤大霈
孫公欽仰遷住文殊前後郡邑亢旱府主許
公察院王公左司葉公累請禱雨無不應期
遷住聖泉凡住三道場僧問如何是聖泉境
師曰目前無異草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往來無窒礙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
乘事若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乃曰般
若門中纔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
七竅豈減少分若論玄中又玄終非妙門鳥
道魚蹤早傷逸轍何也蓋為出此入彼去者

不至其方来者不到其所舉一明三莫窮幽趣更不用續晃截鶴表岳盈聲壤相望去道轉遠正當與麽時衲僧門下作麽生商量良久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曰遶天鵠萬里雲秖一突是什麽喝一喝師於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跌坐而逝三日後顱髮再生

韶州南華重辯禪師僧問祖意西来即不問最初一句請師宣師曰龍銜黑寶離滄海鶴側霜翎下玉堦僧云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明師曰夜半拆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回乃曰倉慶五大未明二儀無跡威音王覩不見大悲手摸無蹤且道為復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於斯明得便乃高步毘盧頂上坐報化佛頭於斯未明秖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哦

安州延福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即造玉泉芳禪師法席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潔身不稟儀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報應如響緇素追仰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毫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泄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貧國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師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鍾聲

杭州靈隱嚴聰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即有僧云未審有箇什麼師曰天台柳棟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下

杭州南院清禪師僧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師曰教道傳什麼來僧云恁麼則不通信去也師曰不妨伶利

金陵保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什麼僧云莫只這便是也無師曰且莫虛頭

越州石佛有邦禪師初住南明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布鼓掩泥

人盡委僧云恁麼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師曰杓卜聽聲

金陵清涼慧化舉内禪師僧問一法本無萬法何有未審和尚說箇什麼師曰汝記得分明僧云恁麼則一切不存去也師曰也不信汝

大梅居晦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嗣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量才補職僧云量才補職後如何師曰天台杖子問如何是真實之體師曰今日好寒僧云龍華悟乘禪師法嗣

溫州靈岩宣密禪師僧問優曇花拆人皆委祖令親行事若何師曰識法者懼僧云施行有擬去也師曰人小膽大

瑞岩義海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文慧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少人定當得僧云報本嫡子也師曰適来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大梅境師曰看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茶去

明州翠岩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彰江照遠禪師法嗣
撫州萬壽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履踐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棄千去萬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為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髀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僧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録

第一九六册

續傳燈録卷第十四　　嗣三

大鑑下第十三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二百人
法雲善本禪師　投子脩顒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齊三
資壽除巖禪師　隱靜守儼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太平守息禪師　靈耀習良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瑞光守琮禪師
水西山軻禪師　洛霞慧章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南冥善通禪師

西湖文義禪師　韶山杲禪師
淨因惟嶽禪師　天童可齊禪師
萬壽普熟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雪竇守卓禪師　報本常利禪師
資福道芳禪師　九峻著禪師
香山法書禪師　琅山載儀禪師
忠慧遵式禪師　廣法法光禪師
瑞巖永覺禪師　法海世長禪師
太平慧燈禪師　禾山崇僊禪師
寶花頴禪師　徽林元孝禪師
福慧善珂禪師　寶華悟本慶禪師
淨土慧文禪師　福嚴師明見禪師
石霜能庠禪師　延聖聚禪師

扶子普聰禪師　普照厲輝禪師　壽寧成務禪師
南禪寧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蠡口法榮禪師
慶親祥禪師已上四十七人見錄　金山法慧禪師　廣慧道孚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瑞嶽有房禪師　資福機清禪師
馬祖崇新菴主　靈應本嵩禪師　仁王安德禪師
壽寧梵仁禪師　福嚴仲孚禪師　象山靈曠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保聖永良禪師　大中子榮禪師
石塔慧禪師　萬壽有琛禪師　華嚴希琴禪師
光化延長禪師　南禪慧禪師　感恩慧端禪師
護國靈祐禪師　同慶自鑑禪師　香城言惠禪師
靈岩敬慈雲禪師　普照真琛禪師　乾明可久禪師
功臣宗齡禪師　道場良演禪師　光化仁遜禪師

無錫法平禪師　壽寧成務禪師
回勝法海禪師　蠡口法榮禪師
羅漢用誠禪師　廣慧道孚禪師
宜興顯常禪師　資福機清禪師
廣教了證禪師　仁王安德禪師
寶林義蒙禪師　象山靈曠禪師
福嚴智悅禪師　大中子榮禪師
感恩慧端禪師　華嚴希琴禪師
乾明可久禪師　香城言惠禪師
光化仁遜禪師　白龍希祖禪師
崇壽智海禪師　五峯祖印禪師
上方可肇禪師　雲巖道肇禪師

昭慶守嚴禪師　四面惟義禪師
華嚴惟素禪師　法王法海禪師
萬壽義謐禪師　秀峯真懿禪師
白泉智通禪師　報忍重真禪師
昭慶宗淵禪師　普淨法英禪師
焦山義深禪師　支提洪古禪師

護國祖印禪師　雲峯永松禪師
南磵智淨禪師　湖心義罕禪師
澄照守仁禪師　無錫志圓禪師
練塘清悟禪師　延慶德清禪師
永明道圀禪師　廣教法海禪師
崇福惟賢禪師　寶華寬月禪師

地藏清德禪師　崇德省余首座
大別法澍禪師　淨慈崇善禪師
萬壽圓禪師　聖壽省聰禪師
鷲峯曇清禪師　梵天彦琦禪師
六安文湛禪師　薦福照禪師
廣覺法忠禪師　法海明禪師

清三

曰賚觀禪師　龍興如應禪師
廣際深禪師　文殊芳禪師
安樂道恩禪師　光化真覺禪師
旌水守淳禪師　西院宗成禪師
南祥忠簡禪師　神江則軻禪師
崑山希祖禪師　南華德明禪師

壽寧普覺禪師　陳國浩沾禪師
壽寧慧真禪師　日勝圓明禪師
保福慧直禪師　瑞嚴永利禪師
崇福惟善禪師　龍溪圓照禪師
壽聖自英禪師　壽寧宗一禪師
天王道肱禪師　資福瑞珠禪師

靈泉景仁禪師　神光合諮禪師
靈泉智深禪師　上方法廣禪師
文殊尚月禪師　資勝以遜禪師
白蓮愈應禪師　法相用先禪師
太平慧真禪師　西余安德禪師
寶嚴西杲禪師　法會子升禪師

龍華行慶禪師　淨土法慧禪師
禪悅慧日禪師　安國子詠禪師
安樂有捷禪師　承天了宗禪師
仰天契達禪師　清脩省方禪師
慧日德慧禪師　遍福心印禪師
龍興自端禪師　千頃宗應禪師

壽寧可濟禪師　興國重寧禪師
安國子志禪師　永安簡玉禪師
練塘惠滿禪師　甘泉立生禪師
眞隱純潔禪師　雲岩用芳禪師
淨光法空禪師　龍門普順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永泰有澄禪師

楊直講居士　道齋和尚
圓明和尚　善信和尚
法海和尚　報恩志明禪師
大寧永賢禪師　功臣慧周禪師
大慮奉堅禪師　靈峯自和禪師
多福太素禪師　廣際用乾禪師
濟三
寶珠和尚　鷲峯止首座 四 上一百五十三之一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火通善本禪師姓董氏其先家於太康仲舒村師之父祖皆官潁遂為潁州人父初無子禱于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及生師骨相秀異方睟而孤既長博學操履清備然無仕宦意遂辟穀學道家貧隱於筆工氏剛不屈終日沉默嘉祐八年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揖者語人云本他日當有海內名曰使使聽習毘尼隨喜法華夜夢童子如世所畫善財者合掌道而南既覺曰諸聖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師造姑蘇謁之於瑞光嘿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壁頗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卷舒度越前規一時流輩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元豐七年春絕北江遊淮山徧禮祖塔眷浮山巖棠之勝有終焉之志遂

居大寂巖久之出世於婺州雙林湖東道俗追崇至謂傳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經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以師法名與圓照同下字時號圓照為大本以師為小本焉

神宗聞其名　詔住京師法雲寺賜紫大通禪師又繼圓通秀之後師玉立孤峻儼臨清眾如萬山環天生讓其高寒然精籠與眾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廈屋萬礎塗金樓碧如地湧寶坊凡八年請于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菴於龍山崇德師凡三住大剎道化塵俗翛

素蟻慕嘗示眾曰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麼聽乃拈柱杖卓禪床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徧寥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繩而自縛又曰案山說法主山聽主山說法案山聽案山主山一時說且道將什麼聽諸人若也善聽三世諸佛所說妙法皆悉現前還有麼錢鎚無孔猶開事突殺毗耶老古錐又曰衲僧見處逆順難該儻然獨往應物還來或高棲於世表或抗迹於塵埃把定則氷生水面放行則錦卜花開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影裏笑哈哈喝一喝下座又曰花心

未放柳眼初開隔岡鳴咽之聲水瀉冰澌之響森羅舉唱法爾常規更言縛脫同源大似龍頭蛇尾又上堂良久曰會麽祖佛妙旨秖在目前慧日峯前雲生足下湖心浪閣迴接遠天晚唱漁舟夜泛蘆花之月歌遊畫舫時聞絲竹之音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似拋却甜桃樹摘醋梨下座師住菴杜門却掃與世相忘者又十年獨與衲子思慧居士大夫想其高風頴見而不可得大觀三年十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疑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或問其故師曰不莊敬無以蒞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菽名者皆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雖過類如此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四衆學者多曰此悟入其將終之夕越僧數人夢師歸兜率天云

舒州投子證悟脩頴禪師姓翟氏晉州遠城人幼不拜神祠不受書訓常曰當為人天師安慕此耶遂遊諸方造蘇州瑞光圓照禪師法席叅扣宗旨曰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麽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叅叩一日

曰登溷捺倒打破水瓶有省作頌曰這一交
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
風明月杖頭挑於是名聲藹然遂出世說法
初住壽州資壽歷遷數大刹住西京少林遷
招提又遷舒州投子道譽愈播叢林同歸曰
顯華嚴堂有僧才出師曰錯云什麽處是
錯師曰不信道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
麽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云爭柰
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柰何問如何是
祖祖相傳底心師曰三星繞月宮云便恁麽
去時如何師曰伯樂斬乘幢駘誇八駿問
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百雜碎乃曰楞伽峯頂
誰能措足少室庭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麽時
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
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門足可共諸人
東說西話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
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
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蟻窟
濟三七
藏又曰春風鳴古木曉露鎖寒波頭頭皆顯
露顯露亦殺訛看看直下是怎柰何明眼漢
沒曰窠臼不得嚼不破喝一喝下座又曰巍
巍少室求鎮羣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
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
堅觀胡僧諸仁者作麽生免得此過休休不

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彌陀三釋迦自餘是什麼椀脫丘叅又曰露滴庭莎風鳴古檜皓月臨千峯寒色清淮流萬頃波濤於此薦得與諸人截斷衆流若也未然不免隨波逐浪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遂拈拄杖曰拄杖子是諸法是相知不相知若相知早被知縛若不相知濕何指註卓一下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復曰錯下座富鄭公素慕宗風初於少林見之值陞座以目左右顧視大衆公因有省及晚年致政居洛重師道渴思扣問遂請住招提伺師入境躬出迓之臨登車司馬溫公適至問相公何往鄭公云接新招提顒禪師溫公云某亦同去於是聯鑣出郭憩於郵亭久之忽見數十夫荷擔問之荷擔者應云招提和尚行李溫公遂索馬先歸鄭公云要見華嚴何故先返溫公云已見他了遂先還公獨候之既至益加敬重曰迎居後苑晨夕叅叩富公每有談論師輒以為非而公說理未已師一日謂富公曰待得山僧豎點頭即是也自是公有所言師輒搥首未曾有所荅忽一日中夜公忽省徹遲往叩門師已閉關而寢聞其聲即呼曰相公且喜大事了畢夜深更不啓關晨朝相見至曉往見之師遲見公來未交

一皷已點頭矣富公喜甚時圓照方奉詔住慧林公以詩寄謝曰回見顧師悟入深資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設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

潤州金山法印善寧禪師江州人受業於甘露寺至圓照禪師法席師資機感緣如風起濟三

戔力贊弼以揚法化出世萬壽規矩嚴肅躬已力行衆無不服上堂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躡珠盖擊碎云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秤尾無星云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斗方有底云如何是佛師曰眉如初月眼似流星云如何是法師曰羲列交羅星分大野云如何是僧師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問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今朝遇佛場開請師方便師曰文不加點云可謂古今罕聞師曰且道是什麼題目僧擬議師便打乃顧視左右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萬壽即不然有眼覩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無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不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衲僧出來通

簡消息若無後為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高下不存若是慣戰作家一任是非趁剥又曰撮玄機於掌上挂古鑑於臺前有何妖孽誰敢當儻可謂昭昭法界自他而境智全收歷歷真源彼此而聖凡俱寂以此而推僧堂佛殿對現色身厨庫三門共揚斯事但請拗折拄杖向目前眾取又曰若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揚古今大似不親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頭除煩熱到此若能參詳達磨迷是不別又曰盡大地未堂有一人真正舉揚宗教若有一人舉揚宗教盡大地人悉須從鋒結舌莫是教諸人杜絕見聞契合斯道也無如此見解聲如螢火燒須彌山經塵沙刼終不能著殊不知古聖垂示秖要後人眼正眼正達者實謂古今罕聞光前絕後放行言言見諦句句明宗收來眼眼從方明明側立向什麼處見古人良久曰須知海岳歸明主未信乾坤別有天

睦州廣靈佛印希祖禪師處州周氏子上堂曰靈光鑑徹物我全收照體獨存前後俱絕由是無為變化應量千差托質殊分混同一性故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法以時過道在中興建大法幢作大佛事足可稱揚所以正覩絕跡名相乎分寂聽非聞圓音普應霜逵

露鼓主伴交參寶殿瓊樓聽說斯顯六街三市徧慶莊嚴柳陌花衢寅昏佛事聖凡交會士庶鏗鏘帝網圓融虛明手照何必南方獨邁徧扣諸門歷涉艱辛是非未決而今重重華藏無盡法門觸目見成何須擬議然雖如是鈍置祖風良久曰九年少室誰知已一句流通萬古傳又示衆曰嚴陵臺畔七里灘頭直須釣鯤的鯨豈止攙雖攛蜆隨流放曠仗性泛浮沉俾舟月上波心棹搖生水面敢問大衆不觸波瀾一句作麼生會良久曰時人秖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壽州資壽圓澄岩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

哥特事也無師曰秖恐波不信云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　師曰領取鉢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園漁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亦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去下座又曰乾坤盡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珠重又上堂良久曰宗乘妙訣即今為說山高水深寒風凜冽祖師西來道箇休歇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休歇處遂會麼寒則圍爐坐閑時任性

眼
太平州隱靜守儼禪師僧問摩騰入漢藏教分明達磨西來有何意旨師曰我法妙難思龍天盡歸向云未審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兩彩一賽云一言歸有道萬象自無心師曰猶較些子問達磨大士相逢如何話會師曰罕遇作家云若非朝宰知音和尚爲肯拈出師曰金鎚影動寶劒光寒乃曰春雲春雨萬物敷榮暖日和風叢花競秀青山疊疊澗水潺潺達磨迷逢切忌說破復曰若人點檢得出山僧今日話墮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若也於斯明得眼睛穿過銕圍山一口吸盡大海水乃一喝曰大海水已吸盡了也魚龍向什麽處安身立命衆中莫有興運慈悲者麽出來救取龍王若也不能氣急殺人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不免爲諸人說道理不見先聖云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一翳在眼空花遍界翳濟三十一若不消不出門知天下事翳若消盡始知蓋內人不見庵外事若能如是方解穩坐十二時中一任受用如或未然久立珎重
秀州本覺法真守一禪師姓沈氏江陰人也慕空門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遊晨夕參叩頓悟宗旨出世說法僧問迴互佛應

在我祖席登科事若何師曰大鵬展翼天衢
逈巨鰲怵身海水窄僧云夫子家聲遺舊業
法王基緒得中興師曰後五日看僧云且道
昔日今時是同是別師曰一言已出問泰氣
已隨紅雨散薰風初度綠陰涼學人借問西
来意乞師方便爲敷揚師曰分明舉似大衆
云可謂一句截流萬機頓削師曰莫著磕著
作麽生道云落落清規今古同相逢會有知
音舉師曰不妨伶利問離群獅子踞地全威
不露爪牙頴聞哮吼師曰大家著力云當年
盧老曾饒舌今日親聞第一機師曰脚根下
事作麽生云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辨取火
中蓮師曰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
傳曠劫佩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
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蹤沉放下則聖凡交
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彼
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流通於無量義
門間爾無依迥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
見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
此日人天既集不可徒然思於建化門中普
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麽
若悟脫承當得便乃機衡在握全歸關外之
權利海澄波共助寰中之化孙重又曰諸人
知有道不得山僧道得不知有且道此兩語

是一理是二義若人定當得出許你頂門眼正眼又曰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擡起便行商為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為念話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雪上加霜波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柱杖一時趂下

潤州甘露傳祖仲宣禪師上堂曰建立宗乘群魔壞跡播揚大事三藏忘言況阿逸多未離兜率黃面老已滅拘尸大唐國裏無禪師天下衲僧味糟粕衆中莫有英靈衲子褒貶作家出來掀倒禪林喝散大衆豈不快哉良久曰瑞獸藏頭角珍禽惜羽毛又曰雨過山青雲橫水碧寶陀岩上瑞草拂敷王舍城中幽花欲綻空生宴坐帝釋奔馳彼此一時今古曷異良久曰萬般施設不如常又曰住住百千妙門同歸一路青山常在知識難逢爭如識取主人公高聲召云主人公復曰今日自買自賣又上堂顧視曰楊子江心無風起浪石公山畔平地骨堆會得左右逢原爭似寐然不動良久曰堪笑寒山忘却歸十年不識來時道

福州太平守息禪師本州福清人姓丘氏自圓照得法初出世住此蔵遷太平上堂聖者拳復開曰或時為拳或時為掌若遇祕僧有

功者實逐放下曰直是士曠人稀相逢者少又曰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迎更把短笛橫風前一兩曲叅又曰雲岩乘師子普化打鈴十叢林將為向上關未免笑破衲僧口休休後來由斯是象骨古錐能幾穿又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曰有智若（十三）濟二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蜀帝處處同云學人不會師曰牛羊白傍山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多虛少實云和尚何得謾人師曰實無諦處僧問菴內人為什麽不知菴外事師曰却許閻黎具眼云久嚮和尚師曰暗中秤繩誰辨曲直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月明三島靜樵子太平歌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皮枯骨瘦云中下之機如何體悉師曰倒卧横眠僧云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師曰更叅見什麽師乃曰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叅

潤州雲曜寺智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徙州超化海會雲曜四刹僧問三乘禪林四面出世於和尚

分上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棒閻挨子面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閻挨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迫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闡釘家風抑揚問荅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回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搘看蕃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真州長蘆淨照崇信禪師廬州人姓高氏十三依本州承天僧用成為師二十受具南遊造杭州淨慈圓照禪師法席投機印證初住秀州資聖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家家門首通長安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上座自何來云莫秖這箇便是也無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云畢竟如何師曰禮拜了退上堂曰淒涼大野物景蕭條露滿枯枝煙籠遠墅長天極目列萬象以昭然霜月流輝映千江而普現如斯舉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頭祖佛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清規唱一唱

蕪州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圓照禪師削髮復叩宗乘乃蒙印可遂出世開揚僧問作是思惟十方佛現今思惟了佛在什麼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從處

則頭撞著彌勒步步踏著釋迦師曰西天與此土不同乃曰宗門妙訣豈在多說一言括盡便須領取明眼衲僧秖自知金色頭陀善分別冬去春來更酷熱若過寒山拾得特傳語豐干莫饒舌

宣州水西山軻禪師僧問我手佛手是同是別師曰人人有分云任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師曰且莫錯認問真金頂假燈中燄一鎚便成時如何師曰切忌道著僧便喝師曰這漆桶乃曰憶得靈山會上末後句今日舉似諸人良久曰會麼任是飲光出來今日也無伸慶森又曰雷聲遠震廣布慈雲甘露總開普天春色物開青眼花吐芳容鳥噪幽林魚遊水面更說迷逢達磨大似剜肉作瘡若言法本如斯正是天然外道怎麼說話傍若無人明眼衲僧一任點檢

明州啓霞山崇梵慧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你問我如何是法師曰黃卷赤軸如何 清三 十五

是僧師曰方袍圓頂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且待別時云即今便請師曰蹉過了也

越州石佛客印昭通禪師僧問如何是石佛師曰頭戴天脚踏地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任經霜與雪不改舊時容乃曰至道冲虛萬物何窒真空絕跡法界如如若能對境無

心孤目斷非是迢良久乃曰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矣

廬州南明仁壽善通禪師僧問如何是明境師曰泉飛一帶雪峯出半天雲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菓蓏看鵝舞坐石見雲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登山千里月度海一帆風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言前有路句下無私問罷未出洞時如何師曰佛眼覩不見出洞後如何師曰興雲吐霧

杭州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曰隨機設化大開宗風截斷衆流不留朕跡入一乘之閫域踐向上之玄關方便門開分明看取喝一喝又曰會麽已彼熟謾了也今早起來無教可說下林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盌喫粥粥後打塵塵起喫茶見客相喫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什麽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床下坐

西京韶山景禪師僧問祖意西來未審傳箇什麽師拈起拄杖僧云恁麽則心外有法也師曰心內心外即且置如何是作法僧曰天台抽標師曰也是第二月乃曰七月孟秋猶熱古往今來時節若在佛法商量正是弄巧成拙若作無事話會又與外道何別直饒拶不如斯敢保老兄未徹如來言祖師訣無孔

鐵鉗童下撲自家心地亂知麻却把指頭喚作月莫思量休解說千年枯骨休咬畜從他免走與烏飛飢來喫飯困來臥

東京淨因佛日惟岳禪師福州長磧人姓陳氏七歲投西林院徹上人出家通扣知識參圓照禪師曰侍立次聞舉刼火洞然因緣豁然有省給侍久之出世常州承天遷東京華嚴復遷坤因開堂日　祖宗皇帝遺中使降香師登座問吾罷乃曰此箇法門不在筌蹄豈干問荅直饒盡十方刹土抹為微塵一一微塵盡為衲僧各如滿慈氏子窮天玄辯竭世樞機到這裏一點用不著何以故生佛圓融自能平等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千仞蓋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楫渡五濁波瀾懸燈潭月影靜夜鍾聲故使懷州牛喫禾麈陵來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遠磨逗器支那教外菱花不磨瓠鏡衣中驪頷不數他珠未掛古帆見成公案由是悟取無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鄉開三際無私十方同暢自家田地拈木生枝古廟香爐裏灰再爆莫不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者然者無影樹下合同船漁翁鼓舞中有黃金充一國野老謳歌共樂昇平同

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清且道共樂昇平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舞久立孙重建中靖國元年　皇太后上僊被旨同六禪長老就文德殿陞座師拈香曰率土之土莫非王土且道此一瓣香産何鄉土若也道得白石有消日氣氳無盡年盡塵

空遍法界為雲為蓋應現無窮上薦仙遊徑生佛國乃敷坐曰師乃曰最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最初句適来慧林禪師已為諸人說了也說則說了末後句且如何說若約三乘十二分教偏圓頓漸半滿一音不免執指為月入海算沙直似

澄潭月影後夜鍾聲隨扣擊以發音逐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故乃菩提達磨觀衆神州有大乘器所以泛杯千頃浪登陟萬重山首造于梁梁以果曰有為之法而垂問達磨揭聖諦第一義而奉荅梁主未契遂之萬少九年面壁不立文字迥出三乘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時神光二祖立雪斷臂得髓明心一花五葉結果自成六代傳衣後人得道自此東華方信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中下隨根迷悟相半信知此事非大根大器不能領悟何以故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便乃火聚當岐鐵山在路自然少室峯前

壁立千仞曹溪路上水泄不通於其中間祖風不無凌遲頹網亦將委地雖然如是法無定相道假時彰建大法幢演大法義興此一大事因緣利樂有情不在他時須臾會千佛前後知之今日幸遇大聖人出現于世廣大流布靡周沙界寶千載之一遇至若竟舜禹湯端拱垂衣無為之化不為不至若乃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十方嘉會四聚同延開古佛之家風設含生之大本未可與今日同昔而語何謂也釋提桓因與善現發明般若唯止真空波斯匿王為慶喜特指不遷猶存俗諦惟此教外別傳向上一著彰顯當今豈非希有之緣應在震旦然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知此事無古無今無彼無此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天則為日為月為照為明在人則為君為臣為忠為孝以此而推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大海根身器界情與無情同一體性莫不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能會萬物於自己者其惟聖人由是燈燈續焰葉葉相承百千世月點慧燈光融三界十萬里星排祖諭涼蔭四生是知法輪再轉於支那帝日長輝於震

旦始然者活無大小物無適莫皆被其光皆蒙其澤以至草木禽魚無遠不及猶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勑諸臣像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須同去見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大衆祇今乾坤之内宇宙之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去亦不去来亦不来湛湛無私巍巍不動乃文乃武乃禪乃律同在九重天上慈德殿前同時見佛諸仁者見則不無且作麼生見良久曰重瞳日月明無盡隆準山河秀有餘　皇情愉懌賜號佛日禪師初神宗潛大相國寺為六禪圓照首齊　詔旨至師復承恩遇叢林增光焉

明州天童可齊禪師姓應氏台州人依天台國清寺僧道才出家圓具　初游講肆晚造慧光圓照禪師法席開悟衆請住安樂山晚遷天童僧問寶華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師曰華開嶽畔千枝秀云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　師曰水滿僧前一樣清僧云濟三十九空生不辦岩前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咲破他人口云時　来雲散後不見別山高師曰咄咄問如何是道師曰踏不著云踏著後如何師曰七穿八穴乃曰一問一答一拶一掠千眼頓開潛潭皎月隨機施設縱奪臨時縱之則句句攢花縛錦處處釋迦道場奪之則

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一竅還會麼良久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別有一枝開

益州萬壽普勤禪師上堂曰物外無堪老便休乾坤莫貿兩悠悠如何幻事來相逼却使閑身不自由然則出家之士利物為初稟先祖之洪規續慧燈於千古一心妙法虔絕持門得之者不立階梯頓齊諸聖失之者塵刼不復徒自勞形或得失兩忘凡聖情盡正當恁麼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敢問諸禪德畢竟是什麼若向這裏個儻分明便能獨步大方橫身三界掇金剛寶劒破生死魔軍良久曰劒

明州香山正覺延沝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和尚家風事若何師曰眼深鼻大云學人便恁麼履踐時如何師曰臂長袖短乃曰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什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你眼若道不是拄杖瞎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

明州雪竇法藏中卓禪師示衆曰好大衆龍種上尊王佛為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剎剎交光寶殿銀城光輝相映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

笁耳聞眼見猶河沙盡是如來真實地不得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脩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修皆謗佛謗佛盖局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峯積寒雪萬

徑人踪絶壊納枯槎是說如何說喝一喝又曰陽回幾次到新冬壊衲爐寒也不窮白鳥靜飛外影紅顏偷過耳邊風是非未起名何在物我無忘景自空記取雲岩盖上語莫教辜負主人翁喝一喝僧問如何是實中主師曰進前無路云如何是主中實師曰退不容

身云如何是實中實師曰對面是何人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有理無說處云實主已彰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仰面貪看鳥迴頭錯應人

潮州報本常利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披毛戴角云學人不會師曰業塵盖

容問如何得作佛去師曰煩惱裏爲取云如何得離煩惱師曰對面菩提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影臨四海云如何是相佛師曰體絶毫釐竟是有是無師曰常憶當年尋海客一聲羌笛過山西云和尚不近道理師曰從來祇與麼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云磨

後如何師曰黑云既是磨後為什麽黑師曰為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為師曰有作云如何是有作師曰無為僧擬議師曰漆桶這裏不是無為乃曰今日月望打箇餬餅供養大衆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麽不但供養一人百千萬億人亦是一箇細嚼飽參不得咬

濟三　廿一

破然雖如是切忌趣生忝又曰大衆有一人無形無相無學無名不動人情能為變化該羅群象洞攝大千截生死流踞涅槃嶮或諸菩薩乃至非人見今坐斷毗盧直至一生補處還識此人麽若識得伊共為洪範若不識伊當為冤對快識取好

睦州資福道芳禪師僧問德山臨濟以棒喝接人和尚出世將何垂示師曰山僧無氣力云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大衆咲你有僧出禮拜起云請師垂話師曰蹉過了也云甚麽是蹉過師曰五里復五里乃曰秋風清秋水淥白鷺立寒沙秋蟬噪幽谷金風扇白蘋玉露滋黃菊流水奏伯牙之琴涼風動子猷之竹聽也聽不盡觀也觀不足且作麽生會箇佛性義良久曰解空不解雜殺色愛聽孤猿嘯上啼

安州九嵕山圓明著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是師曰展軸

光千界開函萬國春問作家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學人上來請師作家相見師曰袖裏青蛇吼云學人不會師曰腦後拶光生云錯師曰識甚痛痒乃曰煙凝兩岸黃葉飄空燕去鴈來古今時節說生說滅未為極則之談遭有排空豈是格外之語黃梅夜半少室九年直顯真機更無別理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敢問諸人作麼生會簡直顯真機底道理良久曰參

東京慧林慈壽法晝禪師生杭州徐氏出家圓具聽習經論後造瑞光圓照禪師法席投機開悟先住北京天鉢次遷香山後被奉旨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岩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舉要師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麼則彌勒門開心頰曉德雲峯峻道何藏師曰你向甚處見弥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師曰休要費力乃顧大衆曰皇都

清三

禪利慧林道場今日暫借山僧陞陟實愧非才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衝羅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點也用不著蓋為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特還薦得麼

廿二

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荊棘久立
通州狼山法即戴儀禪師僧問祥雲綻慶現
千朵之危峯羽扇搖時去九旬之炎熱正當
恁麼時如何是到地頭一句師曰一雨普潤
僧云未審如何踐履師曰射虎須當攜僧云
快便難逢師曰要棒喫那問知師久蓋囊中
寶今日當遐畧借看師曰莫是奈番真舶主
僧云不獨學人有賴大衆亦乃沾恩師曰元
來祇是杜波斯乃顧視大衆曰好好可謂幽
顯朗照物理虛通為森羅之寶即作萬象之
真宗其動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塋汰爾圓
成所以道如何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大
衆山僧今日收對衆前特地指出乃畫一圖
相擎示大衆曰這裏既放憨去亦要大家精
鑑莫謂連城之價可以拍輝徑寸之圖堪同
其差直謂龍女爭鋒無垢世界恭當正覺然
使金輪獨步立功勳者權為重賞且道是什
麼寶得恁麼殊異良久曰海神知寶不知價
濟三
留與人間光照夜
蘇州定慧圓義遵式禪師僧問南泉斬猫意
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
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師曰賣金
還有買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蓬
水千山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千山蒿

水僧云專為流通師曰南地行人口似碑乃曰青山聳聳水滔滔萬浪千波接海濤提得然綸漾舟夫釣頭須要釣鰲鼇拈拄杖曰負命者上鈎來衆又曰瞌来合眼飯来餐佛祖從教説易難若問安心有何法太湖長浸洞庭山衲僧家人人盡道我八面四方縱横無閡龍濟為什麽道卷簾除却障閉户生得閻若人解得許汝向衣鉢下穩坐地上堂曰一月初圓百川澄影一燈發彩萬炷流輝月無留影之心燈無傳輝之念若得如是可以處于諠譁入乎塵俗運大悲光於沙界開普門眼於生靈豈惟觀音大士三十二種妙應無方具縛凡夫一一皆能開正法眼雖然如是也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其或不然靜處薩婆訶

杭州南山廣法法光禪師僧問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為什麽倒戈卸甲師曰理長即就云未審雪峯得箇什麽師曰一棒一條痕

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曰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春来草又生乃曰賓主問荅未當宗乘建化門中一期施設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機於衲僧分上遠之遠矣如今日明雲暗山高水深且作麽生曾舉揚底道理還會麽山僧不免土上加泥

更為露箇消息高低岩岫見重重樓閣門開
處處通要會此中端的意威光燦爍徧長空
珍重
明州瑞岩永覺禪師僧問久得韶陽旨門中
試為通師曰聲前如迸鉄句後若流星僧云
古殿密開光燦爛水精宮裏撒真珠師曰點
濟三　廿四
乃曰若擾衲僧分上四時不別八節安知高
樓巖上出沒卷舒一任桑田海變從他兎走
烏飛布衾煖處始知春黄葉飄堦委秋色如
斯境界方稱道懐若擾順俗之談須是遠箇
消息乃顧大衆曰且道即今是什麽時節還
知麽玉漏莫將促金烏影漸長須史春色裏
又見百花香久立
舒州太平慧燈禪師僧問如何是太平境師
曰多年三級塔未老萬株松云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一不曾齋乃曰太平知見麥裏有麵
厨庫對僧堂三門對佛殿喝一喝
慶州法海世長禪師僧問法身三種病二種
光如何透得師曰盡地為牢僧云和尚透得
也無師曰退身無路僧云自起自倒師曰腦
門著地問如何是諸法實相師曰更舉一遍
僧云三世諸佛吐不出六代祖師呑不下師
曰言猶在耳乃曰城市喧譁空中寂靜雖然
如是動静一如彼我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

然夏不去而冬自来風不寒而氷自冷今也古也不假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是身無二用為什麽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卓拄杖下座

筠州米山崇僊神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山河大地被山僧攝来搗羅為末煉蜜為丸以淡湯吞下了也何處更有一絲毫若道是有即為謗法諸人到這裏合作麽生話會良久曰參

廿五

蘇州寶華妙覺顒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轉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曰白雲遶空谷清風拂太虛云意旨如何師曰刮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霜風零落葉云意旨如何師曰綠毛龜逢春又却生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綠毛龜出水云晴後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師顧視大衆曰日如箭月如梭盡乾坤本来空淨何須特地揩磨如今要得無餘事學取城東黑老婆參

明州岳林元亨禪師示衆曰雲依依日遲遲柳開河岸花發高枝重雲今日向其處安身立命蓦拈拄杖曰看看莫顢頇久參高士舉目知歸晚進之流新羅國裏久立

廬州澄慧善珂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

曰千里清風歸野外一輪明月上波心玩何是境中人師曰橫肩擔探目視曾霄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馬蹄得也未示衆曰若論此事高超三界獨步大千截生死流踞涅槃岸演無上法使靈苗異草處處騰芳鸞風麟麟擇日應可謂乎此深心長壑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諸高德如斯舉唱未免周遮若是出格道流且道別時相見參

蘇州寶華悟本慶禪師僧問父居岩谷即不問入鄽垂手事如何師曰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兩眼已隨青嶂合雙眉猶帶野花顰僧出衆提起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問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意旨如何師曰有耳鐵牛穿半夜無絲石馬走春風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風激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波中師顧視曰看看桃花亂落如紅雨風撼梨花白雪香篤轉玉琴細柳垂金線長古佛家風在頭頭示顯揚隨處說話也是事隨物轉法逐時遷若是格外上根不干文墨直見自心大用縱興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濟三　廿六

饒州密巖淨土慧晏禪師示衆曰道無動靜法本隨緣立處皆真隨方作主在天地則羅藏在日月則照臨在君臣則移風易俗在釋

氏則畢逕慈悲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參

廬州澄慧師晃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前臨金斗城後枕蔵舟浦僧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利名盡處江山窄聲色忘来天地寬乃曰萬法悉然何須自昧大衆還見麼風高漂泝正嚴凝瑞氣祥光滿寺庭祖令已行高著眼寒光爍爍射文星久立

潭州石霜能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兩手分付僧云小出大遇師曰田舒子細看乃曰釋迦不出卯不出乎心達磨真機豈離當體於茲見得暢快平生更若糸紜自家埋沒雖然如是七穿八穴一句又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筠州逍遥聡禪師綿州鹽泉人姓王氏幼投劒門慈雲海亮禪師出家年二十三誦經得度遂莊成都講肆捨之南遊遍叅尊宿至吳越見圓照本禪師於淨慈久而不悟本云吾

齊三　北七

昔夢汝甚異汝不免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念南嶽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不去于心一日為僧伽作禮忽洒然而悟即上方才見本具陳所得本云汝得之矣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鍬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為陞坐告衆師眼動久之遊

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剎師性靜默與物無忤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後退聖壽安居十年藥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善東坡蘇公兄弟元豐中黄門公謫高安與師遊頗相得元祐末再謫高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比蒙與公遊於山中知公當復來去與來宿緣也無足怪者時高安之人皆來謁師而言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坐道場碑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山舊有逍遥寺開山祖名倩乃唐肅宗之少子出家事忠國師衆記前居逍遥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乱民盜

咏之幾盡後真淨文禪師許于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於是衆請師住焉師從之紹聖乙亥十二月杖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方治其缺圮以延衆明年夏師示寂至九月戊申入滅俗壽五十五塔於本山

舒州投子普聰禪師中秋上堂曰寂住峯頂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金風玉露且道深秋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依前月到牕下坐師晚年道望益顯著緇素無不敬仰在投子時年八十餘矣有監寺者一夕為盜所殺副寺白師師曰我已知其人矣副寺聞官而吏至師如前語吏詰之師曰

殺監寺者老僧也吏即以師繫獄師無異詞偶楊次公為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紲之中次公訪問吏以師事告次公遂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黃魯直太史公尤敬師嘗與胡少汲書云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煩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則枝葉無能為害投子聡和尚海會演和尚皆出世宗師道行高重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旦勝從文章之士學安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聡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開懷議論便宰得諸儒臭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讀諸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師為名公所賞識者如此可想見其高風焉後於本山示寂

泗州普照寺慶盡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寶禪師僧問盛陵米價作麼生酧師曰款出因口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横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溪山豈

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麽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東京褒親慈濟祥禪師嗣上堂曰梅花新綻柳眼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直下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續傳燈録卷第十四　　濟三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濟四

大盤下第十三世
黃龍慈南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黃龍祖心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　隆慶慶閑禪師　玄沙合文禪師　百丈元肅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已上十二人見上卷）　雲蓋守智禪師　黃檗惟勝禪師　大潙懷秀禪師　太平瑫禪師　雪竇行緣禪師　大羅智高禪師　承天敏禪師　佛迹道昱禪師　章江元禪師　興國傾禪師　勝業子瓊禪師　鷲湖聰禪師　繡翠霞菴主　潘清一居士（已上十六人見上卷）

黃龍南禪師法嗣
洪州黃龍晦堂寶覺祖心禪師南雄始興人生於鄧氏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師獨默誦詩得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一旦棄之入叢林謁雲峰悅禪師留止三年嘗其孤硬告悅將去悅云必往依黃檗南公師至黃檗四年知有而機

不覺淚墮而上雲峯會悅沒因就止石霜無所發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福云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檗方展坐具南笑云子入吾室矣師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云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云知是遊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什麽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回地轉哉南肯之已而往謁翠岩真禪師真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沒乃還黃檗南使分座接納後來及南遷住黃龍師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歇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讓前遜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醫寓章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學見楊傑次公而嘆曰吾至江西恨不識南公次公云有心上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見師劇談神思傾豁至論摩訶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卓下師以墜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

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安得成一體公云不能對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剌法何曾會萬物為自己哉又嘗與僧論維摩三萬二千師子寶座盡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為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為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何從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繞欲念不須彈指已開廟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入滅師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玉求辭去乃得謝事嗣居石壁著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屢大濟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嘗資問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師曰頗見謝公不顧領大濟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户籍之民直遣五伯追之耳此豈可復為也師直閩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師至長沙師直頗受法要師為舉其綱略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反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說此見聞覺知為自己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荅韓侍郎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曉然無疑但無始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盡耶師游京師駙馬都尉王公詵盡禮迎之菴于國門之外父之南還再游廬山彭器資守九江師見之器資從容問師人命臨終時有旨決乎師曰有之云願聞其說師曰待器資死即道器資起立增敬云此事須是和尚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咫尺不往嘗有偈曰

不住唐朝寺閒爲宋地　僧生涯三事衲故舊
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
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師人物品格焉師
既臞高僧移菴深入棧絶學者又二十餘年
嘗於南公閱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
日今日依然人不来今既不来昔不住白雲
流水空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
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
来三十六蘗林傳之以爲克肖南公隨沒頗
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元符三年十一
月十六日中夜示寂閱世七十有六坐五十
五夏賜號寶覺葬于南公塔之東號雙塔

洪州洞潭真淨克文禪師出於陝府閿鄉鄭
氏鄭世族多名公卿師生而孫異幼孤事後
母至孝而失愛母數困屏之父悲之使游學
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說法感泣裂
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
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窮妙
游京洛講席因經行龍門厭麻問見塋比丘
像冥目如在定翛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覓
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其妙然非活者於
是棄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治平二年坐夏
於大溈夜聞僧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
月是否雲門云清波無透路豁然有省時南

禪師在黃蘗師往造焉適真覺惟勝爲首坐南一日舉古德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話令衆下語勝云猛虎當路坐南喜之遂退院令住而居于積翠菴師三到菴語不契乃曰此老只是箇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去見翠巖順禪師順知見甚高而語話好葛藤諸方號順婆婆是也問師近離甚處師曰黃蘗云菴頭老子安樂否師曰安樂云甚處人事師曰閩西云說話却不似閩西人師曰幼曾游學云甚處爲僧師曰從北塔廣和尚落髮廣與秀同衆雙泉郁順笑云頃與訥祖印衆此二大老不會渠語話及我如今衆得些子禪要見他却已遷化了又問新黃蘗住得如何師曰甚好順云渠只下得一轉語好遂住黃蘗禪即未夢見在師因此大悟臨濟宗旨頓南喜之遂作數頌寄之南大稱賞因田參見南用處遂作數頌寄之南大稱賞因田參禮南問從什麽處來對曰翠巖南云恰值老僧不在進曰未審向什麽處去南云天台普請南泐雲游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云脚下鞋何處得來曰廬山七佰錢唱得南云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與師齊名英乃邵武人也衆中號英邵武文關西人之辭去後寓止翠巖順禪師會下順云子種性遇住而契悟

廣大臨濟將仆子力能支之厚自愛南住黃龍師後往焉南云適令侍者捲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云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云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又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座槃堂始得南厲聲云開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大笑自是門下冤偉異雖博學多聞者見之無不嚬縮南入滅遊衡嶽還首衆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大守錢公弋先候見之師復謁有款逸出屏間師方超逊之少避錢公朝云禪者固能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岩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嘆云名虛得遂挽令住洞山繼住壽聖初於洞山開堂示衆曰問詰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垂下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遣者諸代祖師一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止印在什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即我自收遂收足乃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斬長老謾汝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

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悉皆成佛今日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鎮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什麽以拂子畫一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又示衆曰洞山門下有時和涅合水有時壁立千仞汝等諸人擬向和涅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涅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汝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臨睡也把鼻索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自己也得又曰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衲屎淨瓶中吐唾執法脩行如牛拽磨倣曰頭陀石被苔衆擲華華遭蒺藜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衆遐哭茶有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呵之有師曰我笑汝隨語生解僧云偶然失

利師遂高聲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後笑曰隨語生解果然果然乃曰洞山門下八凹九凸交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嵂嵂嵂嵂水雲掩映烟嵐重疊一道直路觀者遊者十人九人舉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麽喝一喝曰且道路頭在什麽處又

曰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通著則頭角生古人只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一現成諸仁者欲知佛麼只諸人是欲知法麼只諸人日用者是是不是即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觸途成滯一日上堂問答眾乃曰還有問話底麼良久曰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曰直得須彌岌嶪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倚酸見麼若這裏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撚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阿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意我笑昔日雲門臨濟德山岩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一句一人道黃葉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這一隊掠虛漢恁只一期於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即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峰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只如乾峰恁麼會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即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

路頭在什麼處待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跨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這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

濟四

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瞻瞧好又解夏示衆曰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聖有次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頻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世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時結舉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解也七月十五日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處解舉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祇如四月十五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又喝曰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劒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棠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汝親為嫡子

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斷諂祖摧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頹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者裏須是爍迦羅眼向未肩已前驀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師住持凡十有二年敭繁劇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王荊公方退閑居定林聞師來出迎既見喜甚劇談終日公問諸經皆首楞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頃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俱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為具謂譯者之說何如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云亦不滅受盡而取證夫不滅受盡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荊公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為寶坊延師為開山第一祖陞座曰大衆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衆成佛時節淨緣乃今際會大丞相荊國公及判府左丞施宅捨園林為佛剎請山僧闡揚祖意諸人遐會麼直指大衆即心見性成佛大衆信得及麼若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來成佛纔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為迷來日久乍聞說識雜

取信且如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偏多弃本逐末背正投邪但認古人言句爲禪爲道有甚干涉直饒達磨西來亦無禪可說抵要大衆自證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況神通變化衆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益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容作數他珍寶都是虛妄不免生死流轉大衆今日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地衆生生死流轉之苦顯露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即今聖賢大衆言多則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眼者麼今時佛法混濫要分邪正使大家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有麼良久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荆公大悅以師道行奏聞詔賜真淨禪師未幾歿葬閣還高安菴于九峯之下名淨四十

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復出住歸宗又二年張天覺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迎師館昌過廬山見師廉強盡禮致之以居沖潭僧逸居雲菴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盡出平生玩好道具件件踈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跏趺衆請說法師

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大風既雜散臨行休更說言卒而逝又七日闍維五色成蹊白光上騰烟之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建塔于洲潭寶蓮峯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

洪州洲潭洪英禪師姓陳氏邵武軍人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愛之使為書生習進士師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訪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辭去登雲居睿岩壁勝絕為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為真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為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歸曰無明將知真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過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頓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既而曰有穎翠老子在即日往黃蘗謁南禪師夜語達旦南惟加敬而未許入室師往往呈語南惟嘿然一日

因取經函忽失手而墜戛然有聲遂頓悟徑造方丈陳其所解南曰汝乃吾家英雄具正眼者善自護持時會下龍象雜遝而師議論英發常傾四坐聲名藉甚乃游西山過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言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居士舉孔子曰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天皇云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問訊我起手何嘗不爲汝師以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正相類何也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益來吾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辨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禮不可黙坐只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去學者乃云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耶九峯披人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云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云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乃卜度云判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此教乘自是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病眼人求醫治之醫者乃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床而起云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矣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爲之一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着鼻道吾荅話得腰裩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

順嘆服以爲名下無虛士有同參在石門分座接納師作偈寄之曰萬煅爐中鉄蒺藜直須高價勿饒伊横来竪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于廬山圓通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閻寂十月師徇四衆之請遂開法于石門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鉄烏龜僧云當軒布皷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信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嘈漢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箭辟上懸僧却攬上袈裟角云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杖燕破趙之才元来只是販私鹽賊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眉分八字眼似流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一棒一條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呵呵大笑僧禮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邊僧以兩手盡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曰三十年来未曾逢漏卯子孫今日却遇着箇踏土墜漢還更有問話者麽良久無問師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来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捧頭旋得不是丈夫

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洎商那和修翹多大士諸祖相繼至于達磨

（清四 十三）

西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在途致使伶俜流浪生死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跟下檢剔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爲掩耳而歸笑破它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又一日陞堂僧問黄龍一曲師親唱佛手驢脚略借觀師曰老僧打退鼓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又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着鉏頭僧云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鋤頭僧禮拜師擊禪床一下乃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撞頭仔細看卓拄杖而起又曰寶峯高峻人罕到岩前雪墜枯松倒嶺前嶺

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又上堂良久顧視大衆曰石門獨峻鉄關牢衆目重重万仞高無角牛衝得破毘盧海内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着問迄今猶作野盤僧下座師住永春年六月知事紛争止之不可即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娘黄龍呼維那鳴鍾衆集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門弟子奉師遺誡茶毗以靈骨入塔別收舍利供養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三擬跨門頰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麽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作麽生參上堂次見麽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麽久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麽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到上盡出

青山綠水夾竹桃花秖是相似模揉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秖是相似模揉若是真模樣任是慶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床鼓聲繞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覰上觀覰箇甚麼下覰覰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貌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閩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戴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編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絲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慶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覓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驚鴛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剗除

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秖要無事曰與麽則歡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辨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它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麽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咲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懶懶鬆鬆兩人共一桉作麽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麽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麽說話若是別人咲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麽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麽圓那枋得與麽扁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超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麽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麽和尚作麽生曰近前來與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咲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

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逈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着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纂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珠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閻維日雲起風作飛兎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藕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疸夢有呵者曰開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畢曰稽首三界導開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鄧州陳氏子遊方至豫

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問其鉢
參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
門夜來倒汝知麽師愕然曰不知昌曰火中
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悄然仰展拜昌使
謝翠岩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合寸陰及
謝黃龍於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送問
法道吾從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
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
云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師垂手師曰
陝府出鐵牛上堂緊鞚誰水靴踏破湖湘月
手把鉄笑染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
無生滅却笑老翟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
高山有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於得驢
驢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
還草鞋錢上堂衆趙州問僧向甚麽處去曰
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作
後龍鱗面前驢脚驢身筋斗孤雲野鶴門啊
啊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雖然先德恁麽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
不得秖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
應雲蓋則不然騎驢覓驢遶山尋蟆跡
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心
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參覩曰已久侍僧
通謁師史履且行且喘曰將烟來看其面目

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與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胸跋一拳死心曰却是與箇遂作禮賀主相得欵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過一隊黃龍從此入輪廻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窓櫺有聲忽憶牧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

菜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鍾機上念讚床脚下鍾菜苔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雪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峰送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觀送前面是

濟門

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撥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它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蟭螟蛟蛟下空谷寬兮席兮曠光赤赤流四海曹溪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驢事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個個分明未是衲僧活計

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虎叢放火爺狻推倒慈氏樓拆卻空王殿露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洪州百丈元肅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誰家嫡嗣師曰面南觀北斗僧云黃龍密印親傳得百丈今朝一派流曰聽事不真喫鍾作

死僧云人天有賴師曰七穿八穴問祖意西來頭垂兩示師曰泥牛吞巨浪僧云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踐紅塵僧云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上上加泥乃曰文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脚跟下走過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間風水聲

曰聽巔猿啼又謂衆曰春去秋來始復終花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探玄者了得無常性自通復曰亘古通今包天括地豈去來之所易何新舊之能遷領梅蕨泄岸柳含烟榮衰互換前後交參諸禪者會麼法爾非爾不然而然又曰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

動靜無二物我如如出家人到這裏阿誰無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潭州大潙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潙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絶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

鞭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拈心
秖如今若不會若況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
乍此乍彼若爲酬荅沙岸蘆花青黃交雜擬
者何依良久曰劄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濟五

大盤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下五十九人

石霜琳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上藍順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

四祖法演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佛印宣明禪師　靈岩重確禪師
大潙顒詮禪師　九峰法明禪師
廬泉曇秀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興化法澄禪師　花藥元恭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寶蓋子勤禪師

雲峯道圓禪師　延慶洪準禪師
勝業惟亨禪師　登雲超及禪師
積翠永老主　靈隱德滋禪師
東林常拙禪師　保寧圓琪禪師
雲居元佑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永山德普禪師　慧林德遜禪師
祐聖法密禪師　三角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歸宗志芝老主
隆慶利儼禪師　黃龍自慶禪師
大光應犀禪師　水南智教禪師
昇山紹南禪師　南華清桂禪師

芭蕉仁琦禪師　清泉崇雅禪師
章法覺信禪師　慧日富禪師
峒宗進首座　湧泉以禪師
石蔽洞珠禪師　金粟慧英禪師
寶勝澄南禪師　慧日普覺禪師
西峯正信禪師　普寧惠因禪師
翠岩寶贇禪師　鵝湖崇堅禪師
雲門希晏禪師　吉祥有琛禪師
乾明超瑩禪師　景德本隆禪師
雲頂清泰禪師已上二十五人無録
慧林若冲禪師法嗣八人
華嚴智明禪師　永泰智航禪師

壽聖子邦禪師　廣福慧章禪師
楊州石塔戒禪師已上五人見録　福昌義端禪師
景德元泰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六人
佛窟可英禪師　岳林雲振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中竺禪慧禪師　景德嵩禪師
資聖本禪師　壽聖文諒禪師已上四人無録
天鉢重元禪師法嗣六人
祖印善丕禪師　元豐清滿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已上四人見録
洞山仙禪師　義安慧深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三祖冲會禪師法嗣二人

臨安居潤禪師一人是錄　甘露明廣禪師一人無錄

黃龍南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琳禪師初行脚時與夾山齡同行久依佛日才禪師罷參矣因與齡同遊黃檗見慧南禪師小參不肯其旨師遂求入室齡大怒痛毆一頓而去師獨留未覺大悟黃龍宗旨機鋒穎脫名振禁林在南公坐下與文關西英邵武等齊名遂開法於石霜上堂示衆曰霜華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草偃渌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飽足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良久曰烟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下坐又曰或談玄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說是菩提多年粟上生芝草嘗僧問拈提舉拂拈放一邊請師荅話師曰高者眼僧云作家宗師師曰脚下蹉過僧以坐具畫一畫師曰自領出去又問法王出世請施彌令師曰一二三四五僧云法令施行師曰瀟湘船子青五

問慈雲滴滴慧日輝輝大衆欣然乞師一接師曰好僧云不言含有象何處謝無私師曰石女溪邊笑點頭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兎明僧云恁麼則覺華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南行師說法頗類真淨然於真淨不相識而

心敬之在石霜時真淨在洞山師以頌遣僧見之有曰憧憧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歟師於元豐七年三月初八日淨髮沐浴至夜小參曰平生行脚方始見人平生參禪始終得力成佛作祖不離方寸鐺湯爐炭只在如今這箇消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聽吾一頌大幻一段光明燦爛苦惱衆生早晚分散夜半端然示寂閉維得舍利葬于本山

靳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森謁翠岩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垂拊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胖疼真解顏辭翠續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確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若常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我知有底人於一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坐室中垂示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鉄山萬仞卒難逗它語脉來歟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道則成煩惱燈籠常睡睡露

杜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床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擊鼻耳卓朝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洪州上藍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渠純至葉林後進皆敬斐之初出蜀時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又善於老蘇公故黃門後贊其像云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又住景福香城雙峯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週目壽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潛延之善將終使邀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已化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入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刼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荅云直恁麼去時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雪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

妙意偏於浪裏覩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過賤或時貴日到西峯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頗爲叢林稱頌云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塩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甎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箸茫茫

者無攙爲甚麼無攙要他一綫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未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錐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鉞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壞大衆那箇是塵壞祖佛禪道

靳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喫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茶毘柯秋已暮叅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岩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岩前路良久曰始上堂

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是為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辟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靳州五祖曉常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動唇吻得麼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揀擇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道汝不會得麼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看不見僧云出水後又何師曰清香滿路上堂曰一念信心一念佛念念更非是別物六門出入豈神通一道光明無軌則行亦行坐亦坐或語或笑非兩箇目下若也認得滿青山萬里無寸草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盤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觀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齊州靈岩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針挑不出鼈挑不上過在阿誰緣雖千種草香只一株簡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床下座

潭州大潙賴詮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漫漫地僧云磨後如何師曰爍破虛門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廣州上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少林面壁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歸去西天上堂曰山高水冷游人罕到牧牛坡下禪客縱橫出出入入莫教落草恁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曰却憶仰山曾有語一回入草一回牽咔

安州九嵕山法明禪師上堂僧問寶坐既臨於此日請師一句露尖新師曰言中有響僧云皐鶴連天叫金烏透水飛師曰識取話頭又問到寶山中空手回時如何師曰用力者失僧云途中用盡意懷懌却回歸師曰切忌道著示衆曰心本絕塵衆生自昧猶如澄清大海浪起風生亦如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諸仁者風未興雲未起寒山拾得賀太平九嵕山嶺松高翠寺前流水古今清明眼衲僧須仔細乃笑曰久立珍重

濟五

鷹泉曇秀禪師僧問滴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晝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洗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頭曰捻不恁麼時如何師曰笠嵓嵓岩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信州霍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來會麽回互不回互認取婦家路智慧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黄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汗如雨

洪州興化法燈禪師上堂曰雲籠碧嶂雨灑長空百草開青千山競翠遮那境界花藏門開處處善財重重彌勒交參主伴更互敷揚大悲無窮度生不倦大衆還見彌勒麽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衡州花藥元恭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通身無障礙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往任縱横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枝葉甚分明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一任衆人觀僧云天地若教出池塘焉敢藏師曰莫妄想問兆象未生時如何師曰波斯讀梵書僧云生後如何師曰胡僧笑點頭僧云欲生未生時如何師曰洗脚上漁船僧云全因今日也師曰梳頭不洗面

安州興國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嘿裏荅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云和尚莫草草怨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

也上堂曰心如朗月遽天靜遂打一圓相云
眾山子咏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
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什麽九天
虛廣幾千朶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
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潭州寶蓋山子勤禪師僧問師今已唱胡家
曲更將何法示來徒師曰一字兩頭垂僧云
威光分此夜照用出何門師曰頭上光明炤
赤脚下黑漆簡預僧云入水見長人師曰傍
觀者醜上堂曰溪山雖異雲月是同順應方
圓任自西東大衆法不離色響不離聲到這
裏明明聲色顯露如何透得還有透得底麽
良久曰鍾鳴鼓響相交應青山不礙白雲飛
大庾巔雲峯寺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
少游方雖飽參而未大透徹聞南禪師在黃
檗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
百丈野狐因緣一僧云只如不昧因果也未
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云便是不落因果也
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聞其語悚然異之不
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巷頭過澗忽大悟見
南公叙其事未終涕泪交顧南公令就侍者
揖執寮忽起作偈曰因果不落不昧僧俗本
無忘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喪戴被蓋一條
擲棄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見之大

笑久之又作風播偈曰不是風亏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来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少閒真淨文禪師大稱賞之以為撰鋒下滅英邵武黄手書此二偈云師脫牟住大庾雲峯寺

福州延慶洪進禪師桂林人父從南禪師游

（注五）

天資純謹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自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師真誠始終一（九）如出世延慶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已逾八十矣日夕無它營為眠食之餘惟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越供惟一僕夫在師勞瘁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告別即歸安坐瞑目而逝三日不傾鄉民來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于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視之寂然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之

南嶽勝業惟亨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僧云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白雲無心青天有日示衆曰有利無利莫離行市王老師賣身卯不問且道廬陵米有人酬價麼若無人老僧自貴自買去良久曰東行不見西行利以拄杖

卓一下
桂州登雲山超及禪師僧問未審云何登師曰柳標橫擔不顧人僧云山高嶮嶮如何上師曰直往千峯萬峯去僧云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看脚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嶮後白登雲山大嶮嶮良久曰山僧今日平地上喫交下座
黃檗積翠永禪主示衆曰山僧住此菴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異珎寶只救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今它烟燄不絕火光長明遂以拂子擲下時有僧就地拈來向口邊吹一吹師便喝曰說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烟消火滅去便拂袖歸菴僧吐舌又曾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師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師曰汝是偉來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云汝非永不非也奇走積翠質之于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錐
舒州宿松縣靈隱德滋山主罰人住院二十年每日獨自上堂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這便是更莫別求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語師嘿然而逝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禪師延平施氏子父依黃龍窓授大法決旨出住洞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户開光燦爛白蓮池畔杜中人師曰別寶還它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床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甩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舡良久曰爭濟五十

住得老僧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堂中瞌睡察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領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

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領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它覓古人恁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岩即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它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隨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箇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儱侗欵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茂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箇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晉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錯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弓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遁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荅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閣維有終不壞者二軀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姓王氏信州上饒人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檗即往依之十餘年

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問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盡禮致師爲第一世師欣然肯來道林墜房纔穴間見峯巒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師喪常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師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況存聖解乎六年而敬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磵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師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愧出家願乞封廻禮部牒免辜盧老衲袈裟人問其故師曰人主之恩而王公之施非敢辭以近

名也但以法未著耳昔惠滿不受宿請云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荆公之弟問法於師以雲居延之師欣然應之曰當撈此骨歸葬峯頂耳登輿而去師初開堂問答罷乃曰新啓法筵人天會集稀逢難遇正在此時還更有乘時適變底衲僧麽出來與汝證據良久曰不出頭者是好手雖然如是道林今日已向平地上契交了也賴遇金粟大士有不二法門放一線道道林方解開布帋頭足可以施展家風向無佛處稱尊便乃指點三界月視四維俛仰兎天高歌舜日舉音王調唱菩薩蠻奏沒弦琴含太古意當

是時文殊休惆悵普賢謾沉吟任是千聖出頭来異口同音也不消一劄子立珠重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仔細看黄龍先師和尚被劍還有人扶得起麽相禪不了袂及兒孫擊禪床下座又示衆曰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床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如是信擊禪床下座師於壬申年七月七日夜子時方丈數坐謂衆曰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俗厚葬緩經哭泣

當知我佛西天竺法火化躡塔遂說偈曰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建于雲居山師清癯鬚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譏呵諸方稱自称王枯上坐云

報本慧元禪師 郴州倪氏垂髫凜然如老成人髣兒戲于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云兒村如此豈堪世用令事佛僧乃可耳師聞之即翻然起拜遂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髮受具遊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從南海来無它求惟求佛法圓明

笑云王城聲利捷徑酒色財氣龍橫目爭奪日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盡在南方也師乃自洛京游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解悟治平二年春圭黃龍時南新自積翠來龍象四集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落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潮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遂裝去熙寧元年入吳開法於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法嗣書南視其名謂專使吾偶忘此僧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即日腰包而來至豫章而南已圓寂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師語大奇之深恨老師不及見留逾月乃渡還吳中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常夜舟歸自雪川冤劫舟白刃交錯舟人驚怖不知所出師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害也盜既去至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和神凝如常日其臨生死楠槱能脫然無累

十四

如此元祐四年移住承天萬壽寺衆益盛躬自持鉢至湖州湖人云師到處為家何苦獨愛姑蘇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擯譁以入湖云何為棄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師怡然不悋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為湖人所有

遂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坐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右司諫陳公瑩中在湖親見其事云師爲人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惟師而已遺言葬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乎師曰它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太師楚國公王黼追想師道爲請于朝賜謚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有旨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云

楊州建隆昭慶禪師泉州晉江林氏子也示衆曰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回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抓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衆生癡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擡著阿脩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抓眼中良久曰參

清五　十五

南康軍清隱潛菴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氷杲日照氷成水氷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栖賢諶湘潭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久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

學者而學者如蕭公畫龍龍現即佈吉州永山德普禪師生於韓州蒲氏少尚氣節有卓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携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云此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為務是為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彌義虎罪圭峯疏義多脫說摘其失屢誡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數之云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唯黃蘗是撼汝今是矣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峯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偶忘其名衲見丫山情奄主師聞其飽參問之曰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談呵之耶衲云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發聖得道者皆藉之以為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沈則能讀能知能見能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云既信矣則尚何區區遠來乎對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云是則未信非能信也師曰其病安在衲云稽翠南禪師出世久

子見之不宜復見則當使決疾有瘳笑師即日遣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忘旬如何南公云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云智者道場開將
注三
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
十六
問南公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住慈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葬林必祭吾以為徒靈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令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問云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幀寢堂生師其中致祭詩文跪揖上食師飫食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東京慧林佛陀德遜禪師姓楊氏福州侯官人也少習儒業學問該博頗著穀譽忽厭塵紛發志求道遂依東京天寧寺慧照上人出家試經得度徧扣知識造南禪師法席投機開悟久為侍者後游講席初出世汾陽之淨

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卧繩素欽服嵩
嶽既高道行益固遂奉詔住慧林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荅罷乃曰
傳持此事豈以搖脣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
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
爲本宣溪以無念爲宗無念之宗爲萬法之
宗無住之本爲萬法之本衆生棄本逐末背
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祖師西來不
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
同壽歇則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然燈佛
所無一法可得號燈佛方與我受記若有一
法可得然燈佛即不與我受記如是舉唱猶
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冬無
寒臘下看復曰諸仁者道非隱顯遇緣即宗
法無去来因時而會若緣時而未會雖佛祖
亦何爲且陝張祖席創立叢林豈一僧之所
能必假國王大檀越爲之護助佛日乃可光
揚自昔京城未聞是道先帝始建法幢迄四
海之高流爲一時之大事故今日佛道如此
之盛　皇帝陛下少踐正圖早聞妙法不忘
佛記克紹前芳遂令山野之人獲預朝廷之
命即將此開堂善利上祝　聖壽無疆伏願
舜日與佛日齊明堯風與祖風並扇萬邦無
事時當熙盛之年四海晏清人樂昇平之化

久立珍重泊　哲宗并邀百日入內賜號佛陀禪師未幾　太后上仙師又被詔入內并座舉揚旣若賜賚甚厚尊黃龍法道至是始盛於京都於大觀間示疾

隆興府祐聖法席揮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恭即便恭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比聲筆越

廬山歸宗志芝菴主臨江人也杜為莎菊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藥底彼倩未然

（清五）

龍引退芝陸沉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蘆歌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晉板頭低由是納子親之師不懌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像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敬為氣者乃道之流適於變者為法之幣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鎚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舞青雲識知路徑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事忘萬像泰然舉拄杖曰道得箇甚麼不道得箇甚麼不得不可得中極處得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且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常州廣福法照崇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春來花自發僧云學人未曉師

濟五　十九

曰秋至葉先凋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頭角分明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萬物皆從這裏出

揚州石塔戒禪師白慧林得旨後住杭州西湖一刹再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東投知

揚州重請住持疏有為東坡而少留之語晁無咎學士為宣之師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為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實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綴成百衲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師為東坡所知可見其為人也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輪紅出海萬國盡霑恩云學人不會師曰秖為分明拯翻令所得遲問如何是佛窟境師曰春歸一徑岩前秀雪盡數峰雲外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錫杖夜敲霜憍月銅瓶晨激碧潭烟乃曰春風浩蕩萬物舍芳林閒野老謳歌江上漁人舉棹山花列秀岸柳垂陰鶯囀喬林歌鳴幽谷白雲綰處千峰疊疊翠嵐萬派朝宗浩渺波瀾遥月森羅普現萬象齊觀南北東西交映重重帝網百億毫形海印發光大千普赴如斯語話無不盡知且道迷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

明州岳林曇振禪師上堂垂語曰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僧出云有師曰不作賣

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山僧今日失利問實坐既登於此日箇中消息請宣揚師曰颯颯和風飄飄細雨僧云言前超有路句後越毘盧師曰也不消得問知師解接無根樹妙手能拖海底燈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堤抑乍開金眼細巔梅初綻玉苞香僧

濟五

云圓音纔剖大衆霑恩師曰伶利人難得乃曰若論此事不在僧之與俗男之與女賢之與愚貴之與賤悉皆具足曾無欠少良由根有利鈍見有差殊向聲色裏轉却何以知之豈不見道名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除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且作麼生是目

二十

前事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恩州祖印善丕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上徹下云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上徹下下徹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又上堂曰千家門萬家戶貧底貧富者富其或未瞥地三途未是苦擊拂子一下又曰人人獨耀箇箇極則祖印如斯說話非常有損有益乃拊掌一下曰噫又復引人入荊棘喝一喝又曰潭中浩月嶺上白雲達磨西來莫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擊香臺下坐又曰堪作標者作標堪作柱者作柱

雲利納僧便知落處纔拈拄杖曰還知這箇
與作什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
一下又曰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棚
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棚露柱呵呵笑打
著這師伯祖印路見不平遂拈拄杖曰來來
雖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坐

濟五廿一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姓田氏洽州鹽山人
幼以孝聞母喪出家剃落稟戒前清州元禪
師領席入室咨參一日山行取葉淨手豁然
契悟投機頌曰大奇大奇動用還迷更問如
何慕口便槌山居苦行絕粒七年太守錢公
請師出世僧問禪關劍關祖道重興千聖寶
機願師舉唱師曰秋觀黃葉落僧云千聖寶
機蒙舉唱我師關棙意如何師曰冬見萬木
枯僧云恁麼則木馬嘶時花徧地泥牛行處
海雲凝師曰也須會始得問如何是祖師印
師曰地靜天寧僧云如何是心印師拍膝一
下僧云佛祖心印相去幾何師曰言淺理深
問如何是納僧得力處師曰月上青天僧云
未審有何憑驗師曰莫瞌睡乃橫按拂子曰
要知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釘截鐵剗
剗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師
有分學禪床下坐又上堂顧視大衆曰無異
思惟諦聽諦聽昨日熱今日寒抖擻精神着

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頭頓要得不顧
看看
西京善勝眞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
是響根美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
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
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
不實莫設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
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
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
不許將軍見太平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
甚麽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
師曰夜眠日走
舒州三祖圓智沖會禪師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僧問爲因開堂於此日
師將何法利人天師曰將謂劍利祇了僧云
一灶名香祝聖恩師曰今日事作麽生僧無
語師曰氣急殺人問清淨本然徧周沙界菴
內人爲什麽不知菴外事師曰合恁麽會云
特伸請益師曰有甚相虧乃曰大衆但看從
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人一保社若不
得箇入處晝夜不捨參問知識染著盤著忽
然豁地始知刀是鐵做一時放下便乃天台
普請南岳遊山左之右之不居感地諸仁者

古人既恁麼會今日欠少箇什麼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

續傳燈錄　第十六　　濟五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濟六

大鑑下第十四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九人
天童正覺禪師　長蘆清了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治平潤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濟六一
武當佛岩禪師　大乘杲禪師
隨州修山和尚　大陽湖禪師
歸宗明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香山淨日成禪師法嗣十一人
天封子歸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丹霞普月淳禪師

妙慧尼慧光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妙峯雲禪師　金山堅禪師
天寧珂禪師　龍池預禪師
雙泉月禪師　南嶽龍王雲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寶峯照禪師法嗣九人
圓通德止禪師　真如道會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花藥智朋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烏巨如懿禪師　仰山季禪師
報恩通禪師　薦福臻禪師
天王聰藏主已上五人無錄
石門易禪師法嗣五人
青原舜禪師　天衣聰禪師

香山尼佛通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九頂慈普禪師　無爲義安禪師已上各立
天寧誦禪師法嗣一人
熊耳慈禪師見錄
大溈喆禪師法嗣三十人
智海道平禪師　泐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遵禪師
福嚴寘禪師　東明遷禪師
道吾汝能禪師　興教慧淳禪師
羅浮希聲禪師　興陽賢禪師
永安妙喜禪師已上十三人見錄

禾山慧曉禪師　中峯智源禪師
靈泉道堅禪師　清居文喆禪師
萬壽子昇禪師　崇因正禪師
嘉佑辯禪師　岳麓海禪師
溈山雲菴首座　齊榮首座
溈山永菴主　淨福慧文禪師
瑞峰道宗禪師　胎覺師範禪師
萬壽道倧禪師　雲峯清悟禪師
象耳子真禪師已上十七人無錄

靈巖雅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普印禪師一人見錄　龍游清韻禪師
石門永熙禪師　禪林水覺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慶善宗震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普能禪師見録

淨土思禪師法嗣二人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二人見録

護國月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慧本禪師見録

護國祐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則圓禪師見録

南禪慧禪師法嗣二人

蕭山法詮禪師　寶林道芳禪師二人無録

萬壽圓禪師法嗣三人

國清照禪師　慧嚴覺禪師

永懷榮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福昌端禪師法嗣一人

王屋資禪師無録

天禧永禪師法嗣一人

添上座無録

鹿門燈禪師法嗣一人

白馬然禪師無録

西京尼道深禪師法嗣二人

奉聖紹才禪師　玅慧智安禪師俱無録

大洪守遂禪師法嗣二人

大洪慶顯禪師見録　荆州公安悤無録

丹霞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鮮環與環其右髀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父參佛陀遜禪師掌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撥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遺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座上香合曰汝面是甚麼物師曰是其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刹以前白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瞅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縫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耶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汜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又長蘆天童

屋廬承嗣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閒簫壺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空刹有其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盡箇樣子秖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秖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秖如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湍頭白鼈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辯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雖未解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

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麽生師曰快刀快斧所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塡滿塞空閒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俾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刹塵空師曰談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麽生師曰悉應

清大王

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麽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麽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未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麽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麽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麽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麽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賙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擅度次詔越帥趙公令諲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遷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網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謁祖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汚漢和丹霞之室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漢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圓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温州龍翔杭州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衲鐵爲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欺曲彖弄争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峯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戸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涼撥來一轉業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

識得拄杖子猶是逸路中事作麽生是到此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與甚麽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大談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麽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麽生師曰玅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秖恐不恁麽師一日入厨看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麽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麽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秖是不得翻欵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隨虛跡露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摠

密孰云漁父栖巢秖歷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麽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麽問僧瑕瑕殿上玉女擡梭明甚麽邊事曰回互不當機

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珎重便出上堂據拄杖曰看晉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麽處去還會麽不得重拖雨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涕作舞云見麽見得廣為麽不見聞普光明藏亦見不見亦玄妙汚染底麽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泳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度不露光鉗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麽生相委良久曰雲龍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輦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麽時絕氣息一句作麽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隨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鼻穿崇先塔于寺西壁

桐嶋證悟空禪師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鄂州胡氏子上堂進一步踐它國王水草退一步踏它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無也蕭騷脫籟松叙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

船子獨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踪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麽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實毂不留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慶州治平潤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浙六

八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麽金風夜栖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籠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宜得天垂瑞彩地擁禎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辯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

由杜口匪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牽坍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絶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濁運狐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四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濟六）莫教眼眼頑著認著則空花線亂（九）言之則語路象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窣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悳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不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資峯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閩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禾知書多喜瞌其父目為憎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聡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浩西浴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喃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

世綱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玩遂祝髮受具未穀歲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　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日皆言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秋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等衆請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聞忽遇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教它道那裏是高山頂上它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跟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覩見雖然得見湫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什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它頂門上具一隻眼未窮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誤利塔司空山分空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它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

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檢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群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慧泉禪師一日聞衆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興不自遇遂往寶峯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刼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歎育舉擊敲告衆曰深得閫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来不入門去不出戸来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荅封糧羊絶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藏身處沒跡沒踪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麽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来師曰屎裏翻筋斗曰

濟大　十一

如何是蕭中至師曰雪刃龍身不自傷曰如何是蕭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投得烏龜與作盤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卧出谷見来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線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岩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

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為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欽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峯有年無省回為衆持缽峯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惟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拈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低作境會師即契悟（遷福州報慈）

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嘆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岩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飽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足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乘拂罷師問曰其間首座所說莫撓其義伏望

恐悲指示座許許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
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
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
見一人座默然川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
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
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
漫一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高鄲人上堂幽室寒燈
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
烈燄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
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為下筆衆無
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居佛通禪師回誦蓮經有省往
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
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禁者自禁謝者自
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
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
山僧今日撒尿撒尿這邊放那邊荷東西山
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峯染汙
它染汙它莫啾啷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
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歷来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潙喆禪師　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蒙州人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斜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
清大十三
門門通大道　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不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鰲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逐指拄杖曰不是向人辭佞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渤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鑰難辨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會拈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憂遣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實拳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

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携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仍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来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以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跌綴至五鼓必齊膺因歸祥以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禁林称為蘭布裩有擬草菴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遊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迄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燄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久絶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牛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溈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操空笼轉莫及翻身撚影徒自勞形當面拈来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床曰洎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拍連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寔禪師東川人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来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蚤侍真如晚居溈山真如養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麽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麽曰汝輸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麽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潭州道吾汝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嗄十五著不喫僧云如何是法師曰讚著不喜僧云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乃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未得休爲什麽如此一切智智清淨迷會麽對驢彈琴不入牛耳俄遜大溈山来

兩月沐浴淨髮趺坐而逝

安州大安山興教慧淳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竟師曰未白槌已前喚作什麽白槌已後喚作第一義諦莫有不甘底麽出來相見問白槌前請師道師曰方丈裏僧云白槌後又如何師曰法座上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勿交涉僧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脚下僧云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口裏僧云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腦上乃曰靈山會上迦葉親聞五祖堂前老盧得旨至今累及兒孫血脉不斷豈多學多知負能負勝人人具英雄志氣各各出自己胸襟不取它人處分便可出生入死方可報佛恩德如斯舉唱笑傷觀者還有同死同生底麽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漢麽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潭州中峯羅浮希聲禪師僧問為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進前瑞雪落紛紛僧云君恩如此報祖意又如何師曰且領前話僧云恁麽則金枝永茂玉葉長芳師曰一任衆人看乃曰雲生大野霧鎖長空三笠二木悉歸師子吼露滴庭泓盡称無邊妙相猿啼良嶼皆談不二圓音乃拈拄杖曰無邊妙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可謂應時應節若不會萬年松在祝融峯卓一下二月八日無疾坐終茶毗諸根不壞舍利來者

可掬
郢州興陽賢禪師江州人蔡林所謂賢蓬頭是也真如喆會中號称角立見地明白機鋒頴脫有超師之作而行業不謹一衆易之喆結菴於方丈後令師獨處惟通小徑直方丈前過不許衆僧往來後二年遂舉立僧秉拂
濟大十九
議論超詣一衆始大服住興陽數載法道大著及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勤在潙山目釋其事妙喜杲游興陽時尚及見其肉身
鼎州永安妙喜禪師僧問如何是國師三喚侍者師召大德僧應喏師曰鈍根漢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看虛空還曾開口麽僧契悟禮謝師與一頌曰虛空開口喚須彌聲隱春雷蟄者知若不仙陀徒擬議負吾負汝自風移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麽處行屢僧擬對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便打出
慶善晨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本郡呂氏子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

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歧途成滯若也見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總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殊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卷六 十八

特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樁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鬢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匝匝燈籠跨跳過青天露柱鬼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如何師久藏囊中寶今日當逐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劒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蕊簇錦簇族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

歷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麽物師曰一點墨曰恁麽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歷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入不如惜取良久曰殿雀夜明珠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廣安楊氏子僧問須菩提岩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擾洪峯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近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焚斗煎茶銚不同

續傳燈録卷第十七　濟六

續傳燈録卷第十八　　濟七

大鑑下第十四世
沩潭英禪師下法嗣一十一人
法輪齊添禪師　慧明雲禪師
仰山支恩禪師　大潙脩梵禪師（已上四人見録）

方廣悟紀禪師　寶蓋自俊禪師
上封行瑜禪師　華藏叔聰禪師
寶相湧禪師　烏崖垂義禪師
石霜子高禪師（已上七人見録）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八人
谷隱靜顯禪師　黃檗永泰禪師

龍王善隨禪師　慧日明禪師（已上四人見録）
王氏山慧先禪師　寒磧子和禪師
木平慶禪師　聖果永聰首座（已上四人無機緣）

百丈元肅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仰山清簡禪師　百丈惟古禪師
月珠神鑑禪師（已上三人見録）　垂拱法滿禪師

永壽信詮禪師　洛浦觀通禪師
清泉道隆禪師　西峰元弼禪師
法教疑禪師　九仙輔禪師
鹿苑業禪師　鳳凰有瑤禪師（已上九人無機緣）

黃檗惟勝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昭覺純白禪師（一人見録）　太平齊禪師

石霜允禀禪師　白水居約禪師
廣利文欽禪師　雲頂表奇禪師
普通了如禪師　天王君岸禪師
永天處幽禪師　西禪燈禪師
靈泉悟遷禪師　寧國希則禪師
馬溪惟廣禪師　望川山遵古禪師

馬祖慤徽菴主　呂微仲丞相（已上十三人無錄）

隆慶慶閒禪師法嗣三人

安化聞一禪師一人見錄　龍翁聰禪師

資福普滋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九人

寶壽嚴樂禪師　道場法如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大乘璣禪師
開福文玉禪師　大寧紀禪師
仰山普禪師　桃林希倩禪師
報恩有機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上藍順禪師法嗣四人

蘇轍參政一人見錄（有七）　方廣纘通禪師（二）

佑聖雲智禪師　金頰逸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隆慶利儼禪師法嗣一人

香嚴先禪師一人無錄

隱靜守儼禪師法嗣二人

廣慈宗賢禪師　吉祥法順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十人

越峰祥珪禪師　書山本明禪師
天台如菴主　西竺尼法海禪師已上二人
福州奉華禪師　西峰惟辯禪師
法濟元軾禪師　牛頭昱先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本覺欽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乾明慧覺禪師法嗣二人

長慶應圓禪師一人見錄　寶積清及禪師一人無錄
長蘆崇信禪師法嗣一十五人
妙空智訥禪師　慧林悰深禪師
智者法詮禪師　光孝如瓊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石塔銓禪師
萬壽明禪師　資聖慷悟禪師

天衣智遷禪師　資福梵欽禪師
光孝淨真禪師　靈巖顯頗禪師
慶善智照禪師　西禪道遷禪師
龍門法秀庵主已上三人無錄
開先珣禪師法嗣二人

延昌熙詠禪師　開先宗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保寧英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清七　三
廣福性尚禪師　雪竇法宰禪師
羅漢勤禪師　羅漢善脩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吉祥齊果禪師　無爲智全禪師
虎丘通禪師　香山常禪師
華藏宜禪師　廣教守淵禪師

廣教原照禪師已上七人見錄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三人
西峰法聰禪師　兆率惟顯禪師
留山珊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元璧清湘禪師法嗣三人
長興宗朴禪師　雪峰宗演禪師
衛州王大夫已上三人見錄
仙洞仙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道禪師無錄
淨因覺禪師法嗣二人
華嚴惠開禪師一人見錄　亞松聖禪師一人無錄
大洪智禪師法嗣一人

天章樞禪師見錄
甘露宣禪師法嗣一人
妙湛尼文照禪師見錄
瑞巖居禪師法嗣二人
萬年處幽禪師一人見錄　護國元瑞禪師無錄
淨因嶽禪師法嗣一人

鼓山體淳禪師見錄
金山慧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覺然禪師見錄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僧云聞師曰還我

話頭來僧禮拜師笑曰令人疑著又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咬人又喝一喝曰象王顧伸又喝一喝曰狂狗逐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畫四喝有一喝堪與佛祖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又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

卷七　四

逐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纂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人師曰雲開銀漢迥僧云畢竟又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姒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僧云忽然當又作麼生師曰半錢也不直僧云如何即是師曰趙州南石橋北僧禮拜師擊禪床三下上堂曰火室遺風曹溪要旨黃蘗收來臨濟扶起三關戈甲競頭分四揀開遮何止此定宗乘立綱紀當機驗取廬陵米更從升合定高低爭似備師封白紙衆骨提心暗喜同風今古播叢林切忌叩牙驚着齒又曰雪峰盤鼻滿山水牯臨濟三關雲門一普勸君一一透將來捉取大雄山下虎

衆州仰山友恩禪師上堂以拄杖擊禪牀一下曰佛令祖令无解氷銷半字滿字千山萬水納僧門下草偃風行然雖如是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以大衆良久曰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羞見洛陽人又曰煙雲開處日月齊明影落千江光含萬衆頭頭顯焕無非自己家風物物全彰盡是祖師活計於斯明得則點頭嘿悟於此未明且擺脊挫頭恁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若有人一箇出来咳嗽一聲山僧退身三步

青七　五

潭州大潙齊恂禪師僧問玉兎不懷胎孕牛爲什麼却生兒師曰著槽廠去僧云牧牛坡下師曰莫教落草僧云步步踏著師曰草裏漢乃曰頭角未生時薦得早犯山僧苗稼了也更待擎頭戴角異類中來生兒養犢其例以堪不見仰山云一回入草去一回把鼻牽然雖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良久曰鐵牛不喫棚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又曰青山疊疊水茫茫徐愛巖前果熟香更有一般堪羨處誰知別有好思量

仰山行傳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靜顒禪師僧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清風来不盡僧云通上微下絲毫不納也師曰明月照無私問文彩既彰願聞舉唱師曰巡海夜叉頭戴角僧云祇園五葉花開處不別東君別是春師曰重疊關山路問一鍼破三關即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破

才已露乃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時清道泰詞誼滿路釋迦掩室設商量淨名杜口休更舉要知極則本根源識取南莊李翁敢問諸人秖如李胡子有甚長處會麼今年必定有來年不如剩種來年粟又曰歹運推移日長一線且道佛法長多少自曰九九八十一請人還會麼若無人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九九八十一日南長至日歹運既推移大家相委悉非為世諦流布且要應時納祐參又曰今朝正月五大衆明看取火上更加熱苦中更加苦堪笑谷隱太無端空谷當前流謎語喝一喝又曰語默視瞬皆說見聞覺知盡聽香積世界饗香飯悟無生極樂國中聽風柯悟般若遂指拄杖曰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處廓開聲方得知卓一下

端州黃葉山祇園永泰禪師隨州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麁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心求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四海金鈎珠不知已吞紅線墨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

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禮金真菡萏面

百丈元爾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清爾禪師僧問優鉢曇華今日現頴將花綵接迷情師曰但得雲消去自然春到来僧云一聞千悟立證圓通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二十年来方外客今朝出世事何如師曰雲從龍風從虎僧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明月耀青天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付四藤條師曰趙州八十方行脚僧云得恁麼不知時節師曰行到南泉即便休乃曰乍臨勝席實慰靈襟昔日聞說千端不如一日得到僧歸山舍人返郡城事有遷移理無改易何也湘水直連秀水出山還入一山動靜去來豈妨湛寂翠峰列岫常露自己家風夾道青松直透長安大路煙雲橫野殿閣凌空不移跬步之間頓入華藏世界入則不無還

（赤七）

見喜財麼遂垂下一足曰久參上士已自知歸乍到禪人不妨立地一時搆取又曰新律綫分寒光報曉天色欲暖還冷氣候似冬忽春益鴻蒙之象初升乃嚴凝之寒未退時須臾刻已屬東君勿此爲勞共解得歲開有一人不在斯限天地無由蓋載寒暑豈得推遷

（七　佛弟子清聽校刊）

日月莫諸照臨陰陽卒難變易若教此人受歲終是不甘時師到來又爭奈得且道受歲人與不受歲人兩家相見如何作賀良久曰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鄧定府月珠神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應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卧切忌寒猿中夜啼

黃蘗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禪師梓州飛烏人姓支氏父祿聞法於松山道者以死生爲戲白衣梵行編俗無出其右者常云吾根鈍不得入門願有子紹佛慧命足矣師少聞父誨諦聽沉思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遂往依戴山華嚴寺落髮受具父子相與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經論去之南遊首謁澧州太平俊禪師俊大奇之謂真吾法子也付以十三條說法大衣師遜却之後謁黃蘗山禮真覺勝禪師親近歲餘未始一顧師奉事益勤勝一日忽瞠視之師咄曰這老漢把不定作麽勝大笑乃爲印證心地元

豐水宗室南康郡王自黃檗邀勝請肇下師
侍行未幾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五連勝
有旨放歸蜀門人星散獨師負巾鉢以從會
成都府帥奏改昭覺為十方問真覺誰可住
持眞覺以師應請師既領院遊南方規範一
變律居上堂示衆有曰不超性海是理事緛
濟七
不透塵輪是語言鑄於是蜀之淨侶靡然向
風經肆講席為之一空朝散郎馬敦奉議郎
段玭天台山隱者宋放唐安文士相里昱皆
摳衣執弟子禮元祐末裴晉公自水閣正閥丞
相蔡京時帥成都命師住師不樂遂併昭覺
辭之蔡察其誠復請歸舊刹益建立綱宗孤
八
硬啃整大為同輩所嫉謗滿盈路師不顧也
久而自定師示疾以頌付小師宗顯曰風高
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
寂俗壽五十九坐三十四夏小師得法出世
者曰宗顯宗化嗣法者曰劍州元封常照印
州鐵像子尚師於昭覺為第一代塔至今存
焉
廬陵隆慶慶閑禪師法嗣
渾州安化岡一禪師僧問意旨不到處特地
好商量未審是什麽人境界師曰張三李四
僧云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唱笙水底吹師
曰亂走作什麽僧云也要和尚識得師曰西

天此土上堂曰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斷臂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祖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麽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坐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　三十七

福州實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群生菩薩有智慧見世不分明白雲無心意澤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截月山深分外寒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來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歸為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盡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紹興帝石佛慧明辭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境師曰三生墜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上盖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睡陽徙
筠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睡陽徙
事左遷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盖順禪
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
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揩鼻因緣已而有省作
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避逅相逢老順師
揩鼻徑尋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拈藤破
衲公何事白酒青盥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
上一柱甘露清如飴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姓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痩田損種曰未齊
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撓開不
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揩是機關遣
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福州壽山本明禪師開堂日僧問李相當軍
忝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瓶府帥請師匡上席
未知祖意若為明師曰今古應無隱分明在
目前云將謂壽山無透路元來方外有知音
師曰今之古之一句作麼生道得云伯牙與
子期不如閉相識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問
如何是壽山境師曰三山長在目一徑是杉
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持楊柳枝笑問
往來人問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龍吟霧

起虎嘯風生問知師父親吹毛劒作麼生是吹毛劒師曰清風八面云中下之機如何曉解師曰切忌當鋒云恁麼則今日用也師曰快便難逢乃曰過去諸佛已過去未來諸佛猶未來正當空劫之際佛法委在何人若也一念回光返照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豈有前後去來之際直饒諸聖出興如恒河沙數未有一箇半箇當頭指出是以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不盡三乘十二分教又是黃葉止啼之說洎乎靈山會上不得已而拈花示衆迦葉破顏微笑便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自此之後灑成途轍西天此土

遞相傳授如以印印心心以印印定實無一法與人直指當人分上真撿絶眹包千古以無窮大智冲虛亘十方而無盡法界豈從他得圓光不離目前舉足下足無非真實道場一卷一舒豈離繁興大用草木叢林皆現色身三昧山河大地盡轉根本法輪若能如是

清七

方解報佛深恩上資皇圖永固珍重又上堂曰四面青山列畫屏誰知身世與雲平松風水月淡相對別占壺中一片清昕以白雲影裏古佛巖前青松翠拍畫鼓古佛之家風傚閑雄棲何異天宮之世界既到這裏不用彈指樓閣門開說甚天台與南嶽為什麼如此

寺嶽凌霄漢紅塵不到關
台州大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
水上行語發明己見歸隱故山猿鹿為伍郡
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
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鎖鎖庭寢
事換我一生閑又問逐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實文吕嘉之姑
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
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俎曰稽天雲
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
屆明坐脫
乾明覺禪師法嗣

嶽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
日到無索泥牛背踣跳樂眷蘆葦鼻孔頭翻
倒須彌成芥柿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
拍手呵呵笑歸去來芳歸去來煙霞深處和
衣倒良久曰切忌瞞着
長蘆信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秀州莫氏子僧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
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
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遥見疑大也詰旦
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

四割愛冠祀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聖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廨滿户外蔣山佛鑑勤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迎案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為什麽稱有一人師曰多處不如少實鑑曰恁麽即師超然偶朝廷以資福為神霄宮因乘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着便諸訛夜来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拔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花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痘子寅審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麽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秖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麽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魂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着閻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来從此盡饑饑萬物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秖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

舀揮觜厮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猫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戢得鐵硬剎剎地漢始得若是恁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平江府萬壽如瓚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乃見僧入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推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衆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撒灑無覓處坐歇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今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秖管貪歡樂不宜學無為叙平昔參問勉衆進脩已忽竪起拳曰諸人且道道箇落在甚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

遂入與端坐而逝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詵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挨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遜不寫

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輥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詰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暮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鵬鵬守空池舉未絶印竪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曰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濟七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為極萬象以空為極三聖六几以佛為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為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閉倚禪牀咄留與兒孫指路

頭
廬山羅漢勤禪師上堂曰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契茶去又上堂曰月生一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直下分明休擬議月生三凜凜霜風徹骨寒迷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過去不可得見在不可得諸人者作麼生會白這裏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床下坐
廬州羅漢善脩禪師上堂曰一氣不言群芳競吐煙慕嵓芳水渌山青日遲遲芳鶯啄燕語桃花依舊笑春風靈雲別後知何許驀拈拄杖曰見麼良久曰鼻孔眼睛一時穿却卓拄杖一下
元豐清湘禪師法嗣
湘州長興宗朴禪師上堂曰我有一訣逢人便說雨下天涼炎天普熱大衆還會麼你若會得眼中着屑你若不會今朝敗闕不見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又曰臘月正嚴寒草木盡枯乾幾多名利客見處異漫漫喝一喝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欸出四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抛前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離衆曰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

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
遠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
知凡是聖之鹽豉紙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
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
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遣其弟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
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
也公便掩耳既而四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
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曰何長青松嶺白雲鄉
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乘微歌又笑從教人
道野夫狂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證慧蘭禪師上堂遠磨大師九
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
光座主一飜腳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
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
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
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蓦鼻扭住
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
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惊倒禪床直饒達磨
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
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
興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案召大衆曰達磨
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靈山會上唉作拈花小室峰前名為得髓從上古德秖可修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惟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秖是箇般調度疑眸昔日家風下足旨時岐路勸君休莫奔鹵莽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甘露宗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温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相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悵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君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秖如僧問祇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嘯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

死

淨因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娃任氏絲綸要投滇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脩鯨巨鼇雙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滄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拄杖下座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過刺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濟八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六十九人
淨慈楚明禪師　長蘆道和禪師
雪峰思慧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濟八
雲峰志璿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道場慧頒禪師　雙峰宗達禪師
五峰子琪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承天滋演禪師
吳江法晏禪師　資福寶月禪師

天衣慧通禪師　天聖齊月禪師
圓明希古禪師　狼山文慧禪師㊀
智海和禪師　水西達禪師
南陵有朋禪師　天章澄濟禪師
龜洋法海禪師　報慈有聰禪師
瑞峰慧清禪師　靈巖智常禪師

華嚴利聰禪師　廣靈德衍禪師
天衣弁禪師　大別實相禪師
感慈廣悟禪師　涵碧道安禪師
雲門用昇禪師　明招子卿禪師
資慶印禪師　寶嚴子鑑禪師
大梅智華禪師　崇勝希肇禪師

㊀上二十見錄

淨慧瑞禪師
趙化雲曉禪師
西方可宏禪師
佛智慧通禪師
烏龍守鄆禪師
承天普安禪師
淨慧擇隣禪師
壽寧戒通禪師
壽聖曉初禪師
天寧用忠禪師
報恩懷立禪師
治平子微禪師
資聖泉宣禪師
長慶思政禪師
西院用隣禪師
灃泉慧初禪師
黃山悟先禪師
蘊機和尚
南山文則禪師
萬壽海仙禪師
明覺慧泉禪師
太平普志禪師
香山淨淵禪師
曇慧和尚

鹽官謙禪師
焦山從禪師
羅漢交禪師已上四十九人無錄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禪悅知相禪師
普濟子淳禪師
潛入
仙居有隣禪師
金山佛日禪師
西余道孜禪師
太平簡才禪師
洪福道才禪師已上九人無錄
廣雲希祖禪師法嗣三人
壽聖鑑禪師
崇德淳禪師
分錄
鹿苑道齊禪師
禾山用安禪師已上四人錄
二
趙化守曇禪師
仙巖慧初禪師
廣教道本禪師
勝法道綱禪師
錄

烏龍廣堅禪師　仙巖悟義禪師
清溪智誠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圓澄嚴禪師法嗣二人
彰法尚禪師一人見錄　寶山公遠禪師一人無錄
抉子脩顒禪師法嗣六人　白馬江禪師
資壽灌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富彥國丞相已上四人見錄
文殊法聰禪師　資壽明潭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佛國白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金山惟仲禪師　乾明永回禪師
智者紹先禪師　勝因崇愷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建陰原禪師已上七人見錄
天寧脩禪師　普照法泉禪師
二祖璇果禪師　慧濟普慶禪師
三祖策禪師　羅漢遇禪師
長蘆宗賾禪師法嗣九人　廣教堯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洪濟瓊禪師　北京照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淨慈惟一禪師
蔣山善欽禪師　本覺道如禪師
天寧子深禪師　瑞峰延禪師
僧忍和尚已上九人無錄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

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内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麽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發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麽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討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為祖師出氣底麽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鈿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擬拄杖下座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麽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鎚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麽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

到天笠(笠註)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
拍手呵呵咲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唐俞氏子僧問
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
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
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有八)曰這裏悟了(契)起拄杖海
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與我傳語雪峰和尚
咄上堂布大教網擒人天魚諸聖不似老胡
拖泥帶水祇是見兎放鷹遇鏖(四)發箭乃高聲
召大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
旬月一日大衆總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
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妄
日鳴鼓塲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呑
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
少室家風危如纍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
竪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
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
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趯散上堂眼
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
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祖腰獨立徒自
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懊懼別峰相見落在半
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
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

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着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懸悟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前天曉夫昆琶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超學無爲生死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微塵皆成漆桶可中爲道似地擊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婺州寶林果昌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土塊石問既是塊石爲甚麽敲不破師曰既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麽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粮著直是無香氣拳拈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拄栗條莫向南山尋龍覓

潭州雲峰志璨祖燈禪師南劍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來暑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曜空

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開浩浩地聲色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去乃山創樹劈腹剜心鐵湯爐炭皮穿骨碎去如斯來唱大似三歲孩兒觀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來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圍汝等諸人向甚麽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痩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夾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群裏安禪荊棘林内藏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祇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睛耳聲洞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駝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駝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拂袖而出大笑下座僧問丹霞

燒木佛院主爲甚麽肩頭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麽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哀度吉頭上揷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東杖理民日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麽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開師曰退後一步曰不開不開又作麽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麽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白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杖曰還見麽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麽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濟八）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謹聖門下別有甚麽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麽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箇（十）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趙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無上堂舉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顒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温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來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覓有頭債有主珠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麽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麽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麽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含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

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觀黑白二圓相乃悟荅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芳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在山太湖上

越州承天滋須禪師姓黃氏單州人受業東京常興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參大通禪師（荅八）言下契悟遂住承天示衆曰若論此事體之則神敬之則靈觀之則眼似眉毛聽之則泥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嚥之則塞却鼻孔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劄不入當此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路絶處亦謂之無事人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與諸祖當頭亦道不著

昔日淨名居士對諸菩薩前曾露這箇消息次有達磨大師於少室峰前九年為衆說法唯有二祖親聞自後法流沙界承天今日向知有底人前亦有箇說處良久曰見麼百味交羅明祖意一言之下報深恩又上堂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令有眼底辨取擊禪床一下

蘄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曰雲生碧嶂云學人不會師曰月落寒潭乃曰山頭浪起水底塵飛結果空花生兒石女如今即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即

向火熱即取涼良久曰具道佛法在什麽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喝一喝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浴佛陞坐僧問法身清淨妙應無方為什麽香湯浴佛師曰今朝四月八云既然無垢浴箇什麽師曰不曰入水爭見長人　云忽若撞着雲門老子又作麽生師曰快便難途便打上堂曰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茶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秖是鹿言直語甘草自来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又上堂曰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現成公案不在思量更說碧眼西来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波而今還有相委悉底麽良久曰石頭大小連雲翠檜短松長帶露青下坐又曰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炙病得灾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斬若也得灾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灾喝一喝曰是何言歟

趙州天衣寺慧通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蔵牙伏爪云出窟後如何師曰群狐屏迹云恁麽則青莎窟裏威風振秦望山前露爪牙師曰你試哮吼看僧云放過一着師曰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老松倒影垂幽徑云學人不會師曰綠竹寒聲

夾亂流云學人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今日囊錐既露不免帶水拖泥顧視大衆曰有麽然祖師心印直下圓成悠麽會得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證徒自疲勞馳騁詞鋒欲繼真乘無有是處秖如達磨未來一句作麽生道還有人道得麽良久曰鐵牛昨夜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又示衆曰鳴鍾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會山畔更過三千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地冬生笋云乞師再指師曰波斯不繫腰云三十年後專為流通師曰西來意作麽生僧拊掌一下師早是亂統僧禮拜師便打門師喝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魚行水濁云恁麽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峰也師曰卦是天門筭來五兆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搜索乃曰祖師心印迴脫根塵妙體非形徒然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見聞祖師徹獃如何得到今日直須一念情盡內外見亡大智圓明方能洞曉便乃隨機應用好醜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舉唱執是知音水鳥談真何人善聽然雖如是知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以

拄杖卓一下
柳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曰天地無四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廟前此時衆畢見箇什麽良久曰也是迷逢達磨

通州狼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尚未見淨慈時如何師曰鐵牛生角云見後如何師曰石馬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頂云學人不會師曰楊子水朝東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

秀州禪悅如相禪師上堂曰或生或生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坐令人咲道是閑時又不閑乱問諸人為什麽却成不閑大衆還會麽良久曰昨朝秋令尽今日孟冬初秀州鹿苑道齊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磕萬別千差到這裏維摩老漢秖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即有分良久曰參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兩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

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蠻倚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絶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軋坤惜不教容易看

廣雲希祖禪師法嗣

睦州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良久曰明珠在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裏如斯舉唱曲高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兎

珍重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恁作麼云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僧云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秖恐不恁麼云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睦州清湊西禪智誠禪師示衆曰庭凋一葉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鴈匝地寒聲忽薦西風頓清野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底總見有耳底悉聞且道佛法在什麼處良久曰多少分明

壽州資壽圓澄嵓破禪師法嗣

鼎州武陵彰法嵩禪師有僧脫鞋戴頭上出來師曰趙州猶在僧拈下鞋呈起師曰果然僧提鞋歸衆師曰猶較些子遂拈起拄杖曰行坐常持兎角杖應用全施龍神狀乳峰獨許老韶擅後代商量幾般樣有方圓有拯濟打著鐵牛隨棒起須教不怯萬年藤盡斷兩頭休擬議亦不大亦不小拄地撐天常皎皎拈來卓向衆人前萬象乾坤都一照卓一下投子山誧悟脩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湛禪師僧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師曰翠竹搖風衆松鎖月云秖如威音王已前又作麽生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云三十年後此語盛行師曰切忌錯舉上堂良久曰便恁麽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床下坐西京白馬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藴叢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借云為什麽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乃曰若言說佛說祖未斷生死根源直饒不立纖塵也是心常附物敢問諸人作麽生恰好去拈起拄杖曰看看拄杖吞却虛空虛空何曾知覺

鄧州香嚴智月禪師上堂頂視大衆曰好諸禪德霧卷長空雲收大野女郎垂下何殊鷄足峰前四湖岸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艣

驢轉喬林野草含烟汀花泣露大衆還相委悉麽良久曰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又上堂曰吾家寶藏不慳惜覿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赫荆山美玉奚為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喝一喝

丞相富弼（濟人）居士字彦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顯禪師主接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顯為衆登座見其頎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回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顯見即曰相公已入未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

圓照本曰一見顯公悟入深賞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顯師踊顯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早圓戒品游廬山淮漸稠和宗師至龜山時白禪師住焉師入室聞舉庭前栢樹回緣言下契悟出世磁州惠果未幾白奉詔住東京法雲與師俱行邊充首坐元符三年春　哲宗皇帝上

仙五七入四相國曾公布聞師道風奏以師名澍漕程公之元潤州守大監傳公燮請住金山師於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入寺皇后遣中使降香為皇帝祝延聖壽上首白槌竟師頓左右曰還會麽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省力其或不然有疑請問僧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僧云若然者秖如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漁燈千里樂昇平僧云飄来新雨露洗出舊樓臺師曰說道理云秖如迁洪舟衝雪浪一句又作麽生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絶形遇緣即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盖衆生迷妄不知迷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内得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道貫一乘宗分五派臨濟則賓主乎換韶陽乃頓鎖全超溈仰則父子相投曹洞乃君臣慶會（脊）清涼法眼直指唯心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含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默把斉則十方坐斷兩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尧仁政化祝睿算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群有然雖恁麽猶涉程途且道正今當行如何理論良久曰一氣不

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皇后敕旨遣中使降香爲皇子韓國公頭睟之辰請陞坐僧問天香遠降慶皇子之今辰中使臨筵頒聞法要師曰好風来不盡紅日照無涯僧云一句迥超今古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於斯如曉了不在別追求僧云箇中奇特事鑑燾御清香師曰木人吹玉笛聲入紫微宮乃曰妙高臺畔龍象駢闐化城閣前聖賢會合正是我皇植福之地乃爲禪流選佛之場洞啓法門廣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顯道物物明心高蹈大方圓融至理迷之者重重昧性句句乖宗空自精勤終無了達尚能於斯一致盡斷兩邊不離當人便同正覺真可謂金輪統御玉燭遐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龍蛇出穴卉風来撼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風並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游子徑歸家是處高人遊佛國然雖如是且道龍生龍子底句又作麼生良久曰非但天神来客祐更資遐算助吾皇師初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着僧云如何是道師曰陛下薦取僧云如何是禪師曰舌柱梵天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去也師曰你遇得箇什麼僧云不可重說偈言師曰勘破了也乃曰如是之法亘古亘今一切現前不勞心力上至諸佛

下及傍生妙湛真如何常有異秖為群情并本逐末展轉輪回未能捨妄歸真安得頓超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届此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少林九年冷坐不措一言唯有坐主神光俄然啓悟地便乃求安心之旨了不可尋即於言下承當從此絡隆祖位末後門庭大啓枝派遙分石人舞出玄關玉女吹成妙曲如斯舉唱已徇機緣後學初心直須薦取久參高德曲為證明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麼生良久乃拍禪床一下下坐又上堂曰今朝二月十五恵果陞堂擊鼓召集四海禪人大家商量佛祖寒山聞說呵呵拾得起来作舞直饒碧眼胡僧也須點頭相許還相委悉麼峰堂喫茶去又上堂頴視大衆曰春光漸半春色方濃桃花陌上噴馨香楊柳岸邊垂梁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恵果門前雲影暮天鋪爛熳鶯啼嶺上蝶舞花前法法見成不勞心力又示衆曰汝等大衆尽是雲外高士徧歷諸方扣問宗師求其解悟還知人人自有一段光明十二時中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嘗有絲毫欠少未嘗有絲毫間隔未究得者切須究取比来行脚圖箇甚麼若於此見得歷歷分明猶是生死岸頭事在須知有衲僧超佛越祖向上一著敢問諸人作

（眾生是向上一著良久曰月明深夜後須叶覆掌前舉禪床下座）興元府中梁山乾明禪師本府人初住法濟僧問改律為禪非無所以學人上来乞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僧云漢水秖應流到海月輪直上寂高峰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廣八）瑞師曰昨日雨今日晴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乃曰信哉此事孰不承恩大似日輪處虛空界但能返照即自圓明不假多聞本来具足堂堂應用歷歷現前廓落情塵遍周法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何（十六）間隔乃拈起拂子曰前佛已滅後佛未生正當而今諸人何不省悟去便乃不除煩惱即證菩提不離死生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也添減絲毫不得雖然如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曰斬新樓閣佛家天律即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天下與人傳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子湖犬子雖猙獰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圓不眾撥不散日晒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楚州粉因崇信禪師僧問菩薩人見性如星見日華開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曰一筆鈎下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萬里無雲千峰聳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錯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舒北岡月印南溟師云恁麼則佛因嫡子也師曰拖

出五兆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兩益乾坤把定世界而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曜彩四方炳煥八紘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鵲白烏玄霧起郊源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撞出幽關石女穿開金鎖衝所三玄戈甲撥散五位鎗旗石鞏弓秘魔刄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不用施呈何須擊蕩撥泥不用鞭毬搜石筍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點檢將來直是未在既若如然你且道超宗越格底事作麼生良久曰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窗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悟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二月洛陽人戴花上堂

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麽生是衲子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烟嵩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床一下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鞋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續傳燈録卷第十九　十衆　　濟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濟九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六十二人
泐潭應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齊九
圓通可僊禪師
栢子德高禪師
開元志湊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褒親宗諭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龍泉雙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已上十人見錄
承天德綏禪師
東林思度禪師
雙林道基禪師
鹿苑景深禪師
資福懷寶禪師
萬壽智圓禪師
隆慶志深禪師
普門子淵禪師
仁王智誠禪師
慈姥嚴諒禪師
東禪道極禪師
福嚴惟鳳禪師
崇福德徽禪師
廣教德方禪師
無相繼才禪師
壽寧成則禪師
興化以誠禪師
景福惟潔禪師
祥符智先禪師
勝光清宥禪師
安國慶常禪師
長松山錦禪師
上藍希肇禪師

靈泉仁美禪師
勝業有通禪師
妙果法喜禪師
護國康禪師
興化愈先禪師
慕山覺能禪師
法雨元證禪師
盧岩崇禪師
大寧道才禪師
清城清傳禪師
清化從璉禪師
羅漢首賢禪師已上一十五人無錄

分寧洞微禪師
報恩明昌禪師
岳林圓明禪師
慈姥子詠禪師
乾明載昌禪師
衡山善孜禪師
洞山永邦禪師
斗方慶禪師
太平普禪師
雙峯省琮禪師

佑聖密禪師法嗣三人

智度一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

瑞巖智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雪竇榮禪師法嗣一人

雪峰大智禪師一人見錄

智者嗣如禪師法嗣四人

濟九

承天澄月禪師　華藏虛外禪師

淨土可嵩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寶林文慧禪師一人無錄

白雲端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五祖法演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琅邪永起禪師　保福殊禪師

崇勝珙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已上五人見錄

天柱處凝禪師　太平處清禪師
浮山鴻璉禪師　谷山廣潤禪師
香山慧常禪師　甘露婦義禪師已上六人無嗣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
洪州洞潭寶峰應乾禪師姓彭氏衡州萍鄉人遍歷諸方晚至照覺禪師洞潭法席久之未蒙印可示以烏窠吹布毛因緣殊不曉解一日豁然悟旨乃成頌曰潦到忘機是烏窠西湖湖上捻烟蘿布毛取出無多子鐵眼銅睛不祭何照覺可之自此推為上首照覺受命東林遂以師繼法席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曰踏着石頭硬似鐵僧云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曰點滴依前落二三問得旨忘言歸家穩坐未審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閑看白雲生碧落靜聽流水過青山僧云玉兒見火時光轉潤蓮花在水葉長乾師曰更須高着眼問孤貧赤一物俱無還識源麼師曰不識僧云每日上来下去為甚不識師曰源無面目僧云與和尚同參去也師曰同參事怎生僧云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直須與麼因浴佛僧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那箇是真佛師曰教好一問僧云銅鐵之象且致今日浴那箇佛師曰覓煤不爛問金毛踞地百獸潛蹤學人上

来乞師指示師曰腦裂僧云學人未曉師曰猶自不知休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大衆笑你問春風拂拂春鳥關關香嚴竹方翠靈雲花未殘正當恁麽時如何師曰千峯競秀萬壑爭流僧云時節既彰祖意教意如何顯異師曰基法師鼻孔僧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居士吸盡西江水師曰須是具眼師乃曰天上月圓地下月半吞兮吐兮知君錯筭昨夜清風蔡太虛珠璣迸灑蒼崖面霰雪交飛竟若為少林從此露風規喝一喝又曰金風振野古佛嘉猷玉露垂珠道人活計溪邊漁父盡唱無生嶺上石人時敲布鼓殊不知月裏麒麟

看北斗楚王城畔水東流住住是甚麽二三四七八九拈得鼻孔失却口師於紹聖三年庚子示疾沐浴淨髮說偈曰鋒鋩點滴休相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三年浮世人踏翻海嶽重歸去言畢而逝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桂州永福縣人姓毛氏本州菩提寺受業初謁慶閑禪師稍悟玄旨次參照覺頓息所疑出世開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遶綠紅塵何處来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入定僧云孤負古人師曰罕遇知音問法輪王已畢推轉意

如何師曰　活鱍鱍地僧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師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僧畫一圓相師曰爭奈諸聖眼何問有人問我解何宗指起拂子擘口打意旨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鐵筋擊烏龜僧云不覩雲中鴈爭知沙塞寒師曰千眼大悲觀不得無言童子暗嗟嘘僧云為什麽如此師曰秖為如此乃曰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飢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外馳求水中捉月乃以拂子拂一拂曰適来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麽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犁欄邊草直是須彌頂上眼擊禪牀下坐又曰和風習習暮日遲遲山花灼灼澗草離離紫燕雙飛大野黃鸝對語高枝衲僧到此如凝滯無限春光付與誰喝一喝又曰彎石發弓架興化箭運那羅延力定樂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什麽良久曰放過一着又曰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獨露一心掀開萬象一大藏教幾張拭不淨故紙從上古佛一隊多知解阿師自茲截斷衆流更不百城遊歷還有與麽衲僧麽良久曰點即不到又曰有人說得一丈一寸也行不得有一人行得一丈一寸也說不得有一人行得說

得有一人行不得說不得此四人中華藏欲覓一人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又曰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盤突野狐涕唾賊子華藏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哪哪又上堂喝一喝曰三月青

濟九

春強半溪山雨散雲飛庭花自開自落梁燕雙去雙歸復云木中有火不鑽不出砂中有金不淘不得心中有道不學不悟遊方行脚喚作道人還曾悟道麼良久曰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師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之

五

遠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者三年一旦起將梵刹而鼎新之迄九年而成窮極壯麗見者歎歎素善黃太史魯直魯直戲謂師為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云

廬山萬杉紹慈禪師姓趙氏桂州人十八受具十九遊方久參揔禪師一日侍立次問世尊付金欄外別傳何物揔舉起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揔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揔又打師忽然有省遂奪拂子禮拜揔云汝見何道理師曰拂子屬某甲了揔云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名聲藉藉推為東林

上首遂出世為杉僧問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意旨如何師曰特地光輝僧云兎角點開千聖眼龜毛拂盡九衢塵師曰寒山拊掌僧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師曰閻梨還接得也未僧云謹社老師親得古人間天上盡蒙恩師曰蹉却話頭問千聖共傳無底鉢曹溪路上許誰同如何是無底鉢師曰个人趯不出僧云萬里遊滄海所逢個個皆波師曰不是弄潮人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正當恁麼時印即是不印即是師曰看取爐中鐵彈子僧云忽然打破又作麼生師曰須知痛痒僧云今日得遇和尚師曰語脉裏轉却乃曰陽鳥啼春觀音戶啓清泉照月毘盧界彰鶴鳴峰頭聲聲不別散珠亭上顆顆圓成不隱不彰不撥自轉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看良久曰可笑猢猻探白月不知真箇有蹉跼下坐又曰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猢猻競探徒爾迷賺固象無心超然自得所

濟九

謂視之有餘光攬之不盈手出沒無窮往來無際然雖如是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喝一喝拍一拍云赤水之珠清江之月毛鮮冰消衆中還有英靈變豹者麼出來救取一半良久曰可憐此意無人會却使陶潛暗皺眉又示衆曰玉溪不會禪紙識諸方病篤下齊麤

六

散轉殺也不定左永蔡卞讃師真云靈光頭頭顯現獼猴亦背一面若人欲識師真打破鏡来相見

東京龔親佛海有瑞禪師姓陳氏興化軍仙遊縣人幼異塵俗默坐終日父母奇之捨令出家依東京景德寺重全上人為師落髮受具造黄龍南禪師法席南公曰汝為人事来為佛法来師曰為佛法来南公曰若為佛法来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南公器之然師終未徹後依泐潭抱禪師始悟玄奥給侍久之衆推上首出世安州太平旌德被詔住東京龔親指宗皇帝

五七入内賜大覺師名百日入内又賜佛海禪師號開堂問答罷師曰問得亦好不問亦強一問若不逢瀉成戲論法問若有有吞亦随機為什麽宗乘道着千聖退步寶杖敲時三乘失轍蓋為此事似秦鏡當臺千里邪心自怖如鎖鉚在袖百億魔軍碎膽直得大聖

卷九　七

不說說迦葉絶聞聞大底紙要諸人回光返本歇念收心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寂妙用恒沙物我混同有人便於此承當得箇處抱橋柱澡洗及乎捨之似萬里望鄉關靴之墮在塵塲界喚作迷時人逐法悟後法隨人蓋無私法要千古同規一旬同機

唯人自鑑到這裏若會得便見終始一如古今齊致至於趙州庭栢清風長在若不會得便見雲門兢子天地懸殊於是不得已便乃琉璃殿上日午打更無景林間秋行春令何也妙體雖然無異妙用蓋有多門是故釋主能仁應迹迦維引慈沙界神通妙力不可思議蓋為群生日用三昧而不覺業識茫然而莫返遂致前境紛紜本原鎖雜緣是金匱久默斯要於不二境作大佛事入寂此土經給三界道治大千化均百億言滿法界務籠群生敦玄籍以曉異因垂天真以育情性無何機有大小乘分頓漸故使資粮者可以推徵

逕著尋端見緒然後為散亂者誡之以定慧聽諸樂者示之以無常樂小法者導之以大方計諸見者論之以無動泥名相者開不二門此豈不以因言入道藉教明真一心皎然萬德咸著良為於此末後却曰如標月指空拳諭寶意如此興慈大似有過無功未如我金色頭陀隨身活計瑠璃鉢盂傳来無底任是千眼大士莫窺其狀逢磨所有生涯大庾嶺頭擲下設有萬夫之勇提之不動後来風幡事起搽筒義剖佛手雖藏驢脚自露所以兒孫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放一線道便有箇箇門風聯輝相燄佩無我印開不二門致得

向上金鵝嘴米一粒遍濟十方真如庵内良驹獨出踏殺群魔所以人人盡道摩竭令箭承當者少支那玄響晉應之者稀大衆若擬如斯見識一何少哉秖如知滋味識指歸於至音決勝負寧無一箇半箇且道能如此者是什麽人良久曰禪關已得裴公達祖意寧無

入

蒋九

謝守評下坐又曰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只是一切法故權為架閣有佛化内以忘言寄嘿為佛事使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黄花翠竹而為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剎以法空為坐而示佛事使學人不着佛求故勘破了句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已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

廬山圓通可偃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覓牛僧云爭奈學人不會師曰衆取不會底上堂良久曰恁麽散去早是不着便那堪長老鼓兩片皮搖三寸舌說東道西指南言北轉没交涉何故如此說則乾坤大地該括微塵收則纖芥無差絲毫不露苟或獨超象

外量等太虛便乃終日說事不為事所礙古今三世假爾目前曲直條然是非有辨能和光同塵隨邪逐惡恁麼說話也大無端忽有箇傑出蒺林恒赫撑者為衆竭力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將長老推向堦下也許他有奘氣息有麼既無老僧倒行此令杜杖打禪

堦九

牀一下

九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僧云菩提本無樹向什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僧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石問一念萬年十方坐斷學人特伸請益師曰先付德山後興臨濟僧云悔伸一問師便打問祖意西來請師舉唱師曰達磨當年無如是事僧云和尚莫教話墮師曰却被上人勘破僧云爭奈文彩已彰師曰向你道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僧云恁麼則寒潭浪靜蒼龍宿玉葉婆娑彩鳳棲師曰先記摩騰後恩盧老問摩竭正令此日全提如何是摩竭正令師曰喝散白雲擊破虛空僧云恁麼則衝開法王陣打破祖師關師曰更須著力僧云若然者讓老馬駒初出廐存師聖箭尤離弦師曰也不消得僧云灼然水灑不著師曰

誰肯便回頭師乃曰法王行處草木生禪大海騰波須彌變峯玄機未薦紙恐眼雲不深大用纔彰便出白蓮社裏所謂隨方作主宰類守株把住放行自由自在縱有逆天瀑布不來耳畔生宜任他雙劒峯高免向眼前為礙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大衆且道那箇是光明底事良久曰永山打破聲猶在自此廬陵米價低以拂子擊禪牀又曰菩提無相相覆大千法性無言言滿天下所以觀音從聞得道彌勒因見悟心祖師門下有何境界便得動止無礙良久曰國師不見客侍者出山門

黃州栢子山德嵩禪師僧問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高着眼僧云法不孤起師曰露柱上萬取僧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曰知心有幾人乃曰天地一指絶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迹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什麽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朵再逢春廬陵禾山甘露志傳禪師上堂曰牛頭沒馬頭回劒輪飛處絶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休言南嶽與天台所以未離廬阜秖見五峰勢險三峽聲雄自牧庵中隨緣度日便道涅槃城裏坐致太平解脫坑中未可安身立命及

到禾山也見凌霄峰上雲自卷舒羅漢洞前溪聲浩渺三門佛殿無異諸方厨庫僧堂仍皆舊轍便好拗折拄杖高掛鉢囊與諸禪德跨露地白牛遊塵中天地物外山川唱村田樂且恁麼過時假使諸佛出興於世地搖六震天雨四花終不能管得也不疑着渠且道

山僧有何長處便恁麼道良久曰白雲乍可来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泉州開元真覺志添禪師姓陳氏本州人因遊東林謁拋禪師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師於言下開悟乃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處巔頭遥指白雲飛

元枯朷游京師徐國大王聞師道風一日遣使召師入宮小參示衆曰毘盧遮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從曠劫来輪轉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来無性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無正法之可分何

濟九

十一

係末之為閒故知法界衆生無成無壞自性本源是佛然雖如是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既有生滅復有去而有来正像末法既無差性相昭然而可覩於其中間無有成佛無不成佛於般若義無所間然直饒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通過於驚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亡鋒

良久曰國今已傳清宇宙人人各賀太平王又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師曰見性即是王曰如何得見性去師曰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皆是古佛道場王遂領悟密契宗風即命四禪入宮陞坐復求即可飯千僧閱大藏以為慶讚及奏宣仁皇太后賜師真覺禪師號固辭不受賜磨衲袈裟御筆題金環錫鉢云賜真覺大師者當来同成佛果諸宮禁賜紫衣四十餘道囬奏徧賜諸方禪律指宗上仙復於福寧殿陞座賜真覺大師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貴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来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毋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毛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為復是逢強即弱為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語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劒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横按拄杖僧便喝師拽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分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大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畏目超宗亦難承紹竪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

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拄杖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南嶽衡嶽寺道韓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為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為人處也師曰麤茶淡飯倍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福州興福院廣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要諸方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為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東京寶親旌德寺論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拄着忙香菩拄杖起作舞臥病繼摩僧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即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我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撅空中豈況牽拽引葛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木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廬山棲賢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莽卤卤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祖拈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

靴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矣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以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踈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豁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挹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寓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雪竇瑩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衹拂拭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

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婺州智者山嗣如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殘陽戀遠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柴米貴臨示寂有頌曰去也何之住乎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絶倚臨岐一句向誰舉銀漢夜白孤蟾吐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華嚴虛外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進欲借看師曰剔起眉毛僧云見後如何師曰多少分明師將順世有頌曰小年石女握金環獨角犀牛入華山波旬拊掌呵呵笑碧眼胡兒渡鐵關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淨土可嵩禪師將順世有頌曰靈木無根壯非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誰凡誰聖若問去處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端表正言畢趺坐而逝
白雲端禪師法嗣
歙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清九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詰之令不鳴鍾破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教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

則可知矣作麽生是自知底事遂曾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為發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来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逢過一陣平風兼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麽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十五）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来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今掌磨事未幾雲望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来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来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濟九）

在遂衆笑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衆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耒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揩筑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為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耒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為人親切處師曰換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澄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秖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駈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

無着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麽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来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指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出上堂寔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麽恁麽鯫漆桶不出斗不恁麽不恁麽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麽聞香上堂難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洲人見大聖參上堂若要七縱八横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前分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秖如感音王已前未審甚麽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為甚倩人来荅師曰秖為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秖問一字為甚麽却荅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秖有這箇為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

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
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
照後用師曰玉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
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
起軒轅鑪出尤頻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
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清九　十七
大慈不如小慈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慈不
如大慈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
戴骨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
時為甚麽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曰見後為甚麽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
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
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
時節者為尒曰東君知子細徧地芟萌芽曰
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
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表却我
舌若不向你道即瘂却我口且道還有為人
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為你吞却恁被當門齒
礙擬為你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有為人
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拂下恵上堂結夏無
可供養作一家蒸嘗頼諸人承攘手曰囉邏
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
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着關

挾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絶人稀一向恁麼来孤負先聖去此二遠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峰列翠岸柳搖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粧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為汝諸人鼓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陁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貓兒十倍上堂太平滬滇事事盡經綸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箇道讚歎是甚麼好箇滬滇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句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

清九

入○○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隔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步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進

十八

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麽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為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麽到這裏須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尋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齩破一箇鐵酸饀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饀子一句作麽生道乃曰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濟九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轉動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麽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為山僧道得麽昨日那裏落十九

節今日這裏放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里徳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摠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咲個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来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或有人出来道盤山老漸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黄鸝為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漸自云諾惺惺着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個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這個舌頭秖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来拄杖卧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攦仰山鍬驅潙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来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羹淡飯且恁麼過

何也但頌今年麥熟羅睺羅兒與一丈示衆衆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麽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雪今日說向汝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為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姜郎伯藕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涂泥土無為無事人聲色如聾聵道如何即是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忽有箇出來

道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麽云得陸曰莫不得麽云不得大衆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甚麽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麽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

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蚤動含靈是佛既恁麽又喚甚麽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蚤動含靈還他蚤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麽汝又喚甚麽作佛還會麽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鑒

濟九　廿一

日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麽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麽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麽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怪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閭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曰

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問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箏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麽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麽生行師曰踏着舌頭問知師久籍裏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麽處着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

（濟九）（廿二）

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麽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即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覩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鍾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華華兒孫齷齪齷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

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敢手把莢栗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敵人師子師曰五老峰前日這箇堂會敵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戒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為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 濟九

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毬打毬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拯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閙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件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

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墟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覩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毘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田頭撲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霜張弓架箭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繞到擘開胷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提那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来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荅曰藏身不用縮頭歛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兎趕他不著元祐中徃衡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拈木入手成香爨向爐中橫穿香積如来鼻孔作此大事須是

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今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頓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麽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迥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
濟九　卅四
一瓣香藝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抆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衲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慇麽慇麽幾度白雲歸路上均至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慇麽不慇麽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麽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粮豹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熱楊岐頂額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即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鷂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契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着便被這漢當面塗糊

便打乃曰謝公千里来相訪共話東山竹瀝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麽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麽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　　十五丁　　濟九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濟十

大鑑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十二人

上方日益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月掌知淵禪師　靈鷲宗映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保嚴道倫禪師

洞山久英禪師　靈鳳允咸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崇因宗襲禪師

錢塘忠山主　西堂顯首座（已上二七人見錄）

上藍居晉禪師法嗣一人

雙溪如珪禪師（無錄）

興化紹清禪師法嗣一人

高臺德基禪師（無錄）

白水中白禪師法嗣二人

天寧演禪師　大乘黨禪師（二人錄）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二十七人

智海智清禪師　海會守從禪師

羅漢系南禪師　南峰永程禪師

寶相元禪師　永峯慧日庵主

白藻清儼禪師　慈雲彥隆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已上十人見錄）

長興得賢禪師　延福備獻禪師

祥符有通禪師　子湖道元禪師

石霍戒明禪師
慧力崇教禪師
馬溪山禾禪師
天場教禪師
靈峯敬雅禪師
鴛湖子昌禪師

太平嘉蕤禪師
北臺行新禪師
羅漢慕評禪師
歸宗子華禪師
長興德寶禪師
承熙敏禪師

黃檗覺智禪師 已上十六人無録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八人
永安元正禪師 一人見録
慧林政禪師
高峯圓悟禪師
報本宗澄禪師

鳳凰德亨禪師
鳳凰德亮禪師
景德院證禪師
高峰文悰禪師 七人無録

甘露顯禪師法嗣一人
光孝元禪師 見録
育王振禪師法嗣一人
嶽林真禪師 見録
招提湛禪師法嗣二人
華亭觀音和尚 見録
南塔守聰禪師 無録

玄沙文禪師法嗣一人 清十二
廣慧達杲禪師 見録
保寧珙禪師法嗣七人
育王淨臺禪師
開福世暹禪師
南禪立宗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 已上二人無録
蔣山文瑞禪師
圓明載清禪師

許顗彦忠居士 紀上缺錄
華光恭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念禪師 見錄

大潙懷秀禪師法嗣七人
大潙祖瑃禪師　方廣有達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已上四人有錄

西村常賢禪師　上生有常禪師
雲門懷素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福嚴慈感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法達禪師 見錄　南禪光澡禪師
雲蓋子思禪師　定山僊舉禪師
望川契宣禪師　酷頭清岸禪師

禪林善從禪師　定山文普禪師 七人無錄
開元琦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道英禪師　雙石先光禪師
尊勝有朋禪師 三人見錄　承天福寶禪師
三角如璇禪師　雙磵先禪師 三人無錄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三人
渚十
月頂道輪禪師　烏崖楚清禪師 二人見錄
昭化希紹禪師 一人無錄
雙陰昭慶禪師法嗣五人
玉泉善超禪師　泗州用元禪師 二人見錄
薦福德岑禪師　泰少游學士
澧泉慶安禪師 三人無錄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六人
龍興師定禪師一人見録　廣化素禪師
月珠壁禪師　富樂德彰禪師
承天逢原禪師　十地文用禪師五人無録
穎翠永菴主法嗣一人
清平楚金禪師見録

三祖山法宗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惟奕禪師一人見録　洞山淵禪師
西賢利貫禪師　梅山海良禪師三人無録
四祖法演禪師法嗣二人
海會宗和尚　南禪暢禪師二人無録
大中立誌禪師法嗣一人

虎丘文湛禪師無録
靈鷲覺禪師法嗣一人
靈鷲有琦禪師無録
慧林遯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儲禪師無録
石霜琳禪師法嗣三人

鼎州德山宗什菴主見録
夔州臥龍思順禪師
鼎州慶和懷悚禪師二人無録
大鑑下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曰上首白槌罷

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鵰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麽僧擬議師曰撞靈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商疎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買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麽生師曰鎮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麽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麽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漢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根下正好一雙碧眼胡兀坐九年須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咲空破面顏立雪斷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簸打簸迭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焰向曲录木上唱二作三於椰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

墻有覓佛覓祖底漢遊前指拍便喚作祖意西來自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脩證豈在思惟雖鶖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祖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得被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蹈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為重說僧言卓一下下座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頓取鈎

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荅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回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迺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毘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疎觀根迺救更相回互看取穿耳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柳栗等閙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爲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先生盡是漆桶聲敲一下上堂一又一劄著骨連皮一榻一撞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驚箭迸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示至涯岸直饒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尚有廣織山僧恁麼道旦道口好作甚麼

良久曰嘻留取啐飯
雲居山元祐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佛印智清禪師姓葉氏泉州同安人少為儒生性明敏博學典雅年未冠忽慕空宗遂依鹿苑寺惠儒上人出家徧參知識至祐禪師法席始明心地初出世五祖道望顯著遂奉詔住智海初開堂　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荅罷乃拈拂子召大衆曰還見麼手中拂子層層為諸人放百種寶光復擊禪床曰還聞麼坐下虀臺句句為諸人演一乘了義諸人若向這裏悟得則曠大刼來狐人業識當體銷成灰飛現前多世恨竟塵勞徹底氷融雪泮便見靈山正法眼藏昭昭滿目全彰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身獨露雖如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只是已頭亦如力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則無量神通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念念一時具足諸仁者有能恁麼攝去便謂立證無生不待僧祇而成正覺如今要見無生麼良久曰二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元符三年　哲宗上僊百日宣師入內賜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　皇太后上僊五七被旨演法於慈德殿登座問荅罷乃曰適來淨因禪師云是日並宣六禪長老陞座淨因乃佛日惟岳禪師出雲門下最

秘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臣僧今當末後說法却奉為大行太后演最初句還知麽靈源湛寐物我皆如佛性情真聖凡同躰彌綸千古廓徹　虛本絶去来何嘗生滅今日人天交接幽顯普臨皇風習習以和春帝日遲遲而育物萬乘正登於舜殿六禪齊仰於堯天奉為大行太后建此法筵指古佛心開正法眼於斯見得朱樓玉殿重重現清淨法身金闕瑤池處處露本来面目唯佛與佛同證同知伏惟珍重

舒州白雲海會守從禪師僧問藥山一句人皆委白雲今日事如何師曰遍塞虛空僧云誰知今日秉明月鎖舒城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白雲出山如何利物師曰雲横洞口歸鳥迷巢僧云指南一路又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如煙示衆曰指呼四聖號令六凡統三界作大伽藍以十虛為解脫門户山河大地是古佛之心源嬾炭鎮湯乃衆生之覺地於一微塵上現恒沙諸佛之全身於一佛心中現無邊衆生之世界若能如是即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然雖如是不落化門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九年喫菜粥此事少人知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絶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衆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燄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說或金剛按劍或獅子翻身或照用雷奪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本郡丘氏子少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氏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荅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臨路者畢集師咲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宗明校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

逝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素馳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麽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麽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来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為什麽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躰是争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逕會麽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眞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鄆州子陵山自琦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趿泥泥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為甚麽揚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荅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麽過大衆利害在甚麽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床下座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
鄆州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鄆州平陰縣

人姓鄭氏受業本州太平興國寺禮藏智為師叅諸方晚到燕州萬壽寺時元禪師居焉因令師看庭前柏樹因緣發明心地有偈曰趙州栢樹子去處勿人知拋却甜梔樹尋山摘醋梨元印可舉令住此寺僧問承師歿集人天會頒示西来製電撥師曰煙雲霧鎖僧云還有西来意也無師曰空生懊惱僧云臨濟宗風一時獨秀師曰不可有兩箇也僧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師曰都来七八歲游徧百餘城問花楊柳共談真如何是共談真師曰嶺上梅華白溪邊柳眼青僧云未審是什麽人境界師曰非汝境界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法師拈拄杖一擊僧云一衲橫披高坐上爐煙起處太分明師曰不是這一法僧云賣金須遇買金人師曰這箇是鈆石乃曰天人聲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

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什麽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又上堂僧問安撫旌麾得得臨請師為鼓勿絃琴師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数峰青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溪雪到明梅

華漏泄春消息僧云木人間作舞石女聽高歌師曰且道是何曲調僧云伯牙若在耻見永安師曰得遇知音僧云秖如盡乾坤大地是一面琴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拍是令僧云而今台旆光臨還許露箇消息也無師曰許僧云莫言秖有庭前柏又得甘棠壯祖宗

師曰千里同風迺曰若於棒下論其得失德山是明教底罪人更去喝裏分其賓主臨濟是法門中庵主永安恁麼說話若無明眼人證據盡大地隨坑落塹大衆且道那箇是明眼人行如昴斗坐如蹲龍詩正有周南召南論道迺莊子老子恁麼說話也未是明眼人還識明眼人麼永安與諸人指出良久曰巨鰲莫負三山去留取蓬萊頂上眠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辟口椓

清十　里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嶽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嶽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咲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蹴蹀端居則寶座巍

栽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繞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至今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刹刹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搖舌宛如鍾磬笙竽舊壁點胷何啻稻麻竹葦更逞游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奬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麽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遠杲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保寧璣禪師法嗣

夔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無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聒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逐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

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
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
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擎啓茲晨
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濟十土）猪肉按頭曰
既是彌勒世尊為甚麽却在猪肉按頭師曰
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
何師曰眾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徃復無際動
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昔曰
曰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
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云
来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
我心忘忘無滅跡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
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躰若也未明山僧為
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
向上用工夫麽刻何曾異今日元正二窮寒
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来剔起眉毛須
瞥地元正三上来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
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逐喝一喝下座
大潙懷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祖瑫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潙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飢餐相化王粒飯渴飲神遒舍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蜘蠑吞大蝀上堂雨下階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可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哦

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便請相見師曰袖裏金鎚腦後看僧云破二作三又作麼生師曰惜取眉毛僧便喝師曰放過即不可僧云瞎師便打上堂拈拄杖曰諸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衆拈出瞎之不足亂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晚散為霖草木滋天下又曰離四句絕百非便恁麼息狂機不恁麼轉孤疑離此憑何自趙州東院西還委悉麼頭戴天脚踏地動用之中論不二一字妙門著眼看鎮州蘿蔔知滋味喝一喝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眼睛突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阿難合掌迦葉舒拳乃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舉起拂子曰正當今

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尾礙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正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一嚬乃曰當面一嚬切忌蹉過幽谷依帝喬林鵲噪開市紜紜相頭買帽白日同歸不知幾箇又曰日面佛月面佛為師一別經年誰辨銅頭鐵額百丈耳聾未為埋沒臨濟喫棒莫言受屈三聖瞎驢能始能卒與化帳中拋撒將來不是驪龍頷下之物上根不動干戈自然清風拂拂中下恰恰用心落在無生窠臼又曰野華飄盡古城根漸漸蟬鳴湘水渡霏霏梅雨灑高空市地薰風滿庭戶三十三乡老古錐象轉龍蟠曾顯露才顯露成點污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法嗣

齊十

明州育王寶鑑法達禪師僧問此事惟已自知為什麼衆生隨類得解師曰眼見耳聞僧云兵隨印轉師曰德山臨濟問末後一句今日頗聞師曰昨日有人問我直得杜口僧云為什麼如此師曰不於湘水投明月且向天童看白雲問無根樹子還解生苗也無師曰

拔待答話又恐孤負閣黎問作者相逢時如何師曰平出僧云學人有疑在師便打僧云不伸三拜安得周旋師曰別處即得師乃曰一法雖彰萬善無到頭何必用工夫目前十字縱橫也自是時人落半途大眾作麼生是究竟一句設使潛神守智猶是止宿草菴假饒息念觀空亦成守株待兎喪生浪死秖為懷寶迷邦滯教迷封良由貪程太速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於衲僧分上看什麼來由假便心決雙亡兩頭截斷亦是按牛頭喫草爭似耳聞目覩口說心思千山萬水目前分南北東西路頭在失之於旨魚魯刀刀得之於心渾金璞玉流出三教皆指一心左右逢原萬物皆備到這裏計什麼仁義禮智元亨利貞說什麼菩提涅槃常樂我淨直須拈放一邊且看山僧執金剛寶劒把定要津以文殊為先鋒以普賢為殿後觀音勢至掩耳偷鈴彌勒釋迦吞聲飲氣直得皇風蕩蕩舜日明明天下衲僧誰敢向鬼窟裏作活計還信得及麼良久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又曰半挨城隍半倚村一溪流水半山雲寂寂滋味有誰得萬世金輪王子孫所以見聞覺知思量分別一見便見無第二月亮天舜日誰能夜泛孤舟白月清風何必冬

行春令門當戶對極目無限青山鳥叫猿啼縱火徑他差路栗蓬吞了更無一物礙人古鏡重磨不離舊時光彩日々共虛空把手時時與古佛對談堪嗟多少飢人却去飯囊裏餓殺育王倦麼道了有三十棒本合自當賴遇衆人不知且教拄杖子吞聲飲氣又曰居山日少出山多惹得閒名亂柰何爭似白雲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自點胸微笑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真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兎總不如是無孔鐵鎚行道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蘄州開元琦禪師法嗣

韶州旛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瓶貯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僧云未審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瓶拽轉鉢乃曰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絶跡欲返者迷看他

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中發現感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攙或時含融混合了無所覩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絲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聲來悄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踏大方那邊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為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廓恁麼即易明應應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来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迹絶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什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計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雜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生無戀死無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

我什麽枕倚麽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来布被苧麻不免掠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處更道這箇是平實語這箇是老胡門庭這箇是閑挨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迥相教習如七家村裏人傳口令相似有什麽交涉無事珎重

卷十

廬山雙溪寶嚴允光禪師上堂曰阿呵呵也大說不捲旛竿已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磨不曽来東夏西江一口吸盡乾坤原至寶雖酬價也大說令人轉憶者與化喝一喝泉州尊勝有朋禪師本郡蔣氏丁卯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尋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遠問座主来作甚麽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来師曰（司礼監曾刻恩扣）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麽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麽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咲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

靳州月頂延福道輸禪師上堂良久曰舍利塔前花開吐艷毗盧藏畔龜戲池中霧捲山堂雲藏佛閣青蘿翳自老鶴盤空足可與諸人內助共談外揚其道人何必山僧出來指點然雖如是也須的當始得且道的當底事作麼生多謝寶陀巖上月舒光常得到松門

又曰重陽何物助僧家離菊枝枝盡發花不學故侯將伴飲為君泛出趙州茶只此一盃醒大夢盧仝七椀謾矜良久曰便請卓拄杖一下又曰時雨頻過比屋涼野田毘甲盡同光禪家高卧無餘事贏得抹捎磨韻長正當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千載月上落崖流水寒

靳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遯隆昭慶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善超禪師僧問去却拄杖子語（有十大見解利恩居利）默動靜未審如何為人師晝一圓相僧云此猶是曷藤師曰了師良久謂衆曰妙性圓明離諸名相縱使恒沙諸佛遞七辯無以談其名今古宗師具五眼無以窺其相心如瓦礫墟壁方有少分相應諸仁者若能回光迈照照本靈源常光現前塵勞頓歇歇即菩提勝

淨明心本周沙界不從人得敢問語人且道從什麽處得良久曰年年細柳年年緑二月桃華二月紅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逮陽曰臨濟在黄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佛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曰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説法師曰有眼無耳衆六月火遍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麽過事師曰秖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麽著拄杖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蝦蟆忽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炭八麤那吒撞出來稽首讚嘆道難及上堂横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

潭州龍興師定禪師僧問如何是瀟湘境師曰猿到夜深啼嶽麓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問如何是道師曰花街柳巷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語笑呵呵乃曰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冷通宵不睡思量對耐祖師亂走不知念念釋迦

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忽然揮着盖是自己神光怎生說得自己神光良久曰一輪明月照瀟湘喝一喝又曰白雲峰頂昔年曾到朝參暮請依師覺道鬧市紅塵煎熬不少逐日忙忙貪生至老咄遮皮袋臭穢易壞合欲貪樂不解厭學佛學祖總不會慚愧寒山老眠雲枕石塊思量拾得歌愛住深叢内蓑衣為被褥著笠作冠盖秖如山僧恁麼舉喝是有佛法也無良久曰無為無事人脚出紅塵外喝一喝

黃檗積翠永菴主法嗣　廬陵清平楚金禪師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兩手槎不起僧云能有幾人知師曰知底事又你麼生僧云放過一着師曰迢迢十萬餘問與麼不與麼學人上來請師與麼師曰陝府鐵牛僧云和尚與麼學人即不然也師曰不消拈出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只這是錯事無一向出家人當為何事良久曰自知較一半乃歌曰人悄悄皷瑟瑟特地陞堂話祖風千般說萬般喻特地醜真却成僞分別緇素與色空杖藜摸壁與誰通休尋南北與西東山僧拄杖太無端吞却十方刹海中刹海中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曰珍重又曰祖意齊彰真機自立八明嬉彩

彼我無差出海紅光老婆心切如斯境界語則頭頭顯露非取捨之功迷則物物塵勞難明妙理更若即色明空正是敲磕打毛說有說無又是夢中說夢未免覺來一場懡㦬又曰明眼人若論斯事如鹽在水秖瞞得鼻孔若是舌頭上一點也瞞不得何故三世諸佛從上祖師出現於世秖是狸奴白牯一箇注脚拈鎚舉拂下喝敲床畫是露柱注脚以柱杖卓一下曰山僧與露柱注脚這裏看得出非但許你救得兒孫亦許你見狸奴白牯然後可以出生入死若看不出自救不了何故工夫不到不必圓言語不通非眷屬喝一喝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

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勸參玄人識取娘生面娘生面爲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拜撒一團銀繡練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菴宗什菴主僧問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末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休也不識汝喚作什麽因僧請益師以頌荅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掛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一　濟十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二　弱一

大鑑下第十四世
黃龍晦堂心禪師法嗣四十七人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慈雲道清禪師
黃龍如晦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
興化演禪師
景德慧英禪師
雲門寶宣禪師
天柱修靜禪師
雲蓋師肇禪師

鹿苑思齊禪師
大龍世和禪師
親音覺勤禪師
南登法安禪師
無爲維琮禪師
禪林希廣禪師

秘書吳恂居士（已上十八人見録）
顯明道昌禪師
集福寶嚴禪師
延禧智融禪師
勝緣居智禪師
興化法海禪師

大龜惟益禪師
雙峯如穎禪師
顯親如鑑禪師
建隆維慶禪師
西峯素禪師
法海法琮禪師

徐禧德占龍圖　公立夏倚居士
意禪上座　彭汝勵居士
王正言居士　吳中立大夫
韓宗古侍郎 已上二十九人無録

寶峯文禪師法嗣三十八人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杲禪師
汾潭文準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五峯本禪師　太平安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九峯希廣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清涼德洪禪師
超化静禪師　石頭懷志菴主
雙溪印首座　慧安慧淵禪師 已上二十八人見録
汾潭福深禪師　花藥英禪師
龜山允平禪師　嘉祐道用禪師
象耳惟古禪師　北禪惟孝禪師
嘉祐贇禪師 第一　曹山慧言禪師
雍熙道光禪師　南堂洪禪師
谷山希祖禪師　光孝慧淵禪師
北禪慧昭禪師　石霜紹珂禪師
慈雲敦雅禪師　湯泉禪師禪師
寶峯楚圓首座　安石王荊公 已上十八人無録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王氏韶州曲江人也貶岸黑面如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栖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捂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故說食耳渠能飽人乎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析箭盡頸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刼來全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嘿坐下板會知事揷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優趨方丈見寶覺自瞥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其甲是悟得底寶覺咲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歸死心叟栖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遊湘西是時喆禪師領徒麓新往造焉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喆曰是什麼對曰高着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對曰且道是凡是聖喆曰爭柰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噓聲喆曰氣急

敘人對曰恰是拂袖便出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黃龍來遇云還見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對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拂火筯於爐中云者箇又作麼生新拽脫火筯便行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翠岩舊有搖祠鄉人祷禱酒肉汪穢無虛日新誡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擬袖新怒曰使能作袖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鐫於碑陰者新惠罵曰陵侮不避袖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參竪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為長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參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茶毘得

舍利五色閃世七十二坐　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始韓信而終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敗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矚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真花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沉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違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絶踪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磎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

莫增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麽說話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教坐看雲起時

隆慶府汾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溈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穴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穴話子作麽生會師曰迴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閒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頷之後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為人雖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嗣偏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汾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懡懼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麽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柱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地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疑綠竹含烟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柱杖秖有一枝拂子以為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踪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竪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大

今得箇休歇處依然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夜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

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堂前逢逢磨惆悵洛陽人未来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畔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聾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紙重衣衫不重人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着依前還不是擊禪床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曰地穩宜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

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徒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曉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曉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智俊開田山谷同曉堂徃致問曰宜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凝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水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咲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以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　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嘆曰權　凡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深　禪師上堂拈柱杖曰橫拈倒用諸方唤作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柱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柱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　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　饒州人也一日上堂衆

縗簇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散師同胡巡撿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麽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麽道辟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氷稜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指殘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篤耨鳥續出自金針杭州慈雲道清禪師嘗垂語曰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遲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他子細又曰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爲酬飢餓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又曰妙用縱橫底臨機辨若懸河毘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爲酬對又曰寒灰枯木底到這裏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有來參扣者設此數問問之多不契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風習雖膺仕濫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謂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諾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犂

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絶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拈徑捷處堂曰紙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遽問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麼

弘一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咦曰秖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

念中頂明死心所問舉以告曰往年奮勞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其風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室堵寶深宗仰之嘆乃勒堅珉敬頌遺芙公復設類槃之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拂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洪州黃龍如曉禪師僧問有客遠方來示我

徑寸壁如何是徑寸壁師曰千峰排翠色僧云便恁麼時如何師曰萬丹長威稜又問如何是黃龍境師曰山連幕阜水瀉洞庭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陋出語便成章又問語默涉雜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僧云謝師答話師曰向道莫行山下路分明祇在路傍生乃曰煙雲縱處樓疑撲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照柳眼乍青佛法人事無欠無少雖然如是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少林雖面壁年老也心孤又曰白雲風卷宇宙豁清月印長天形分衆水若恁麼散去便道山僧無所

折合更或歌風味月又成起浪生風正當恁麼時如何即是良久曰幽鳥不嫌山勢闊魚龍爭厭碧潭深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曽忘食夜忘眠棒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圓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蚊蟲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螂糞彈

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喫堂荅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着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坐氣質不凡柰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剖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録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裩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衆臭氣處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奥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右不得和尚拈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麻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也其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取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後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

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鑑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起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秖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境率境師曰一水投藍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秖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拂子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秖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覩見眼中滴血莫有翻嗔作喜笑傲烟霞者麽良久曰笛中一曲暴平樂箏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着精神莫

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耙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緑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謗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閬漂野跡既然如此長服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與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叅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秖會抱橋柱澡洗把鋤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蹉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達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劄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淨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潭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

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岩說法師宴後登座橫
拄杖曰適来諸善知識橫拈竪放直下斜拋
拽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
闕未免喫梵犖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
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
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
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座性在甚麼處
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
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
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
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
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

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
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来者無所起敬
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
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
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
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為
衆秉拂璣遲而訥衆哂之師有赧色次日於
僧堂點茶因觸茶甌墜地見聲跳乃得應機
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
悟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麽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麽生曰昨夜攞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燄師曰但念水草俱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諮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着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麽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舌人家汝輩後生茄子教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麽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泐潭文準禪師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哭童子不喜聞酒哉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齊門酬酢如老成時年

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投以法華經伊吾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先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畧范公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畧師侍其傷伸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為僧剔髮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遊成都講肆唱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舡也南方有大開士若潙山真如九峯真淨者可往求之師拜受戒與同學志恭詣大潙久之不契乃造九峯見真淨問曰甚處來曰興元府問近離甚處曰大仰問夏在甚處曰潙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纔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什麼處師曰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除十年所至必隨韶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扣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園丁執菜羹以為常師竊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

乎莫能測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走叙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磊苴耶自是迹愈晦而名愈著待制李景真守豫章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岩未幾殿中監范公師南昌移居泐潭師辭辯注射迅機電掃衲子畏而慕之槌拂之下常數千指自號湛堂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来也打祖来也打不將元字脚滾汝枯膓如此臨濟一宗不致冷落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僧曰嘆師云蝦蟇窟裏作活計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是從歸宗来僧云是師曰

艦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僧云袁州師云爰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僧云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云話墮阿師問僧你来作麼曰特来問訊和尚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馬大師為什麼從閻黎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云却是閻黎謾老僧僧云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洞庭湖裏倒撑舡雲居先馳到師問未離臥具文彩已彰既到寶峯如何吐露馳云目前有路師舉起書云既是雲居底為甚在寶峯手中馳云共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下坡不走拍一拍馳

擬誡師曰想先耻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什麼處去座云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云便請座曰東家杓柄短師云為甚拈起筆縣茶瓶却是饒州甕座云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師吐舌而退師在分寧遇死心和尚問

（頁二）

你此回到山裏麼師云須去禮拜師兄心云你来時善看方便師曰何故心云我黃龍路滑師云曾蹉倒幾人来心云你未到黃龍早脚濕也師云和尚何得閉門相待死心又問準老你安許多僧只是衆頭打開了噇飯你畢竟將何為人師云因風吹火心云亂統作麼師云從来有些子師却問和尚山中安多少衆心云四百人盡是精峭衲子師云師子窟中無異獸心云你来時也須照顧師云也待臨時心云臨時作麼生臨云喚来洗脚心云你川僧家開許大口師云準上座從来如此心云三十年乖馬騎問僧鄉里甚處云青州師曰近離甚處云雲居師曰安樂樹下道將一句来僧無語師却問倚僧云你道得麼僧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師云向北驢似馬大僧云與麼那師云你鼻孔為甚麼在寶峯手裏僧便喝師云水裏火發見僧看經問看什麼經曰金剛經師云經中道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是否僧云是師云為什麽恁
山高寶峯山低僧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
曰你却做得箇坐主使下僧云和尚又作麽
生師云且放你鼻孔出氣一日廊下見僧問
你還會也未僧云不會師曰左青龍右白虎
僧云久嚮寶峯元來只是箇賣卜逃官師乃
頷之
點指云上座今日不好僧云老漢敗闕也師
云路逢劍客須呈劒師問僧安樂麽僧云無
事師云你大有事在曰未審某甲有甚事師
云近日上藍金剛與天寧土地相打僧無語
師云元來無事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
便喝師云好好相惜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
云元來是作家僧以坐具便打師低頭嘘一
聲僧云放過一着師云者棄不可放過隨後
便打師普說次衆欲散忽問僧明來明打暗
來暗打你作麽生會僧便喝師云點即不到
僧又喝師云到即不點僧云忽遇不明不暗
來時又作麽生師云今日天寒且歸堂向火
隨後喝一喝便起一日上堂云寶峯一夜睡
不着計較今日上堂揣腰搜膂捻思量不就
而今臨時逼節事出急家門遂拈起拂子云
準上座近日作得一柄拂子且擬將供養大
衆乃擲下云竹根授葉麻繩繫樣度天然別
一家政和五年夏六月寢疾首坐問和尚近

日菩位如何師云跛驢上壁坐云和尚也好笑一服藥師云朽木搭橋座云也知和尚不解忌口師云你作麼生坐擬進語師云你也好笑一服藥以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五坐三十五夏靈骨舍利塔于石門之南源丞相張無盡製其碑諫議洪駒父叙語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弟德洪覺範紀師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矣琇公耕雲居真牧和尚謂人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誠哉斯言蓋真正宗師攸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于世獨湛堂開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其胃次信餘子未易企及也覺範稱準於真淨之門所謂家名雖才氣字逸群者抑知言哉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

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闌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蔗黎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絜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寒山子苦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指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攪匙乱筯豐干老人更不饒舌

叅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叅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内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筍箭秘魔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

第一

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鵝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

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惟重說偈言過在西来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来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盤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詮諱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录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鵝鴆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卧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頻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火裏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捴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

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掇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盧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比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弱一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鑄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消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

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趨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携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合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慕蕃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遮天鵰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秖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

然別有長處試出来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歷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庵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二十一弱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衆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根斷超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捏金剛王寶劒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驅牟得快活去不如舜淨塵緣堅起脊梁骨著此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塹以拂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澹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陵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搥頭擺腰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麽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秖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麽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超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齊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翁乞者

鎮州清涼德洪禪師字覺範郡之新昌喻氏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去依三峯靚禪師為童子十九試經東都假天王寺僧舍慧洪名為大僧依宣秘律師受唯識論臻其奧博弱冠二十二觀子史有異才以詩鳴京華搢紳間久之南歸依歸宗真淨禪師研究心法隨遷泐潭凡七年得真淨之道睽之東游歷沅湘一日聞汾陽語重有發藥於是留次洗然辯博無礙崇寧中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依是寺有古畫應真十六軸久亡其一師至以

詩嘲之未淹辰而應真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焉越明年以事退游金陵濆使吳正仲請居清涼未閱月為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旁連訕謗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鐐掖走京師見丞相張無盡特奏得度改今名太尉郭天民奏賜褐服歸寶覺園明自稱嘗音尊者未幾坐交張郭厚善張罷政事時左司陳瑩中撰尊宪録將進御當軸者嫉之謂師頗助其筆削政和元年十月梳僧伽黎配海外三年春遇赦歸于江西是冬復證獄于并州明年得還往來九峯洞山野服蕭散以文章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属以老後為狂道士執以為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會赦免歸湘西之南臺仍治所居楊曰明白庵自為之銘云云於是覃思經論著義疏發揮聖賢之秘奥及解易作僧寶傳成將負之入京抵襄陽會淛聖登極大逐宣和用事者詔

二十三

贈丞相商英司徒賜師重剃髮還蒲師名未幾國步多艱退游廬阜建炎二年夏五月示寂于同安閱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鳳棲山師之才章蓋天稟然幼覽書籍一過目畢世不忘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至於出入禪教議論

精博其才實高圓悟禪師以爲筆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與士大夫游議論衮衮維摩人廣座至必奪席初在湘西見山谷與語終日不容去因有詩贈之畧曰不肯低頭拾泐相又能落筆生雲煙其後山谷過宜春見其竹尊者詩咨賞以爲妙入作者之域頗恨東坡不及見之著林間録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厨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録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于世丞相張無盡稱覺範蓋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然古之高僧以才學名世殆與覺範並驅者多矣必以清標懿範相資而後美也覺範少歸釋氏長而博極群書觀其發揮經論光輔禁林孜孜爲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于雜著逢掖出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年重削髮無一辭叛佛而改圖此其爲賢者也然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己不能全身達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嘗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者不獨爲洪寶録亦以見其不自欺爲惜哉

衡州超化静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

句後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猶在遲疑點著不来横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師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游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菴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畧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踪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華亭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乙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叢樂堂茶毘收骨塔于乳峯之下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遁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爲俱抛去不

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裝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洪州奉新縣慧安慧淵禪師北人孤硬自立久參晦堂已有契證後衆真淨深詣幽奥陸沉衆中與衆作息人無知者時慧安禪院臨第五十

道左凡衲子往來於泐潭黃龍洞山黃檗者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時真淨在寶峯太守移書命擇人居之衆中衲子耆宿皆惮其行久之不決師忽白真淨曰慧淵去得否真淨喜云汝可去遂復書舉師時湛堂為首座問師云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為一切人結緣自有一栲栳打街供衆湛堂云須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云師入新吳誘携群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棄殺活劒作師子吼應羣生機開布袋口撒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回玉走舍靈昧已之流頻出無明窠臼阿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

祖祖相傳佛佛授手師既至逐日打化遇輟到即延歸院中宿泊且曰容某甲歸修供養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鼎新創建佛殿輪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皆備焉死心叟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接人今夜且宿此待與公理會

些細大法門死心憚之語侍者云這漢是真箇理會底不能與他釋牙劈齒得不若去休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安閣維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絶奉新後遭兵火殘破無子遺獨慧安諸致疑然獨存蓋願力成就神物護持所致云○北二卷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弟二

大鑑下第十五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十八人
長靈守卓禪師　上封本才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遇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已上九人見錄　法輪寔禪師
滿月寧禪師　知縣蕭從居士
天寧宗覺禪師　欽山元德禪師
靈峯惟古禪師　廣化若秀禪師
龜峯僧璘禪師 已上九人無錄　隆慶海禪師
黃龍死心新禪師法嗣十六人
禾山慧方禪師　南蕩法空禪師
九頂慧泉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性空妙普菴主　鍾山道隆禪師
楊州齊證首座　空室智通道人 已上八人見錄
竹園道珠禪師　天寧慧副禪師
西賢日雲禪師　薦福慧璉禪師
羅漢守節禪師　曲尺宗裔禪師
寧國道宗禪師　慧宣首座 已上八人無錄
算堂清禪師法嗣八人

雪峯慧空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金山一禪師
慈雲隆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五人
正法希明禪師
嶽山祖菴主已上三人見録
淨山光選禪師
夾山純禪師法嗣三人
欽山普初禪師親
洛浦惟昉禪師
栢子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普崇禪師
黃龍道震禪師已上四人見録
雲巖因禪師
踈山了如禪師四人無録
梁山惟禪師
昭覺符禪師二人無録
希祖首座二人無録

東禪惟資禪師見録
福嚴鳳禪師法嗣三人
護法安祐禪師
龍紀以定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萬杉慈禪師法嗣二人
白馬元禪師
上藍肇禪師法嗣一人
大寧文廣禪師無録
褒親有瑞禪師法嗣二人
壽寧道完禪師見録
智海清禪師法嗣三人
乾峯圓慧禪師
北巖法融禪師
德華山楚當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興國昌禪師無録
四祖仲宣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白馬汝鴻禪師無録

廬山羅漢南禪師法嗣三人

雲峯慧昌禪師　浮山德宣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張飛居士無録

石鞏明禪師法嗣一人

三祖昧禪師無録

琅琊起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俞道婆見録

光孝蘭禪師法嗣一人

廬山法真禪師見録

象田卿禪師法嗣七人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光孝淨源禪師

象田珠禪師

華嚴和尚已上五人無録

慧日雅禪師法嗣二人

九仙法清禪師　覺海法因菴主已上見録

洞山言禪師法嗣一人

洞山擇言禪師見録

道林一禪師法嗣一人

大潙智禪師見録

黃龍清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劒客獨許莊周為甚麽跳不出良醫

九巖仲文禪師

光孝宗益禪師

之門多病人曰甚麽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麽去無孔鐵鎚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内竹抽籬外筍澗東花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冊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麽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絶毫絶髦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巢窟總不恁麽合作麽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秖如香積國中特鉢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别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毘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疾閻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錚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悦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梅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游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違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麽生得百億毛頭

一時現違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遘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雲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雲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録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麽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剥剥是箇甚麽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擲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絶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剎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鎖落交揮犯住也似雪覆蓋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擡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焚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麽爲人賺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

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定馬鳴銘投虚置刃不妨爽快平生如今有麽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絶

笛三

名言一句該通乾坤西盖直似首羅正眼竪

五

亞面門又如圓六三點横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縱横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戸佛祖潛踪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麽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顧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衆激昂師知其自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問

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丈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曾披麻纔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實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撾眸覷曰實主已彰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隆興府百丈以楔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校一）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花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嵗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交諸禪德也交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

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相似到這裏且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賢着浪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厖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着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為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温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上堂曰擧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秖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覿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叩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前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法嗣

吉州禾山方禪師臨江龔氏子示衆曰先用後照要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迹照用同時壁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真正眼覩切悟明者難為湊泊今日分明為諸人拈出了也還委悉麽若委悉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超覺地其或未然切須子細又舉拂子曰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事理俱倫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死生則霄壤有隔且道超越死生一句又作麽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杭州南蕩法空禪師江西人為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師遂辭行清草堂亦有頌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真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子遺師嘆曰吾違先師之言故見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齊而捨三門師曰公欲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師既汨沒於土木

道遂不行草堂嘗遣僧齎衣一襲尋訪之衲子聞遂往依之而師亦老矣後示滅於本山嘉定府九頂寺惺惠泉禪師成都張氏子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盖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瞌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卧烟沙儱家鞭影重拈出墜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父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舡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珎藏其

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畊而食不蚕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捩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

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儀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頓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乎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遥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即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飫飡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刼數既遷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賓師之恵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麽不拜師掌之曰會麽云不會師又掌曰家

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脩書一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秪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今偏告四衆衆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塘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耳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舡子當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歸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為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踏碓數斛舉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諧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為記參諸
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
異跡頗衆門人會繪其像請贊為書曰箇漢
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
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
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
髮父難之遂清脩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
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
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
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
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
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消領分
寧尉過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
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
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
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花五葉
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
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
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
嘗設浴於保寧揭牓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
甚麼纖塵暑有起自何來遭取一句子玄乃
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指背關士何曾明心
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

垢馬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為足名惟久住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寂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録行於世

草堂清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説而今説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麽佛空王佛邪燃燈佛邪釋迦佛邪彌勒佛邪説底又是甚麽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邪衆中莫有道得底麽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秖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麽説話大似貪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秖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麽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我俊我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稔萬民安堅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下但知隨例浪鬱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勗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次官之不就捨家事長蘆慈覺順禪師祝髮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辭

覺淡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憑禪師祝髮登具依憑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踈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脩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剎上堂拈柱杖曰柱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蕩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跡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柱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着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柱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劒斷髑髏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珎重觀世音泥蛆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淅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蚤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岩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着靴衫淳嘗之師自以為硬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為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曰擧箇古人因緣問閻黎閻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擧箇即今因緣問閻黎閻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閻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秖如透脫一句閻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擧深談實相即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樁何時汝發華枯樁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咲枯樁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偕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青原信禪師法嗣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僻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僻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刼薰功千生燦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穽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覩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

月孤圓自生遠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内忘珠
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脱空中迷雲蔽
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
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為今
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
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
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来晨
分付
潭州梁山愷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
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
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
復一重人

祖菴主見青原之後緔屋僅數間三十餘年
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烝飯
菜熱飯香人正飢一補飢倉了無事明朝依
樣畫猫兒曲是衲子披搽扣之無盡張公力
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　上堂良久曰舉揚
宗旨上祝　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
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即唐虞之俗
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麽生是太
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露霈鼓
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

不知哩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黃州栢子山嵩禪師法嗣

黃州東禪惟資禪師上堂曰信手拈來無非佛事何故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拈拄杖云且道拄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更有一般堪噇處不風流處也風流卓一下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甚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鎮長存古今人不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智海清禪師法嗣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

鼻堪嗟迷者成群開眼瞎喚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閒薜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燮林傳大士却言秖這語聲是咄

靳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師西来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来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阮到這裏不可使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廬山羅漢寺南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景德慧昌禪師僧問高提祖印即不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不勞拈出僧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曰酌然僧云言前道破無妨礙物外全提有像遷師曰獨許閣黎僧云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師曰爭不足讓有餘僧云學人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師曰自生退屈乃曰禹溪流水如藍染雲窓

峯辯盡不肯一毛水聲全是體不知誰解悟無生話此時忘情更擬求奇妙笑殺嶺南能又曰非不非是不是達磨西來惑衆顯異梁王勘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丘接得神光轉失利大衆欲不失利麼應織梅雨敲千家蕭灑薰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狐羣裏又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雪峯輥毬趙州庭栢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頤一摑又曰佛祖傳心西天此土得之者如日如月照耀乾坤失之者如盲如聾不辨西東雲峯這裏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猖猖狂狂蹈乎大方且道佛祖傳心傳箇什麼良久曰窓開雲霧生衣上簾捲山泉入鏡中

舒州浮山德宣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長地久僧云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僧云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閻黎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峯錦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録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床下座上堂曰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説祖師不西来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遂拈拂子曰這箇是浮渡拂子且道祖佛在什麼處良久曰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琅琊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琅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乞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衒睨曰你頓悟箇什麼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賊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藉藉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太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十八

沈孝閑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幹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開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週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慧日雅禪師法嗣

建興府九仙法清祖盱禪師歙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閑措師曰侍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塵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方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犢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

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寐寐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寐寐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寐寐曰學人今日買鍊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蒼主郡之崛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逮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緇白雖踵門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脫牟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　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

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大宋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三　弟二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四　弟二

大鑑下第十五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五人
淨慈象禪師　雪峯隆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靈岩德宗禪師　當樂本然禪師
寶應法照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長蘆和禪師法嗣十五人
甘露達珠禪師　靈隱慧淳禪師俱見録
雪竇明禪師　琅琊誠禪師
圓智和尚　鳳山和尚
精嚴鳳藻禪師　清涼可昇禪師
華嚴尚劉禪師　寂禪道天禪師
顯親祖永禪師　長蘆法永禪師
定水然禪師　興國遠禪師
法音首座禪師已上十三人見録
雪峯慧禪師法嗣十四人　徑山了一禪師
淨慈道昌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已上三人見録
大吉法圓禪師　南安達禪師
淨慈昇禪師　石松祖天禪師
慶成悟及禪師　興王寶機禪師
寶勝守寧禪師　建善法成禪師
淨慈務暉禪師　南明成通禪師

中峯寧禪師已上十一人無錄

香嚴月禪師法嗣二人

香嚴如璧禪師見錄　香嚴如琳禪師無錄

慧林深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妙印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九座慧遠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淨慧法如禪師

圓覺雲禪師

圓覺勝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報恩然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元祖禪師見錄

慧林海禪師法嗣二人

萬杉壽堅禪師見錄　萬杉壽隆禪師無錄

開先宗禪師法嗣二人

黃蘗惟初禪師　岳麓海禪師俱見錄

雪峯演禪師法嗣四人

西禪慧舜禪師見錄　鳳山道詔禪師

能仁潤能禪師　龍卧俞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長蘆了禪師法嗣十三人

天童宗珏禪師　長蘆妙覺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保寧興譽禪師

北山法通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壽山德初禪師　龍翔道暉禪師

上藍祖卿禪師　能仁崇壽禪師

幽岩子詠禪師　長蘆慧悟禪師

神光道新禪師
天童覺禪師法嗣十四人
雪竇嗣宗禪師
淨慈慧暉禪師
石門法真禪師
大洪法為禪師
雪竇鑑禪師 已上八人無録
善權法智禪師
瑞岩法恭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長蘆琳禪師 已六人見録

廣慧法聰禪師
烏巨光禪師
能仁理禪師
大洪預禪師法嗣五人
慧力悟禪師
智門雅禪師
鳳凰世劍禪師
寶福悟禪師
雪竇嶷禪師 已上六人無録
雪峯慧深首座 二人見録
普照充禪師

薦福演禪師 三人無録
天封歸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通理禪師 見録
天衣聰禪師法嗣六人
慧日法安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別二
謨國欽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 已下六人無録
能仁普禧禪師
吉祥宣禪師法嗣一人
南華明禪師 無録
大洪顯禪師法嗣九人
子陵祖清禪師
龍安世能禪師
石佛宗蒂禪師 三 俱無録
滕果道和禪師
北禪宗覺禪師

普寧祖悟禪師　中巾山昭禪師
壽寧守軻禪師　横山元經禪師
白毛法通禪師 已上九人無録
羅漢遇禪師法嗣一人
曹山月禪師 無録
徑山悟禪師法嗣二人

慧照和尚　寶陀了然和尚 二人無録
寶林昌禪師法嗣二人
護國妙機禪師　興化德觀禪師 俱未録
寶林慧禪師法嗣二人
梓符良度禪師　宣化德濟禪師 二人無録
承天月禪師法嗣二人

承天仲顔禪師 一人見録　護國介豐禪師 俱無録
光孝印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本然禪師 無録
普照欽禪師法嗣一人　永安可文禪師 無録
淨福文禪師法嗣二人
淨光歲禪師　楊州石塔和尚 俱無録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拶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峯隱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関勸君莫競錐頭利

弟三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惟火就燥水就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埋籍臨安府靈隱慧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

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万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湏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湖州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壁沒不必問如何是諸

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鞋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依舊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烟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

弟三

咄上堂厥過長空影沉寒水厥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覓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書皆

弟二

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恭敬向它道牛進千頭馬入百足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忽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絶點絶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恁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闌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

百鳥不來攪閉愁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俾松如鼈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剥剥棗面有虫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剥剥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填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庭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為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虫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肯多火癡禪和搭雪去填井今春

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窓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峯絶頂駕一隻鉄舡截斷天下人要津教它撑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麽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搶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梳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麽處拈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樵黙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當口角說說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秖要當人

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鐵餅既無汁壁汝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頌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峯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竪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它道腊漢若不得它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然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欻氛白雲向寒岩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倫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汝語因緣

真州長蘆如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峯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為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參覩天上月失却手中挽僧問脚過長空

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鴈過長空潛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

第三八

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嶺翠色轉嵯峨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涌宗鑑繫縈星羅霞衣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大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鏁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屢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圖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塵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岩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

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麽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麽無借人作屎抄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麽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

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端香爐峯上堂翠岩不是不說秖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秖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

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圓圖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偏界絶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齧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痾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絶點

笑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弃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徽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頗如玉却嘆回時髮似霜諮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徽自爾問荅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靈映芥投針本成現莫它尋住地閑閑耀古今户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潭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

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懞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更思量五五從来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禁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鼓擊打皷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傍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踈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杉子破大地沒人蹤上堂皮膚脫落絶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欤入道寔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欤明田地

乃三　十一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嶷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考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尊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称尊駙翠簫

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鄽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秖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雖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秖今要見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旛話師曰風旛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旛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旛其或未然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岩房雨過昏灯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空全身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岩石窓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樓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闗風刺搊槲葉聲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岩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寶幽遠無人躡辯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

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鉄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使逢萬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劍門人也上堂拗十二
色含烟春光迥秀一峯孤峻萬丈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挂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却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旁參叶通鼻帶蔓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燦然常說

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麽群陰消剥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卍ミ）（十三）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圀中留不住却來烟塢卧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柱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眹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蕓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覩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麽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峯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脞耳一日普說罷揮麈衆以辈一

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峯頭駕鉄船三更
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
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頌
天衣聡禪師法嗣
繩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
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
師曰猴愁搜擻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
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
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
何處蘇嚧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
茫一任跨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密
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報衣擯之
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
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
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
有箇見處柰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
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
密契與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
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
尊衣秫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欽蓂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承天澄月禪師法嗣　緣

婺州承天仲顯禪師僧問梵王請佛意為垂生今日使君請師當為何事師曰大衆知有恩僧云恁麼則人天交接去也師曰不妨具眼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緣　弼三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第四

大鑒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昭覺克勤禪師　太平慧懃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第四

大隨元靜禪師　無為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閱上座　已上十二人見錄
海會慧宗禪師　中峰道价禪師
雲頂才良禪師　大明明禪師

牛心達禪師　四面山璘禪師
南禪宗古禪師　五祖宗自禪師
延福遂禪師　天目齊禪師　已上十人見錄
智海平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淨因繼成禪師　法輪齊玫禪師
開福崇哲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廣教從原禪師

雲陽廣悟禪師　金山曉常禪師
隱靜恭禪師　黃檗敏從禪師
雲巖脩辯禪師　栖子慧崇禪師
方廣智京禪師　東禪法珊禪師
淨慈從悳禪師　已上十人見錄
禾山曉禪師法嗣一人

興化道全禪師無録
寶峰祥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鴻福昇禪師　萬壽素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開善道瑫禪師
寶峰景淳禪師　慧玉用宣禪師已上六人見録
天寧彦宗禪師　資寶道威禪師
啓霞德宏禪師　泐潭惟足禪師
中際繼寧禪師　鳳凰師閔禪師
鳳山璘禪師　密嚴子琮禪師已上六人無録
雲蓋本禪師法嗣四人
承天慧連禪師　承天自賢禪師
香山惟德禪師　草衣岩嫈禪師已上四人見録

護國本禪師法嗣一人
君山普淨禪師見録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
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
書三復悵然如獲奇寶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
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讖說又從敏
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
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
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刺舌出
血指示師曰此曺溪一滴也師翌然良久曰
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

金鑒信大滿詰黃龍心東林度会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怱然而去祖曰侍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察方半月曾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庭前栢樹子擲師忽有省遂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綉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宿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嚴

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膝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来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汝交涉公色為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咲曰不然正是法界量棄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遂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岩復從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殫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遠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定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閣梨奪却鎗問古人道栗棘橫搪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佗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學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華落碧岩前此是和尚寧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麽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閣梨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曰恁如樹倒藤枯滿山爲甚麽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佗底曰忽被學人撇倒禪床拗折柱杖又作箇甚麽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麽麽露堂堂因甚麽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鶖子目連無柰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蚤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

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普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過猶在半途援令全提且道如何是展演域中日月燃橫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霆雷霆耳覩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尚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生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迹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閑教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鈍不如錐龐居士舌柱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其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

閑且如何是向上開鑄印築高壇正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走千里萬里秖如未有佗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瞻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草轍移途透得則六牌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秖在然綸上明月孤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擇一劒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恁佗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戒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還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船與五年八月已酉示徵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勤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迺編參名宿性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為印擬與圓悟相继而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儆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遷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别始月餘心舊時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聾高聲問將来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器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還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荅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慚懼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咲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麽師曰是甚麽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熟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為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黄龍其

席既虛源鷹師於舒宇孫鼎臣遂命補度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師徽號賜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啐醋知酸嚼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懷懼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拄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齩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秖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曰為甚淒淒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語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

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内一箇自由身師曰你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拂袖而出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蕪子諸黃鶯嚦嚦誰道閑閑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棱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未後一句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遶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横拄杖曰先照後用竪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兎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幣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

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瞎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鎖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絶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為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偏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麽師室中以木骰子六箇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麽僧擬不擬師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為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于寢致書別故檀傳筆而化閻維收靈骨欵利塔於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卬李氏子嚴正

寐言十四圓具依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荅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浴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圓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方歸復參隨侍一莊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避迹靈源禪師曰盖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詣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盖知解之師與

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閙凡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爭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

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家中百意作麽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莅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塲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踊紫衣上堂示衆山路上過客全赫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燼頭不入他家盤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箋假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為甚麽坐地看楊州鉢盂著柄新潮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

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关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杜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

絶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喜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將又打地竪拂敲床瞎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能擺脫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麽僧問刹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盛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白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刹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什麽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僧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擾欵結案師常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境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於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火病思念鄉閭

不善追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邪且將安往迺合掌怡然趨寢門入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罹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滌湯中發明己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鷂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毘籃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遲知落處麽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來上輪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慕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甚麽却不相識

勞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仗倆無仗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照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睽囊犖錫孤負平生煉行厌心迦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

十三

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道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豚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誡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衆有年而南下首叅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

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竪拳拂拳綽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俩秖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秖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撻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于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

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秖似先師下底語師曰其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秖用遠録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録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攜手共行才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

延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侍輦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闕雙無逃于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末歿徒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糸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腳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矓瞳眼目精明耳不聾忍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

咨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祖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緣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歸祖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祖遠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途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

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属吾曹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蔵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蔵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蔵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来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禁林乞師指示師曰哭粥喫飯莫敢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員心納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习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蛇仆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鍾鼓韻墜擊即康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蚕麦熟謳歌鼓舞樂界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苔得更奇問因

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秖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麽人屙宿聞焚香遥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日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遷塌口厭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睎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荼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橅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録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留別處者閑房黎林難講究邡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鷄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杜候晚歲放踈懶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閬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泊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麽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辭祖曰你秖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

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游涮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綉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皷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耿龍

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秖消唱到這裏祖大咲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遇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咲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

直得遍地生華故殊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燦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逐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靳州五祖表自禪師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因悟爲座元師性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咨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

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拈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耗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音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頗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欺又詣方丈祖迎哮自爾日深玄奥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劈坐具侄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秖要挂搭師大喜哮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咲時人秖知拈華微咲要且不識世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荊棘林中舞柘杖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靳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鷄見便鬪犬見便齩殿上鴉吻終日相對爲甚麼却不嘆便下座師拽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乳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呑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顛倒顛顛新婦

騎驢阿家牽便行麽太無端四顧不覺布衫穿祖見廻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麽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麽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閻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劒當明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倫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麽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過飯即飯過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寃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笑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逸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麽作善法

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聽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
女離魂話問之有聲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
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徃迈絶跡由行人
莫問来時路凡有鄉僧来謁則發閩音誦俚
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
迎中間說箇甚麽僧擬對師即推出
法閔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麽人曰法閔即不
然祖以手拍曰住住法閔即不然作麽生師
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
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統度禪床一币旹手
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麽生度屬下語
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
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麽事来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蹦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
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看看當機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
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麽處
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
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著止啼刻舟尋劒
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悶道人棒
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

奴著鐵棒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鱉曰裏藏冰陰影問譏嗤虛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祖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采苓去火逐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譎獄立玉轉珠田納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華破顏獨許飲光問疾毘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迹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頷幹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刦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顛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脈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蛉成螺蠃若也不知苦弋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祖恐你諸人見兎放鷹刻舟求劒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為汝諸

人無孔竅逐走向山僧拄杖裹去強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麽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鄉

廿一

弼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廻　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爾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麽曰聞師曰汝既

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史又問善曰
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
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
有喝又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
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故我
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
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
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
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是
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
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
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
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
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
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
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
廿四
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
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
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
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
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實所師

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勝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泐輪彦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過身無隔礙舉措絶臺盤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捩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覰著寒毛卓竪會麽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秖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麽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寶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覩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麽若也未知

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
卅四　卅三
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挾轉
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来非赤又
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
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
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
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柱杖子若道
不得依而行之卓柱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大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僧
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
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齩人狂狗盡逐塊復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
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来曰和尚合知其来
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
人天眼目其在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
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
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落柱生出兩拍天
明笑到燈籠柱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
沙傘轉胡僧一隻復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育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
頭頭寶所鴟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柱杖曰見

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漏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麽道理擊拂子無鏃鏃子不觀動搖半夜挑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本蕃道璘首座信之上饒人裴林以耆德尊之沙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為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為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趙化革律為禪迎為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來所藏沙潭繪像與本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寧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皆不中樣老子愛向蔡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即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絶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沙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乂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挑黃河南善財無鼻孔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髮緊緊念彌陀晚頭添柴破衲御黎撩亂

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脫啾啾唧唧師開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己以是名卿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悲菩薩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廿四
廿五
潭州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惠連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拈起拂子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擊禪床一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拄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勿論春寒秋熱阿呵呵真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上堂舉扇子曰犀牛扇子古今揚七十峯前九夏長二六時中如可用分明頭角好商量且問諸禪德商量箇什麼良久曰任爾千般巧終無兩樣風乃放扇子上堂拈拄杖曰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所謂法供養者山供養水水供養山僧堂供養佛殿佛殿供養僧堂諸人供養老僧老僧供養諸人良久曰供養已畢念普供養真言老僧忘却且教拄杖子念與諸人卓一下云靜慮羅婆訶上堂曰開市裏識取

古佛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閙市裏古佛且致百草頭上老僧作麼生薦乃云不是逢人許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喝一喝

潭州南嶽承天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祝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翻筋斗僧云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真珠乃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打禪床一下云與君打破精靈窟敲土颺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屻復敲禪床一下曰歸堂參又上堂曰一身高隱唯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又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又曰佛祖不能正觀天地不能蓋載且道為什麼如此良久曰人人有箇皮袋

廬陵香山惟德禪師僧問登師子坐作師子吼師曰退後三步僧云忽遇文殊來又作麼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草菴中空生直未委天龍殊不知花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毗耶空口閉晡起一杯茶別是箇滋味喝一喝上堂曰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剎那便到無生地堪羨文殊與維摩兩箇紛紛談

不二山僧即不然良久曰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喝一喝

南嶽草衣嚴治平慶禪師僧問如何是治平境師曰石室夜深霜月白草衣歲久敗蒲寒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携笻尋遠水洗鉢趁朝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途天鶻還見麽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兎漸遥春草綠喝一喝上堂曰終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那事如何良久曰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岑

謚國本禪師法嗣

岳州君山崇勝普淨禪師僧問如何是君山境師曰寺居烟島上四野盡波瀾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望南看北斗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塵外清風起湖中白浪生云謝荅話師曰老僧罪過乃拈拄杖曰看看拄杖拄杖生在懸崖石上如今拈向人前一任生風起浪乃拋下又上堂曰摩竭掩室淨名杜口飲光微笑達磨壁觀靈老輥毬禾山打鼓秘當擎叉清平栽石此一隊漢各逞伎俩總不措一言教後人如何摸捉莫怪山僧不會說禪祇是修造院門一粥一飯接待往來若是說禪說道自有諸方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弟四

大鑑下第十五世
嶰率悅禪師法嗣十二人
嶰率慧照禪師　疎山了常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 已上三人見錄
杨岐子圓禪師　投子道勝禪師
慈雲明鑑禪師　嶰率慧宣禪師
羅漢慧宜禪師　廣惠守真禪師
潁州智宣和尚　清溪智言和尚
福州禪林和尚 已上九人無錄
沏潭準禪師法嗣五人
雲岩天游禪師　三角智堯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興化宗選禪師　光孝智端禪師
李彭商老居士 已上三人無錄
曲尺繼昌禪師法嗣三人　曲尺慧照禪師
大隨元信禪師　淨光了威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三人
洞山辯禪師　慧海儀禪師
西蜀鷰法師 已上三人見錄
華藥英禪師法嗣一人
棲賢道寧禪師無錄
文殊能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瓊禪師 見錄
法輪添禪師法嗣二人

靈堅德宗禪師
谷隱靜顯禪師法嗣四人
石門政禪師
興陽浩禪師
龜山津禪師法嗣二人
普照齊禪師
仰山簡禪師法嗣二人
仰山普禪師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宗顯禪師 見錄一人
成都安象禪師
龍須慷宗禪師 已上三人 無錄
鳳棲潤禪師 已上六人 無錄
白水宗月禪師
谷隱閒禪師 已上四人 無錄
嶽麓祖曇禪師 已上二人 無錄
天寧蓋禪師 已上二人 無錄
鐵像嵩禪師
龍興順禪師 無錄
馬祖儼菴主法嗣一人
資教希則禪師 無錄
大滿璿禪師法嗣五人
中巖蘊能禪師
乾元希式禪師 第五
天真法空禪師 已上三人 無錄
薦福英禪師法嗣五人
等覺普明禪師 一人 見錄
鵝林智璘禪師
審嚴善忠禪師 已上四人 無錄
雲頂宗印禪師 已上二人 見錄
靈峰了真禪師 二
妙果德圓禪師
崇寧慶舒禪師
泐潭乾禪師法嗣一十八人

龍牙宗密禪師　圓通道足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勝因成靜禪師　二靈知和菴主
興化可都禪師　道吾楚芳禪師已上八人見録
雪峯有需禪師　資福郁禪師
景德良玉禪師　薦福真禪師

開福德筠禪師　南岡照禪師
雲居如山禪師　石霜楚蟾禪師
木平覺澄禪師　資福省悟禪師已上十人無録
開先瑛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大溈海評禪師　慈氏瑞仙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道林法照禪師　光孝文琛禪師

游地汝英禪師　三植灌沖禪師
寶蓋用興禪師　天寧宗順禪師
靈山慧浩禪師　淨土希禪師
黃檗道欽禪師　九仙次岸禪師
正法無照禪師　廬山智通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德山敢絶禪師已上十一人無録

圓通僊禪師法嗣四人
淨光了成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祥符立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慧力昌禪師法嗣四人
慧力洞源禪師一人見録　福勝常極禪師
慧燈擇英禪師　雲溪文雙禪師已上三人無録

㘞率悅禪師法嗣
隆興府㘞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誰
安山下道路縱横㘞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
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
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霞
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
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岩前石打破下方遮
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桡青山
雲裏得逍遥飢飡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
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舡高山頭起浪明椎玉
鼓暗展鉄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泬糖粽且移
耶北蘐單越来與南閻浮提閻額看擊禪床
下座上堂㘞率都無伎倆也敷諸方榜樣五
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
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来分付一條拄
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
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辨得去即途中受用
若辨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撫州府踈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踈山爲
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椎劈
面来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来
大地絶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
財鋌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譚雜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日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以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作玉溪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後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溪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

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改如運使對從悅詩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拍曰是九世也問王涘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恁麼則五里公是夜乃至恁麼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捋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

五

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有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認遼天意識其不有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未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翻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喊在甚麼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

知隨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宰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寂耀精麁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觸身魔境轉脚邪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遂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祖一喝大雄峯深入關體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徑此立宗風後平樟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旨乃知居士得大機耽耳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鉗脊秖得哭蒼天盤山會裏鼈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頭諸方往往以余聰明情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辯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

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一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震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什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益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

用庵若非二六老離隨雪竇馬師尒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杌擲門悤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蔑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沙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後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永寘名出閑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衆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沙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逐拊牀曰會麽雪上加霜又拊牀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領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麽屁股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賛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六大正昏昏算庫中典牛也

弱五

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算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菴于武寧庵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劉金烏飛在鍾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後卓曰一任衲僧名逸上堂馬祖一喝百丈

蹉過臨濟小廝兒向糞掃堆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喫作胡喝亂喝得麽上堂衆骨轆轤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麽火星入秪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聽拍時有僧出師曰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飛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冬至今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麽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恨剥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麽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飛魔不能壞真說作麽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隅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郎騎竹馬弄青梅繞臺前語似疑白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滴口讚嘆則故是點檢好來未免有卿

悄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正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麽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法雲杲禪師法嗣　男五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鎖天鵝子遠天鵝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韛弦箭發浪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飛絶纖塵七星斜映風生塹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雪山會上見佛拈花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潸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汊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舉潙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潙曰一粥一飯仰曰苗而不實有人不耕又作麼生潙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潙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最而不成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看祇恁麽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因魚止藻病鳥

棲蘆遂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璽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
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
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秖如昨日雨
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悵然照舉賡和子
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愼曰昨日雨
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
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
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混名相而衆多引去
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
不如紅箕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後命演法笑荅偈

曰遁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
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
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
爲進士有聲密意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
見水泠然盈室歎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
吾世網梨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淅分飛後隨
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

不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釵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捩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捩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稅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稅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抵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軟血之功庸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火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衆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樟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櫃不得如何是這圈櫃師曰井欄砧上堂舉仰山問中邑

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甚甚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其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甚甚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睡副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閙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大潙珠禪師法嗣

眉州中嚴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箇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剃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善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追抵大潙潙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瞥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潙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潙爲飛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僧竪起拳潙曰莫刀子僧曰爭奈受

用不盡為唱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師亦竪起拳為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胷築之為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曷庵於蕉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擾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竪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穌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閩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斬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慄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山僧總不恁麼識得殼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羅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偈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閙八十七叟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饒州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羅師良久普視大衆曰奇哉妙哉是諸人還於此觀得麼若實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更無微毫許法可與爲見爲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爲對爲待可謂露躶躶赤灑灑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是非得失裏轉倒有什麼用處衆中莫有超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無妨出來與你證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伶俜更甘辛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問處甚分明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垂手入紅塵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賓劒當胷僧云賓主已彔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且待別時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聯珠答如瓶瀉於道遠之遠矣何謂也若論

此事一大藏教更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得輝今耀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定有方所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覺所以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方便門已八字打開了也還有入得底麽若向這裏入得便能持實相印建大法幢

弟五十三

出沒縱橫卷舒自在直饒到此猶落建化門庭未爲衲僧徑要一路作麽生是徑要一路良久曰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爲妙珠重

泐潭乾樟師法嗣

潭州龍牙宗密樟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圓圖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花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恐殺人江州圓通道旻圓機樟師世稱古佛興化禁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遶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叅激皆染指覩鴻山喆樟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豪即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柱杖架肩長嘘曰會麽師擬對潭便打有

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田瞎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待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剌腦入膠盆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邪爲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踰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按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海學者宗仰後歸采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俟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我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過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

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搏時爲妙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柱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

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涅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楚火腊匹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窻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笻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督地

弱五　十五

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鉦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

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大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饒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遽滂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眞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来別處置筆而逝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福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慎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渤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師翁頌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持問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窓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砟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砌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盛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

峯絶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
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奕盟至則
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住山二靈三
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
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
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
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廬州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僧問祖意西来
即不問爲人一句請師宣師曰片雲歸後洞
雙鶴舞清虛僧云與麼則與化得人群生有
賴也師曰烏啄古林木山横今日雲師乃曰
如来大法諸佛妙道真源湛寂了無生滅設
使千聖出来亦乃難尋縱鋒興雲吐霧普徧
河沙縱横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
得起人天眼目擴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
欠少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用纖毫心
力自然壁立千仞良久喝一喝

潭州道吾楚方禪師僧問昔日道吾云生也
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爲什麼却道師曰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云真箇泗潭無異水
清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利衲僧點一知二
乃曰諸人十二時中不要錯用心好頭上是
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緑山青物像分明
亘古亘今若也恁麼承當去早是無事起事

那更言中求玄句棄尋妙正是埋沒自己不如歸堂喫茶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紹興府蕙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頁五）（十七）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常問僧三箇棗驢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圓通隱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弩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牆壁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黄泉無邨店今夜宿誰家

婺州明招文慧禪師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南天台北五臺僧云處處逢歸路時時達本源師曰對面若無青山白雲相識猶如不相識僧云爭奈學人有轉身一路師曰切忌喪身失命師乃良久曰便與麼散去早自落七落八了也俯爲初機不免重重話會今朝五月五爲汝等諸人舉箇父母未生底句光明烜赫籠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諸佛强詮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迦葉設拳拳門外金剛眉卓竪師拊掌呵呵大笑曰笑箇什麽笑燈籠入露柱

慧力可昌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洞源禪師上堂曰佛祖不立雨落街頭自濕凡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涅方知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斤衫曹溪一滴水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紅

歷起咽一喝是何道理參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六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弟六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上十六人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潙法泰禪師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普照泰勝禪師　虎丘宗達禪師
正法化沖禪師　清溪常禪師
普慧因淨禪師　天寧道成禪師
寶相道智禪師　長松曉禪師
信相圓禪師　九頂希問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慧宗杲禪師生於宣州寧國奚氏年十三方從學發蒙未半月弃去出家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麼有許多門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之令游方時宣州有明教嵩理禪師者興教坦之嗣琅琊覺之孫也師聞其館泰倒心事之常請益雪竇拈古頌古及古宿因緣理指示惟要直下自見自說不必假其言語師洞達先德微旨理異之每嘆云果有來人也後游郢州見大陽元

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徹在芙蓉首衆堅為侍者十年師忝三人甚欠盡得曹洞宗旨一日見其焚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嘱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去之至真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又與慶同往黄龍見晦堂東林衆照覺俱不合又謁心印珣禪師珣秀鉄面之高第與師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師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衆準禪師準即湛堂也師始至機辯縱横準云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峰門下準云杜撰禪和又因彩莊十王次準指問師這官人姓什麽師曰姓梁湛堂姓梁準擘頭云爭奈姓梁

麽少簡幞頭師曰頭雖不同鼻孔駈驢準云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師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師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做得坐主奴又一日語師云呆上坐我這些子禪你一一理會得耶師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説也説得教你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衆普説拈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麽師曰未審是什麽事準云你只欠囘地一下所以説時有不説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瞌睡着便無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某甲疑處準病師問曰某甲嚮後當見誰人準云有

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若了不下便可脩行看一大蔵經後身出來參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湛堂發師謁張天覺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即下揖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喜字之曰雲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遂津其行勤即圓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師先到寺掛搭參堂畢勤方入院師晨夕參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今師下語參師及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逵官宅陞坐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悟告勤勤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躶躶處語師云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勤云也不妨你到這

（缺）

裏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肎承當絶後再甦欵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師言其甲只擬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不肎因今師在摔木寮作不簉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詰師師纔開口勤便云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于心一日同諸官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衆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遂說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又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荅乞師垂示勤默不應師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衆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来也師聞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你又透這公按未得師曰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輩一絡索諸訛語詰徵詰之師隨聲酬對了無滯礙勤撫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呆非一生兩生為善知識来師自是縱横踔厲大肆其說如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欽祉莫嬰其鋒矣初師既大徹反於藪禪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相似你將得箇大海来傾取去始得若只將鉢盂来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麼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奮時只

有箇璟上坐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舉師首衆于時士大夫往往爭與之遊雅為右丞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女真難作勇首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既而獲免蓋若有相之者遂渡江而南時勤賜號圓悟禪師主雲居法席命師居第一坐常與諸衲子入室圓悟每來聽其語師一日入室罷却上方丈與圓悟同坐圓悟云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箇肥漢剛圓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拶得我上壁也圓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衆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鵝鴨嗡耶咲人佛眼下有一種觀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此兩般病痛師曰大好無病痛圓悟云何謂也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為期若不契證斷定不放過師曰說契證即得第恐後來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圓悟深以為然未幾圓悟還蜀師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

後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時從之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人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雲門菴丞相張魏公在蜀時圓悟為言師真得法髓及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法席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趼往赴惟恐其後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陞坐問答未已後有數僧競出爭問師乃約住曰止止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數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荅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着況復句童辣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哭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貴、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

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點檢將來合掌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曰橫按鎮鄉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痕頑卓一下喝一喝示衆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威生死絶生死絶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什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来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又曰摩竭提國猶在半途少室峰前全無巴鼻談玄說妙好肉剜瘡舉古明今拋沙撒土爭似飢飡渴飲閑坐田眼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箇田地底如何親近喝一喝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炷去也又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早是通身浸在屎窖裏了也那堪踏步向前如之若何問向上向下三玄三要銀盌裏盛雪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邊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息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今來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其或未然切忌向屎窖裏作活計又上堂問蒼

罷乃曰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莫靈漢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剔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擘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處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劒逼人寒下坐師說法不立窠臼不守規軌大率如此不可槩舉普垂語問學者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按恰如你將箇琉璃擬子來護惜似箇什麼我一見便與你打破了你又將箇摩尼珠來我又與你奪了待你只恁麼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既稱善知識為什麼却要殺人去且道是什麼道理又嘗語僧俗言參得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白家屋裏行一遍相似又如與猶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若欲以文字語言糟粕求無有是處謝禪人請師子細說禪病師言禪有什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痛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為

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什麽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什麽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什麽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什麽病如何是佛乾屎橛有什麽病你不透了繞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佗擬心思量佗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這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嘗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麽生商量風穴云作奇特商量風穴却問此間一棒作麽生商量南院橫拄杖云捧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舉了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佗三拜不然與佗掀倒繩床乃回顧衲子冲密云你道風穴當時禮拜是掀倒繩床是冲密云草賊大敗師曰你看這瞎漢便打又舉睦州凡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人心虛師曰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云你道我恁麽道還有過也無冲密云作賊人心虛師曰三箇也又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作麽生會僧云不會師舉了指拜席問弟僧曰見麽云見師曰又道不會復曰太近也因什麽不會僧罔措師曰只為分明極翻

令所得遲師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篦即觸
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
思量不得擬議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於
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趁
出于時罕有善其機者又曰喚作竹篦即觸
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斛良
久不得卜度不得作女人拜遠禪牀不得拂
袖便行一切摠不得你便奪却竹篦我且許
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
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
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
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
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峰長
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沒却人家
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喻得極妙
我真箇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
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拼得命方始死得死
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
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箇時人所以
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篦子話後說偈曰佛
之一字尚不喜有何生死可相關當機覩面
無回互說甚楞嚴義八還師聞揚宗教時有
同時聊稱宗師說法以寂照靜默為本者見

士大夫為塵勞所障方寸不寧便為言今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謂此法門可休歇人身心師以為如此見解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殊不知這箇猢猻子不死如何得休歇来為先鋒去為殿後底不死如何得休歇故師每力排之謂之邪師寂照禪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慨悔一日室中坐有鄭昂尚明者持一辦香来怒氣可掬聲色俱厲云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

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慝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什麼卻力排默照以為邪非師曰你曾讀莊子麼云是何不讀師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

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注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子一日大驚小怪道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箇唯字便来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後不會却問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荅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昂

弟六十

遂無語師曰你雖不語心猶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来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當時有箇坐主喚作擎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来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擇梵絶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

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達箇是理與神忽然相契着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遍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刹刹念念法法爾只為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為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鐵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坐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繞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昂不覺作禮師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來入室師問曰今年幾歲云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前從什麼處來昂又

弟六十二

無語師遂以竹篦打出次日又來室中云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什麼處來師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道聽法說法一段應應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什麼處云不知師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

要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應歷孤明底却向什麽處去云昂也不知師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昂方心伏始知無言無說處一切非是因別衆請未幾頻有所得時有祥雲長老曇懿與禪者遵璞二人為同伴初侍圓悟於蔣山已有入處後又隸真歇了坐下點胃自許謂世莫有過之者師知其未徹業已開法慮其誤後學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恥之遲遲其行師遂由小衆痛抵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抵師會下師詰其所證語之曰汝恁麽見解何嘗夢見圓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且退却院子來懿從之遂歸既散夏果與璞偕至二人同到室中師問璞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師膝上打一拳師曰汝這

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璨擬議師劈脊便打仍謂之曰汝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遂出久之未得入門一日因別僧入室二人聽之師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什麽睦州見僧入門便道見成公案放你

第六十二

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云有師曰劄僧擬議師便喝出璨聞之忽然有省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大有省發徒前恶知恶解當下氷消後皆承嗣師師常為衆入室見僧才入門便問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佛陀耶又僧才入門師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又却近前覓箇什麽便打出又一僧入云適来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嘘一聲僧罔措師便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又僧才入師曰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後一僧入師曰適来兩箇上坐一人解放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放你還辨得麽僧云一狀領過師曰領過後別有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

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又問僧云道不用脩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僧云某甲不敢道師曰你為什麼不敢道僧云恐染汚師尚聲咄曰行者將箕箒来僧茫然師便打出又僧才入師曰釋迦老子来也僧近前師曰元来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子来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箇又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僧云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来領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又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珎重便行師呵呵大笑

次一僧来師曰我適来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伊珎重便行你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又問僧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云無面目漢師曰適来有箇師僧如此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醋意作麼云隨家豐儉師曰好箇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出又問僧香嚴上樹話你作麼生僧云好對春風唱鵾鵜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又作麼生僧云適来向和尚道了也師曰好對春風唱鵾鵜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

對師便打又問侍者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着幾人道不着侍者云某甲只管看師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云天寒且請和尚通仙行師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是罰你侍者無對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什麼處去師曰你只今是生耶死耶僧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出又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絶師便喝僧怃然師曰你問什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又僧請益某甲參禪不得病在什麼處師曰病在這裏云某甲為什麼參不得師曰開眼尿床漢我打你去師室中機緣渦旋難肆不可把翫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師住徑山時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公子韶狀元汪公聖錫火卿馮公濟川俱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師隨機開悟無所間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已惡之遂遺裾拾敝衣屏去衡州凡十年又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而衲子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僧衣四方靡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旨住育王聚衆多食不繼築塗田凡數十頃　詔賜其庄名般若又二年詔復移徑山師之再住徑山道俗

欵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學不少倦退居明月堂先是　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聞師名曾遣内部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　王甚悦及在建邸復遣内知客請師山中為衆說法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賜師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演成四偈以獻　王覽之尤喜又二年王即位遂賜號大慧禪師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欲召對而師已病矣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寂　上聞之嘆惜不已　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將示寂親書遺奏封畢侍僧請留頌師厲聲曰無頌便死不得也索筆大書曰生也只恁麽死也只恁麽有偈與無偈是什麽熱大抛筆而逝俗壽七十五坐五十八夏諸弟子以師全身塔於菴之後賜塔名寶光僧俗從師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名于世鼎需思徹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發其餘皆道化一方臨濟宗旨益振焉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辭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謁長

盧信公略霑法味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
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
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賓峯依湛堂客黃
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
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
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
水過悟冥之俾掌蔵教有問悟曰隆蔵主柔
易若此何能為我悟曰瞌睡庸耳後歸鄉邑
出世住開聖建炎亂乃結廬銅峯之下郡守
李公光迎居彰教次徙庸丘衆盛道大顯著
示衆曰豁開户牖萬里不掛片雲杲日騰空
四顧清風滿坐湖光浩渺野色澄明萬象森
羅全彰海印直得頭頭妙用物物真機心境
一如纖塵不立正恁麼時萬機休罷千聖不
猒坐斷毗盧頂不禀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
菩薩德山臨濟直得目瞪口呿有棒有喝一
點也用不得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話
會傾盖相逢元故舊何妨来與趙州茶又曰
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
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
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是他向上關棙子始
得所以道羅籠不罩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
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欵念模閫門開

寸步不移百城俱到蓦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又曰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上罷却干戈則且置忽若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把須彌山一捆百雜碎新羅國裏走馬南贍部洲說禪又作麼生五臺山上雲蒸

十六

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衙推夜皷錢又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着撿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不覺拊掌大咲且道咲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明州育王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人姓錢氏自圓悟得旨遍住大刹奉詔住徑山賜號佛智大師又移育王嘗示衆曰一法若有重重鐵壁銀山萬法若無處處沉空滯寂已眼若正見刺亦除一法不墮緣塵萬法本無罣礙山是山水是水俗是俗僧是僧不異不同直饒恁麼猶是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更須知有頂上一着作麼生明今古圓圓無縫踔大力那羅擘不開又曰行時絶行跡說時

無說踐行說若到則堪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淙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又示衆舉南泉道老僧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會麽作活計底始解破家散宅底始解作活計假使黃金為城白銀為壁禪悅為食解義為漿本色衲子不肯回顧何也豈不見道明眼漢沒窠臼縱饒萬里空寂寥正好一超俱泯碎且道不落進脩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攜蒲若識本面彩儘教骰子滿盤紅擘拂子一下又示衆曰未恁麽時一句子超糸圣迦越彌勒及乎明破不直半分何也只為見慣若裁方就圓如虎頭戴角龍背插翼為瑞為祥若平榻榻地瞌來合眼飯來開口且道戴方就圓即是平榻榻地即是還辨得出麽直饒辨得也是盆脫丘門（又曰盡大地是沙門眼盡大地是白已）先為什麽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黑暗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揾曰百雜碎作麽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花又曰一鉏便成不是牲惨漢一躍千里不

是汗血駒鋒鋩不露無孔鐵鎚八面玲瓏多虛火實直須肘後懸夜明符頂門具金剛眼徹頭徹尾生殺交馳任他魔佛現前便好利刀截却且道攝箇什麽便如此要知麽玉欄軽提海嶽昏

潭州大潙佛性法泰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業儒為文章有聲忽猷俗出家得度受具遍遊禁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妙得其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為首座出世說法於德山示衆曰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麽破草鞋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達磨九年面壁

瞎瞎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裏無筋更向這裏覓什麽椀各請歸堂去又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釋迦老子無端向淨地上放荷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彼彼丈夫兒諸人向什麽處見釋迦老子若也見得入德山門未入得德山室且道德山室如何入良久曰三十年後又曰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龐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盌鳴聲達磨西來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又曰法不爾而爾暗去明來道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萬壑爭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

增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柰過猶不及幸而雲收雨散浪息波停呆日當空萬像同慶且道大功不宰一句作麽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鼓腹擊壤祭江神又曰寶劒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又曰聞聲悟道未免着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眼裏直得纖毫無陣礙空有等空平下絶己躬上無攀仰孤迥迥絶情塵峭巍巍離分別猶是那邊事且道這邊事又作麽生体總寒潭無影樹且看

六月雪花飛又曰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到這裏須有轉身一路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窟不免是精靈又曰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

弱六

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未年少又上堂曰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嘆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

杖擊絕牀下坐又曰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俱胝只竪一指未免頭頂雪峰輥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總用不着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皋禾青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脫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来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姓張氏温州樂清人始出家遍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閲死心録有云既迷時須待箇悟既悟了須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心非之拂袖而起行數步忽然宴契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麽生師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圓悟大咲嘗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凡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因號元布袋師道契取龍圖因請出世於慶州南明示衆曰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機関衲僧没巴鼻是則是作麽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又示衆舉拂子曰大衆還見麽擊碎銀山鐵壁拶翻虎穴魔宮截斷佛祖機関拂盡諸方路布直得德山

却步臨濟吞聲天下衲僧不敢喘氣縱饒瞎州親自入門頂嶺也還一劄且道連雲節角在什麽處還知麽若到諸方切忌錯選又曰野狐鳴師子吼開得眼張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麽金剛脚下蹲神龜火裏走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不眨眼云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曜乾坤云如何是溈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向後云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敵不相饒云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居南明幾二年厥於將迎一日舉感鐵面頭云　院是大宋國襄陽州是大宋國襄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師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咸慈露風骨因作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示寂于木山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七　海　弱六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弟七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南峰雲辯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弟七

中竺中仁禪師　象耳衷覺禪師　一
華嚴祖覺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明因曇玩禪師　南丘元淨禪師
天寧梵恩禪師　君山覺禪師
寶華顯禪師　東山覺禪師
天封覺禪師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隅遜居士
祖氏覺巷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成都范縣君　靈隱慧遠禪師
洪福子文禪師 已上二十五人分卷　中巖照禪師
廣利瑫禪師　廣利樞禪師

無為勝禪師　定山昂禪師
開福宜禪師　白水正禪師
顯報暘禪師　翠峰弼禪師
雲際全禪師　德山靜禪師
報恩瑩禪師　四明亨禪師
西禪通禪師　金文照禪師

長溪朴禪師　江寧府悟明禪師
寶林勤禪師　九頂宗悟禪師
智顒首座　道殊首座
自珍首座　智度演禪師
璟上座　師範首座
中竺海禪師　永慄有證禪師
幽巖珊禪師　乳明印禪師
保寧祖禪師　景德旻禪師
門司鄭謙居士　靈泉希壽禪師
雲頂宗正禪師已上三十四人繼傳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俗閻之瑞峰

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舜扣諸席後衆圓悟值入室纔踰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咲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覇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雨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見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字巷有問巷在這

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
角絶毫絶覺如山如岳針峰上師子躰身藕
竅中大鵬展翼等閒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
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
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
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
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
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
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
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
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
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
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
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云以本色鉗鎚
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
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
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
咲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
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
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
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
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

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咲曰恭違漠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羅栅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將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乱為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恭俟叶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咲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箕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鑽頭邊計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嬾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來設饑殺免教胡說乱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

閻維設利頗膳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布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巷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寧寺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廊然無聖之語忽仆失咲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景實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悟印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咲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撫掌大咲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將悟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仞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為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絰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

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剌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孝宗皇帝　詔入　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言法爲侶（消七）

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撅出油鬧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墜（五）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懵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咲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潙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客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侍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疏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　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侷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蕊塵棄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帥應聘將語客曰東坡云我

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冊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床竪拂時繹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即不恁麼眉州中嚴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膊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

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覩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捷貶問浮山遠禪師所執論云若

道悟有親踈豈有栴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
開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
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来不怕語
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
僧問最初威音王未後妻至佛未審衆見甚
麽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
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麽處師曰拶破你
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
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
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
首座繼踵住持屢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
行處如火燒水透過是非關全機二得喪盡

遂首座淂在一色侍者知見起師可訶骨收
失宗全迷向背珠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
類不齊侍者似鳳翥冊霄不羅金網一人高
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来
同會九重城裏雨今要識此二人麼竪起拂
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
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
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
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
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
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
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絶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佈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睹安立諦上是甚麽還委悉麽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黄氏子倫叅藜庵寔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　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髮頴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舉抱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瞬還自瞬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説偈曰我無長處名虚出謝汝怒熟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麽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来年

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喻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挨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徃徃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侍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着磕着

衢州天寧納堂梵思禪師蕲春朱氏子上堂趯觸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黄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納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眙

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秖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者麼若也不識爲你注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逾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吠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咲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歌意忘機常鄉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秖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劒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淳不使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拍禪床下座上堂花爛漫景暄妍休說壺中

別有天百草頭逢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願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斷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斷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滿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復目視之悟曰弘七十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超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冊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鍾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酧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掣星馳德山臨濟棒喝使施不停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

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寂上層年將耳順任膀牓免教名字掛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樞密徐侍郎師川歸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論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嘆如也及法昌歸寂在咲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罷消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拾識之後這着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着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来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咲

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顢面曰驀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謾他好公

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改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問為摩詰丈室適圓悟居阨鼻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跋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

盡底不存空堂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絡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邸曾侍郎開訪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椀拂袖便出慧起擱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掩之曰討甚麼椀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為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遥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荅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棹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遣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收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悲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菴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脚却所見始得自由祖荅偈曰露柱抽揬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師明室自機契圓悟過余明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徵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就牀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鵝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花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為嘗粥嘗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义道不得底义下死道得底也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弟七　十二

成都府范縣君者婺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都

臨安府靈隱瞎堂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流鎮彭氏年十三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具即往成都習經論還峨眉雲岩寺時微禪師住焉微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高師初入門值微敷羅於庭廡間問行師綽見即放包問曰文殊為七佛祖師未審什麼人為文殊之師微云金沙深畔馬郎婦時有起錢拂者

爲首坐師亦往親近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以爲盖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喚什麽作心師聞之忽有省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上方丈告徹徹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留師不聽曰吾師以爲可而我終未釋然也

（弓七）

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師造爲每問話請益辨肯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聞舉豁然大悟仆於衆中衆以爲中風共掖起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圓悟小參師

（十三）

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荅云七珍八寶一時擎師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荅云拽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圓悟連喝兩喝師禮拜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舌鏃舌轉關換之語衆目之爲鐵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矣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悟示寂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乃扁舟下峽初抵淮南住龍瑞八年遷瑯琊又移婺之普濟衲之定業師自敲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嘗因開爐陞坐曰天無門

地無壁葫蘆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犂水過膝跣金圈丟栗棘毬拍板對無孔笛屈屈獨脚山魈解雙趨去年冬裏無炭燒今年定是無火炙飢時飢到眼睛黃窮時窮到赤骨立屈且道屈箇什麼叵奈監寺副寺維那典坐直歲等却與泥水匠商量放出兩頂漏瓢交殺佛殿脊又上堂舉真淨和尚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脚頭脚底橫三竪四北俱盧洲火發燒着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廝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咲云鈎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

云賊賊師舉了曰是則一場賚弄不少爭柰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栗作窮未當白拈酒店門前拾遺不是正賊轉廊下恰犬吠師乃喚行者探門前有甚官客大衆皆四首師曰要見正賊麼遂哨指一聲搖手下坐其舉揚大率如此時妙喜杲謫梅州有傳

師偈頌提唱以往者妙喜嘗云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并寄贈圓悟所付法衣建共得旨故歸師以頌迎之相還甚歡妙喜拯口稱譽又題其真云遠川嘉苴無真無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服長處解向鉢盂裏走焉自此人益歸重俄遷北苑開十

年安定郡王趙表之與師爲世外交侍郎曾開從師參叩曾雖士大夫而飽參諸老從妙喜遊甚久而未甚領脫至見師始盡餘疑後過南嶽遂住南臺時龍王建禪師方廣行禪師者皆月菴高第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間壁立萬仞遠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佛祖截訛險節開機學者罕到之處師隨機開答辭旨深奧議論超詣始大嘆服建即率其屬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過天台歷住謨國國清鴻福三寺乳道丁亥尚書沈公德緜守平江以佛立大道場七下得人力邀師主之至則庶物無巻舌令整肅適丁荒饑雖齋粥不繼而戶外之屨常滿忘躯爲法者集爲道益顯著遂奉　詔住高亭山崇先寺未幾與主者不合退居迎照菴所奉　詔住靈隱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蔵佛眼莫能窺測舉起戚胡種族拈来鈍置殺人案我三十年來草裏橫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卿溜漢就中有些子譬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十年前被業風吹到岷峨山下荆棘林中擡著箇無孔鐵錘被他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灌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

親遣一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為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即是為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即是一鶴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未後太過而今賊身已露贓物現前奉為荐成都府昭覺先圓悟禪師大和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横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裏無禪燕向爐中用酬法乳于時　孝宗皇帝留神空宗屢詔入内賜歸佛海禪師始妙喜贊師真有解向缽盂走馬之語至師對　御歸以頌記之云缽盂走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包盡帝都春師說法格外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至於室中機緣尤為嶮峻不可湊泊掌拍面前花問僧喚作佛草料見成喚作玄生口作人語當恁麼時叅學眼在什麼處僧無語師自代曰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又問僧三門前寸草不生佛殿裏如何得入僧無語自代曰光剃頭淨洗鉢又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又問僧有祖以來多少人錯會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僧無語自代曰罪不重科又問僧你是甚院僧云天宮院師曰既是天宮院為甚却兩脚踏地僧無語自代曰爭

恠得我又一日陞坐鳴鼓竟師坐帳內侍者尋師不見師撥開帳曰只在這裏因什麽不見侍者無語自代曰大斧斫三門又一日因書記維那相爭來扶師揭簡曰書記維那行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喫棒令二人下語維那云難逃智鑑師曰不是不是書記無語二人俱逐出又因淨慈先馳至通書師問你長老甚麽人先馳云和尚大似不識師曰你是甚麽人先馳云越州師曰猛虎不食伏肉又因在病有僧相看師問僧老僧昨夜火星出官了至今因甚病采不出僧云老老大大向東司裏作活計師曰承言雖會宗勿自立規矩既不識如何亂統即時逐出自代曰摩竭羅國親行此令僧入身師起身問更不着布棍相見僧又手近前云今日親見瞎堂師呵呵大笑僧云伎倆已盡師撫掌一下時有日本國僧覺阿通天台教頗工書能道諸國語初來謁師氣甚銳師徐以禪宗曉之居三年頗有得作投機五頌而去語在覺阿傳他日因海商仔其國圓城寺主者覺忠詩書來謝而師宗旨遂分一泝於日本國爲淳熙二年閏九月旦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九月旦處莫出頭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賀柴炭向你道不可

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没崖岸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子時都下喧傳頗疑師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逐遣　上聽至期無疾陞坐祝聖如常儀又俗官詣寺修齋再陞坐訖即語知事頭首分伴官客及施主齋齋時侍者並赴堂是日都下人競集　上亦寤遣中使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時迭歸奏齋罷侍者與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扇閉甚密師素蓄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掛命之曰猿行者至是來師不見因窺於窓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人立於牀前遂亟從後路至榻前撥開帳子而師已化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曰拗折秤鎚撒翻露布突出機先鴈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得法者了乘如本齋已慧冲皆住大剎對　御語一卷

乳道七年正月二十日有　旨令靈隱長老慧遠引見晦日召至選德殿奏曰臣本凡愚生於西蜀早聞道於圓悟禪師卷拙山林纔四十年仰聞　陛下即位以來優邵生靈護持宗教所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實緣慶幸依近天顏不勝萬感　上曰圓悟是誰師對名克勤建炎初太上皇帝駐蹕維揚召對賜號圓悟禪師即臣之師也　上曰惜不及見之

衆何如師對宗杲與臣同出圓悟之門　上曰卿甚時來靈隱師對去冬會慶節前一日入寺今蒙　陛下恩遇復覩清光一門師滿豈勝榮遇臣謹以舊所讚頌十篇上進讀罷　上賜坐遂謝恩就坐　上曰如何免得生死師對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　上曰如何得悟師對本有之性若以歲月磨去無不悟者　上曰悟後如何師對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對悉皆不是　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師對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肯首師又曰古德云無所是是菩提　上曰即心即佛如何師對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　上曰如何是心師遂起身又手而立曰只這是　上咲復問德山臨濟悟道因緣師具言其詳　上又問曰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此圓悟所得處只是要人認得聲師對昔有陳度支問道於五祖演和尚五祖云小鼈詩中亦是說禪時圓悟侍立因問云如何是禪五祖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如何是佛麻三斤圓悟遂長噓一聲忽然有悟時恰有鶗鴂圓悟云你亦會禪五祖云汝作麼生會圓悟云去却胸中物喪盡目前機五祖云此漢徹了也　上曰好好師又曰

悟得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裏一句師對好語不出門　上曰不與萬法為侶可衆乎師對老鼈致此一問直得驚天動地超今古脫是非離言說無依倚正如　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　上曰只是不在有無師對離却有無底亦不要

上曰卿如何師舉起一拳隨奏曰臣山林野人舉止乖踈不識禮度乞　陛下寬貸　上曰不妨說禪又問得道者誰師對學道之人甚衆隨其器量淺深入室處可驗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昔有曾開侍郎亦近道　上曰他如何有悟師對曾寄問如何是善知識臣云燈籠露柱貓兒狗子皆稱善知識何必更問曾云既稱善知識為甚讚即歡喜毀即煩惱臣云侍郎嘗見善知識否曾云開三十年衆禪如何不見臣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曾茫然臣震喝一聲曾擬開口臣又喝復搗住云開口底不是曾侍郎曾侍郎向甚處去曾

不覺點頭長噓臣舉手長揖云侍郎且喜大事了畢曾遂作投機頌云咄哉老驢發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　上曰更有何人師對學佛者衆機緣亦廣切恐有勞聖聽不敢多奏乃云臣乞回寺與諸衲子傳佛心宗仰報覆燾

之恩頒　陛下早復中原以慰四海之望　上曰後來更要說話在師對謹當退聽遂謝恩下殿三月七日復有　旨八日午時候駕過德壽宮四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引見既見賜坐　上曰靈隱徑山皆大剎每令臣寮擇人住持師對荷陛下不忘靈山付囑不以形眼見弃林下之人何以仰報　上曰去秋水潦今歲何如師對臘雪應期必有豐年之兆　上曰朕極憂民間荒歉師對臣亦恐春間細民艱食賴　陛下聖德所感今二麥將熟米價稍平中外得人已行賑濟但得一飽則農務有緒皆　陛下生成之賜　上曰秋間更得一熟民間稍甦師對　陛下以百姓心為心聖慮既堅必隨心念　上曰昔闍黃齊節舉古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因得受用以虛心應物徑山對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師對此乃三祖大師信心銘正為有所證吾者說　上曰如何師對云直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上喜甚師復奏曰容臣錄一本并鐵舌菴錄前後奏對鈒上進　上曰甚好又問一口吸盡西江水理會不出師對理會不得無義路處直下便是　上曰更數年須可曉師對但於一剎那間以悟為則問對既久

師乃奏曰臣恐久勞　聖聽謝恩下殿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寺至冷泉亭師起居羅侍臣傳　旨長老歸寺上至三門下馬師再起居上曰行則箇師侍行至廠殿前師奏曰脩廊高峻恐艱聖步　上曰不妨遂行至僧堂前入僧堂師先至方丈焚香　上至方丈師起居　上首肯　太祖皇帝所賜京師能仁寺佛牙舍利　上以手捧至頷加敬師以佛牙事跡進呈至還安堂一咲軒讀大慧宗杲至梅陽所寄法衣書云超然居士是箇中人恐有未至處當與商量　上見此曰遲兩年惜不及召宗杲　上問曰超然如何師對超然居士與圓悟先師及大慧游從之久令臣與他痛下毒手　上笑又見語錄三篋在方丈前案上并奏對狀一紙　上曰此是什麽師奏向來乞進三祖大師信心銘及鐵舌老傳與前後登對錄　上有旨令收入次至交廬室見師畫像乃問曰此是誰師對此是僧徒盡臣項相求贊上曰此是盡底那箇是真底師又手躬身云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福　上大咲　上觀圓悟禪師像師讀所題贊曰好箇脫灑老衲寫得十分相似八住海内叢林逢著唯論此事海口辯湧洪濤到了不說一字慧遠把斷網宗負荷闔行

大步鑵鞴快下鉗鎚提持向上底路　上曰此便是向時所說　光竟在維揚參對底師對便是　上觀釋迦出山相奏曰此是道子畫師亦讀所題贊曰大哉釋迦文福聚海無量此地少朱砂赤土也為上我今稽首禮讚揚留與人天作榜樣　上觀臨濟像曰此是臨濟師對臨濟禪師乃曹州人臣十二世祖師也　上周覽山林乃曰想當下時可觀師對更有上方尤好上四師隨至東廊法堂前上觀壁畫師奏曰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今有否師對西廊工已就　上指華嚴變相師隨問奏荅語意相契　上遂回駕師謝恩而歸翌日有　旨賜紵帛等是年八月六日有　旨宣靈隱長老七日同官員僧道入內就觀堂齋畢赴觀堂前起居　上賜坐賜茶謝恩次續有　旨獨宣雪隱長老至觀堂東閣師隨入奏曰臣等今日蒙　陛下賜淨供三教畢集此一段勝事世所希有感荷聖恩　上曰可謂勝事遂賜坐　上曰有一兩件事欲問卿師對曰臣頃聞　聖訓　上曰前日睡夢中忽聞鍾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對　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

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上曰夢幻既非且鍾聲從甚麼處起師秦從　陛下問處起　上咲　上復問前日在此閤靜坐忽然思得向時所學不與萬法為侶只這不與萬法為侶也大奇朕從這裏有箇見處師歎曰不與萬法為侶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四海不萬多師秦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上曰亦未嘗欠闕師秦曰臣每於入室時常問衲子云何是斬新一句擬議劈脊便打有時問云如何是向上一路未開口也打上曰因甚却如此師對繞涉思惟即成剩法線落陰界即是生死根本衆禪如斷輪擬議勿干涉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已是鈍置了也何故法無二法心無別心天無二日所以德山悟道了封却佛殿門乃云有你便無我有我便無你方能見道近有一士人到寺見方丈壁間臣所作偈頌乃云好偈頌臣問曰聞公學伊川之學排佛氏是否士人不對臣又問曰只如德山示衆云釋迦彌勒是擔枲漢十地菩薩是守田奴臭也是排佛麼士人悵然臣曰這裏有一條活路若看得見受用不盡如看不見非但招因帶果更有事在觀公所見未曾過人且坐喫茶前日又有一官人問長老年多少臣云七十歲官人云頗養得

好臣云菜羹粥飯僧何足道官人云性命事如何臣云老僧無性命官人云如何無臣云也無如何官人遂搖頭云第恐未是在臣云非但横點頭未是直饒正點頭也未是在官人良久再問云官員與禪僧如何臣云只一般官人云官員進身仕路禪僧宴坐林間安得一般臣云遮來未（與公相見時也一般而今相見了也一般自殺）相讚相毀也一般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官人云長老語異可別覓一盃茶臣云寺事多故不能從欵大率古今言句正如陛下向時所作布袋贊其略曰別別分明一點紅爐雪豈容存駐也　上曰作頌最難師奏曰昔時葉縣省禪師有一法嗣住漢州什邡方水禪院曾作偈示衆曰方水潭中黿鼉蛇擬心相向便揄揶何人拔得蛇頭出　上曰更有一句師對只有三句　上曰如何只有三句師對意有待爲二百年後無人下語後大隋元靖長老舉前三句了乃著語云才水潭中黿鼉（弟七千三）蛇又佛果圓悟禪師亦於第三句下著語云雲門胡餅趙州茶臣於第三句下著語云摩呢達哩吽嘛吒　上咲曰甚好又問古今得受用者誰師對　太宗皇帝　上曰聞太宗皇帝得大受用師對　太宗皇帝一日幸大相國寺見僧看經次問云看甚經僧云仁王護國

經　太宗皇帝云既是朕經為甚却在僧手
裏僧無語臣亦皆代下一轉語　上曰汝如何
代語師對當時只將經卷當笏鞠躬云願陛
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曰好好師奏曰　太
宗皇帝又嘗見一僧問云伽是何人僧云塔主
太宗皇帝云既是朕塔因甚是伽作主其僧
又無語臣亦代語云　聖恩普被　上首肯
久之忽聞外報未牌師奏曰陛下日應萬機臣不
敢久留恐勞　聖聽謝恩下殿九年四月二日有
旨四月八日宣入內觀堂齋罷同衆起居
上問曰相將結夏師奏曰此乃叢林成規而
天於結夏日鑄城人藏土窟中結夏九十日
或行精潔則驅人冲不然則驅人不全故驅
為僧驅　上曰觀行如何天竺法師奏云今
日十六人入觀堂修三年淨觀　上曰觀者
是觀想妄想顛倒相持何時得了師對以賊
捉賊將心覓心故楞嚴呵云想念不可脫云
何獲圓通　上曰如華嚴大經要妙只在傷
讚淩爭如十地頓超師堂妙玄談經行言
聞得四句八十一卷華嚴一時了畢　上曰
須盡底透得徹始得師對曰洞下禪多云直
指直指去如何得盡底去　上擲下羽扇於榻前默然正坐
時衆皆憮然相顧無語師即起身近前奏曰
今日乃釋迦如來誕慶之辰陛下作此一段

勝事臣等見所未見聞所聞時大雨乃曰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遠來諸山皆有頌臣獨無而今輒有一頌　上曰如何師對未至禁門時衆似　陛下了也　上曰何妨再舉一遍看師對不可頭上安頭　上曰朕也要知師退一步泰曰臣深領此一問　上曰更有也無師對常似今日又泰曰昔見台州守宗穎問因看法華經云佛身長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由旬到此直是疑着是時臣擲下扇子於地上云你且道我扇長多少與佛身相去幾何渠惘然無答　上曰此是妙處如庖丁解牛師對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垢光中本三昧　上首肯之師謝恩歸位　上曰修禪定者如何師對物機若有所習則不名大定大定等虛空了無修習處亦無起滅出入處　陛下看此習定之者盡是未證果位凡夫直饒習到四禪八定亦未為究竟故虫蜂宗密禪師云非想定後還作飛虫之身昔有僧名頂三教當作偈示衆云四禪捨念常清淨半是真如半是空此處修行多岐路行人到者莫忽忽一邊頻證則一念作佛一邊差別則墮在二乘窮空不歸四六二萬十千劫修行再入輪回故云衆興水處那伽定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乃至風動塵起雲行雨

施悉皆在定傳大士云欲學諸三昧是動非
在禪心隨境果流云何名為定此乃是不動
真智也　上曰是衆皆起謝思下殿師再入
奏曰臣去年八月二日奏對錄并七佛偈日
本國法師問道錄三日前亦曾乞進　上曰
已看得數版未了在師奏曰七佛偈去冬因
沈介尚書問第三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
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上曰他如何問師奏曰
前境若無心亦無他到此生疑却問如何臣
答云未有尚書時喚什麽作境心境俱空是
箇什麽渠默有契證　上曰朕近日於四海
不為多處別得一轉語云明鏡絶纖塵師奏
曰臣感蒙　聖訓謝思下殿
台州洪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麽會
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舡明
月泛江湖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弱七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弱八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太平慧禪師法嗣十六人
文殊心道禪師　南華知昺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蓬萊鄉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淨衆了燦禪師　谷山海禪師
靈岩晝禪師　啓霞楚謙禪師
福聖深禪師　千山智嵩禪師
馱藏主　裴書記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二十一人
龍翔士珪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辨禪師　方廣深禪師
成都世奇首座　淨居尼惠溫禪師
馮楫給事　雲居圓禪師
雲居祖禪師　三聖道方禪師
寂菴主　三角劫禪師
三聖真常禪師　辨侍者
越州石佛世奇禪師

閑福道寧禪師法嗣一人
大潙善果禪師見錄
自得暉禪師法嗣四人
雪竇德雲禪師　伏錫崇堅禪師
華藏慧祚禪師　雪竇煥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瑞巖石窓恭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重皎禪師　淨慈辟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大潙智僊禪師法嗣四人
雲蓋澄禪師　石霜能禪師
泰岳久禪師　陳與義居士已上四人無錄
太平勤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

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銕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擊破牕紙鑑即開門拽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偏天下多是摘葉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

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頻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兩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柱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捻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專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蔟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茶布軒前妙普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秖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堂上

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鬧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乱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删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　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寃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煽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飜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

秖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救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暗驅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寘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概非唯貫鼻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

八字不著ノ擊禪床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擊山爭奈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為酥酪鰕蝌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嘆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眼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聲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户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轍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

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蔡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湏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鷂鷂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蒼蒼不分是事不能秖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噫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

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接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迁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麽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一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塵緣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麽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皆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瞿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又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絶行蹤誰人解揀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抵因連夜雨又過一年

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鴛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鴛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鳥閉亭雨欹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宋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鄒之旌氏子參

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邀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麥考此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堪怜曉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處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輥毬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經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

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畧二十年提油貴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川蓋平生脫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麽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珠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閑挾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閘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帚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祭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柄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彖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礼拜師习拘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常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和方丈門師起秉燭覆盛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麽盛儀不具僧顧眄衣械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秖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来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速報南十月四日鄭公遣來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閣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菜黃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菜黃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月一月攝竪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烟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来不受塵箇中無籍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着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泉佛真了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臺駐無奠處夜来是跡在松陰

陰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擧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離成造作說使動弦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抉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閙事咲倒西来碧眼胡卓柱杖下座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絶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閙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迁名剎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

鞠為兎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
爰開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
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遂有共相出手
者麽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
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
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床眠歷劫来事秖
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柱杖
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
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麽生
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
不動天遶月卓柱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
見色耳聞聲一句當陽頭戴天脚踏地你諸
人秖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
忙忙去玉兎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
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
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
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
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
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乂
（弱）
（十）
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収嘉州打大像陝
府灌錢牛明眼漢合作麽生良久曰乂旱籌
頭句槁流水不流卓柱杖下座上堂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

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灯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鑒利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鷂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鵝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

羽八　十二

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鍾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沖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

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麽却被蛇齕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慘藏東土西天歐阜墜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疋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麽去直得凡聖路絶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麽来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拍脚為馬非准孤負先聖亦乃埋没己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麽去底是恁麽来底是句藥華開菩薩面機關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鍾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頂脚下若參差即墮學者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終橫信手拈来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絶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着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拊手同歸歸到故鄉

田地猶遺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拂子僧舉孔安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菴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潭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兩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

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菴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遊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第八　十三

嚴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着脚拍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指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窮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捻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

瘂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當曲也應和還有和雲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眼用得一撇用不到處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撇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到意亦到絶毫絶麓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到意亦到絶毫絶麓忽若參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到俱不到直得三句外絶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盖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驀人句門曰饗師曰雲門恁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

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關鍵乾示衆舉璨和尚問僧禪以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璨璨代云以諸為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

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誘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撗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盞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潭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

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似為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故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鳴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上堂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舉燈上座問之有省復住數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曾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禮問隨緣對牕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

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閣維收設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冊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偏參剃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豁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眼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又于而立眼曰向汝道

大有人為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眦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被蓑衣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

弟八十六

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淅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放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寶文李公愬嘗問道於師同爲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設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嘆他秘魔巖主擊箇义兒胡說乱道遂將一捆成齋

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麽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麽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捺在我手裏秖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

第八十七

人上来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麽處曰一句分明談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麽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顧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雨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擺觚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喝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斤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棚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

来經界捐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箴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是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絲堤邊黃鶯調叙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觀已是眼中着屑擘開曾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蓋且道今日事作麽生好箇述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嗎拍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紙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麽生師曰說這箇不唧留漢作麽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

（卅八）

你向甚麽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十六）裏絶瀟洒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焼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

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棘蓬師曰不荅此話曰為甚麼不荅師大笑曰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拗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抱胸空懊惱遂搔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為甚麼雙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梁元閣前懷懶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欄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輳臨終登座拈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葉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

座踞方丈儼然跌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
處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富嫗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
一日燕坐聞群蛙忽鳴誤聽為淨鼓版
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
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遞止
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
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
岳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奥眼命分
坐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
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
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
慎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叢
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
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
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問措
師唱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
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
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若
論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箇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升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摠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見江西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来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嚩蘇嚕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嚩蘇嚕娑婆訶恁麼不恁麼摠不得嚩蘇嚕唎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我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常自誦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

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坐望　闕肅拜請漕使攝卬事着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投牀（缺）蛇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留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九一百二十八藏用祝　君壽以康兆民門人滿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録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癸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柱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群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諸嘆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麽生竪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撒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爲龜哭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麽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麽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閻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對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麽生師曰風吹日炙曰滿山呵呵大笑遷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滿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操馬糞漢又作麽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續傳燈録卷第二十九
覆 丑 忍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弟九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一人

嵴山寧禪師有錄

淨慈昌禪師法嗣三人　弟九

五雲悟禪師有錄

萬壽正受首座已上無錄

靈隱光禪師法嗣三人

中竺元妙禪師有錄

靈石辯禪師已上無錄

圓覺雲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可昇禪師

天衣性禪師

靈巖圓日禪師有錄

嶽麓海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思達禪師有錄

天寧卓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介諶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烏回良範禪師

温州符菴主

佛心才禪師法嗣四人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祖珏禪師已上三人有錄

雪巖天游禪師下云嗣二人

道場慧琳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本寂文覩禪師已上八人有錄

徑山惟表首座已上二人無錄

鼓山僧洵禪師

仁王大心諲禪師無錄

徑山智策禪師有録
圓通旻禪師法嗣七人
圓通守慧禪師
左丞范沖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左司都貶鄭居士已上俱有録七人
雪峯需禪師法嗣五人
雪峰慧忠禪師有録
天寧靖禪師
鼓山宗譯禪師有録已上六人
祥符立禪師法嗣一人
報慈淳禪師有録
報德智一禪師有録
黄龍道觀禪師
樞密吴居厚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淨衆全禪師
陳易體常居士
名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微禪師有録
信相顯禪師法嗣三人
金繩文禪師有録
中峰祖源禪師有録已上二人
淨因成禪師法嗣二人
瑞巖如勝禪師
弟九
上封秀禪師法嗣一人
文定胡安國居士有録
黄龍達禪師法嗣一人
薦福禪崇禪師有録
黄龍震禪師法嗣三人
雲頂師旦禪師
冶父道川禪師有録已上二人

德山慧初禪師有錄　天龍慤禪師
真州北山作禪師紀上錄　元
萬年一禪師法嗣二人
報恩法常禪師有錄　石佛淨禪師無錄
嶽山祖菴主法嗣一人
延慶叔禪師有錄
勝因靜禪師法嗣六人
萬壽普信禪師
光孝果敏禪師紀上有錄
廣教昂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一人
蓬萊圓禪師有錄

慧日興道禪師
崇寧超禪師
法慧沖禪師紀上無錄

明招慧禪師法嗣二人
宣秘禮禪師有錄　淨光和尚無錄
天童珏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智鑑禪師有錄
雪竇宗禪師法嗣二人
廣福道勤禪師有錄　翠岩宗靜禪師無錄
紀九　三
普權智禪師法嗣二人
超化藻禪師有錄　保安超禪師無錄
靈峯古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四面欣禪師無錄
禾山方禪師法嗣二人
衡州仰山韜禪師　黃龍敦和尚無錄

中巖能禪師法嗣一人
穩頭崇真化主無錄
鴻福昇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甘露常禪師無錄
瓊首座法嗣一人
雪峯慧山首座無錄

琅琊誠禪師法嗣一人
址塔善初禪師無錄
廣慧熙禪師法嗣一人
明州普照戒禪師無錄
大隨靜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石頭自回禪師　諫聖居靜禪師

南岩勝禪師　梁山師遜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子言菴主
劍門南脩造禪師　冀將尚書少垂居士
龍圖王簡居士已上九人有頌　能仁淨禪師
黃梅明禪師　妙高則禪師
釣臺詮禪師　提刑吳昕居士已上五人無錄

三祖自禪師法嗣一人
龍華高禪師有錄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婺州嵴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觀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觸波走浪有時十字街

頭七穿八穴諸人逐相委悉麽樺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若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麽坐不見坐是箇甚麽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麽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麽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麽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蕃散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俗諦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曰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

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獃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
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
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
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弟九　五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温州張氏子謝
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
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
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
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
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
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開和尚上堂
文殊智普賢行多年磨曰德山棒臨濟喝亂
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峻過
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顖磕著聖僧額
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碌
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
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叅林平怙大家
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
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
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劒相為底
歷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

性剛毅壯觀有古法時以諸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
漏笈雖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
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麽生
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
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
成公案汝諸訛拈起驀来鑪拍板明時共唱
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
堂鍾鳴酔裏唱凉州小娣門前拭點頭巡海
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
去鉄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
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
瞞天自咲平生岐路上投老歸来沒一錢上
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
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
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
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
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
華紅溪邊悄竹碧煙籠開雲抱幽石玉露滴
叢菊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菴良範禪師上堂塵刹已前
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

道凡不知佛也覿不見決定在何處各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

為甚麽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麽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温州本狩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来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来脩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麽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絶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鉞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芳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麽時且道主將是誰忽麽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衆無繫蟻之絲尉之聚熾之秤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来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宿

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情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麽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銛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塞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路邊皴兩眉卓拄杖云大衆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遠禪牀一匝轉箴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盡龍看頭盡蛇看尾曰婆子道此來請轉全箴為甚麽祇轉得半箴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麽處是轉半箴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箴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非聖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麽處且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麽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蕾緑紫問番春風終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

雖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竪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麽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鄧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麽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

第九　八

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雲巖滄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寗室光瀟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麽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麽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枏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麽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閣版聲來牛曰是甚麽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馬牛曰巍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慧忠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麽正好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

麽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竪拂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為之一咲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崗之麓

九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容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

陰與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為甚麽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榲寮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

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楚州開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麽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洒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洒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祥舌頭三千里

課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咲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咲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拊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貶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暮宜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啜茶麽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慈愍會公幫肓曰元来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喝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麽去不離當處通

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寢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微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信相顯禪師法嗣　別九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十一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

放過放過即不無秖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麽生話會鵝有九皐難尋翼馬無千里設追風

無為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徃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逢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踊麽語機鋒相投卷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尉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靈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剥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觀曰東邊底又西觀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麽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手倚欄干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菴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荅曰手握乾坤殺活機

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来秋月又同圓

黄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菴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来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麽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咲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烹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麽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麽衆無對竪起拂子曰還記得麽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黄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赫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明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麽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

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潭上堂九月二十五衆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亂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編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撰契命掌牋翰後首報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

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咲寥寥空萬古風颸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来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菴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第兄僧禮拜師曰害與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連水軍萬壽夢菴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蓋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

無影樹裁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菴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
未雪受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雜落朔風
列列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焉
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慈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
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
臂倘雖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
滿街衢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
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
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
在浮生
明招慧禪師法嗣
楊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
已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
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為鳥綸稠始得魚
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龐涛手徒誇
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
前師拽一僧上法座僧惶欲走師遂拍座
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倘
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

頴侍者曰峻天童玨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瘡因曰是甚麽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後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徵菴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同安曰金果早朝摘去王華晚後風衔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岩深處卧煙雞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深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牕燒盡冊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陜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焰佇雪不留任運縱横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麽衲帔家頭坐冷暖了無知

大隨靜禪師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

石子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鍉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碰磕明日碰磕死生到来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且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火之因擊石石稍堅盡力一鍉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工故有田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為是甚麽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脱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麽勝你處諸人有甚麽不如老漢處還會麽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謨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為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馬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徃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麽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劒源父棲巢堂嘆然曰這小厮兒師弥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穿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全儲無顆粒崖為伴泉為匹颯颯清風来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常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录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麽田地秖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閻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擬會未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

都首尾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諸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麽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来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鐍鎒全正令曰把定

約九十七

三關荣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麽則南岩門下土噵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菴師遷禪師合川曾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楊其湯者莫若樸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爲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荅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麽祇作箇亂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麽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

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深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麽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麽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透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着提起便行捺着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麽者麽有則出来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一時如何要見容從何處来開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揚州藥山答来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来二俱

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致喚甚麽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為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鼎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舍萬象得到恁麽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嬉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麽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麽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菴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問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黙崖絶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壘以為室中

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菴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消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絶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脩造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眼勤不怠歸謁崇化賛禪師坐次賛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静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厠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来姿韻愛風流幾共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處得来元在鼻尖頭南堂荅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咲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曰開開静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下得未審過在甚麼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旦晝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投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新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衆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竪寒山拾得咲呵呵指點門前老

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
一堆柴　　三十末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弟九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弟十

大鑑下第十七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二人

天童曇華禪師見錄

育王裕禪師法嗣九人　弟十

清涼坦禪師　浮慈師一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雲巖法秀禪師　連雲行敦禪師

天目肇禪師　安巖古禪師

上巖詠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大潙泰禪師法嗣四人

慧通清旦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正法瀕禪師　昭覺辯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護國元禪師法嗣五人

國清行機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已上四人見錄

上竺圓智禪師無錄

靈隱遠禪師法嗣九人

東山齊己禪師　踈山如本禪師

覺阿上人　內翰曹開居士

知府葛郯居士已上五人見錄　濟顛書記禪師

兗首座禪師　上監了乘禪師

公安慧沖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華藏民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寶印禪師見錄
華藏祚禪師法嗣一人　東谷光禪師無錄
昭覺元禪師法嗣一人
　風棲慧觀禪師一人見錄
文殊道禪師法嗣三人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文殊瓊禪師一人無錄
佛燈珣禪師法嗣四人
　稠巖了貺禪師
天井道如禪師
泐潭明禪師法嗣一人
　無爲守緣禪師見錄
　待制潘良貴居士已上二人見錄
　雙槐鄭績居士已上二人見錄

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曰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拈見彰教教務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嘆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童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訛置黃面

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橫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来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成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皷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懽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来飛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枝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鎮子咲殺閻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

弟十三

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起胡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麼得来三十年後換手槌胸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添桶裏相唾饒你滄水相罵饒你接臂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

皎定牙閱朱頂王呵呵大咲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衆似諸人且道是甚麽公衆王節級失却帖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近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住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五百力士捋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臟腑帽子脫却髑髏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抴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分明皎定牙閱踔跳出他圈襍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云衆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請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扃衆送衆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蔣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當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急

眼看僧問婆子問岩頭呈棹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子中兒子甚處得來岩頭扣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燃磚打着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它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覓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岩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岩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懽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弩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已祇這不是狐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

撑庵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庵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着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俩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着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床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觧鍛鍊眷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蛇應窗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衆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斬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跡迹處且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衆禪衆到無衆處衆到無衆始徹頭水卷則不然衆禪衆到無衆處衆到無衆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竪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猫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咄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棄齋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句子無佛性話問之師因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註缺）拈起來時便好斫直饒斫得虛空碎不免當陽一路錯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鼻直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水偈師瞻目下視衆請益堅逆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盛森羅許畐畐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派巨鼇倒卓毫毳魚龍鼈蠏蚌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

相委悉麽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潙秀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昱禪師逢州嚴氏子初出開至德山值秀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麽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麽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麽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令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着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覷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絶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鳥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柰出門便是草因喚橙卜即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游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

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成瞽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遠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覩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厮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麽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麽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徃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麽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麽師曰當陽揮寶劒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麽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日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

住持遂嗣大潙馬上堂參禪不覩淵源罷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携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有時你又作麽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麽處湊泊還知麽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弟十八

成都府正法濬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麽狀鰲海嶽來知己要識祖師麽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良久有差天地隱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麽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脫見此庵容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漏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其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洋然氷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

第十

不知那箇無思算喫着通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已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蒂不入擬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以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齩嚼過着義學阿師遮相錮鑠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麽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凉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陽宿息可參臨濟擇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厮覓餓厮炒大海秖將折筋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鍋煮佛喋恁麽作用方可撑門柱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驅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

識事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麽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秖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麽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與雪峯合與師以拂子擊禪床曰這裏薦取示衆云納僧柱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鴆鳥落水魚龍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麽篤驀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麽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冕冕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麽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麽若恁麽總是觸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麽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授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劒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

若也未會柱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後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遥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洗上堂熱月須搖肩寒來旋着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閒紫鷓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麥拖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秖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麽生道肚無

偏僻病不怕冷油盞拍禪床下座僧問女仁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閒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則我有沒弦琴久居在嶽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

卅十

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撮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麽去又作麽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煆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笏帚柄問學者曰依稀昔帚柄髣髴赤斑蛇

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
若帚柄髣髴赤斑鼉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
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
公逮侍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鷄生卵七
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
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搖地討天虛空
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
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喫龜作鼈末後拘尸
城畔掷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瘥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窓從此庵發
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
冬簡堂歸佳平田遂與徃來丁酉秋微恙修
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
二禪詰揚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
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無終盡雖佛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遑一著子天下老
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
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
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
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

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感頓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咲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第十

慶元府東山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衆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蹔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劒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鵝皮鵞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蹳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遮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惡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例障技猶預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

後撞起脚向佛祖便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戒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雨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奢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

後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歸金輪王以善應民元持仁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紫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雖相雖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換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

方叅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一其掃盡舊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二其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着故田地倒裹髣頭孤路行三其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四其竪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拈注一聲歸笛囉囉哩五其海禪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敬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叅圓悟壁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衲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麽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即曾見善知識否公曰甚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即向甚麽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一其十叢林妖孽衆也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知府葛郯居士字誾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肯誦無庵全禪師求拈南庵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指示曰

居士大悟衆生已天佛海來居朝化公因從遊乃舉無垢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每發揮之曰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騷身野狐跳入金　獅窟無礙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庸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

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破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摧破離身跳出虛空各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十五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徑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肯會圓悟歸昭

覺即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來出劒門開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

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陝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秖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聞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祖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契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頂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衆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頭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

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辯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蓑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捫底超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笑

十六

藻師至徑山彌浹　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　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　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歇住持十五年冬素乞庵居請給照元年十一月徙兄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悠度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

說偈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
多年相別重相見千里同蹤一路行住後上
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此子玄機開口十字
九乖問東便乃荅西如斯出世計甚玄微有
時拈三放雨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
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麽生直須打翻鼻孔始
得上堂（頁十）逆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落竪提不起
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
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着
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居宰一日殺猪
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
夜乂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乂不隔一條
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麽便
乃剃頭行脚師遂作皷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
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
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桐巖了懷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
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
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聞

所至托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
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
留著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
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
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
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
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
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
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
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
公唯唯

汾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
十二病目去依樸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
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
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
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
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
不存雖然収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
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
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
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
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
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

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素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這次頗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徧照處剛有不明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扶一

大鑒下第十七世

徑山大慧杲禪師法嗣九十四人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此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溈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萬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靈岩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謙禪師　大溈景常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峯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竺泉宗元菴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揔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徑山了明禪師已上三十四人見錄

祖歸道者　清涼珠禪師

花藥繼明禪師　大雲穎禪師

昭覺子文禪師　龍王自隱禪師

岳麓梵禪師
趙宗道人
洛浦相禪師
伊山冲密禪師
象田德禪師
龍牙信禪師
光孝林禪師
九鼎法生禪師
鄭昂居士
大悲聞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慶成冲禪師

南華曰禪師
大潙恵仰禪師
徑山祖慶禪師
祥符如本禪師
象田信禪師
岳侍者
雲卧曉瑩禪師
黄文昌編脩
徑山有才禪師
雪峯慧然禪師
福嚴了賢禪師
報恩崇海禪師

光孝祖堯禪師
傳山能禪師
龍翔宗常禪師
蔣山等詮禪師
黑水雲振禪師
法濟僧鵝禪師
扶一
舟峯慶老禪師
水陸野菴和尚
玉泉道成禪師
興王如治禪師
法宏首座
光孝立禪師

萬福妙熙禪師
石門仁禪師
蔣山恩禪師
光孝圓禪師
秀峯南禪師
報恩行禪師
二
萬福普仁禪師
大潙如晦禪師
明招觀禪師
從慶慶禪師
石泉詠禪師
明昭徹禪師

大明廣容禪師　昭覺祖明禪師
正法秀禪師　仰山圓禪師
正煥首座　關西尼真如已上六十人錄錄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群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曰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捻不住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倫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其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麼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曰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趣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曰慧咲曰雖進得一步秖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捻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秖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

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菴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寂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令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迴始得師趕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咦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驗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迅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麽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麽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麽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周明爲甚麽却出得師曰今人疑著曰恁麽則擘開華岳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泒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止菴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徹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

以書致喜曰潁川彩繪已畢但丈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収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麽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麽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拠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麽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餒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窣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戸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奥所以道過去諸如来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令各入圓明未来叅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寧甘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麽生入良久云非唯覩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群比丘各從其類此衆

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為瑞鷺鷥不為榮參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筋籠不亂攙鼠不咬甑笊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嬾黑暗女

扶一

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浸兩湖蓮鏤漏燒燈盡柴生滿竈烟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海擿

五

藂林旃檀圍繞荊棘藂林荊棘圍繞一人為主兩人為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剎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階番何師曰甚麽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視無礙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荅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曰是甚麽章句師曰絶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衆師指示

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訐仙得仙僧呵呵大咲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回讀遺教經忽曰幾為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覲迎在期師乃絶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為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羌峯絶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回緣時妙喜卷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卷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荅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為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麽生師下語妙喜詰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嗚鼓普說訐其平生珎重得力處排為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為所排西来不傳之旨豈止此耶

遂嵁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麽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堅亞摩醯眼肘後斜縣奪命符瞻却眼卸却符趙州東

壁掛葫蘆於是盛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禿棺老漢岩頭大師向羌峰頂上擊風鼓浪諷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什麽處良久云機開不是韓光作莫把脊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户二十五日已後一陽来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驢馬前街後街通相慶賀物外閑人衲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簫簫冷淅淅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已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鍾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

七

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衆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麽却来遠乘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巷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蛾羊

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卓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来時此土皆知梵語又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踈萬言無用可謂来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虗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但黃河凍已合深處有鼈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来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来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磬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泚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

我口直須要道寒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来却道四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麽斷跟草鞋尖簷席帽福州西禪此菴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談玄說妙撒尿撒尿行棒行喝將盐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敲或捻不恁麽又是罪過裏坐

（卷二）

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麽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某甚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麽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秖如馬鳴龍藏身又作麽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開山僧恁麽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麽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

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羅拈三尺劒休
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
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
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
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
洞遮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
間歇最奇絶最奇絶眼中屑既是奇絶爲甚
麽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
亦須呵上堂佛祖頂顖上有瘡天大路未透
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讓一
句絶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
堂和尚白槌曰法從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
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
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
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
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槌如迦
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麽生師曰石牛
橫古路曰槌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
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光金地
遥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遮際槌
輕比路傍蕎僧禮拜師乃曰光金地遥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
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塲狼藉不
少還有撿點得出者麽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麽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捽鬪師曰抵為閻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麽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擲栗橫搪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菴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岩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老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珠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為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尿放屎馳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儞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相

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雯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雯辟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心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氂心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秖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田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秖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

上来少間從法堂頭恁麽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曰甚麽却不會良久曰祇為分明拯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麽師罔措遂致疑滯久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麽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冺鮮氷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雜主師曰巾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與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捻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為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

門兩扇閉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覩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麽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麽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蘇五十二

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鄭峯東庵

常州華藏遯卷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麽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麽生道遯堂喫茶去

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搶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

堂學佛止言垂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覩體承當絶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麽後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麽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麽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来暗来誰當雜的雙枚雙放執雜端倪直饒千聖出来也祇結古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為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来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麽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泥然懵底如何挿觜大慧當舉靈雲悟桃花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横引得澳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抛一釣任教魚鱉競頭爭師自贊曰起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中一點無曾把虚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疾塔于本山

大滿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兒人莫學韓侃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

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来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父依圓悟自謂不趁絡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逕逕慧小叅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依麽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為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摠不得動著慧曰我不是雲門老人將虛空剉窟窿蓋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麽試出来與拄杖子相見如無来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

風辛未休夏憩蘆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為衆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憩蘆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權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南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疑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真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嗏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趍丈室足纔跨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參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繩迦丁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抵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聿

犁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絶眹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溜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拽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通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孽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倒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柱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僕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依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與

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得忘了這一棒後回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林際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

師聞遽領徽旨大慧欣然許之

温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智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菴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来是火歷刼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来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達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倚麼則不去也棒頭桃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綉鞋卓柱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真州靈岩東菴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僧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岩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為人節文在甚麽處還相委悉麽自從春色來當火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扶一

搭上脣竪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麽若也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寶劍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九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麽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蠶露鼻師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菴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着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来箇箇鼻豎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為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来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麽出来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

壓雲居晉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
衲衣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
奇語取奉師寂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
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
心大地無寸土萬聲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
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
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潙了菴景章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
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隔峻
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推咲打虛空鼓聲
起橋梵鉢提伶汗透身如雨忽怒阿修羅王
握拳當胸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
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菴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
門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
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刼也未夢見
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
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
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
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
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

圍繞虎狼蘩林虎狼圍繞荊棘蘩林荊棘圍繞大衆四種蘩林合向那一種蘩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内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蘩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表處吉頭上揷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處化說話厮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襄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陁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體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瘦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寂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螯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敲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鬚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臣

網即今莫有絶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窘窠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竺泉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茅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秖管尋來爭去忽然撞着啞在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寶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着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乃曰見恁不恁其恁自壞垂語云這一箇子恰如撞着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常嘿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稱事慧後問師曰

前日吞了底荔枝秖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着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泒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嘿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排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排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麽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麽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麽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幾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

墮坑落塹
平江府資壽尼無着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緑飾咨衆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衆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撫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来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嘿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嘿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詰問之師荅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

梳舞掉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抛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捴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捴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唱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来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絶詮祖令

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俯僊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翠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廿）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紙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

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着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偏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刁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慶慶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入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吕徽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斯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麽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麽時誰曾得牛頭脚痛有玄沙箇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心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

頴公趨前尚曰張學録何得誇大般若公曰其見處秖如此和尚又作麽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録救人公踴起問倚僧曰汝又作麽生僧罔措公毆之頴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歎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盖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徑来不受欺尚荅曰從来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舊兩眉奪角斷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絡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麽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秖對僧冈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叅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既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秖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咲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禄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閽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其像首時閽守居陜西首忽墮地公聞頴領深旨顕不動軒辟曰

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伍伯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往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寓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聊舟剡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録曰憲自領下侍舅氏歸新淦

[卷二]

曰會大慧里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審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々打頭一著不鑒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鑒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脩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解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其年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寐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兜率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黏膠粘着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

這驅猶自在傍邊（作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日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恚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與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鵝子便到新羅國（共一塹）

忝政李邕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怨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連栢垂語曰連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箬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

孰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風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荅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迕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漸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憒憒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緣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荅

（廿一）

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洛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㱩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起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

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門司黃巢節居士字節夫歸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尊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瞻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臘梅絶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閬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曰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緊畧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注一）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妙喜呆會中龍象焚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衆觀之始妙喜請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枷以行問閑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

二三百人呆以齋粥不給且慮禍當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栲栳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為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呆法嗣之盛在眾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呆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為人真率遇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衲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弄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即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敢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為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龜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座牛遭疾疫死覺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頭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来供施及飯大眾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来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

妄派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憂一異僧長大皤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衆中見者無異遥呼其(北)(大本)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曰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為言聞御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為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師二日前先已遷化矣題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始善終斯為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舟車鮮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所在施供雲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湖皆號之為布袋和尚再出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扶一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扶二

大鑑下第十七世

龍翔珙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德泉禪師　狼山慧溫禪師已上有錄

雲居悟禪師法嗣九人　卷二

雙林德周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已上二人有錄

靈瑞肱禪師　信州懷玉堅禪師

洪州同安隆禪師　靈岩宜方禪師

黃檗幻住印禪師已上五人不錄

烏巨行禪師法嗣六人

萬福休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已上三人有錄　萬福忠禪師

天寧記禪師　智者修禪師已上無錄

白楊順禪師法嗣二人　南安岩如禪師無錄

青原如禪師有錄

雲居如禪師法嗣二人

隱靖彥岑禪師　報恩成禪師已上二人有錄

道場辯禪師法嗣六人　何山然首座已上二人有錄

覺報清禪師　能仁朋禪師

正法濟禪師　道場言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金繩勤禪師

黃龍忠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戒修禪師有錄　慈化印肅禪師
無為道徹禪師　崇化道贊禪師已上無錄
西禪璉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常秀禪師見錄
淨居尼蘊禪師法嗣一人
淨居尼法燈禪師見錄
大溈果禪師法嗣十五人
玉泉宗璉禪師　大溈行禪師
道林淵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泐潭德淳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亭祖瑫禪師　石霜宗鑑禪師已上八人有錄
吉祥燦禪師　石門立禪師

雙林遠禪師　寧謐覺文禪師
禾山進禪師　法輪孜禪師
雪峰一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石頭回禪師法嗣一人
雲居德會禪師見錄
育王湛禪師法嗣七人
萬年景賢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西岩宗田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龍華本禪師已上六人有錄　華藏先禪師
雪竇妙湛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道場琳禪師法嗣二人
東山吉禪師有錄　狼山琇禪師

徑山了粹禪師無録已上二人
道場慧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道樞禪師見録
光孝愍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悟初首座有録已上
中竺妙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深禪師有録
靈隱蘊秉禪師無録
南華炳禪師法嗣四人
四祖宗聳禪師
正法月禪師
雪庭淨禪師法嗣一人
翠雲僧伽禪師無録
天寧法清禪師
南華明禪師無録已上



納堂思禪師法嗣三人
澄照行齊禪師
智首座紀録上
中海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法舟禪師無録
蓬萊卿禪師法嗣一人
扶三
青原立禪師
延福廣禪師無録
真牧賢禪師法嗣二人
永福嗣衡禪師
廓菴遠禪師法嗣一人
信相宜禪師無録
無為了悟禪師無録
古佛範禪師法嗣一人





烏回禮禪師無録
越堂忠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獨秀宏禪師無録
夢菴信禪師法嗣四人
能仁琢禪師　鶴林妙禪師
孝感埭禪師　永寧道全禪師已上無録
足菴鑑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如淨禪師無録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辭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當貴見後貧窮曰樓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菴慧温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倫參諸老晚依竹菴於東林未幾菴謝事復謁高菴悟南華昺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菴徙

聞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拌一句来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斃殺南山大虫庵首宵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刼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摘皮為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珠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来道美食不中飽人哭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寒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竪拂祖師門下將黄檗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裹盛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睒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来事合作麼生証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

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来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来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性来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拂二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眼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来殿閣生微凉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晉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宛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問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笑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

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揚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佛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臼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菴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
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
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
山僧不奈何迹後也打開衲子曲彎彎冬瓜
直隴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
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
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
之弩不為鼷鼠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
一鎚卸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
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趙宗
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厚若是臨
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
傾腸倒腹卓拄杖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
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
前六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峯聆菴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
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
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
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為諸人吞
却又被咽喉小要為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碍
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
性命徃徃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後来蓮華峯菴主到這裏煩惱

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黎煩惱盂盂無柄龜峯今日為他開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撿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十六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

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
烟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
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
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
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頌頭漠漠秋雲
掛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
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
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
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
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
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
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
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
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
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
室次堂問猫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
眼卓竪堂欣然囑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

笑乃曰兩輪舉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
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
氣自衝天我是我爭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守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
半暑氣漸消鴈聲橫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
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
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秦
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
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
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潙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寶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
堂日問答已乃曰納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
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
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
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
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
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
豎說秖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
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秖以語言文字而為
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

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杜師之鼻正仰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為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秖一句一見師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来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来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秖具

卒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秖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為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踏泥牛叅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

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舍元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逍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但（六成）諦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曲問保壽閒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為復棒頭有眼為復見機而作師曰彌猴繫露柱曰秖如三聖道你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齩大虫曰秖如慈明道釣絲紋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卯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裹秤鎚問不落門來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秖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此）師曰筒天長劒逼人寒僧問只如昔日楞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楞岐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吁味師所談心要政如空中鳥跡水底魚蹤豈容湊泊哉

潭州大潙行禪師上堂橫杜杖曰你等諸人

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衆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

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托盂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逆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来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

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秖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噂呢哇唎吽發吒臨示寢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来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竪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拈師竪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黄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緑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納僧家悠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秖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麽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来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没巴鼻悟去由来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内證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道簡菴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

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来作麽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開雲貢禪師來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廿二）（十三）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竪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麽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鬧鼕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屢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著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迫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晴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撅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

啾啾叫燈籠佯不知盧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逃辟如十日菊開散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来須打客来須看秖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麽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石

十三

丁丁東東西園菜蟥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贊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棍一掾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柱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劒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豚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慈師少嗣王位欽嚮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録無示語歸師閲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荅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

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畧曰生死海廣刼殫周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部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雖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郷林居士向公子諢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為他徧界徧空無影迹無依無住絶籠羅賊賊猛將雄兵仗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閙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傳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拱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　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
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蔵隆興初詔居靈隱
孝宗皇帝召至内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
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
之梦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
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
荅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
不成見耶上為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
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嚫刺誰知是紙
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遥自適有偈題
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
年来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
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慾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旛
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
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
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掌切忌著鹽
多
中竺妙禪師法嗣
温州光孝巳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
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逵磨大師不
會禪歷魏游梁乾打閑上堂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雛頭吹戚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嘿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嗣　扶二

續傳燈録卷第三十四　　扶三

大鑑下十八世

東林顏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公安祖珠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淨慈彥充禪師　智者真慈禪師

昭覺紹淵禪師已上有録　萬年荷塹常禪師

積善道昌禪師　保福清皎禪師

證聖鄰庵開禪師　徽州簡上座

挾賢辯禪師已上缺録

西禪需禪師法嗣四人

鼓山安永禪師　龍翔南雅禪師

天王志清禪師　翊門安分庵主已上有録

敕忠彌光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雲容禪師　法石慧空禪師已上有録

東禪岳禪師法嗣四人

皷山宗逮禪師有録　徑山德潛禪師

白雲師洽禪師　鼓山知珞禪師已上無録

西禪淨禪師法嗣三人

乾元宗顯禪師有録　華嚴雲和尚

中際立才禪師已上無録

開善謙禪師法嗣一人

吳十三道人有録

遯庵演禪師法嗣四人

育王法明禪師　何山慧清禪師
南禪大用禪師　移忠得一禪師已上無錄
無用全禪師法嗣七人　笑翁堪禪師嗣
靈隱希庾禪師　承天允韶禪師
雪峰了宗禪師　雪竇處南禪師
盤山思卓和尚　錢像祖止庵居士已上缺錄
天童應庵華禪師法嗣八人　南書記
天童咸傑禪師　鳳山詮禪師
侍郎李浩居士已上缺錄　永山心鑒禪師
祥符善鑒禪師　嚴朝康教授已上缺錄
智者滿禪師
道場全禪師法嗣一人

華藏有權禪師有錄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三峰印禪師有錄　大滿行禪師法嗣二人
德山子消禪師嗣德山師本禪師法錄
淨慈水菴一禪師法嗣四人
扶三
息庵達觀禪師　仰山嗣清禪師
瑞岩順和尚　承天湛和尚已上無錄
徑山印禪師法嗣二人
金山道奇禪師　金山永聰禪師無錄
玉泉宗璉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希濛禪師無錄

禹年貴禪師法嗣四人
龍鳴賢禪師　大潙鑑禪師（已上有録）
天童從瑾禪師　投子淳禪師（已上無録）
大洪證禪師法嗣四人
玉泉思禪師　萬壽師觀禪師
丞相益國周公　監丞成叟周公（已上無傳）

楚庵方禪師法嗣二人
和庵若禪師　訥庵俊禪師（二人俱録）
天童淨禪師法嗣二人
石林秀禪師　孤磵瑩禪師（二人無録）
普庵肅禪師法嗣二人
佛惠清禪師　鐵牛禮禪師（二人編録）

東谷光禪師法嗣一人　直翁舉禪師（一人無録）
或庵體禪師法嗣三人
天童智鎮禪師　萬壽了修禪師
雪峰雲禪師（已上無録）
晦庵光禪師法嗣四人
雪峰元聖禪師　徑山元聰禪師（扶三）
報恩智因禪師　陳安節樵隱居士（已上俱録）
水菴鄧庵禪師法嗣一人
四明壽主（無録）
大同璞禪師法嗣一人　嚩
然庵主（無録）　灥
可庵然禪師法嗣一人

如如居士顏公（無錄）
萬福本禪師法嗣一人　華嚴
法燈首座（無錄）
靈瑞肱禪師法嗣一人　邏
福嚴傑禪師（無錄）
逢庵會禪師法嗣一人　泉
萬松大璉禪師（無錄）
慈航朴禪師法嗣二人
雪竇僧彥禪師　太平詔和尚（已上無錄）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逶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臨安府淨慈肯堂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為師首衆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匙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鮮林曰授汝見處正坐在甚麼中師

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飜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趁兎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

卷二

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卍菴先師道坐佛堂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箇藤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撈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傑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烟烟鼻眸放電

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劒樹焉諸方發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當頭拖傳大士一火破落卢依舊盃人即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鐺湯忽有箇納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為甚賺人入鐺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廿三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

五

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為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為西堂為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拍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吞了直下拋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洲禪師上堂曰鎔鑕盤釵劍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

內外交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着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又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躰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逈群三昧擊節叩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撿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荅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又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拈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

機便轉豈不是靈利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着關棙子去却胷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閑拈出着着有出身之路以何為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云庭

前柏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棙子且不是飣餖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麽生承當乃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白日青天快着精彩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皷山水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太安居如其覿地兎金針直下腦門須進步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絕如扶三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麽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粘天下任横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麽說話面皮厚多少水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

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慈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棲鳳寺邊一杯淡粥相依有衲衆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麼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捻責也無拍繩床云洎合停因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悟縱有噇鉄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内無如是刀上堂紫蕨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緑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黄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總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竪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編界空成圍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邊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納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横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

狀三

八

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撒去已是鈍置你分上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撿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覓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屎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教忠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衆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

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戢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揚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

扶三　九

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覇問話者三十棒憒不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拶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衆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寺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藏絲裹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凉生不覺閻林葉落於斯薦

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温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麽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琉璃鉢内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秖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麽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過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箚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鍾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荅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無用全禪師法嗣

育王笑翁禪師諱妙堪四明毛氏子廣額平

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菴道欽受釋氏學參
松源岳於靈隱不契往天童參無用全公無
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無用曰
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搦無用曰此僧
敢來者裏將虎鬚參堂去室中常示以狗子
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篦劈口便
打師應聲呈偈云大茶毒鼓轟天震地轉腦
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頷之久之侍香辭去西
游歷登諸老門迫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
移光孝乙亥大旱禱雨州治郡將以道居左
偏師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
雪竇申明于朝得旨仍舊乃已史衛王薦師
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議合十寺為
大刹築壇場闡揚毗尼朝命徙虎丘領雪峯
三年陞住靈隱衛王劍大慈成請師開山師
審法立度去浮務約雖大智復作無以易之
衛王薨退居上栢台州使君陳公遣使以瑞
巖邀之於道師勉領寺事逾月遂行無何江
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黽勉絶江明年
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踊俾以衣踊住持
師以為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
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育
王興建居多既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戊申春
師寢疾通守永嘉曹公等入山問疾從容叙

世契移頃命紙筆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揖山谷晦堂例請主後事書四句偈辭衆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與曹公訣別右脅而逝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頴悟出家為僧不憚遊行遍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荅曰破沙盆庵顧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末付鉢囊氣宇吞亳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踩踉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道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

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如不有向上關捩子有般漆桶筆東西不辯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何異開眼屎床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拘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招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賤買貴

分文不直秖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擧拂風微塵卷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秖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秖悟這箇迷悟雙忘冀婦堆頭重添搕搥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

三十年後上堂擧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荅凡問聖荅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荅凡問聖不荅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曰上堂擧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名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敲瞉箇僧孤身迴迥慣入洪濤等閑坐斷滄天潮到底身無消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王孫千上堂動弦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鉢兩如王秉劒殺活臨時猶是無風而而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

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赤寒秋熱上堂畫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劒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峯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罹喉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始與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歸正信幼聞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持業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機其旨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踏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猕猴鋪家存甘蔗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鄧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圓機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

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咨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青龜上釣船僧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換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游歷湖湘江淛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斷身噴燒也成師子吼栴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甑甗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却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

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
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
疾留偈跌坐而逝茶毘齒舌不壞獲五色舍
利無數瘞于横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寺左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
昧証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消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鼎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誰見兒不能及遂喝曰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
横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
二一循還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
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
絶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
是衆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拄杖子七縱八横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勞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萬年貴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鴛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鴛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鴛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氷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潙哽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擅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秖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麽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麽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畔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劉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劉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添得一溪流水紅

續傳燈録卷第三十四　十六

扶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扶四

大鑑下第十八世
育王光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靈隱之善禪師　淨慈居簡禪師
徑山如琰禪師　天童汴禪師
東禪觀禪師　上方銛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育王宗印禪師　淨慈義雲禪師
徑山妙嵩禪師　育王師瑞禪師
育王權禪師　天童齊禪師
雲居梵琮和尚　鐵牛印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九人
靈隱崇岳禪師　卧龍祖先禪師
薦福道生禪師　天童自鏡禪師
淨慈慧光禪師　隱靜致柔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蔣山慶如禪師　靈隱了悟禪師
侍郎張鎡居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達觀禪師法嗣四人
甫立善濟禪師一人見錄　華藏善淨禪師
天衣文蔚禪師　栢巖凝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普濟禪師　淨慈開禪師
徑山擊禪師　雙林朋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枯樁曇禪師　幷山阡禪師
東山源禪師（已上三人無錄）法嗣四人
萬壽崇觀禪師法嗣四人　石霜妙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黃龍慧開禪師　鴻福師洸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孤峰德秀禪師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一人
瑞岩崇壽禪師見錄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善珠禪師（一人見錄）　淨慈仲穎禪師
無方安禪師　霜林果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如珏禪師（一人見錄）　兩立務本禪師

雪峰德因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大觀禪師見錄　石樓明禪師（無錄）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悟明禪師見錄　承天法堅禪師（無錄）
直翁舉禪師法嗣一人（缺四）

二

天童曲禪師（見錄）
育王妙堪禪師法嗣一人
東湖祥禪師（無錄）
育王宗印禪師法嗣一人
道場法舟禪師（無錄）
軋元宗穎禪師法嗣二人

鼓山宗鑒禪師　白雲仁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金山道奇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祖泉禪師無録
天童沕禪師法嗣一人
無鏡徹禪師無録
徑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無塵淨禪師無録
大鑑下第二十世
卧龍祖先禪師法嗣四人
徑山師範禪師
雲居慈覺禪師
育王光禪師法嗣

靈隱法薰禪師已上二人見録
大慈道倚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杭州靈隱妙峰善禪師吳興劉氏子其先居彭城後徙吳興高曾大父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遍參諸大老時佛照光禪師唱道鄭山師往參禮以風憘語直箭鋒機蒙印可贈以偈

三

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鴈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剎退居皐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略如在妙峯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

之瑞岩藴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扉若不聞一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温而已會天童虚席時鄭清之秉鈞軸獨念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荅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師上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遶云者裏是鍍湯爐炭擊右遶云者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拶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遲知落處磨又擊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示衆云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量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説也説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生平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拈授輒神融意悟心悦誠服皆克然有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来也如是去也如是来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實端平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塔于霊隱之西岡鄭公銘其塔

杭州府淨慈北磵禪師名居簡字敬叟蜀之潼川王氏子以其寓北磵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磵云先出世天台報恩光孝寺退

居杭飛來峰之陰張公誠子與盱江刺史走書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師高卧不起而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起後遷至淨慈嘲世尊初生話云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刷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嘗闢一室以居名曰癡室作賦以自見其畧曰進則面墻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頹豁然而虛漠然而冏如衆之擊如寤而警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陽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睨睥入冥冥而遠引咲雲烟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迺初蹭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盱江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衆窾覺范為一人不能當也北磵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公水心酔師詩曰閒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上青溪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來嘱師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逐止

杭州徑山如琰禪師宇湖翁台州周氏子領悟遠倫作維摩讃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明州天童淞禪師宇無際題都山主像偈云榮蹇溪攜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真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東禪觀禪師宇性空上堂舉監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瓶来僧將淨瓶至師云却安舊處着僧復來問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旨者難以與乎音聲者俗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咲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来葛藤一時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又舉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師云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轉霹靂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竪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蚊子如何擎大柱擡絲馬可拄頂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上方朴翁鉗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講

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舡折篙浪頭何似問頭危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天姿純篤造詣端實早歲慕出世法稍長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公於徑山慧陸堂聊蔣山應菴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幷退念自奮厲朝夕咨請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師有省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遍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乳元木菴永公一日舉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瑯道好一堆爛柴聲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仄木菴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城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荅密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

心寂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橫密庵迂靈隱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庵嗣從江陰之光孝無為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師上堂云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開一挾一拽便乃喪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麼昔年曾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又因歲旦示衆云元正啟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坐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

（抹訖）

退居東庵俄屬微疾倡道不輟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嘱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幣轉玄關佛祖罔措加趺而寧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

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婺州卧龍破庵禪師諱祖先廣安王氏子工夫穩實見地明白嘗分座抗之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頓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麽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悟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入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饒州薦福曹原生禪師南劒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鼈峯後住薦福逾月化去詠靈雲石有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峯青到今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作上鐘偈曰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肯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淨慈慧光禪師宇潛庵作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上堂舉天衣懷禪師禹過長空影沉寒水話因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沈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絲頭

天童達觀禪師法嗣

藤州馬丘徇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讚

曰雲髻濃粧苦強顏為它閑事入塵寰攜刀來
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
靈隱大川禪師諱普濟明州奉化人纂脩五
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
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頭必空諸有累不知
諸有幾時空
杭州徑山偃溪聞禪師閩人開爐上堂舉趙
州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
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拈云森羅
萬像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
知只為貪程太速
徑山淮海肇禪師泰州人讃達磨偈曰踏翻
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
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因見郁山主畫像傍
僧索讃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咲眼開為言
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閻黎一
撲來
鴻壽崇觀禪師法嗣
黄龍慧開禪師字無門杭州人作朝陽補衲
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趁暖著此針線忽然臘
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乱
潭州石霜竹岩妙印禪師作對月看經偈曰

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浩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驅年未徹頭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岩壽禪師字無量因僧問世尊臘月八日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校四）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九）烟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藏叟禪師名善珍泉州南安縣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崇福寺南和尚出家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峯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升承天繼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峯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臨安之徑山師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錢成金易變金成錢難又擬室云這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嘗自題其像云衆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恁是米做師生於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

塔全身于径山南塔院云

禪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

臨安府径山荆叟禪師諱如珪婺州人室中僧問如何是佛師荅曰爛冬瓜仍頌云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宇物初叅谿北澗于淨慈悟旨典文翰叅稱藉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云達磨正宗納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迴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帶畢竟如何悉喇悉喇既順世塔葬于寺之西菴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繞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趣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高亭一期恩俊不禁爭奈拄丈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

為三反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謀臣拈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筆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直翁舉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曇禪師字雲外族昌國葉氏身材眇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窺明曹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門遷郡之天寧繼以三宗四衆推挽升住天童叢林莫不稽首稱慶師說法能巧譬傍引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絶塵雖鶻眼龍睛亦無窺瞰分上堂開市紅塵裏有佛法深山岩崖中有深山岩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開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岩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岩崖中佛法良久云白雲深沖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寅緣直上寒松之頂又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絶百非又打一圓相云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兩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固毋必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飽隨與人見後生敬之逾謹二時粥飯必

同衆赴堂既辦無餘資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塔塋于本山弟子鳴大方昇獨木省愚庵證無印四人足大其宗但位不稱德罕嗣其法者爾

大鑑下第二十世
卧龍祖先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無準禪師諱師範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遇老宿名尭者師請益坐禪之法尭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于育王佛照問師曰何處人師曰劒州人佛照曰帶得劒來麽師隨聲便喝佛照咲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雜貨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之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破庵舁之語在破庵傳中師於侍傍有省破庵過天童掃塞庵塔師偕往逮破庵赴穹窿未幾以台鴈未到拉月石溪同游至瑞岩時雲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佛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三年迁焦山期

年遷雪竇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往山朝命以師補處明年寺燬師遂知其數不動容經意是年十月有旨入内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乃賜佛鑑禪師號三年寺成閱六年後燬師不驚不變而多助雲至不數年寺宇崇成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所土建窣堵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敬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資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絶故並祠奉以旌孝慕云上閒而嘉歎賜扁圓照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迟耕乞老于朝而嘗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棗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咲謔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塔于圓照庵稟法分化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爲

杭州靈隱法薰禪師鯆石田眉山彭氏子也師生而慧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即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遂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定大著聞吳門穹窿破菴先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咲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頭破菴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隨時咨詢與無準範日相激礪受去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蔵邀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世蘄之高峯高峯蕞尒剎勞苦戒縮以身率之未三年爲改觀次遷楓橋衆繩繩然鍾山虚席廟堂精選擇乃以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侍應作本喚侍應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侍應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復繪師像求讚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頻訝之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而歸寶壽趣辦終焉計空全身于院之後山不違師意也壽七十五臘五十

三師眼古性直音韻朗暢五遷望剏閔三十有二年撙節而足用審量而計功雖有大興建一毫不以干人見他處持疏驚俟人門站嘯以希施與者直鄙而笑之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　扶五

大鑑下第二十世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道冲禪師見錄

淨慈閑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妙高禪師見錄　天童止泓鑑禪師

何山鏡鏡明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觀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元熙禪師見錄

徑山善珎禪師法嗣二人

徑山行端禪師見錄　曹溪覺禪師無錄

淨慈仲顯禪師法嗣三人

江心了萬禪師　岳林益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雙林雲屋閑禪師二人無錄

雙林朋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祖閩禪師見錄

天童雲岫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大證禪師見錄

孤峯丈禪師法嗣二人

鼓山皖山凝禪師　雙林一衲介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靈隱普濟禪師法嗣三人

蔣山東叟愷禪師　雪竇野翁同禪師

天童石門來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自鏡禪師法嗣二人

松窓照禪師　月窓圓禪師已上二人無録

徑山如珏禪師法嗣一人

中竺空岩有禪師無録

雪竇大夢因禪師法嗣一人

風幡空山中禪師無録

黄龍慧開禪師法嗣一人

瞎驢見和尚無録

淳庵淨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西江謀禪師無録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金山善開禪師　道場普岩禪師

華藏覺通禪師

瑞岩光睦禪師

雪竇大歇謙禪師

瑞岩雲巢岩禪師

北海心禪師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

龍翔希建禪師

天目文禮禪師已上六人見録

淨慈谷原道禪師

雨花蓼菴雲禪師

諾菴肇禪師已上六人無録

徑山癡絶禪師諱道冲武信長江翁氏子母鄭氏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絶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師遊成都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由荆楚問時松源岳唱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出世

妙果師聽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從夕遊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曹源徙龜峰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京師松源主靈隱師依焉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曉庵元覺庵即逢庵原無相範石谿月皆在會中道聞于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瀕江易涉下田多無秋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無倦色嘉熙己亥侍郎東畎曾公幽帥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着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着雖然如是用不着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又結夏上堂云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咲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二年淳祐甲辰有旨移靈隱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悅至蘊臺不可朝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戊申春育王咲翁堪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名師隱所使者三返

卒不奉詔明年北往山未幾膈間疾作涉春不瘳然陞堂說法不癈二月末始不出然說偈書讚嬉咲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麈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自是舁却醫藥謝絶外事至十四夜分起坐移頃而逝歸葬于金陵山中

淨慈開禪師法嗣

杭州徃山雲峰禪師名妙高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依吳中雲夢泽公受具戒師銳意求道首參癡絶次見無準準尤器愛遂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會溪遷南舁師與俱後出世住宜興大覺遂為嫡嗣遷江陰勸忠嚮川何山雲衲四來蔣山虛席師奉朝命居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俄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死辟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粮五百寺賴以濟至元

庚辰迁徑山寺罹回禄草劍纔什一師究心興建不十年悉還舊觀戊子春魔事忽作有譖毀禪宗者師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趙京有旨集諸宗徒詰辨上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体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扶五）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趣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拍明顯餘二千言又宣進揖前與諸者反復論難諸者辭屈上大悅禪宗按堵如初陛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灾師謂衆曰吾夙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壽七十五臘五十九塔于寺之西麓云

育王觀禪師法嗣

徑山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熙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迺師之族舅父聚其宗族子弟教之世典師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妨志即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宿

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閘物初觀禪師閘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發其秘宇之曰晦機為偈以覘馬後至錢塘謁東叟穎公于南屏延師掌記至元中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延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隱居里之瀟山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之請入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曰雲門道个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塊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居七載遷徑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揮筆化去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應焉大師懸識故葬焉而其徒之在杭者又建塔于淨慈之西隱以存磨敬之所嗣

法者有笑隱訢石室璞仲芳倫云

徑山善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禪師諱行端族臨海何氏世業儒母陳氏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年十二從族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初參蔵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即延入侍司叟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巢公即處以記室彙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參雪岩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岩云賴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岩咦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師云也不消得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徑山請師居第一座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學徒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辨禪師中書平章事張閭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是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覲

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陛辭南歸養高于良階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師至是九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云莫只這便是麽師云月似弩弓必雨多風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為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捏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

爭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碻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云恭盤石斫破你腦門盎盂池沒爛你脚板僧擬荅師便喝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為之沒齒不言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訣衆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鉄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

寂照塔院弟子竹泉林古鼎銘夢堂圖楚石琦以中及等皆足亢其宗

淨慈仲頴禪師法嗣三人

温州江心一山禪師諱了万族臨川金氏貌膺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莫奪去從金溪常樂院思仁者祝髮俄有靈芝產户樞占者曰吉徵也及游方謁甌溪聞公荊叟玨公簡翁敬公皆相語令東叟領南屏擇師掌記師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者脫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東叟詰之終無起滯遂蒙印可後遊天台及境衆請開法寒岩竟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歷十載遷疎山當道議不合即挂退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于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師治事蔡林鼎新又十年弁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寺衆數百懇留隨至馮公鎮不從各立散去師恬然如脫去桎梏爲會庐山月澗日公遺舟迎歸東溪明公亦寂開先之衆復沙請師力却之衆懇迫至再四頓不以寺事累師惟乞訓徒耳皇慶元年十一月廿六日遘疾危坐不近樂閱七日命具浴更衣出擾室凡書訣衆語坐迦閣維收五色舍利如粟不可計雙目睛不爛鎔以烈燄益晶瑩齒牙頂骨錚有聲時改作豫章烏巢塔江西行省丞

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貯之銀匣陪葬爲餘酪舍利又以葬東溪

奉化岳林栴堂益禪師温州人開法婺之天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興國彰聖至岳林上堂云古者道戒者稟無法與人只是擾款結案彰聖者稟亦無法與人亦不擾款結案拈拄杖云如何是佛亦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一下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中爆出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云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閑禪師南康周氏子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生年十三稟父母依同郡嘉瑞寺出家禮偃一人爲師薙落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乂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者未幾至坑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遍黃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領之倫逝而栢山介石遣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

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即令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岩日公住圓通延師分座九江守錢真孫聘師出世西林為介石嗣至元二十五年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称旨賜璽書褒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嘗勘一僧

執五

云做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来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居四歲而逝訣衆偈曰緣會而来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

天童雲外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禪師諱大證族番陽史氏子生而大德丁酉歲正月廿四日幼穎異父母知不可留使從州之昌國寺智節學出世法年十四薙落受具戒出游謁荊石琬公于廬山圓通機語不契時思菴睿公居閒房師日親炙煅煉雲外岫公方唱曹洞之道于天童師作依之一日入室次公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師云請和尚喫飯公又云天

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師云救它作麼公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師維那與我同行師云和尚先行某甲後隨公呵呵大笑自茲情同魚水猶渴山之與寂子也遂命典藏教已而謁中峯本公于天目山公雅相器重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與國師妙公偕北上入覲竣事賜以織金胡服之衣恭定初南還江淛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主瀏之南禪說法為雲外之嗣雲外嗣直翁舉直翁嗣東谷光東谷嗣明極祚明極嗣自得暉蓋隰州古佛之六世也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既而洪之翠岩餽之芝山俱以行院檄請師以疾固辭至正七年主慶元之定水閣九年遷玉寶上堂曰千說萬說不若覩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如流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急回頭看耶大衆佛良久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茶又上堂妙下妙神僧鼻孔多無寂玄不玄剎竿頭上無肯天至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叅又去岩房贏得日高眼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辛丑九月廿一日示寂得年六十有五奉龍閣維燼餘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斂諸不壞者建塔

圓明菴後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

鎮江金山善開禪師字掩室上堂舉密菴破沙盆話頌云法眼拈来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殃害叢林累子孫湖州道場運菴禪師諱普岩題趙州像偈云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着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其下有虛空愚石帆衍紹之華藏覺通禪師字無得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翫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氷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繰成白雪兼重緑割盡黃雲稻正青嗣法有虛舟度云

温州龍翔石岩禪師諱希璉潮陽馬氏子室中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師荅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聲轉機輪十二向上頭万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瑞岩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因僧侍立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秖如熱向甚麽處迴避曰向鑊湯炉炭裏迴避山曰秖如鑊湯爐炭又作麽生迴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暗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炉炭裏優游若

言衆昔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明州天童山天目禪師諱文禮踊藏翁杭之
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山之麓因又隨天目
云師生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携之
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休鄉之真相寺
僧智月剃落往淨慈參混源混源舉見成公
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
光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
旨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
云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甚處見祖師師云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
為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之旨于上
天竺松源岳禪師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
忘知解迺往衆為衆印可得盡其旨辭松源
巡禮江淮間祖塔時淛翁琰公主蔣山挽師
充立僧首座晉陵尤公焴數至山誦師提唱
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居士張公鎡請師開
法臨安慧雲一香為松源嗣既而遷温之能
仁未幾辭歸西丘時節齋趙公葵師高行徵
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
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笙笋
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輒舒牙三下莫有
湊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師因上

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師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冬至上堂云黃鐘纔起時九數從頭數相將幽谷鶯啼次第雕梁燕語田父祭句芒蠶祠敲社鼓農父押牛郎村姑救蚕婦光陰老盡世間人冬至寒食一百五宏智禪師忌上堂夜明簾外寶鑑堂前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眠有來上座直入方丈云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云對頭在那裏來云和尚便是師云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讎來無語師捉住云冤家冤家新到相看師問汝名什麼僧云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又佛光法照師首俠師于梁渚師令往下竺參北峯印公作二偈送之曰送子參尋有鷲山諸方多是落前三白從開異歸同後園百于今亦倦譚棟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晚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雞香叢林至今傳誦不絕師尤邃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徇悅也朱晦菴問毋不敬師又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

看取外階正筑時其曉人類如此師所閲五刹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閒之歲月多逍遥於梁渚之西丘壑衲衆叩無異領衆時也其為人高古簡儉不苟為咲語將入寂病中問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云請師塔樣師云盡力畫不出乃怡然脫去闍維弟子收舍利并遺骨祔塔于天童應菴塔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紹其傳者有横川珙石林鞏稱二甘露門云

續傳燈録卷第三十六終

三末

扶五